

後西遊記





3 2169 6869 7

小行者是個和尚，因笑一笑，罵說道：「那裏走來這個禿貨？到要算一件罕物！」小行者聽見笑答道：「沒頭髮的禿貨，天下也不少，若要連瘋癲算還多哩！何罕之有？小哥哥想是整日躲在毛裏過日子，故見聞不廣。」那後生道：「別處或者還有，我們這地方却未曾多見。請再去問問人，我不與你鬥口。」小行者道：「這都罷了，但我幾乘過路僧人，一時行路辛苦腹中飢了，化你一頓飽齋，結個善緣。」那後生驚訝道：「這又奇聞了！」小行者道：「化齋怎麼奇聞？」那後生道：「化齋想是要飯吃了，飯乃糧米所爲，糧米乃耕種所出，耕種乃精力所成，一家老少費盡精力，賴此養生，怎麼無緣無故，輕易齋人，豈不是奇聞？」小行者道：「我們從大唐國走到寶方，差不多有二萬里路，那一處不化那一日不化化的齋糧，只愁肚中吃不下，若依你這樣說，我師徒們餓死久矣！你小哥哥家不知世事，快進去叫一個大人出來，說與他，他自然請我們飽餐了。」那後生道：「我家沒有大人，我小哥哥果不知世事，請去別家化化，自然明白。」說罷竟走進去了，全然不睬。小行者要行兇，又恐怕違了師父之言，只得忍着氣，走了出來。又往前行，忽又見一個大戶人家，門前立着一個老院公，忙上前叫一聲：「老官兒，過往僧人行路飢餓，要化一頓飽齋！」那老院公抬頭看見是個和尚，先吐了一口唾沫，道：「晦氣！」方答道：「我這地方並不容留和尚，你們是那裏來的？」小行者道：「我們是大唐國欽差，往西天雷音寺，見如來佛，拜求真解的。」那老院公道：「我就說你自遠方來的，既敢遠來，必定也通些世務。古語說：『入國問禁，入里問俗。』你問也不問一聲，爲何就大胆走到這裏來？」小行者道：「我們過路僧人，不過化一頓齋，吃了走路，又不在這裏過世，問你民風土俗做甚麼？」那老院公道：「問不問由你，只要你忍着飢走得過去，便是造化了。要吃齋是妄想。」小行者道：「一頓齋能值幾何？莫說我佛弟子，占三教之尊，爲天下所重，就是一個求討乞兒，也有人於憐資助，怎麼說個妄想？」老院公笑道：「各鄉風俗不同，我故叫你問一聲，我這地方，轉是乞兒有人收養，收養乞兒叫做施仁，若是施捨了和尚一粒米，一寸布，便叫做干名犯義，傷風敗俗，就爲鄉人鄙賤，不許入正人之列。故人慕地

撞見和尚，就要算做遭瘟晦氣。我老人家今日活遭瘟精晦氣，撞見你說了這半日話，明日人知道，還不知怎麼輕薄我哩！求你快去了罷，免得貽害地方！」小行者聽了驚訝道：「一個和尚，又不犯法，怎麼布施了就干名犯法？怎麼撞見了，就遭瘟晦氣？我不信有這等事，還是老人家不肯齋僧，故造此妄言，騙我，我只是不信。」老院公道：「你不信我，再去問人，就知道了。」小行者因暗想道：「方纔我入村來，撞見人，皆吐痰唾走開，想就是這個緣故，可說個明白。」老院公道：「風俗如此，我們粗蠢之人，那裏曉得是甚麼緣故？要知明白，西去十里有一村，叫做弦歌村，村裏盡皆讀書君子，人人知禮，個個能文。你到那裏一問，便曉得是甚麼緣故了！」小行者道：「去問也不打緊，只是我師父肚中飢了，等吃齋，可有法兒多寡化些與我？」老院公道：「若要執迷往西，餓死是不必說了，到不如依個沒法。」小行者道：「若是沒法，我師父要餓死了。」老院公道：「若要執迷往西，餓死是不必說了，到不如依我，說回過頭來，原到東土，那邊人貪心癡重，往往以實博虛，以真易假，你們這教說些鬼話，哄他便有生機了。」小行者道：「我們是奉旨往西天，見佛祖求真解的，怎好退回？」老院公道：「我說的到是真解，你不退回，請直走到天盡頭，妙妙妙說了這一會，連我老人家肚裏也飢了，不得奉陪。」舉舉手，撤回身往裏就走。小行者暗想道：「這些閒話，且莫聽他，只是我在師父前說化齋容易，如今無齋回去，怎生見他？」又想道：「明化不如暗化。」遂弄個隱身法兒，竟跟老院公進去。老院公走到廚下，此時午飯正煮熟在鍋裏，管廚人還在那裏整治下飯。老院公等不得，先揭開鍋，自盛了一大碗，拿到房裏去吃，因是寡飯，撤回身又往廚下去尋小菜。小行者跟着看見，隨隱身進去，將他一大碗飯，倒在鉢盂內，恰恰有一鉢盂，正待走路，只見老院公又拿了一碗醬瓜醬茄小菜來，又一雙筷子，正打算進房吃飯，忽看見碗中的飯已不見了，嚇呆了半晌，因自歎道：「人說撞見和尚晦氣，我今日撞見這和尚，真也作怪，纔明明盛在碗裏的飯，轉轉身就不見了，莫非是那個藏過，要我老人家？」因走出房，東西張望，小行者得便，又將醬瓜小菜倒在鉢盂飯上。老院公走入房來，連小菜都沒了，益發慌張道：「不好

了有鬼了！廚下衆人聽見，俱跑來問他，小行者乘着亂，便托着鉢盂，一直走出村來。此時唐長老等俱不耐煩，正在那裏要叫豬一戒去迎，豬一戒道：「西方路上好善齋僧的人家多，那裏去迎他，况他猴頭猴腦，知道躲在那裏受用，他不吃得撐腸挂肚，也不回來，却把個師父餓在這裏！」唐長老似信不信，也不開口。豬一戒還打算要說甚麼，忽見小行者走到面前道：「師父齋在此，請將就用些前途再化罷！」唐長老道：「你怎生去這半日？」小行者道：「不期此地人不好善，不肯施捨，故此耽擱工夫。」豬一戒道：「你方纔說西方路上，家家好善，化齋容易，還許連我也是一飽，爲何這會又轉嘴說難化了？想是你自家吃得快活，替他遮瞞了。」小行者道：「獸子休胡說，我老孫豈是貪嘴之人？」唐長老道：「此方人既不肯施捨，這鉢盂飯又是那裏來的？」小行者道：「這村人家，若說他惡，又立心本善，若說他善，他行事又近惡，故好好化他，斷然不肯，欲行咒化他，又怕違了師父之戒，萬不得已，只得隱身進去，取了一鉢盂來，請師父權且充飢，到前途再作區處。」唐長老聽了搖頭道：「吾聞君子不飲盜泉之水，這齋隱身取來，又甚於盜泉矣，我佛家弟子犯了盜戒，怎敢去見如來？甯可餓死，不敢吃此盜食，你還該拿去還他。」小行者聽了，便不敢言語。豬一戒聽見師父說還他，着了急，說道：「師父莫要固執，一碗飯，又不是金銀器物，在我口邊，便是我的食祿，有甚麼盜不盜？若是這等推求起來，就是神仙食霞吸露，也要算做盜竊了！我們一路來，口渴時，溪水潤水，就不該吃了。」唐長老道：「雖也說得是，但天地自然之生，與人力造作所成，微有分別，我只是不吃。」豬一戒道：「師父既不吃，等我吃入肚子內，好與師兄消罪。」一面說，一面早拿起來，三扒兩嚙，都吃在肚裏，吃完了鉢盂，挑起行李道：「師父趕早上馬，趕到前村等我化齋，還你。」唐長老無法，只得叫小行者扶他上馬而行，一路上觀看村中風景，因說道：「我看此地方風俗，也還不惡，爲甚就無一善者？」小行者道：「不是沒善人，是風俗怪和尚。」唐長老道：「怪和尚定有緣故，你也該問個明白，好勸他回頭。」小行者道：「我會問過，這些村人都不知道，但指引我到前面弦歌村，那裏都是讀書人，去問方知

辭經正說不了，忽到一村，只見

桃紅帶露，沿路呈佳人之貌；柳綠含烟，滿街垂美女之腰。未覩其人，先見高峻門牆；纔履其地，早識坦平道路。東一條清風拂拂，盡道是賢人里；西一帶淑氣溫溫，皆言是君子村。小橋流水，掩映着賣酒人家；曲徑斜陽，回照着讀書闈卷。歌韻悠揚，恍臨孔席；弦斷續疑，疑入杏壇。

唐長老走入村來，忽聞得四境都是讀書之聲，因喚小行者道：「徒弟你看此地甚是文雅，所說的弦歌村，想是此處了。」小行者道：「不消說是了。」豬八戒道：「既是村落，師父請下馬來路坐坐，等我化齋來還你。」唐長老阻擋道：「你去不得，現今傳說這地方惱和尚，你又粗粗惡惡，必定惹出禍來。」小行者道：「還是我去。」唐長老道：「你已去過一次，也有些不正道，莫若待我自己去看光景。可化則化，不可化則已。」說罷，跳下馬來，抖抖衣裳，拿了鉢盂，竟往人家稠處，走來到了一家，走進去，只聽見書房中有人在內，拖膝長吟。唐長老不敢唐突，立在窗前竊聽，那人吟詠道：

唐虞孝弟是真傳，周道之衰在力田；一自金人攔入夢，異端貽害已千年。
焉能掃盡諸王佛，安得焚完三藏篇；幸喜文明逢聖主，重扶堯日到中天。

唐長老在窗下聽得分明，知是要與和尚作對頭，不敢做一聲，因悄悄走了出來，只得遠行數步，又走進一家，只聽見那一家，也有人在內吟詩見志道：

不耕而食是賊民，不織而衣是盜人；眼前君父既不認，陌路相逢誰肯親。
滿口善言都是假，一心貪妄却為真；幸然掃掃邪魔盡，快覩山河大地新。

唐長老聽了，又暗自嗟嘆道：「不對不對！」沒奈何，復走了出來，又轉過一條巷去，走到一家門首，只聽得裏面琴聲正美，不覺一步步走將進去。將走到客座前，裏面琴聲剛剛彈完，唐長老忍不住，高叫一聲道：「過往僧

人化齋！原來此處乃是一個上學的學堂，內中一個老先生，領着十餘個小學生，在那裏教書。此時午後，正功課已完，先生無事，彈琴作樂，忽聽見有人聲喚，因叫一個學生去看。那裏學生跑出來，看見唐長老吃了一驚，慌忙跑進去。先生問道：『何人哉？』學生道：『非人也！』先生道：『既非人，無乃鬼乎？』學生道：『人則人，而有異乎人者，故不敢謂之人。』先生道：『何異乎？』學生道：『弟子奉先生之教，聞人頭之有髮，猶山林之有草木也；而此人遠望之，口耳鼻舌儼然丈夫，得不謂之人乎？及追視之，頭無寸毛，光光乎，若日月之照，其頂豈有人若是者哉？衣冠之謂何？弟子少而未見未聞，是以駭然而返，請先生教之。』先生聽了，沉吟道：『噫嘻異哉！以子之見，豈吾所聞，無乃和尚乎？』學生道：『和尚人乎？鬼乎？』先生道：『人也有鬼道焉，學生道：『何謂也？』先生道：『西方有教主，譽之者謂之佛，毀之者謂之鬼，和尚亦稟父精母血而受生，豈非人乎？乃捨其所以爲人，而髡其首以奉佛，佛不可見，而有類乎鬼，豈非有鬼道乎？自我天王之開文教也，斥此輩爲異端，屏諸中國，不與同施土久矣。今日胡爲而至此哉？予將親出視之。』因拂琴而起，走將出來，看見唐長老立在階下，因嘆息道：『禿哉禿哉！果和尚也，何世道之不幸也歟！』唐長老不知就裏，因上前打一個問訊道：『老居士貧僧稽首了！』先生忙搖手道：『不消不消，吾聞道不同，不相爲謀，無論稽首，即叩頭流血，子亦不受。』唐長老道：『人將禮樂爲先，貧僧稽首，是致禮於老居士，何老居士一味拒絕如此？』先生笑道：『何子言之不自揣耶？夫禮尚往來者，言乎平施也，予文士也，子異端也，以進賢之冠，而與不毛之頂同垂，不亦辱朝廷而羞士子哉？非予拒絕，禮當拒絕，尊天王之教也。』數語說得唐長老滿面通紅，立了半晌，因腹內飢餓，只得又說道：『佛法深微，衆生愚蠢，一時實難分辨。只是貧僧奉大唐天子之命，往西天雷音寺見我佛求真經，路過寶方行路辛苦，一時腹餓，求老居士有便齋，布施一盃足感仁慈之惠。』先生又笑道：『子雖異端，亦有知者，豈不聞食以報功乎？雞狗晨犬司吠，驢馬司勞，故食之。子異端之人也，不耕不種，又遠遑求異域空文，何功於予土，而予踴養親養生之稻糧，以飽子無厭之腹，予不

若是之愚也！子慎毋妄言！唐長老道：「西方久稱佛國，貧僧一路過來，皆仰仗佛刀，衆姓慈悲，雖食之有飽，却也幸免饑餓。不知老居士何故獨輕賤僧家如此？」先生道：「此有說焉，吾將語子。昔天王之未聞此山也，萬姓盡貪嗜癡蠢，往往爲佛法所愚妄，以爲捨財布施，可獲來生之報，以致傷父母之道體，廢素守之產業，究竟廢滅人道，斬絕宗嗣，總歸烏有，豈不哀哉？幸天王之憐念此土，忽開文明之教，痛掃異端，大彰聖教，故至今弦歌滿邑，而文物一新，無一人不欣欣向化以樂其生，雖撻之使佞佛而亦不顧矣！子誠聞言悔過，逃墨歸儒，予之上賓也。若執迷不悟，莫若速速遁去爲安。但貪口腹，可滯滯此土，予恐其不獲免耳！良言盡此，請熟思之，予不敢久立，以自取污辱也！」說罷，竟跑了進去。唐長老見沒人睬睬，只得走了出來，欲待再往他家，想來也不過如此，便不覺垂頭喪氣，復走回來。小行者與豬一戒迎着問道：「看師父這般光景，多分不會化得齋到口。」唐長老道：「齋化不出，事情甚小，何足爲念，只可奈一個教書先生，高榜斯文，滿口咬字嚼文，一味毀僧謗佛，幾將我們佛面皮都剝盡，却是奈何？」小行者道：「要他回心敬佛齋僧，甚不打緊。」唐長老搖頭道：「我看這般書獸，沉迷入骨，要喚回甚不容易。徒弟呀，你怎說個不打緊？」小行者道：「實不打緊，只怕做將來，師父又要怪我不正道。」唐長老道：「莫非你要動粗麼？」小行者道：「此輩不過是些迂儒蠢漢，又非妖精魔怪，何消動粗，不過仰仗佛威，使之起敬耳。」唐長老道：「既不動粗，又能覺悟其愚，使之起敬，正佛法之心，又何樂而不爲？」豬一戒道：「師父莫聽師兄說謊，他起初說化齋容易，去了半日，也只偷得一鉢盂飯來，如今便怎能殺使他人回心？」小行者道：「狀兄弟，你不知道，起初師父不曉得這般光景，定嫌我弄鬼弄怪，如今這地方民風土俗，師父都已深知，故不妨顯些手段，大家看看。」一面說，一面就進村來，因在腿膀上拔下一把毫毛，放在口中嚼得粉碎，噴出來，叫聲變，遂變做百千萬億個韋馱尊者，頭戴金盔，身穿金甲，手執降魔寶杵，每家分散一個，立在堂中，高聲大叫道：「活佛過路，快備香花燈燭，與素齋迎接，如若遲延，不誠心供奉，我將降魔杵一築，便叫你家都成齋粉！」

嚇得衆百姓人人磕頭禮拜，滿口應承備齋。小行者却自己也變了一尊章馱，尋到學堂裏來，將先生一把捉住，提到當街心裏，叫他跪下，又用降魔杵壓在頭上，說道：「妖魔小子，讀得幾句死書，不過坐井觀天，輒敢毀僧謗佛，當得何罪？且打到阿鼻地獄，先割舌，後敲牙，叫你萬劫不得翻身！」先生忽然被捉，嚇得魂不附體，連連叩頭道：「天王欺予哉！非予之敢於毀謗也，乞尊神恕之，使吾舌幸存而牙獲免，則我佛之慈悲有靈，不赫赫人心也哉。誓將移奉天王之誠，以奉佛，不識尊神肯容改悔否？」小行者道：「既改悔，且饒你一次，可快去速備香花供養，迎接活佛，如不虔誠豐潔，二罪俱罰。」說罷，將寶杵提起，先生得了性命，扒起身來，往館中飛跑。七八個學生見了先生提去，嚇得魂胆俱無，及見先生回來，慌忙接住問信道：「自先生之被捉，弟子以爲適足殺其軀而已矣，不期這祖宗之靈，得保首領以歸，不知神聖寬恩釋放乎？抑先生有能得以自返乎？抑亦有別說乎？」先生道：「予不暇細談也，速速備齋，以供養活佛，不然則章馱之杵，何可當也？」學生聽說，忙忙去備齋不提。

且說小行者見事已做妥，忙回到村口，又拔四根毫毛，變做四大金剛，前面領路，又將數根變做許多童子，手執幢幡寶蓋，香花燈燭，鼓鈸音樂，兩邊分列引路，然後請師父上馬，自與豬一戒左右擁簇而行，一路香烟繚繞，旌旗飄揚，鼓鈸喧聞，經聲聒耳。纔行到村裏，早有無數人民，老老小小，男男女女，皆手執香燈，并各種齋供，拜伏路旁，求觀活佛。那先生儒巾儒服，頭頂香爐，并一班學生捧着齋供，雜在衆人中，獻將上來。口稱「活佛」，請齋不已。唐長老看見甚不過意，連聲叫道：「不消如此。」衆百姓早你饅頭，我蒸餅，這個湯，那個飯，精潔素食，如雨點一般，都擁至馬前，送到手裏，只求唐長老開口。唐長老吃一口，推辭一口，已不覺吃得飽不可言。無可奈何，只得叫豬一戒與沙彌替吃。豬一戒正中下懷，張開蓮蓬嘴，那管酸甜苦辣，一概齊吞下，爭奈來得多，連豬一戒也吃得撐腸摩肚，吃不下了，只把頭搖。小行者看見他師徒們吃得盡夠了，再只管耽擱，恐生別事，因用手指，將衆衆任，方不能攔阻上來。然後請師父策馬加鞭，向西而去。豬一戒吃得快活，挑着行李飛跑，師徒三人直走出

村口，小行者然後將身一抖，收了法相，衆百姓再欲趕時，已去的遠了。大家驚驚訝訝，或以爲佛法有靈，或以爲僧家幻術，議論紛紛不一。正是：

尊儒儒不尊，滅佛佛不滅；到底佛與儒，妙義不可說。

唐長老走到玉架山，不知遭文明之難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文筆壓人 金錢捉將

詩曰：栽花花有芽，種豆還得豆，種瓜不成麻，儒釋從來各一家。儒有儒之正，儒有儒之邪；釋有釋之得，

釋有釋之差，大家各不掩瑜瑕。你也莫毀我，我也莫譽他，你認你的娘，我認我的爺，爲儒尊孔孟，爲僧奉釋迦，各人血肉名精華。我若學你龍作蛇，你要學我鳳成鴉，勸君須把蛇牢拿，風光本地

浩無涯。

話說唐長老虧小行者，弄神通顯示法相，警醒愚民，皈依佛法，得以飽餐一頓，策馬前行。路上歎息道：「我佛慈悲清淨，自有感通的，何嘗在此！今在道途中，不得已作此伎倆，實於心有愧。」小行者道：「金人入夢，便已開像教之門，此不過一時顯示威靈，使愚蒙信心，雖近浮雲，實於虛礙。」唐長老道：「雖如此說，然可一而不可再，戒之戒之！」師徒們在路上談些佛法，欣欣向前而行，真是路上行人人口似碑，弦歌村裏這番舉動，早轟傳到前村，說後面活佛來了，大家都要盡心供養，以祈保平安。唐長老馬到時，未曾化齋，先有獻齋的，在那裏伺候，未曾借宿，先已有人打點下住處。一傳兩，兩傳三，早沸沸揚揚，傳到文明天王之耳。

原來文明天王，本出身中國，生得方面大耳，甚有福相，當頭長一個金錠，渾身上下金錢布滿，所到之處，時和年豐，所居之地，民安國泰。只因國中遭了劫運，不該太平，這文明天王出非其時，故橫死於樵夫之手。他一靈不

散，又托生到西土來，他生得方面大耳，當頭金錠，滿身金錢，宛然如舊；只手中多了一管文筆，故生下來識字能文，又喜得這枝筆，是個文武器，要長就似一桿鎗。他又生得有些膂力，使開這桿鎗，真有萬夫不當之勇。又能將身上的金錢，取下來作金鎗打人，遂自號文明天王。雄據這座玉架山，大興文明之教。這山前山後山左右，凡在千里之內者，皆服他的教化。這地方從來好佛，僧家最多，自文明天王到此，專與佛教作對頭，故毀庵拆寺，不許容留一個和尚居住。故數百年來，僧家絕跡。或有一兩個和尚到此，民風土俗，已淪入文明之化，並無一人睬睬。這日忽聞人傳說，有四個和尚在弦歌村用四大金剛開路，百千萬億章顯靈，引誘得這些文章禮樂的書生，與孝弟力田的百姓，依舊貪嗔好佛，氣得這文明天王，暴躁如雷道：『那裏來的賊禿，怎敢違弄妖術，敗壞我文明之教？』因吩咐石黑二將軍道：『今有四個和尚西來，他一路上專以釋教欺壓儒教，二人可把住要路，待他到時與我捉來，碎屍萬段，以消我這口不平之氣。』

石黑二將軍領了天王的令，忙帶了許多兵將，把守在玉架山前，守候捉拿和尚。守了兩日，果然遠遠望見四個和尚，一個騎馬，一個挑擔，兩個前後擁護而來。石將軍道：『來了來了！』黑將軍慌忙將陣勢排開，手提方天畫戟，大聲吆喝道：『妖僧下馬受縛！』小行者看見，忙叫沙彌將唐長老的馬頭帶住，耳中取出金箍鐵棒，在手迎將上來道：『你是甚麼人，膽敢青天白日，在此截路？』黑將軍道：『我乃文明天王，駕前鋒黑將軍，奉天王的命，拿你和尚去受死，怎說截路？』小行者道：『你做你的天王，我做我的和尚，我過路和向又不犯你天王的法，為何拿我去受死？』黑將軍道：『你既是過路的和尚，就該悄悄的過去，為甚逞邪術弄金剛開路，章顯靈，哄騙愚民齋供，以亂文明之化？你還說不犯法無罪麼？』小行者道：『金剛章顯靈是我佛門護法，怎為邪術齋供是衆善人喜捨，何為哄騙我大唐中華大國，歷代禮樂文明，尚不敢上希文治，還要仰仗我佛門庇佑？你天王不知是那洞妖精，學得幾句之乎者也，輒敢自稱『天王』，自號文明靈，占此山，蠱惑百姓，又毀我佛，我不顧』

他討較，便是他的造化了，他爲何轉來尋我？」黑將軍聽說默默無言，石將軍在傍看見忙叫道：「莫要聽這妖僧胡言亂說，只拿他去見文明天王，明正其罪。」一面說，一面挺着一柄月牙鎗，照着小行者劈面打來。黑將軍見了他，也挺畫戟攔來。小行者笑道：「你若倚着文明之教，從容講理，還可左支右吾，遲你數日之命，莫要動武廝殺，只怕目下就要身亡了。」說罷，將金箍鐵棒逼開鎗戟，趁手相還，兩個惡將軍，一個狼和尚，在山前一場好殺，但見：

鎗去棒來，棒來戟去，好似明月半輪撐玉柱。棒來戟去，猶如犖星雙角，駕金虹。兩個惡將軍，前一鎗，後一戟，緊緊夾攻，狼和尚一個狼和尚，左一棒，右一棍，輕輕抵住惡將軍。將軍口說文明，滿腔惡毒氣，未見文明和尚言雖慈善，一片殺人心，何曾慈善？攪做一團天昏地暗，喊成一片地動山搖。不知那世冤家，亡生賭鬪，大都今生孽障，捨死相持，橫斜兩處，戰成三足香爐，粗細中間，殺出一條扁担。

三個人殺了半晌，雖也未見輸贏，只覺一金箍鐵棒，一重鎗戟，支架不來。石黑二將軍，漸漸有幾分敗陣之意。早有跟來兵將飛報與文明天王道：「來的和尚甚利害，使條一金箍鐵棒，颼颼風響。石黑二將軍齊出夾攻，殺他不過，將要敗陣了。」求天王發兵救應。天王聽了，歎息道：「釋教未嘗無人，只可惜走的路頭差了，待我拿來細細教訓他。」因叫備馬，左右忙牽過一匹烏錐馬來，這馬原是楚霸王騎的，雖同楚霸王死在烏江，而精靈不散，仍成良馬。文明天王自雄據此山，沒有乘坐，遣人天下求馬，雖有穆王的八駿，然只好備和鑾，飾文明之象，却非英雄陣上之物。故遂選了這匹烏錐乘坐。這日馬牽到，文明天王先在梁上，收了那枝文筆在手，然後飛身上馬，馬前打着一對龍旂，旂上寫着兩行金字道：

天展文明，以報聖人知我，痛除仙佛，使知至教無他。

又一對鳳旂，上也寫着兩行金字道：

身困野中，隱顯呈天地之祥；名標關上，生死絕春秋之筆。

又帶着許多兵將，一齊湧出山前。此時石黑二將軍已支持不住，漸漸退到山脚下。爺見天王自引兵，又重新施武揚威，復殺過來。小行者看見，嘻嘻的笑起來道：「你這兩個軟東西，纔戰得幾合，已似鼻涕一般，想是那裏去碰了一陣，却怎又硬將起來了？不要走，吃我一棒，看你還是硬還是軟。」舉棒劈頭就打石黑二將軍，忙用鎗戟架住道：「和尚不得無禮，我文明天王的御駕已到了，你這個和尚的死期將近，還要說甚強嘴。」小行者還打算答他，早見金鼓齊鳴，綉旂開處，文明天王一騎馬，早已冲出陣前。石黑兩將軍看見，就乘機從兩旁退去。小行者知是文明天王，因橫着鐵棒大叫道：「那騎馬的，我看文綉，氣昂昂，裝模做樣，莫非就是甚麼文明妖精麼？」文明天王聽見，大笑道：「好野和尚，你既能弄金剛開路，草馱顯靈，又能用這條哭喪棒，抵敵石黑二將軍，也要算做有用之才，爲何陷身異路，不知脫去，殊爲可惜！今既有幸，得遇我文明天王，便該棄邪歸正，因何不思追悔，尙敢逞強，叫我妖精？」小行者道：「野妖精，你既冒文明之名，也須知文明之實。當時堯舜稱文明者，身穿袈裟，頭戴冕旒，謂之衣冠；伯夷、秩、紉、百變、治音，謂之禮樂。河出圖，洛出書，謂之文章。天下雍雍熙熙，謂之文明。方不有愧。你今躲在山凹裏，上無宮室，下無官僚，連文明不知你識與不識。文明在那裏？」因舉起鐵棒道：「這條鐵棒，將邪魔打盡，獨標我佛的清淨，方是真文明。」文明天王笑道：「你拿着這根鐵棒子，便以爲英雄豪傑，不知這正是你取死之物也。我若用刀劍與你對敵，拿了你，也不爲希罕。我只將手中這枝文筆，與你鬪三合，你若鬪得我過，便饒你過去；倘或被我拿住，那時細細割切，你却莫要怨悔。」小行者道：「這個自當奉承，且看你的手段如何？」說了，卽舉棒當頭打來。文明天王將手中筆扯長，做一條鎗，輕輕撥開，就照臉回一鎗來。小行者用鐵棒抵擋，只鬥三合。文明天王就撥馬而回。小行者隨後追來，文明天王因在身上取下一個金錢炮，來扯轉身，舉照小行者劈頭就打。小行者眼明手快，急將金箍鐵棒一隔，恰恰打在金箍鐵棒上，噹的一聲響，早已迸在地

下說時遲，又是一炮打來。小行者又是一棒隔去。文明天王看見驚訝道：「這和尚看他不出，到也有三分手脚。」遂將渾身的金錢炮，雨點一般打來。小行者將棒圍團使開，就像一道寒光在地下滾，並不見人。那金錢就像寒星一般，噹噹的進了滿地。文明天王看見無數金錢炮，並無一個打在小行者身上，到轉歡喜道：「好個精細和尚！」因將馬頭撥轉問道：「我且問你，這和尚叫甚名字？那裏修行幾時得道？可細細說來。」小行者笑道：「我的兒，我只道我孫老爺是貪財的和尚，只望將這些金錢炮打到我，那知我徹底澄清，一絲不染，你枉用心機，有何用處？聽我說與你。」

東南有山名花果，天地靈苗石一朵。先天曾產佛祖宗，後派兒孫又生我。幸喜家傳大道成，下地上天無不可。白虎拿來守石門，蒼龍捉住鎮山左。千山妖怪盡投降，十殿閻王沒處躲。瑤池宮裏醉蟠桃，玉帝門前落金鎖。孫家鐵棒久知聞，履真小聖聲名播。自從佛祖勸皈依，方把放心收拾妥。奉師西行見如來，拜求真解救億劫。只道西天有善人，何期撞着你一夥。假以文明關異端，實欲殺人並放火。惡人惡滿要消除，偏要招災與攪禍。施我金錢不愛財，文筆如花空嫵娜。斬平邪教作慈悲，只要天王頭一顆。

天王聽了呵呵大笑道：「你原來是東勝神洲花果山天產石猴孫行者的子孫，你那老猴子當初大造化，值我未曾開教，被他倖僥成功去了。你這小猴子今日却晦氣，撞見我萬萬不能倖僥了。若是有些靈性，師徒們快去商量，棄去邪魔，逃歸正教，早早發起頭髮，做我的良民，尚可保全殘喘，以度餘生。倘執迷不悟，我也不用刀劍殺他，只將文筆書你作妖怪，寫你作外道，幾個字兒，壓得你萬世也不能翻身。」小行者笑道：「說也沒用，請試壓壓看，且看壓得倒壓不倒，再作商量。」文明天王道：「我到憐你是個有用之才，不輕易加害，你到自家尋死，既要我壓，有何難哉？」隨將手中文筆，往空一擲，道了一聲着，那枝筆早飛飛舞舞，向小行者頭落來。小行者見了，若要用鐵棒去擋，也未必就被他壓倒，因看見這小小筆兒能有多重，轉將頭往上一迎，讓他落在頭上，毫不

歪斜，壁立的豎着。就像一座文筆峯，雖也覺有千萬筋重。只因小行者有力量，頂在頭上，毫不吃力。便搖頭擺腦，說道：「一個秃和尚，弄成尖鑽了，到好耍子！」文明天王看見壓不倒他，因大叫一聲道：「至聖先師！道通天地，文昌帝主，才貫古今，豈可容異端！你作橫不顯威靈！」叫聲未罷，只見那枝筆在小行者頭上，就如泰山一般壓將下來。小行者便覺支撐不住，再將鐵棒去撥時，就如生成，那裏撥得動他？不一時壓得方歇筋麻，挫倒在地。文明天王方大笑道：「小猴子，你的英雄何在？因喝一聲，綁了傍邊兵將，遂一齊擁上你繩我索，將他手的手腳的脚，都縛住了。豬八戒與沙彌初看見小行者戰敗石黑二將軍，又見文明天王的金錢炮打他不到，俱贊歎道：「大師兄果有法力！」到此時忽見被文筆壓倒，衆妖精細綁，二人急了，只得一個掣出釘鈿，一個展開禪杖，也不顧師父行李，大叫道：「怪精你得罪我師兄，我來也。」遂兩路殺來。石將軍忙用鎗抵住豬八戒，黑將軍看見忙用戟接住沙彌，兩隊交戰，有十餘合。文明天王看見沒有輸贏，便取下兩個金錢，照二人頭上打來。二人卻不曾防備，沙彌恰好打在頭上，當不得一交跌倒，早被黑將軍捉住豬八戒，閃得快把頭過，不料嘴長撒不及，遭着金錢，連牙齒打去兩個，不叫一聲：「不好了！」去了釘鈿，捫着嘴只是叫。石將軍看見趕上前一把掀翻，叫兵將網了。唐長老在馬上，看見三個徒弟皆被細綁，自知不免，轉策馬上前，向文明天王道：「後來三教並行，天王自與文教貧僧自尊佛法，各不相礙，天王何可要滅善門？」文明天王道：「盤古開天，未嘗有佛，何況妖怪快與我拿來？」兵將得令，遂將唐長老橫拖倒曳，扯下馬來，也用索了綁了。文明天王一眼看見那匹龍馬，大驚問道：「你這和尚，怎麼到有這匹好馬？」唐長老道：「此馬果非凡馬，實乃昔年負河圖，出孟津的那匹龍馬，因貧僧上西天無脚力，故大徒弟問龍王借來。」文明天王聽了大喜道：「我一向要尋一匹龍馬，此馬既負河圖，乃文明之馬，正合我騎文明之王。這妖怪真強占乘坐，以異端而辱聖門，罪不容於死矣！」說罷，遂下了烏錐，跨上龍馬，十分得意。因命衆兵將綁縛着四個和尚，並釘鈿禪杖行李，鳴鑼掌號，打得勝鼓回山。原來這玉架山天生成一間

白石屋，文明天王，便叫人鑿鑿一番，竟成了一間石殿。文明天王回到殿上座，石黑二將軍，押過四個綁綁的和尙，放在殿前。文明天王，因捉了四個和尙，又得了一匹馬，心下快活，且不發落，就叫排宴來吃。大饒大爵，滿樽滿飲，不一時吃得醺然大醉。就要進後殿去睡。石黑二將軍，忙稟道：「四個和尙尚未發落。」文明天王道：「且放在後面，待我明日細細審問定罪。」二將軍又稟道：「天王的文筆尚在和尙頭上，恐後洞過夜損傷。」文明天王道：「那孫猴子細得緊麼？」二將軍道：「細得緊。」文明天王道：「既細得緊，可再加上一條粗繩，將文筆取來還我。」二將軍領命，又用一條粗繩，加在小行者身上，然後取去那枝文筆。誰知那枝小小文筆，就有萬筋之重，莫想拿他動，因復稟道：「小將力薄，取那文筆不動。」文明天王道：「你二人雖也會染些黑水，且能親近文人，自那一竅不通，怎生拿得動？」因走到殿前，輕輕的在小行者頭上，將文筆取將下來，又吩咐小心看守門戶，竟進後殿去睡了。石黑二將軍，領了天王之命，遂叫兵將將四人抬入後洞最深之處，重又捆在柱上，方才各自散去。

却說唐長老見四人綁在一處，不覺嘆道：「死生夢幻，固不足惜；只可惜一場大願，未得完成耳。」小行者道：「師父的道心，怎這等不堅固？纔小小挫折，便要嗟嘆起來！」唐長老道：「不是嗟嘆，以你這等本事，還被他輕輕壓住，文人之筆，真可畏也！」小行者道：「文人之筆，雖然可畏，也只一時。却也作准他不得。」唐長老道：「怎麼作准他不得？」小行者道：「像方纔壓在我頭上，挪移不動，便是鐵筆。幾幾將我壓殺，你看他這一會爲貪杯，酒擅自移動，我又可以自由自在矣！」唐長老道：「徒弟呀，筆雖移去，你看這些繩索，大結小就有手也難解脫。怎說個自由自在？」小行者道：「師父全不知道無大小，只要會解不會解，千劫猶存。會解時片言可脫，師父不要着急，到夜裏包管你解開走路。」唐長老聽了，似信不信，似不言語。猶一戒亂嚷道：「你這說只好寬師父的心罷了，你既捆着手，會解這些繩索，爲何散着手，倒被他一枝筆兒壓倒了？」小行者道：「兄弟，你有所不知，我

雖憑着自性中靈明，參透了天地的道理，做了一個真仙，然從小兒却不會讀書，那些詩云子曰，筆頭舞文的買賣，實是弄不出來。故一歷就被他壓倒了。如今筆旛移去，這些繩索，不費吹灰之力，愁他怎的？」豬八戒忽然想起道：「師兄說的雖是大話，却也有些影子。」沙彌問道：「有甚影子？」豬八戒道：「前日在鬼國，被黑孩子綁縛得緊緊的，忽然一齊斷了，莫非就是這個道理？」小行者道：「那雖是念彼觀音力，却也正是這個道理。兄弟你還做得和尙有些悟頭。」大家說着，早已天晚入夜，豬八戒性急道：「網了這半日，眼中散過花了，快些解罷。」小行者道：「兄弟莫要言語，不要走了風。」一面說，一面將身一扭，小行者已脫出繩來道：「兄弟如何？」豬八戒看見小行者撒手散脚，在面前說話，忙叫道：「好哥哥快救我，網得太緊，這會手脚都麻了。」小行者道：「莫要慌，且解了師父。」遂摸到唐長老面前，在索上吹了一口仙氣，那些繩索就像刀割的一般，都散開了。解脫了唐長老，再復回身來解豬八戒，不料洞中黑暗，轉先摸着了沙彌，就顛便解了沙彌。豬八戒聽見先解沙彌，急得亂嚷道：「這猴子忒也懶，我手脚網麻了，叫你先解，到把我丟在後頭，真不是人。」小行者道：「求我解轉要罵我，我偏不解，看你怎樣。」豬八戒聽見說不解他急了，忙叫道：「好阿哥哥，我是個蠢人，不要與我一般見識，我罵你正是求你。」唐長老聽不過去，因叫道：「履真也與他解了罷。」小行者道：「造化了蠢才，不是師父說，一千年也不解你。」因也吹了一口氣，把繩索脫去，那獸子一時手脚輕鬆，滿心歡喜道：「哥哥呀，像你這裝腔作勢，勸人真也可惱，若看你這個解法來，實是虧你，就是用刀割，也要半日。」唐長老道：「解雖解得好，只是黑洞洞，往路不熟，怎生出去？」小行者道：「師父，你們且莫動，待我去看明方向，尋個燈火照路，方好來領你。因悄悄走了出來，洞雖深，一路却無人看守，到了前殿，也空落落的，走到宮門一看，方見許多兵將，鳴鑼擊鼓的，在那裏巡守。燈火照得雪亮，小行者因搖身一變，變做一般的兵將，走到燈火多處，提了盞燈就走。衆兵問道：「你拿燈那裏去？」小行者道：「洞後無人把守，我拿去照照看。」衆兵將道：「洞後無門，照他做甚？」小行者

道：「洞後怎知無門？天王臨睡還吩咐我洞後綁着四個和尚，好生看守。我拿燈去照照，差了甚麼？」衆兵將道：「小心些好，由你由你！」小行者提着燈籠，往裏就走。走到殿上，只因天王酒後要睡，不會發放，釘鈿禪杖行李，遺丟在殿傍。小行者看眼裏，又往後走走，走到後面，四下一看，果無後門。只有一帶山岡，略覺低些，可以抓過。小行者看定了，因轉回身到後洞中，叫豬八戒與沙彌二人，悄悄走到前殿，將行李兵器收拾了，拿到後邊山岡下，又走到洞裏，領了唐長老出來，說道：「你們三人，在此等我，待我尋了龍馬來好走路。」唐長老道：「徒弟，小心，切不可驚了天王！」小行者道：「師父，但放心，若要做好人，便覺難，只學做這搗摸賊兒，也還容易。」因提着燈火，找尋到廡中，只見龍馬與那匹烏錐同拴在一槽。小行者走到廡中，輕將龍馬的韁索解開了出來，纔牽到後面山岡邊。不料那匹烏錐見龍馬去了，失了伴兒，忽然長嘶起來。不覺將文明天王驚醒，忙問道：「爲何半夜馬嘶？莫非今日得來的那匹龍馬蹄踏烏錐，可快去看來！」衆近侍慌忙扒起來，取燈去看，看了來，報道：「天王不好了！廡中止有烏錐嘶鳴，那匹龍馬不見了！」文明天王聽見，慌忙扒起來道：「龍馬走了，這四個細綁的和尙，莫非逃脫！快傳令大衆去看！」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儒自歸儒，釋還從釋。

不知唐長老師徒逃得脫，且不脫，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走漏出無心 趕回因有主

詩曰：

道道道，有真竅，窺其門，委實妙。有欲也，靈通，無欲更深奧。信手拈來無不肖，難將蠡測海莫以管窺豹。下士從來只會笑，豈識個中顛與倒。荒唐唐唐是真傳，游戲戲乃至教。自古真人不露形，所以取人不如豹，何不文言獵大名，何不文言收速效。已知富貴不可求，莫若從吾之所好。

却說小行者偷牽了龍馬，到後洞山岡邊，扶唐長老上馬，加一鞭跳出山岡，又撮了行李，到山岡外叫豬八戒挑着，然後與沙彌縱身跳出，趕上唐長老護持而行，纔走不上一里多路，後面文明天王因尋不着四個和尚，早點了兵將，跨上烏錐，鑼鼓喧天，燈火耀日，飛風一般趕將下來。小行者叫豬八戒沙彌保護着師父前行，自家盤轉身來，用靈棒擋住道：「潑妖精，趕人不可趕上，我們昨日讓你亂一陣，燥燥臉皮，今日如知趣，悄悄迴避，你也算十分體面，殺了，真又不知死活，來趕我們做甚？」文明天王趕到，喘噓噓，大罵道：「我把你這個壓不死的賊猴子，既被我拿住，細綁就是我的囚犯，敢用邪術，割斷繩索，盜馬逃走，真死有餘辜，快快自縛請罪，還有可原，若恃蠻不服，我只一筆壓倒，叫你粉骨碎身。」小行者道：「我昨日是試試你的手段，讓俺壓一遭兒，遊戲遊戲，怎就認真？你看今日再能壓我麼？」隨舉金箍鐵棒，劈頭打來。文明天王以文筆鎗急架相還，這一場賭鬥，與昨日大不相同，這見得：

一個耍報，壓身細綁之仇，恨不一棒將頭腦打成稀屎爛；一個欲正盜馬脫逃之罪，只願一鎗將胸脯穿個透心明。一個怪異端，壞教，打點安放玉馬擒彩鳳；一個辨真心拜佛，只思頓開金鎖走蛟龍。去的心忙，棒似飛雷，留不住；捉的性急，鎗如雨驟，撥難開。鎗到處，焰焰輝輝，疑有文光飛萬丈；棒來時，沉沉重重，果然佛力廣無邊。昨日狹路相逢，既難輕放；今朝騰雲趕上，豈肯容情？不見輸贏，正是棋逢對手，難分強弱，果然將遇良材。

二人鬪了半日，不分勝負。文明天王暗算道：「這猴棒法精純，難以取勝。莫若還是壓他爲妙。」因虛幌一鎗，急際身上發幾個金錢炮，哄得小行者用棒去隔炮，他却將鎗仍縮成一枝文筆，望空擲去，要照小行者當頭壓來。小行者原有心防他，一眼見文筆拋起，也不等他落下來，便先撥開金錢，一個筋斗早跳在半空之上，及文筆落下時，他已走了。文明天王看見，乃接住文筆，大笑道：「好個賊猴子，任你走罷，我且拿住他三人，看你走到

那裏去？因將烏鐵馬一領如風一般從後趕來。猪一戒與沙彌雖保護唐長老前行，却記掛着，小行者不住回頭看，尚走不遠，忽見文明天王一騎馬趕來，因昨日金錢打怕，縛難捱，先鬆了手脚，也顧不得師父，竟自竊裏走了。文明天王趕上唐長老，一手抓住，提過馬來，等後面兵將趕到，擗下來道：「綁了！」又吩咐牽了龍馬道：「我昨日因一時醉了，未曾審問定罪，怎敢擅自脫逃？我且問你是那裏妖僧，叫甚名字，那走了的三個又是何人？實實供招，免我動刑！」唐長老道：「貧僧法名大顛，道號半偈，乃南瞻部洲大唐國潮州人氏，因奉大唐天子欽差，往西天雷音寺見我佛如來拜求真解，昨日路過寶山，並無干犯，不知天王有何罪責，苦著見擒？」文明天王道：「你不爲良民，而爲妖僧，一罪也；逞弄幻術，詐騙飲食，二罪也；既被捉來，自應聽審領罪，怎擅自逃走，三罪也；怎說並無干犯，你且說那三個是你甚人？」唐長老道：「一個叫做孫履真，是我大徒弟，一個叫做猪守拙，是我二徒弟，一個叫做沙致和，是我三徒弟。」文明天王道：「他三個既是你徒弟，爲何不顧你，竟自走了？」唐長老道：「此不過暫避天王之鋒耳，豈有不顧之理？况他三人頗能變化，或者此時已變化了，暗暗在此保護，也未可知。」文明天王道：「甚麼變，不過是些邪術，我且問你，昨夜細綁甚牢，却用甚麼法得脫去？」唐長老道：「我那大徒弟，乃石中天產祖上家傳，有七十二般神通變化，昨夜那樣細綁細索，只消用吹灰之力，此乃佛法無邊，怎說妖僧邪術？」文明天王笑道：「既有這等本事，爲何昨日被我一枝筆兒幾乎壓死？今日見我文筆影兒，又走的無影無蹤？」唐長老道：「道足驅魔，魔亦有時而障道。魔雖害道，道終有力以除魔。天王得意於前，未必不失去於後。」文明天王道：「好硬嘴和尚，身已被擒，早晚受戮，還要爭口舌之利，此佛法所以亂天下也。我文明正教，也不與你鬪口，我昨日只道你四個和尚，身心安靜，故但將你縛束在此，誰知你還是一羣野馬，故被你弄虛頭逃走，我如今也不用繩索縛，只將這枝文筆放在你頭上，你師徒若有本事，再逃了去，我便信你佛法無邊，若是逃不去，那時領死，再有何辭？」因吩咐鬆綁，衆兵將得令，遂將唐長老扯起來，將繩索解去。唐長老身還

既鬆便不復跪，竟扭轉身盤膝而坐。文明天王恐怕他弄手脚，忙將文筆豎直在他頂上。唐長老雖是個和尚，幼年間却會讀過幾本儒書，今又參觀經典，故頂着這筆，尚不十分覺重，轉動得自如。石黑二將軍看見，忙稟文明天王道：「那和尚頂着文筆，不見十分吃力，恐怕又要弄虛頭！天王還須捆綁起來！」文明天王道：「網羅既既無用，今復何爲？莫若再加上一個金錢，可以無慮。」因走下殿來，將文筆拿起，先把自己頭上的金錠取下來，放在唐長老頭頂當中，再用文筆壓在金錢之上，就像砌寶塔的一般。唐長老一時便覺有些轉動，頗難。文明天王看了，方鼓掌大笑道：「似這等處置，便是活佛亦不能逃矣！」因發放了衆兵將，自家走入內殿不題。

却說小行者一時着急，跳在空中，後見師父復被拿去，就要落下來解救，又恐怕被他文筆壓倒，只得忍住。不一時，豬八戒與沙彌也尋將來，會在一處，大家商量道：「師父拿去，定然捆綁，日間料難下手，還是夜間穩便。」小行者道：「下手定要夜間，但今日尚早，待我變化了先去探聽個消息，打點停當，到臨時便好下手，省得黑夜裏暗中去摸。」沙彌道：「有理有理。」小行者因收了金箍鐵棒，按落雲頭，搖身一變，變做一個蜜蜂兒，飛入宮來，又飛到唐長老耳朵邊，低低叫聲：「師父！唐長老認得聲音，知是小行者，因悄悄答道：『徒弟快來救我！這筆甚重，我實難頂戴。』小行者道：『日裏人多，須要夜間動手，你須忍耐。』說罷，仍飛了出來，現了原身，到宮外報與二人道：『師父到幸喜，未曾捆綁，只是頂着這枝毛錐，在頭上有些吃力。』豬八戒道：「我看他那枝筆兒，也不見甚麼利害，昨日你就被他壓倒。」小行者道：「不瞞賢弟說，若我這個頭兒，就是泰山，也還頂得。一兩座這不知有甚麼緣故，那小小竹管，幾根根羊毛，到了頭上，就壓得骨軟筋酥，莫想撐支得起，連我也不明白。」沙彌道：「師兄連你昨日也頂不起，今加上師父頭上，這一日不要壓死了，須早作計較去救他方妙。」小行者躊躇道：「正思量沒甚計較。」豬八戒道：「若是金鈔打來，其實難當，我不信那點點筆兒，就會壓殺人等，到夜間，我包管替師父拿去就是了。」左思右想，不覺天晚入城。沙彌道：「此時好去了。」大家弄神通，不從正門入去，就低

俄雲頭竟落在殿前。細聽時妖精沒一個。只聽得師父坐在地下，無聊無賴，吟詩見志道：

自存佛性入空門，不向虛無挂一痕。萬劫皮毛惟認我，大千世界已忘言。久知未造詩書學，何得牽纏文字冤。任爾鐵鋒摩頂踵，此等到底不留根。

小行者聽了暗暗贊羨道：『好和尚！方做得佛家弟子！』因上前叫一聲道：『師父不須嗟嘆，我三人來了。』唐長老道：『來了固好，只是怎生樣救我？』豬八戒道：『不打緊，待是移開了筆，就是了。』唐長老道：『徒弟呀，莫要太容易了！這筆想來有些難移。』豬八戒道：『狠殺不過是管筆師父，怎見得難移？』唐長老道：『若果是蠻狂之筆，定不加在我大頭頭上，今既無故加我，定是管筆人之筆。他想管筆人之筆，豈容輕移？』豬八戒道：『雖如此說，畢竟也有個公道，終不成單憑他一人拿起放倒。』因摸到唐長老頭上，摸着了那枝文筆，見長不過數寸，圓不過一指，便不放在心上，就隨手要拿他起來，誰想摸着便小，反要拿起他來，就是生根一樣，莫想拿得動。心下方大驚道：『這真怪了！』小行者道：『獸子快放下手來，再商量。不要生扭得師父不自在。』豬八戒因放了手道：『這筆若在地下，便一釘釘打的粉碎，就不打碎，拿把小鋸子也要鋸斷了，就不鋸斷，點把火燒也燒光了。如今豎在師父頭上，打又打不得，鋸又鋸不得，燒又燒不得，真教人沒法奈何！』那唐長老聽了，愈加悶惱道：『我平生痛掃言語文字，今日却將一枝文筆頂在頭上，莫說壓死，羞也要羞死了！』沙彌道：『師父莫急，待我也來摸三摸，看這筆還是在頭皮內，還是在頭皮外，若是在頭皮內，就難處了。倘在頭皮外，只消大家一齊動手，將師父推倒，那枝筆便自然一跌開交。』因用手在唐長老頭皮上一摸，却未曾摸着文筆。先摸着一個金鉢，因吃驚道：『這又是甚麼東西？』唐長老道：『那枝文筆初上頭時，因我幼參經典，略可支持，天王見了恐怕壓我不倒，又加上這鉢金子，故一發轉動不得也。』沙彌道：『這天王真惡，既以文壓人，又以財壓人，一個不識字的窮和尚，如何常得起師父一定要死了！再無別計較！只好細訪他與誰人是至親密友，相好去討一封書來，』

求他筆下超生。」小行者道：「你們不要說胡話，好生看守，等我悄悄進去打探個消息來。」因走入後殿，只見後殿中還有燈火。文明天王正吃得大醉，擁着幾個宮娥在御床上酣寢。小行者見沒處入頭，就使個幻法，揭起降魔在他夢中現出三千諸佛菩薩，將他圍住，又使韋馱尊者將降魔杵壓在他頭上道：「你這撥魔真將文筆壓我佛家弟子，若不快快取去送他西行，我只一杵先斷送你的性命。」文明天王夢中恍恍惚惑，未及答應，那韋馱尊者早又提起寶杵劈頭打來，嚇得文明天王魂不附體，不覺大叫一聲道：「打殺我也！」忽然驚醒，出了一身冷汗，衆宮娥慌忙抱住道：「天王爲何大叫，想是夢魔。」文明天王此時驚得酒已醒了，定一定神，因笑說道：「這都是四個和尚弄的幻術。」宮娥問道：「天王夢魔，怎曉得和尚弄幻術？」文明天王道：「我方纔睡去，夢見三個和尚叫韋馱將降魔杵當頭打我，故將我嚇醒，我想這和尚，前日在弦歌村弄韋馱顯靈騙詐飯吃，也是此種伎倆，故曉得是他。」宮娥道：「這和尚既有這樣手段，也要算做有本事了，天王拿著他，何不就地處死了他，完一件事，却將文筆與金錠壓着他，倘或他弄神通走了，豈不連文筆金錠都拐了去，這叫做說糧不成反駮一帖。」文明天王笑道：「你那裏知道，我拿這四個和尚，原非與他有仇，定要害他性命，不過要與我文教，滅他釋教，若輕輕殺了他，誰人得知何處傳名，我故但將文筆壓住他，使他用盡佛法，受盡苦楚，不能脫去，方見儂家文筆之妙。」宮娥道：「天王算計雖好，只恐小小一枝文筆，能有多少勦兩，况他三個徒弟都有蠻力，一時拿動，却怎生區處？」文明天王道：「這個只管放心，從來文武不同途，他三個徒弟縱有蠻力，只好使鎗弄棒，這枝文筆奪天地之秀氣，吸山川之精華，他粗手劣腳，怎生拿得動？」宮娥道：「他雖拿不動，倘或去拜求一個有名的文人來拿，却將如何？」文明天王道：「文人越有名，越假，怎拿得動？」宮娥道：「以天下之大，難道就無一個真正文人？」文明天王道：「就有也是孤寒之士，必非富家，我所以又將一個金錠壓着他，雖拿得動文筆，也拿不動金錠。」宮娥道：「我聞他佛家有三藏真經，難道就算不得文章？」文明天王道：「佛家經典雖說與妙，文

詞却滯而且拙；又雷同，又艱澀，只可宣他的異語，豈算得文章？」宮娥道：「這等道起來，這枝文筆除了天王再無人拿了。」文明天王道：「若要拿此筆，除非天上星辰，若在人間除去了我，就是遍萬國九洲，也不能發。」宮娥道：「既是這等，天王高枕無憂，請安寢罷。」文明天王說了一會，依然酣睡了。

小行者伏在殿外，聽了這些說話，滿心歡喜，慌忙出來對唐長老道：「師父不消愁，有門路了！」唐長老忙問道：「有甚門路？」小行者道：「他自供說，若要拿他文筆，除非天上星辰，我想文昌菩薩，梓潼帝君，是專管文章之事，我去求他，自然有個分曉。」唐長老道：「既有這條門路，須快去快來。」小行者吩咐豬八戒沙彌伴師父，他就縱雲頭直上九霄，竟至紫微垣外，北斗高頭，由下台中，直走到上台方，尋着文昌帝主的宮闕，只見五色飄渺，甚是輝煌，小行者也無心觀景，竟至宮門，高聲叫喚，早有天虜地啞出來問道：「你是甚麼人，在此吶喝？」小行者道：「快去通報，說『齊天小聖』孫臏真來拜。」天虜地啞將小行者看了又看道：「我帝君乃文章司命，往來出入皆文章之士，你這人尖嘴縮腮，頭上又禿，又稀稀，有幾根短毛，不僧不俗，又非儒士，怎敢來拜我帝君，不便傳報！」小行者道：「你這兩個殘疾人，聾的聾，啞的啞，真不曉得！玉帝家裏，尚憑我直出直入，何況你家再不通報，我就直走進去！」天虜地啞見他說的大話，沒奈何，只得進去見帝君，稟道：「外面有一個查耳朵，雷公嘴的和尚，自稱孫小聖，要拜帝君，不敢不稟。」梓潼帝君說道：「孫小聖想是孫大聖的子孫的了，但他是釋教，我是儒宗，兩不相干，來拜我做甚？莫非要我替他做疏頭化緣？」心下疑疑惑惑，只得叫請進來。小行者見請就走到殿前，與帝君相見，見畢，分賓主坐下。帝君先問道：「久聞小聖皈依佛教，身心清淨，不事語言文字，今不知有何事垂顧？」小行者道：「不瞞帝君說，學生做和尚，果是身心清淨，只是老帝君既爲文章司命，職掌天下文稿，自當片紙隻字不輕易假人，怎麼妄將文筆輕付匪人，以致顛倒是非，壓人至死，你老帝君不免也有漏失疏衷之罪也！」帝君聽了驚訝道：「小聖差矣，小星專司筆墨，所有文字盡可稽查，現今奎壁皆存，疏衷不失，怎

說：『將文筆輕付匪人，這文筆何在？匪人爲誰？小聖旣來說是非，畢竟要個明白！』小行者道：『老帝君不要着忙，若沒有文筆匪人，我也不來了。老帝君可細細商量，曾將文筆與誰？便知道了！』帝君道：『小星從不曾以文筆與人，沒處去想。小聖必須說明。』小行者道：『定要我說，我就說也不妨。』玉架山文明天王這枝筆好不利害，若非老帝君與他，再有何人？』帝君道：『小聖盡發差了，我曉得甚麼。玉架山又認得甚麼文明天王？我家的朱衣筆、點額筆、研硃筆、生花筆、天山筆、倚馬筆，卽相如的題橋筆、張敞的畫眉筆、并蕭曹的刀筆、枝枝皆在，我又有甚麼筆與人？』小行者道：『老帝君不必着急，既有籍記，可叫人細細再查。』帝君道：『這些筆日日用的，就查也沒有。』小行者道：『有與無再查查看何妨？』帝君只得又叫天鼈地啞去查，天鼈地啞查了半晌，來回覆道：『有是還有一枝筆，失落在外。』帝君大驚道：『還有何筆失落在外？』天鼈地啞道：『還有枝春秋筆，是帝主未管事之先，就被人竊去，因世情反覆，一向用他不着，故因循下來，不會找尋。今日孫小聖所見，想就是他！』小行者聽了笑說道：『老帝君斬釘截鐵說沒有，如何又有了？』帝君甚是沒趣，因叫：『天鼈地啞，可再查是何人竊去？』天鼈地啞又去查來說道：『這枝筆是列國時大聖人孔仲尼著春秋之筆，因著到魯昭公十四年西狩時，忽生出一個麒麟來，以爲孔仲尼著書之瑞，不期樵夫不識，以爲怪物，竟打死了。孔仲尼看見大哭了一場，知道生不遇時，遂將這著春秋之筆止寫了「西狩獲麟」一句，就投在地下不著了。故至今傳以爲孔子春秋之絕筆，不期這麒麟死後，一靈不散，托生爲文明天王，這枝春秋筆，因孔子投在地下，無人收拾，他就竊取了，在西方玉架山大興文明之教，不知何故得罪孫小聖，今日來查。』帝君因向小行者致謝道：『小星失於檢點，多有得罪，但其事在小星受職之前，尚有可原，乞小聖諒之。』小行者道：『這都罷了，只是他如今將這枝筆壓在我師父頭上，不能移動，我想牽牛要收童，這枝文筆，我們粗人拿他不動，還借重老帝君替我去拿。』帝君道：『這不打緊，因吩咐天鼈地啞到牛柄上喚了魁星來。』二人領命，不多時喚了魁星來，只見那魁星生得：

頭不冠，亂堆着幾撮赤毛，脚不履，直露出兩條精腿。藍面藍身，似從旋缸裏染過，黑筋黑骨，如在瓦罈內燒成。走將來，只是跳，全沒些斯文體面。見了人，不使揖，何曾有詩禮規模。兩隻空手忽上忽下，如似打拳，一張破斗踢來踢去，宛如賣米。今僥倖列之天上，假名號威威風風，自矜曰星，箇夫意幸別人間，看支那諸鬼，陋陋只好算鬼。

那魁星跳到面前，也不拱手，也不作揖，也不言語，只睜着兩隻銅鈴大的眼睛，看着帝君。因吩咐道：「當時孔聖人有一枝春秋筆，被麒麟妖竊去，在玉架山爲王。今將文筆壓在唐僧頭上，不能轉動，你可去與我取來。」那麒麟雖然得罪小聖，但念他是人間瑞獸，曾爲大聖人呈祥，名著春秋。今在玉架山，也只與我文明之教，並未失本真，不可傷他性命，只取了文筆，叫他隱去，以待聖人之生。」魁星領命，就跳着要去。小行者道：「且慢那枝文筆，既有來歷，必要個有來歷之人，纔能拿得。我看此兄嘴臉行狀，也與小孫差不多，不像個文章之士。他若拿得，勳我小孫早早拿去了，還是煩老帝君親去走走罷。」帝君笑道：「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他乃天下第一文星，小聖不可輕視。」小行者道：「我前日打從中國來，看見那些秀才們，一個個都是白面孔，尖尖手，長指甲，頭戴飄飄巾，身穿花花服，走路搖搖擺擺，自然是個文人。若說此兄是第一文星，我小孫也要算做第二了。」帝君道：「小聖有所不知，那些人外面雖文，內中其實沒有魁星。外面雖奇奇怪怪，內實滿腹文章。小聖快同去取了文筆，教你師父西行，不可耽擱誤了程期。」小行者見帝君再三說明，方纔謝了。同魁星駕雲到玉架山來。此時尚未天明，二人落到殿前，殿中原是黑暗。只因魁星一到，滿身精光燦爛，直照到殿中雪亮。早看見唐長老頭上頂着一枝文筆，盤膝而坐，傍邊豬八戒沙彌守護。魁星想道：「就是這枝文筆了。」因走到近前，再細細觀看，只見那枝筆

尖如淮，硬如鐵，柔健骨圓不可說。入手似能言，落紙如有舌，不獨中書盡節。臣小而博得一時名位，大而

成就千秋業。點處冷彩色飛，揮時豔豔光掣；一字千鈞不可移，方知大聖春秋絕。

魁星看了又看，點頭再四，知是一枝名筆，滿心歡喜，他且不拿，先在殿中東邊跳到西邊，又跳到東邊，一直舞得文光從斗中射出，然後趁勢用右手將文筆一把輕輕抓起。忽見文筆下面又一個金錠，他就順便用左手取起，在殿中跳舞個不住。唐長老此時頭上就像去了泰山一般十分鬆快，忙抖抖衣服，扒起身來，對魁星合掌稱謝。那魁星只是跳舞他的，全然不睬。猪八戒與沙彌看見，忙走到後洞尋了行李出來，又走入殿中牽出龍馬，對小行者道：「此時不走，更待何時？」小行者道：「爲人行止，必要明白，豈有個來不參，去不辭之理？」因取出鐵棒拿在手中，走到後殿門前大叫一聲道：「麒麟兒快起來！我們拿了文筆，取了金錠，要去了！」文明天王在睡夢中聽見有人叫麒麟兒，早嚇得他魂不附體，只得一骨輪扒起來，穿上衣服，開了門跑到大殿，早看見魁星左手拿着金錠，右手拿着文筆，在殿上跳舞，因捶胸踢腳的指着小行者大罵道：「好豺狼頭！我數百年的辛苦開山，被你一旦毀壞了，真可痛恨！」小行者笑道：「我的兒，且不要恨，若論起律法，你盜竊聖人春秋鐵筆，私立文明，就該死罪。因文昌帝君念你是個瑞獸，不加刑具，叫你早早隱去，以待聖人之生，故我饒了你是你的大造化，理該謝我，怎還要罵我，倘再不識好，我就一鐵棒，叫你再投胎！」數語說得文明天王閉口無言，果然退入後殿，收拾歸隱去了。小行者方謝別魁星，扶師父上馬，同猪八戒沙彌挑行李西行。魁星又跳舞了一會，見唐僧師徒去了，方拿着筆錠回見帝君，帝君就將二物賜與魁星，故魁星手中至今常持二物，正是：

非其所有終烏有，雖說虛無安得無。

畢竟不知唐長老西行，還有災難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莽和尚受風流罪過

俏佳人弄花月機關

詩曰：漫言才與色知音，還有情癡道不深。清酒止能迷醉漢，黃金也只動貪心。

塵埃野馬休持我，古廟香爐誰誨淫。不信請從空裏看，不沾不染到而今。

話說唐長老虧小行者請了魁星來拿去文筆得脫，魔壓之苦，又復西行。一路上春風吹馬，曉日隨人，歷盡艱辛。忽一日行到一個半山半水之處，山不甚高，却豎豔如笑，水不甚深，却溶溶生波。又聞着疎疎的樹木，又遇着溫和的天氣，又行的是坦坦的程途，師徒們甚是歡喜。放馬前行，又行了數里，忽一陣風來，吹得滿鼻馨香。唐長老在馬上問道：「怎這陣風這等馨香？」小行者道：「我記得詩上說：『風從花裏過來香。』」想是前邊有甚花草馨香，故吹來的風也馨香。」唐長老道：「這一說最近情着理。」豬八戒道：「師兄的時運好，說來的話不論有理無理，師父就信。」小行者道：「好獸子，我說的那句話沒理，是師父偏聽了你就講。」豬八戒道：「你方纔說這風香是花草香，似乎有理，也要想想此時春已深了，梅花開過，不過是桃花李杏花梨花，那能香得如此濃豔？就是最香的幽蘭，也不能到這個田地！」小行者道：「既不是花香，你就說是甚麼香？」豬八戒道：「據我想來，或者是人家做佛事燒檀香。」小行者道：「胡說！這荒野外，又沒個人家，誰作佛事？」豬八戒道：「若非燒檀香，就是麝香！」唐長老在馬上聽了道：「這一會香的益發濃了！豬守拙說是麝香，到也不爲無據！古人詩會說：『麝過春山草木香。』」沙彌道：「大家不須爭論，天色將晚，快快走一路看去，便見明白了！」小行者道：「說得是！」就將馬加上一鞭，大家相趕着，一路看來，那裏見一朵花兒，莫說沒人家燒香，也不見一個麝香過。只是那風吹愈加覺香了，大家驚以爲奇。沙彌道：「這些閑事，且丟開，漸漸天晚，且尋個人家借宿要緊！」大家又趕行了幾里，忽望見正北上斜陽影裏，垂柳陰中，忽露出一帶畫樓，甚是精麗。小行者道：「有宿處了！因忙趕入柳陰中，畫樓前來，到了樓前一看，只見垂柳深處，一塊白石上鋪着紅毡，毡上坐着幾個美人，在那裏焚香，燉茗，賞玩春色。傍邊立着三個侍兒，一個穿紅，一個穿綠，一個穿黃，俱有風采，原來一路的香氣都是那美人身上。」

陣陣吹來，且看那美人生得：

飽齒櫻唇白雪膚，春山黛綠晚雲烏；忽聞巧笑忽留盼，任是無情骨也蘇！

唐長老師徒正欲上前借宿，看見是個經綽綽的美婦人，却就縮住脚，不好開口，便思量另尋一家。爭奈此地雖有幾家，却四遠散住，不便又去。捱了一會，天漸黑了，月色早明。唐長老不得已，只得叫徒弟們，那人去借宿？小行者不開口，沙彌也不做聲。豬八戒看見道：『都是你們這等裝聾做啞，難道叫師父在露天過夜，放我老豬不着？』因放了行李，抖抖衣裳，走上前朝那美人打個問訊道：『女菩薩，和尚問訊了，這美人也不起身，也不還禮，叫侍兒問道：『長老有甚話說？』豬八戒道：『家師乃大唐欽差，往西天拜佛求經的，今日路過寶方，天色已晚了，趕不上宿頭，欲求借尊府權住一宵，明早即行。萬望女菩薩慈悲。』那美人聽了，方自說道：『借宿到有房屋，只是我女流家，怎好留你們男僧在家宿歇？』豬八戒道：『雖然不便，只是天黑了，沒處去，事出無奈，求女菩薩從個權罷。况我師父俱是受戒高僧，我們三個徒弟皆是蠢漢，又人物醜陋，女菩薩也信心得過。』那美人道：『既是這等說，只得從權罷。可請過來相見，但不可曬曬。』豬八戒見美人肯了，慌忙跑到唐長老面前，請功道：『那女流家不便，再三不肯留，虧我伶牙俐齒，方說肯了，快過去相見，大家須要老實些。』唐長老聽了，方走到石邊，深深問訊道：『貧僧失路，多蒙女菩薩方便，功德無量！』那美人道：『借宿小事，何勞挂齒。』因立起身，先嬌嬌婷婷如花枝一般，走了進樓，然後叫侍兒請他師徒四衆入去。唐長老走到樓下一看，只見那座樓，書棟雕梁，十分華麗，怎見得，但見：

金鋪文杏，玉裹香楠，房櫺前，掩映着扶疎花木几案上，堆積着幽雅琴書。雕欄幽檻，左一轉，右一折，委婉留春，棧道迴廊，東幾層，西幾面，逶迤待月。奇峯怪石，駢駢補補，堆作假山，小沼流泉，鑿鑿穿穿，引或活水，噴底梅花香，一陣冷，一陣清，清伴我鶯前鸚鵡，高一聲，低一聲，悄悄呼人。明月來時，似會相識，直窺綉戶春風。

到處許多軟款，護惜殘花，瑤階前，茸茸細草，如有意襯帖閑行，妝台畔，曲曲屏風，恐無聊暫供倦倚，錦堂上坐一坐，尙要銷魂，綉閣中躺一躺，豈能逃死。

那美人請了他師徒們四衆，到堂中坐下，又從新入去，換了一套華麗衣服，裝束得如天仙一般。再到堂中，重與他師徒們見禮，遂說道：「寒家女流，不敢輕易留人，適聞這一位師父說，是往西天見活佛求解的，定是高僧，故不惜冒昧相款，但不知四位老師父大號，果是往西天去的麼？」唐長老因合掌答道：「貧僧法名大顛，蒙唐天子又賜號半偈，實是奉旨往西天見佛求解，怎敢打誑語？」就指着他三人道：「這是大小徒孫小行者，這是二小徒豬八戒，這是三小徒沙彌，本不當擅造女菩薩潭府，只因天晚，無處棲身，萬不得已，使小徒唐突，但求外廂廊下草宿一夜足矣。又怎敢深入華堂，如此鄭重，造福不淺矣。」那美人道：「既果係聖僧，理當供養，又何嫌何疑？」因命侍兒先備上茶來，不一時新奇果品，異樣點心，堆列滿案。侍兒又奉上香噴噴新茶，請他師徒四衆受用。美人雖不同吃，却也不進去，就坐在旁邊相陪。唐長老見也是貴重佳味，不敢多吃，小行者也只略略見意。沙彌還假斯文，惟那獸子嘗著滋味，便不管好歹，任意亂嚼。唐長老不住以眼看他，他只推不看見，吃個盡情。須臾茶罷收去，候齋大家閑坐。此事堂中並無焚香，只覺異香滿室。唐長老因問道：「請問女菩薩寶方是何地名，尊府貴姓，還是父母在堂，還是夫主遠出？」美人答道：「妾家姓唐，這地方原叫做溫柔村，只因父母生妾之後，遠近皆聞無異香，出自妾家，政今改做生香村。不幸父母尚然未曾爲妾擇婿，就亡故了。故今賤妾猶是寡女，獨處。」唐長老道：「令先尊先堂，既已仙遊，女菩薩得以自主，何不擇配高門，以廣宗嗣？」美人道：「不滿老師父說，只因賤妾不幸，骨中帶了這種香氣，往往貽禍於人，故不願嫁。」唐長老道：「香乃天地芳烈之氣，神佛皆享，爲何禍人？」美人道：「老師父有所不知，妾這種香氣，但是聞香的便要銷魂，更有奇處，銷魂死後聞香的，又能返魂。」唐長老道：「既能鎖又能返，總是他情生情滅，自爲銷返實與女菩薩無干，這也不妨。」美人道：「雖如

此說，大都銷者多，返者少，故妾自誓雖不敢削髮爲尼，却也是個在家出家。今幸蒙四位聖僧降臨，故不避嫌疑，願求超度。」正說不了，只見侍兒們已高燒銀燭，又備上齋來，說不盡這齋之豐盛，怎見得，但見：

鴛鴦鶴麗，先列香糖，方勝金錢，後堆茶食。野芹家菓，小盤高壓，大盤雪藕，胡桃乾果，接連水果。圓饅頭一層，高堆寶塔，長蒸捲，一路路橫搭仙橋，春筍春佳，人一指，尖尖可食，紅櫻獻美女之唇的的堪餐。拆裝作餉，遜謝清齋，採菲動餐，尙慚微物。石上之花，既香且脆，木頭之耳，雖瘦能肥，專菜盡西湖之美，蕨薇占首，芳之高，薄又薄，白又白，認粉而捲成春餅，精又精，潔又潔，疑鮑犀羹作香梗，清淡沃心，似絕不經一毫烟火，鹹酸適口，不知費盡多少鹽梅。

齋排完了，請唐長老上坐，小行者打橫，美人却自下陪。先叫侍兒送酒。唐長老因辭道：「蒙女菩薩盛意，但酒乃僧家第一戒，况貧僧素不能飲，決不敢領。」美人道：「妾久知佛家戒飲，焉敢妄獻，但此酒與凡酒不同，乃仙露釀成，淡泊如水，絕無醱醲之味，求老師父少飲一杯，聊表妾一片敬心。」又叫侍兒送上。唐長老道：「酒味雖或不同，酒名則一，貧僧斷斷不敢飲。」美人道：「老師父西行，原欲拜求真解，妾聞真解者實際也，今怎不足實際而長虛名？還是請一杯爲妙！」又叫侍兒奉上。唐長老道：「非獨畏名，畏名中有實耳！求女菩薩原諒。」美人道：「老師父苦苦謹守，想尙未參明遊戲，若再相強，只道妾以邪亂正，老師父既不飲，難道三位高徒，就無一人能具江海神通者？」少飲一杯，爲妾遮羞。」唐長老見美人發急，因說道：「你三人那個吃得的，略吃一杯，以副主人之意。」美人道：「這纔見老師父通融。」因叫三侍兒各奉一杯，穿紅的奉與小行者，穿綠的奉與猪八戒，穿黃的奉與沙彌。小行者道：「不瞞娘子說，我小孫自從在王母娘娘宮裏，多吃了兩盞，醉後說了幾句戲話，惹出一場禍來，後被老祖大聖替我戒了，故至今點滴不嘗。」沙彌就接說道：「我是天性不飲。」猪八戒一戒不開口。美人道：「豬長老不言，想必戒而不戒，方是個真人。」唐長老又說道：「你若未戒，權飲一杯罷。」猪八戒道：「

怎麼不戒？戒是戒的，只是蒙這位女菩薩一團盛意，備此盛齋，又進此美酒，師父師兄弟又不吃，我再不飲一杯，辜負這樣好心，也過意不去。」原來這獸子聽見那美人說話，嬌滴滴就如柳內鶯聲，籠中鸚舌，已經把持不定。又見酒篩在面前，香氣直鑽入鼻中，十分難忍。今見師父無語，就拿起杯來一試，而盡，美人笑道：「還是這位豬長老脫直。」又親手斟了一大金杯，叫侍兒送去。豬一戒見這酒又香又甜，竟不推辭，又吃在肚裏，吃了又斟，斟了又吃，不覺一連就是十幾杯。不期那酒上口香甜，在肚裏却大有氣力，不一刻一戒發作起來，只搖頭擺腦，說也有笑也有，只管涎着臉，看那穿綠的侍兒，偏又假假倚倚，在他面前賣弄風流。唐長老看見不像模樣，忙說道：「酒送了來飯罷！」美人道：「豬長老量如滄海，請再用一杯不妨。」小行者道：「我們這師弟有些獸氣，只管吃，吃醉了明日有得罪處，却莫怪我！」美人道：「既是這等取飯來。」不一時飯到，大家吃了。唐長老就起身致謝道：「多蒙布施，但不知何處安禪？」美人道：「老師父有住處，不須着急，且請再用一杯清茶。」須臾又是一壺佳茗，大家吃了。方叫侍兒打兩對紅紗燈籠，送入後堂。唐長老是正中，中間一間上房，小行者三人是三間偏房，內中俱是錦綉綉帳，鴛鴦牙床，軟溫溫席兒，香噴噴被兒，十分富麗。美人親到上房，與唐長老道了安置，方纔退去。又叫三個侍兒，一人送一位長老到房，看了安寢，方纔出來。唐長老看見房中富麗，不敢安寢，因起來打坐。小行者與沙彌也覺道和尚家睡此床帳，甚不相宜，只得連衣服半睡半坐，惟有豬一戒從出母胎，也不會見這睡所，今日吃得醉醺醺，也不顧性命，竟將衣服脫得光光，鑽進被去，鼾呼大睡，竟不知人事。小行者略睡一睡，就醒了，因想道：「這女子若說他是個妖精，却舉止動靜全無妖氣，辦的飲食，俱非妖物，若說是人，世上那有這等稱靈女子，畢竟還是久修靈獸，已成人道，要求師父的元氣，故如此殷勤，且等我去打探個消息。」遂變了一個獼猴，鑽出窗來，竟飛到前邊美人閣上，歇在窗格眼上探聽，只見美人正卸了濃妝，在那裏與侍兒說話道：「我們的行藏，任他乖巧，也看不破。我們的圈套，任他伶俐，也跳不出。這和尚的元陽，定要被我採了。」侍兒道：

「這到十拿九穩，只是聞得人傳說溫柔國王，要臍香合春藥，差了許多獵戶，張羅置網，到生香村來捉拿我們。若是確信，就不湊巧了。」美人道：「就是確信，未必明日就來。過了明日，成了婚，就有獵戶來，我們也好運他帶去躲避了。」小行者聽了，心下明白，但不曾說出是甚圈套。因想道：「且看他怎生下手，再作區處。」遂飛回原處，又存息不多一會。早已天明，忙開房門，走到上房見師父。師父也起身小解，遂同走到前堂。那美人早濃妝豔抹，收拾得齊齊整整，在堂前伺候。見唐長老與小行者出來，因迎着說道：「天色尚早，老師父再安寢安寢何妨？」唐長老先謝了昨夜擾齋，方纔道：「貧僧西行心急，安敢貪眠。只此就行，不想又驚女菩薩之寢。」美人道：「還有小齋。」說未了，沙彌也出來了。美人就邀入中堂吃早齋。齋已齊了，只見豬一戒出來。美人因問道：「那位豬長老爲何不見？」唐長老尚未回答，沙彌接說道：「想是昨夜多吃了幾杯，醉還未醒。」美人因叫侍兒去請，侍兒在了一會，復走來說道：「房房緊緊關了，不知何故，敲也不開。」大家驚訝，遂同起身去看，到了房門前，果然裏面扣着不開。小行者走上前用手一指，只聽噹的一聲，扣兒落地。衆人推進門去，忽見那繖衣的侍兒，雲鬢歪斜，披着衣服，從帳中突然走出。大家吃了一驚，不敢做聲。那侍兒對着美人大哭道：「主母害我！昨日叫我來看道和尚安置，不期這和尚貪淫無禮，竟將婢子抱入帳中，剝衣同寢。若非打開了門，尚扯住不放。這都是主母害我！」說罷又哭。這美人聽了，登時變了面孔，大怒道：「我只道是拜佛聖僧，誠心供奉，誰知是一夥邪淫和尚！強姦幼女，敗壞門風，當得何罪？」唐長老看見嚇得啞口無言，沙彌聽說把臉都羞紅了。惟小行者笑嘻嘻說道：「和尚有姦情，到好耍子。娘子不必着急，且等我捉起這個奸夫來，好同去問罪。」因走到床前，揭開被，一把將獸子扯了起來。那獸子還懵懵懂懂，說道：「酒尚未醒，不要煩。這軟軟被兒，讓我再快沾睡一會兒，好走路。」小行者大罵道：「該死的劣貨，你犯了姦情，快起來拿到官府衙門中去受罪。」那獸子聽了，慌忙一骨腦扒起來，披上衣服道：「我犯了甚麼奸情，到那裏去受罪？」小行者指着侍兒與他看道：「他昨夜來打發你睡，是主人一團。」

好意，你怎麼將他拉到床上強姦？」猪一戒道：「是那個冤我？」小行者道：「今日叫你不起師父同衆人打開房門，都親眼看見這女子，從你床上走下來，怎爲冤你？」猪一戒聽說着了急，慌忙跪在地上，連連朝天磕頭道：「阿彌陀佛！我猪一戒若有此事，永墮阿鼻地獄，萬劫不得翻身！」美人聽了，愈怒道：「好鐵嘴和尚，明明人賊現獲，還要賴到那裏去？」因叫幾個粗婦人，將一條大紅綾的長汗巾，將猪一戒與侍兒雙雙拴了，扯到面前，定要送官。唐長老初時見侍兒從床上下來，已信爲實，然後見猪一戒發誓，便就疑信參半。因上前分辯道：「事雖涉疑，其中或別有隱情，還望女菩薩慈悲細察。」美人道：「他昨日席上吃了幾杯酒，更左顧右盼，已露不端之狀。只此便是隱情，叫我也無處慈悲。」小行者道：「師父不必護短，捉姦捉雙，如今現現兩人，這事也難辨了。就是打官司，也須從長商量，就是府裏縣裏，姦情事不過是打一頓板子，枷號些時，却無死罪。若要打莫說幾十，就是一千，這樣蠢貨也不在他心上。若說枷，又不疼，又不痛，益發只當耍子。但恐官府不察情，連你家這位小娘子也枷了出來，叫他嬌滴滴的身子，如何禁得起？也與府上體面不好看！」美人道：「依你說，這妮子難道白白被他奸污就罷了？後來叫他怎生嫁人？」小行者道：「也不就罷，聽憑娘子自家治處他一番，也是一樣。」美人道：「是你說的，打他又不痛，罵他又不羞，叫我怎麼處治？」小行者道：「刑法不過示辱耳，但憑娘子如何發落！」美人道：「若要我處治，我不獨處治他一人，連你三個也都耍處治。」小行者道：「俗語說得好，一人有罪一人當，怎麼連我三個都要處治起？」美人道：「你師父縱容徒弟，姦騙幼女，該處治不該處治？你二人連房知情，不行舉首，該處治不該處治？」小行者道：「該處治且說怎樣處治？」美人說到此處，轉嘆一口氣道：「若說處治，轉是造化了你們！」小行者道：「處治不是打就是罵，怎見得造化？」美人道：「我想這妮子已被他姦騙了門風，已被你們玷辱了，就是黃河也洗不清。如今只好將錯就錯，轉將這妮子嫁與他，尚可救得一半。但是我昨夜也會親到你師父房中，那兩個妮子也會到你二人房裏，一人行此奸情之事，肯信我三房不爲此奸淫之事，今

事已到此，顧不得羞恥，只得連我也嫁與你師父，那兩個妮子，也嫁與你二人，庶可遮人耳目，掩飾前非，你四人也莫想做和尚去求解，我四個也不必做寡婦守貞，大家團圓過日子，豈不是造化！快快去商量，若是依得，便萬事全休。若是依不得，便告你們同夥強姦幼女，敗壞門風，不怕不問成死罪。」唐長老聽了大怒道：「若是這等說來，是以美人局轉害我師徒們了！貧僧心如鐵石，甯甘一死，決不落人圈套。」美人笑道：「以賤妾忝容，若要美人局騙人，難道天下就再無豪華公子，俊俏郎君，設局騙他，却恰恰在此等候你四個過路化齋的和尚來局騙？况又無牽紅線人物，益發不消說起，怎不自揣出此狂言！我此舉也是污穢難當，不得已之事，怎為局騙？」小行者笑道：「若打官司，就是對頭不妨口角，既要議婚，便是親家，只須好講。依我說，且解放了你女壻，大家吃早齋再處。」美人道：「撒手不為姦，齋是請吃，只是解放不得。」小行者道：「娘子十分老到，是個慣家，便拴着吃不妨。」大家吃完了，美人道：「齋已吃了，還是怎麼講？」小行者道：「沒得講，我細想來，那有個既做了和尚，又重新替人家做女壻的道理？就曲扯着做成了，也要惹人笑話！你莫若另選高門，還讓我們去拜佛求解罷。」美人聽了大怒道：「好德懶和尚！你說我以美人局騙你，尚未騙得分毫，你到以和尚局先騙了我的齋，吃完了，却又說此無情無義之話！你思是我寡女家好欺負，故放刁撒賴，且看你去得去不得！」因叫人先將前後門關得鐵桶相似，又叫幾個粗婦人將汗巾解開，放了侍兒，將他師徒四人送到一間土庫樓下，封鎖起來道：「你這些無情沒福的和尚，我也沒工夫出醜現羞與你打官司，只將你悶閉在此，做幾日餓死鬼，出我這口惡氣罷。你若回心轉意，便另有商量。」唐長老坐在裏面，聲也不做，美人見無人回答，又帶壞帶罵的亂了一回去了。唐長老默坐了半晌，見外面人去了，方埋怨豬八戒道：「佛家弟子，怎做此污事？」豬八戒又指天發誓道：「我若有此事，天雷打殺！這都是那淫婦妖精要嫁師父，故捉弄我做個出頭。」唐長老道：「就無此事，他却借此為名，將我們悶閉在此，却怎生得能出去？」豬八戒道：「他不過是幾個女子，這門又不是鐵葉打成，銅汁封鎖，我

們弟兄三個一齊動手來，便輕輕打開去了。直坐甚麼？唐長老道：「這女子昨夜備那樣的盛齋，款待我們，又鋪設那樣床帳，請我們歇宿，你又頂着此污穢之名，他一時之氣，將我們關鎖在此，也不爲過。你還要行兇打開了門去，如此設心明日怎到得靈山見得我佛？」沙彌道：「師父說得極是，只是又不打門，又不就親，却怎生能毅出去？」小行者道：「你們不要性急，且略坐坐，等我弄個手段，包管他自來開門，請我們走路。」唐長老道：「徒弟呀，任你如何作爲，只是不可傷人。」小行者聽了點頭道：「這方是慈悲。」因將身一縱，遁了出去。跳到空中，拔下一把毫毛，在口中嚼碎，吐將出來叫一聲：「變！」竟變成了一羣獵戶，二三百人，在生香村口鳴鑼擊鼓，吶喊搖旗聲張，是奉國王之命，要捉拿「麝鹿」。割取「臍香」去合「春藥」。美人與衆侍兒聞了此信，嚇得魂不附體，欲往後村去躲。又聽得衆獵戶四處圍得水泄不通，逃走不出，大家慌了手脚，只得聚在一處，相抱痛哭。小行者見他如此光景，因落下來走到面前說道：「娘子們也不必悲傷，也不須着急，這事我小孫救得你，只要你開了門，放我師父出來，好好送他西行，那些圈套閑話，再不必提起。」美人聽了，忙率衆侍兒一齊跪下道：「若是孫老爺果有本事，救得我家這一場大難，情願送老爺們西行，斷不敢再萌前念！」小行者道：「既已說明，快去開門，請出我師父師弟來。」美人恐怕獵戶逼入村來，忙將土庫門開了道：「唐老爺，豬老爺，沙老爺，快請出來，不可誤了西行。」唐長老師徒三人摸不着頭路，也不敢回言，只得走了出來。小行者就叫豬一戒去挑行李，沙彌去牽馬，大家都走出門外，扶了師父上馬，就要走路。美人慌忙跪下道：「孫老爺原許救我們大難，萬萬不可失言。」小行者將身一抖，把毫毛收上身來，因說道：「我怎肯食言？那些獵戶我已打發他去了，你快些起來，照舊去安居樂業。」美人猶沉吟不語，小行者道：「你不信，叫人去打聽打聽就知道了。」美人忙叫人四下去打聽，俱回來說道：「初時無數獵戶，搖旗擂鼓，如今一霎時影也不見了。」美人與衆侍兒聽了，方大喜道：「原來四位俱是活佛，一時妄想罪過，罪過。」小行者道：「你等久已修成，若再能悔過，把那香氣收斂些，我保

你永遠不逢此難！慎之慎之！美人與侍兒再三拜謝而去，師徒們方放馬西行。正是：

戲將暮四朝三術，點破冤家歡喜心。

唐長老此去不知又何所遇，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歸井一心 掃除十惡

詩曰：提到人情總大差，盡皆厭臭把香誇；誰知百畝田中糞，力勝三春園裏花。

又云：薰香固是老天生，獷草何非地長成；若是人心偏愛惡，斷然天地有私情。

話說小行者用獵戶之計，驚起一羣麋妖，扶唐長老上馬西行，唐長老滿心歡喜道：「你怎知他怕獵戶？」小行者就將去竊聽，是他自說出圈套，一戒，并溫柔國王要遣獵戶捉拿，麋香之事，說了一遍。一戒道：「阿彌陀佛！這會兒方纔明白，我猪一戒是個坐懷不亂之高僧。」大家說說笑笑，又行了無數程途。唐長老在馬上，忽聞得一陣臭氣，劈面沖來，忙用袖將鼻頭掩住道：「徒弟呀！是那裏來的這等惡臭？」猪一戒道：「果然臭得難當，想是人家在那淘糞。」小行者道：「你們一心作主，只辨走好，怎容鼻頭這等生事，前日爲愛聞香，惹出一場瀟來，今日却又嫌臭，又不知要臭出甚麼事樣來呢？」唐長老道：「非是我們惹事，其實這惡臭難聞。」小行者道：「既是難聞，就不去聞他罷了。」唐長老道：「誰去聞他？他自生聞耳。」小行者道：「生滅由他，何以謂之不聞不見？」唐長老道：「徒弟也說得是，既然如此不消掩鼻，只要掩心了。」小行者道：「心掩便掩不住，莫若以不掩爲掩。」走着大家閑論些佛法，又走了一程，當不得一陣陣只管臭來。小行者道：「怪不得師父果然這種氣味甚惡。」說不了，早望見一座黑沉沉昏慘慘的凶山阻路，怎見得那山兇惡，但見：

峯如狼牙，石似鬼臉。狼牙峯密雜，高排潭似豹虎蛟龍張大口；鬼石臉亂叢叢堆列，猶如魍魎鬩巖現。

真形。樹未嘗不蒼，木未嘗不翠，只覺翠蒼中間橫戾氣；日未嘗不溫，風未嘗不和，奈何溫和內裏帶陰光半山中亂蹤躡，時突出一羣怪獸，深林裏寒颼颼，忽捲起幾陣狂風，濃霧漫天，烏雲罩地，望將來昏昏慘慘，真個怕人險梯登空，危橋履澗，行入去滑塌場，真驚破胆。大一峯，小一巒，數一數，足有萬山，遠百尋，近百尺，量一量，何止千里，大不容小，細細流泉，盡作江海奔騰之勢，惡能變善，嚶嚶小鳥，皆爲鴟梟兇惡之鳴。相地居人，盡道是虎狼窟穴，以強欺弱，竟做了妖怪窠巢！

唐長老看見山形兇惡，因叫道：「眞！你看前面那座山張牙舞爪，像個怪獸一般，此中決非佳境，入去須要小心。」小行者道：「這山果然奇異，師父請下馬路，傍歇一歇，待我去打聽打聽，看是如何。」沙彌聽了，忙扶唐長老下馬，座於道傍；小行者因走到山前，四下一望，並不見有一個人家，無處問信，因捏一個噀字訣，叫聲：「土地何往？」叫猶未了，只見傍邊閃出一個白鬚老兒，跪在地下道：「本山土地在此，不知聖僧有何吩咐？」小行者大喝道：「好毛神！你既管一方之事，我與唐聖僧入境，就該遠接，怎直待呼喚方來，該得何罪？」土地道：「此非小神之罪，聞知唐聖僧居心清淨，不喜役神，值日功曹與丁甲諸神，並不會差遣，故一路來山神土地恐驚動聖僧，不敢迎接，惟在暗中保護，有事呼喚，方敢現形。處處如此，小聖爲何獨責小神？」小行者道：「既說個明白，不罪你了，只問你前面這座山叫做甚山，怎麼形像這等兇惡，內中多少妖精，妖精叫甚名字，有多大本事，還是久占此山的？還是近討纔有的？須細細說來，若有一字差錯，取罪不便。」土地道：「這座山，稟天地陰陽之氣，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與焉，未嘗無功於天地，只因得氣粗浮，生得古怪稀奇，弄成此惡形，故取名的只觀形不察理，就叫他做個惡山。山既負此惡名，仙佛善人，誰肯來往？故來往的都是些惡妖惡怪，初時止不過一兩個，如今以惡招惡，竟來了十個，故這山又添叫做十惡山。山中自有這十個惡妖怪，不是這個捉人來蒸，便是那個拿人來煮，故這十惡山方圓數十里內，都弄得人烟斷絕，連小神的住居也無處。小聖保唐聖僧過去，也須仔細。」小

帶了一羣妖怪，提着刀趕出山來，迎着他師徒四人，也不管好歹，竟一個個盤陣，將他四人圍在中間，衆妖且不好說廝殺，先這個嚷道：『馬上的白淨細嫩，好蒸了吃！』那個喊道：『長嘴大耳的肥胖，有肉頭，有油水，煮了吃好！』又一個指着沙彌道：『這個黑皮黑骨，須醃一醃，方有味！』又一個指着小行者道：『這個人一條筋，一把骨，全沒肉采，只好剷碎了，連筋帶骨炒起來下酒！』小行者聽了，笑說道：『好妖精，你想要吃我們哩！吃到好吃，只怕有些扛牙！』豬八戒聽了，滿心大怒，那裏還忍得住，放了行李，掣出釘耙，先照着指道說的那個妖精當頭一築，就築了個九孔流膿，因說道：『好妖精，你要害我，到不如趁新鮮，自家去煮了吃罷！』那殺惡大王看見，急得他暴跳如雷，大聲喊道：『好兇驢！我大王未嘗傷你，你轉傷我士卒，世界反了！不要走，吃我一刀！』遂舉刀照豬八戒頂梁骨砍下，豬八戒用釘耙架住道：『你倚着你是個惡大王，這般狠麼？誰知你惡貫滿盈，却晦氣撞死在我善和尚手裏！』殺惡大王聽見了，益發怒氣冲天，咬牙切齒道：『我不拿你，這說嘴的禿驢碎尸萬段，誓不在十惡山爲王！』復舉刀又砍。豬八戒道：『莫怪了！』遂舉耙相還，兩個人搭上手，扭做一團，攪做一處，一來一往，就鬪了二十餘合。殺惡妖見殺了半晌，討不得便宜，便回過頭來一點，要招呼衆妖齊上，小行者恐怕衆妖上來，一戒有失，忙持鐵棒轉到殺惡大王身後，去邀截衆妖。殺惡妖瞥見小行者在身後一閃，只道去暗算他，忙回過身來，照顧不妨，豬八戒飛身一耙，就築個從頭至脚，衆小妖正往前幫，忽見大王一耙築倒，嚇得魂飛魄散，屁滾尿流，喊一聽：『不好了！沒命的都往山裏奔去。』因一時無主，便分到各惡大王名下，報說道：『禍事到山前來了，四個狼和尚，一個使一條金箍鐵棒，一個使一柄九齒釘耙，十分利害，殺惡大王與他殺得幾合，早被他一釘耙築得稀爛！』那九個惡大王聽了，俱不肯信道：『那有此事！』衆小妖道：『那四個和尚，現在山前，大王不爲，請去一看，便見明白！』衆惡妖聽了，俱要來看，惟有劫惡大王與殘惡大王、忍惡大王的巢穴，俱在山東南上，因近些，先帶領衆妖一齊俱到山前，早望見三個步行和向擁護着一個騎馬和尚，正與與頭頭策馬進山。三

妖大家商量道：「這等四個和尚能有多大本事？就把殺惡大王築死，我想還是殺惡大王一人欺敵，被他暗算了。如今我們三人須一同出去，不要與他打話，只是鎗刀劍戟一時齊上，包管他支持不來，落在我們手裏。大家分去受用。」三妖計算停當，遂鳴鑼擊鼓，吶喊搖旗，擁出山來。竟望着他師徒四人殺來。劫惡大王是一桿長鎗，惡狼狠照小行者當胸刺來。小行者看見忙用鐵棒抵住。殘惡大王使一柄宣花斧，急忙照豬一戒劈頭砍來，豬一戒看見忙用釘鈿相迎。惡惡大王是兩把龍虎寶劍，雄糾糾向唐長老殺來。沙彌看見只得放下行李，掣出降妖禪杖交鋒。一霎時三個惡妖魔與三個狼和尚，在山前賭鬥，却是一場好殺。但見：

三對敵頭，六般兵器。三對敵頭，對對逞英雄豪傑；六般兵器，般般顯利刃強鋒。惡以惡爲強，將欲殺盡善人方遂志；善以善爲寶，誓言除盡惡黨始成切。故鐵棒當頭，釘鈿劈面，禪杖攔腰，不曰殺人而曰慈悲；寶劍交飛，越斧橫施，長槍直刺，不曰行兇而曰應規。只道要食人之肉，以生己肉；了不動心，誰知未殺人之身先自殺其身。直在轉眼，戰不容情；當我鋒者，盡是冤家；殺難論理，血吾刃者，無非惡鬼。不後不前，恰恰相逢；夾路或生或死，斷斷不得開交。

六人三對，捨死忘生，殺了半日，直殺得塵土蔽天，烟雲障日，並不見輸贏。又鬪了幾合，畢竟小行者手段高強，鬪到緊急處，忽賣個破綻，將身一撒，那劫惡大王不知是計，慌忙趕上一鎗，不期小行者扭轉身一讓，讓過鎗頭，就趁勢當頭一棒，正打個着，只打得腦漿迸，萬顆桃花，牙齒飛一堆碎玉。早已嗚呼殘惡，惡惡二大王一驚，手脚無措，只得虛幌一斧，假揮雙劍，敗下陣來。往山中逃去，逃到山中，二人商量，忍惡妖道：「這三個和尚力氣又大，兵器又兇，難以力取，必須以計拿他方妙。」殘惡妖道：「有何妙計？」忍惡妖道：「我想山外拿他空曠，的必須賭鬥，莫若優旆息鼓，讓他進山，待他走入夾壁峯時，你一人在前，將石塊塞斷他的前路，我一個在後，將石塊阻他的後路，使他前進無門，後退無路，不消數日，不怕不餓死在夾壁峯內。你道此計好麼？」殘惡聽了鼓掌大

響道：「妙計！妙計！」遂一面令衆妖俱躲在山坳裏，搬下石頭伺候斷路不題。

却說初時豬八戒築死了殺惡大王，小行者今又打殺了劫惡大王，弟兄們志氣揚揚，竟扶唐長老上馬進入山來。唐長老對小行者道：「徒弟呀，你們有本事打死了兩個妖精，固爲可喜，只怕他山中妖怪還多，須要小心隄防。」小行者說道：「我想這些妖怪，聽見我們鐵棒釘鉅利害，只怕也不敢出來了。師父只管放胆前行。」唐長老見小行者說得容易，便也欣然策馬而行。不一時進了山口，初時在山外遠望，還只覺山形有些怪惡。及走入山來，不但山形怪惡，只覺陰風寒氣，吹得人肌骨慄慄。起初在山外雖聞臭惡之氣，却止是一陣陣，及走到山中，便如入鮑魚之肆，竟連身體都薰臭了。唐長老無法奈何，只得忍耐而行，却喜得走了二三里，並無一個妖精，心下暗想道：「小行者之言不虛。」又行不得半里，忽見兩邊峭壁立，就似夾成的一條長巷，因勒住馬道：「此中山崖陡峻，路徑全無，莫非不是路。」小行者道：「師父只管信步前行，自有去程。是路不是路，無非是路，問他怎的？」因將馬加上一鞭，早已師徒四人趕着，奔入夾壁峯來。纔走不上一箭多路，忽聞得後面喊聲如雷，急回頭看時，只見無數妖精，挑泥運石，一霎時已將後路塞斷了。唐長老吃驚道：「我就道這路有些古怪，今果然中了妖精之計，竟將後路塞斷，却怎麼處？」小行者道：「我們又不生退心回去，任他塞斷，與我何干？我們好歹只努力前行，包管有出頭日子。」唐長老沒法奈何，只得策馬又行了七八里路，到了夾壁峯出口所在，早已亂石堆砌得水泄不通。豬八戒道：「師兄只管叫走，如今走了個盡頭路了，却如何處？」小行者道：「行到水窮，自然雲起，賢弟不消慌得。」唐長老道：「徒弟呀，莫怪他慌，這夾壁中前後塞斷，莫說無處棲身，就餓也要餓死。」沙彌道：「餓是餓不死，若要棲身也還容易。一路來看見這夾壁中樹木廣有，野菜甚多，砍些樹木搭個篷兒，就可棲身。挑些野菜煮做菜羹，便可充飢，愁他怎的？」唐長老怒說道：「大家在困苦中，須商量正事，怎麼說此油膩？」豬八戒道：「正路俱已塞斷，就搬開石塊，定也有人把守，莫若開個傍門轉出去罷。」小行者道：「一走傍

門，便非大道。」猪一戒道：「傍門走不得，不如大家用力在地下挖個狗洞鑽出去罷。」小行者道：「和尚鑽狗洞，益發使不得。」猪一戒道：「傍門走不得，狗洞又鑽不得，除非借一張上天長梯子扒了出去才好。」小行者道：「好到好，只是世間那有上天梯？」猪一戒道：「這不好，那不好，你却怎麼處？」小行者道：「吾按以善攻惡，不如以惡攻惡。依我算計，師父請寬心坐坐，以逸待勞，等我掉三寸不爛之舌，游說各妖，使他自相吞併，殺得一個是一個，殺得兩個是一雙，倘能殺盡走了，撥開石塊，走路省許多力氣。」唐長老道：「這些妖精定是同惡相濟，如何肯自相摧殘？」小行者道：「師父有所不知，凡惡不足，便求相濟，這些妖精惡已盈了，必妒忌相吞。」唐長老聽了點頭道：「徒弟呀，你雖說得有理，只是此去你以一身而入衆妖之穴，我未免挂懷，須要仔細。」小行者道：「不打緊，師父只管放心。」又吩咐猪一戒與沙彌道：「倘師父餓了，可將帶的乾糧取出澗水充飢，我去就來。」因將身一縱，跳出來壁峯頭，向前一望，只見殘惡大王領着一羣小妖正在夾壁峯口密密雜雜圍得鐵桶相似，只等裏面餓死方好下手。小行者看得分明，便不驚動他，只望臭氣濃處而來，知是妖精巢穴，使落到穴前叫道：「裏面有人麼？」早跑出四五個小妖來，看見小行者是個和尚，便你扯我拽道：「你是和尚，怎敢在我大王洞府門前大呼小叫？」小行者道：「你們不要扯掉，我是來獻美食與你大王受享的，快去通報，你若報遲了，我就到別洞去獻了。」小妖將小行者估一估道：「我看你尖嘴縮腮，猴頭猴腦，皮肉也粗糙，又瘦怯的，也只好隨常將就吃罷了，怎叫做美食，敢求獻與大王？」小行者道：「雖然樣兒吃不得的，還有絕美的未曾獻來。」小妖說道：「這就是了！」因走進去報知反惡大王道：「外面有一和尚來獻甚麼美食。」反惡大王道：「方纔有人來報，說有四個和尚入山，先用釘鉞築死了殺惡大王，後又用鐵棒打殺了剗惡大王，說得十分兇狠。我正想去拿他，爲何又有和尚來獻美食，快叫他進來，待我細問。」小妖慌忙出來叫了小行者入去，反惡大王一見了，小行者，就問道：「你是那裏來的和尚，獻甚麼美食？」小行者假作慌張道：「小和尚有一個師父名叫唐大顯，

他是中國人，生得又肥又白又細又嫩，人傳他是佛祖轉世，大有根氣；吃他一點血，延生萬載，吃他一塊肉，壽享千年。今奉唐天子之命，差他往西天拜佛求解，路過寶山，倚着他徒弟豬八戒沙彌有些木事，過山時竟行兇打殺了兩個大王，只說打死了兩個無人報仇，就好快活過山。不期這山中大王多，又惱了一個殘惡大王，一個惡大王，商量了一條計策，將我的師兄，并豬八戒沙彌引入夾壁峯中，却用石塊將前後俱塞斷，弄得成釜中之魚，粘上之肉，眼見是殘惡忍惡二位大王口中之食了。這二位大王既得了唐僧這樣美食，到來也殺了，却有貪心不足，還將我們徒弟都吃盡，故小和尚不服，因扒山越嶺逃走出來，報與大王，大王既與殘惡忍惡二位大王同爲此山之主，豈可讓二人獨享，也該去求他分些延年益壽，只要大王饒了小和尚之命。」反惡大王聽了大怒道：「好潑魔！既有這美食到山，就該大家分吃，你二人有甚麼本事，就思量困倒這和尚瞞着我自吃？」就要領兵去與他廝殺。小行者道：「若領兵與他廝殺，便要費力，莫若只帶幾個心腹走去，只說幫他圍守，求他分些餘惠，他自然不疑大王，取便將他們一刀殺了，豈不省事？」反惡大王聽了大喜道：「你這和尚到也中用，有些計算，待我殺了他們二人，就留你貼身伏侍罷。」小行者道：「多謝大王。」反惡大王說罷，就手提了一把短刀，帶了十數個心腹小妖，竟往夾壁峯來，闖入營中。看見殘惡大王笑說道：「好同山朋友，有此美食，怎不通知衆人一聲？」殘惡大王道：「方纔困住，尚未捉倒，捉倒自然相請。」反惡道：「不消請，特來相幫去捉，捉倒了方好分食。」殘惡大王不防他有心，任他走到面前，不期走近面前，就順手一刀，早已連肩帶臂劈倒在地。衆小妖嚇得魂胆全消，跪在地下，只是磕頭求饒。反惡大王道：「與你們無干，我不殺你，只要你圍好夾壁峯口，不許亂傳。」衆小妖領命緊緊圍着，反惡大王大喜道：「這美食眼見是我與忍惡大王分吃了。」小行者道：「此時忍惡大王尚未知道，何不如此結果了，便是大王獨享。」反惡大王大喜道：「有理。」忙又轉到來壁峯後來，哄忍惡大王道：「適蒙殘惡大王相招，說因倒了和尚，來請我同享，又恐怕到前邊捉急了，往後路突出，故又挽我來幫。」

着。『忍惡妖道：』突是突不出，幫也不消幫，但你自知風來了，多寡也要分些你吃！斷無空還之理。若要一樣，却無此理。』反惡大王道：『誰望與你同分，但恐怕山中諸王聞知，都要來分。』忍惡大王道：『他們如何得知？』反惡妖用手一指道：『你看那邊來的，豈不是他們？』哄得忍惡妖回頭看時，反惡妖就乘勢一刀也將忍惡結果了。因說令衆妖道：『倘有不服者，以忍惡大王爲例！』衆妖只是磕頭，誰敢不服？反惡大王滿心歡喜，因對小行者道：『虧你有算計，這夾壁峯中美食，讓我獨享了。』小行者道：『是便是了，却還有三分不穩。』反惡大王道：『怎生不穩？』小行者道：『這夾壁峯中的和尙，要等他餓死才殺，也有兩三日。倘或山中各大王得知了，風聲都走了來爭，縱不全與他，多寡也要分些去。大王指望獨吃，我所以說是不穩。』反惡妖聽了躊躇道：『這却如何處治？還有一甚麼好算計？』小行者道：『算計是有，只怕大王名雖爲惡，還是虛名，未必有那第一種毒的心。最凶殘的辣手。』反惡大王笑道：『像我這等吃人不皺眉，殺人不眨眼，也要算惟我獨尊了。』小行者道：『卽是獨尊，爲何這山不叫獨惡山，却叫做十惡山？這山中爲何不是大王一人獨霸，却瓜分與十個大王？』反惡大王聽得羞了滿面通紅道：『這等看起來，我一生爲惡，尙未出人頭地，真要羞死！』小行者道：『大王不要羞，這不是大王沒得惡心惡力，只是大王惡算計差些呢。』反惡大王道：『有甚好算計扶持我做了第一個惡大王，我便封你做個助惡大功臣，食半山之俸，標名在凌烟閣上。』小行者道：『俸是不指望，我小和尚也只圖個惡名兒，這吳萬年罷了。大王若依我算計，趁此時衆大王尙未知此消息，可這能事小妖，分頭去請衆大王，只說困倒了南來求解的聖僧在夾壁峯，請衆大王去同享。衆大王聞知，必歡喜而來，等他來一個，大王就殺一個，衆兩個，大王就殺兩個，殺完了這五個大王，不但此美食是大王獨用自享，連此山也是大王巍然獨占了，豈不快哉！』反惡妖聽了，只是喜得亂跳亂亂叫道：『好和尚！好和尚！我反惡大王做了半生惡妖精，也不似你善和尚這等惡的盡情就依你行！』隨叫了五個能事小妖，分頭去請小行者。臨行時又吩咐道：『你可說這聖僧是罕物，只』

說自草，不得分散衆人，叫少帶人來。」小妖會意去請，原來這座山週圍足有千里，衆妖你東我西各據一方，有近有遠，雖同時去請，却不能一時同來。也有聽見說吃聖僧肉延壽的，恐怕遲了，隨着請的人就來，也有聽說和尚困在夾壁峯中，未曾捉倒了，恐怕早了要等，因裝腔慢慢來的。惟反惡大王是住的最近，故請不多時，就早早來了。剛剛走到面前，話也未及說得一句，早被反惡妖一刀，斷送了性命。跟來小妖都被拿下，捆在洞口。一面將尸首移開，正收拾得完，恰好暴惡大王也來了。反惡妖此時已連殺三惡，手兒滑了，看得殺人甚是容易，迎得暴惡入來，讓他先走，就身後趕上一刀，那暴惡妖惡了一世，到此跳也不會跳得，一跳早已被人暗算了。反惡妖一面又叫人收拾過，不多時，唐惡妖來到，也是一樣結果了。反惡妖一連除了五妖精，心下甚是歡喜，對小行者說道：「你這和尚真好算計，七個已除了五個，只剩得兩個，不過吹灰之力了。」正說不了，忽報暴惡大王與逆惡大王兩個會齊一同來了。反惡妖聽了，大驚道：「一同來如何下手？」小行者道：「不打緊，大王只消先叫人報說和尚在後山築石要走，哄開了一個，這一個便好下手。」反惡妖大喜道：「有理有理！」不多時，暴惡逆惡二妖到了，反惡妖接住逆惡妖先說道：「大王費心，捉了和尚，我們無功，怎好來同享？」反惡妖道：「若是等閒凡人，也不敢相邀，只因這和尚是聖僧轉世，肉能延壽，故不敢獨吃。」正說未完，只見幾個小妖來報道：「夾壁峯的和尚已死了一個，那兩個走了，曉得現山有人把守，後山無人，如今在那裏用釘鉗鐵棒築石塊，大王去拿他。」反惡妖假驚張道：「前山要緊，我要在此守護，却怎生好？」暴惡大王道：「正愧無功，不好受祿，待我去看看也助一臂之力。」反惡妖假喜道：「妙是極妙，只是怎好勞客？」逆惡妖道：「待我去效勞罷。」暴惡妖道：「你在此相幫，也是一般。」說罷，就抽身去了。反惡妖見暴惡妖去了，趁逆惡妖一個眼錯，就攔腰一刀，斬做兩段。恐怕人多泄漏，連忙提刀趕上，暴惡大王叫道：「請大王回來了，前山有人照管，後山路遠，還是我去罷。」暴惡道：「便同去走走何妨？」反惡妖道：「即同去等我同去。」惡暴妖不知是計，更不回頭，只立住脚等，不期反惡妖趕

到背後，照頸項一刀，早已人頭落地。反惡妖既除了衆惡，滿心快活，一路哈哈大笑回來。對小行者道：「這些算計，實實是你的功勞！我不負你！我如今既爲一山之王，就封你爲黨兇助逆萬惡大和尚好麼？快快謝恩！」小行者道：「謝恩且慢，還有話說！」反惡妖道：「還有甚說？」小行者道：「我想這許多惡大王哄騙殺了，自然要到陰司閻王處告理，大王雖不怕他，他們纏纏擾擾，終不能安，莫若趁他初死，待我小和尚與你們懺悔了他們的罪過，來使他們死而無怨，大王也得安享了！」反惡妖聽了大喜道：「你這和尚，真是有些妙處，又會叫人殺人，又會替我懺悔，但不知懺悔是怎探？」小行者道：「大王只朝天下跪了，待我懺悔與你聽！」反惡妖道：「我一個大王，怎肯下跪？」小行者道：「莫說是王，就是皇帝郊天，他要跪的。」反惡妖道：「既該跪，我就跪！且看你怎生懺悔！」遂老老實實跪下，小行者因即取出金箍鐵棒，指着天祝讚道：「篡惡不忠該殺，大王殺的是無罪，逆惡不孝該殺，大王殺的是無罪，暴惡虐惡不仁該殺，大王殺的是無罪，殘惡忍惡不慈該殺，大王殺的是無罪，叛惡不義該殺，大王殺的是無罪，反惡與叛惡同罪該殺，求上天赦了罷！上天有旨，不惡不赦，着孫履真打殺罷！」反惡妖聽見說：「着孫履真打殺！」慌忙跳起來要走，早被小行者提起金箍鐵棒照頭一下，打成肉醬。衆小妖看見嚇得四散要跑，小行者攔住道：「我不打你，只快快開路！」衆小妖無法，只得上前搬去石塊。豬一戒與沙彌聽見外面石塊響，也就從裏面出來，不一時內外夾攻，依舊現出一條大路。大家相見，小行者就將前事細說一遍。唐長老贊羨不已，打算上馬走路。忽山傍閃出土地來拜道：「這等十惡非小聖大力，萬萬不能掃除！」小行者道：「我旣已掃除，你須時時斬削，不可使惡念復萌！」土地領命，他師徒方策馬出山西行。正是

一心能向道，萬惡自消除。

不知唐長老此去又是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唐長老眞屈眞消 野狐精假遭假騙

詩曰：秦州牛吃草，益州馬腹脹；天下冤醫人，豕豬在臂上。
續曰：嗷人偏會說，聾人偏會聽；何況不聾聾，幾時得清淨。
又曰：農夫獨耕田，天下人吃飯；民立久已忘，帝力又何憾？

唐長老與小行者豬一戒沙彌四人歸并了一心，遂掃除十惡，一時功業幾同於上天之無臭，大家歡歡喜喜，依舊西行。一路上檢點程途，早已行過了一半，十分得意，便不覺有餐風沐雨之辛苦。又行了月餘，忽望見一座城池，唐長老道：「前面城池高大，想是帝王都會，不比行山野之處，進去須要小心謹慎，先問他國名禁約，好去倒換關文。」大家應諾，不一時到城下，細細訪問，這國叫做上善國，雖在西土，實乃衣冠文物之邦。况又君明臣賢，治得國泰民安，十分豐庶。唐長老聽得歡喜，遂策馬入城，尋問着館驛，就入去借住。驛官出來迎着，看見唐長老模樣，便大驚問道：「老佛何來？」唐長老道：「貧僧東土大唐國來，奉旨往西天見活佛求真解，今到貴國，不敢徑過去，要見國王倒換關文，敢借貴驛少息。」驛官聽了，又將唐長老細細看道：「老佛果從東土來的麼？只怕還在西方久住的。」唐長老道：「有關文，明早要入朝倒換關文，怎敢妄言？」驛官道：「既遠來請館後素齋。」一面遂邀唐長老并小行者豬一戒沙彌四人入去。一面就說道：「請四位安坐，就備齋來，小官有些薄事，不能奉陪，萬望恕罪。」唐長老道：「既有公宥，但請尊便，我自坐不妨。」說罷，驛官就出去了。不多時，見有許多青衣的走來，只說尋驛官討夫馬，又將唐長老細看了一番去了。不多時，又有一位官長，走進來對着唐長老拱拱手道：「老師父從何處來？」唐長老忙起身問訊道：「貧僧東土來。」那官長又將唐長老看了兩眼，因搖搖頭道：「爲何轉從東土，未必未必。」說完又去了。小行者道：「這些來人都將師父估計，定有緣故。」豬一戒道：「有甚緣故？不過認認真真，好請去吃齋。」小行者道：「不像個謂吃齋的光景，只怕凶多吉少。」沙彌道：「這又不是田哥，恐怕有甚妖精。此乃帝王蓋殿之下，法度森嚴，我們又不是歹人盜賊，有甚凶事？」弟兄們正是說未

完，忽聽得館驛外鑼鼓喧天，人聲汹汹，早有兩個文官，兩個武將，領着二十四個錦衣花帽校尉，一齊湧入，也不問緣由，竟將唐長老捉下，用粗繩緊緊綁了。唐長老忙問道：「貧僧初到貴國，又不曾犯罪，為何綁我？那兩個文官道：『好活佛，你做的事，你難道不知，還要假辨些甚麼？』唐長老道：『貧僧乃東土往西天過路的人，才到此寶方，曾做何事，實是冤枉！』那武將道：『明明是你這妖僧，怎為冤屈？』唐長老道：『天下僧人頗多，何以見得就是貧僧？』那文官又道：『你道沒有證據麼？』因叫人役取過一幅像圖來，上面畫一個和尚，就與唐長老一般模樣，因指着與唐長老看道：『你且自看看，是你不是？』還要領到那裏去。唐長老看見，嚇得口啞無言，只得點點頭嘆息道：『冤家呀，冤家真屈殺貧僧也！』小行者見圖畫相同，因上前說道：『既圖畫相對，師父辨也無用了！只請問四位大人，如今綁縛家師那裏去審？』文武四官員齊道：『如此大事，那個衙門敢審？只要帶你到御前，從萬歲爺親問哩。』小行者道：『師父既是入朝見駕，我們少不得倒換關文，就順便去走一遭也罷。』唐長老道：『入朝見駕是免不得的，但不知是甚冤屈事，恐難分辨。』小行者道：『虛則虛，實則實，有甚麼難辨？等我隨師父去就是了。』唐長老無法，只得任眾校尉綁縛了，簇擁着入朝。

原來上善國王，是個少年太子，纔十八歲，為人至孝，又甚英明。只因皇太后好佛，在後宮造了一座佛樓，叫待度樓，供奉着三世諸佛，日日在內香花燈燭，念經拜禮，以為必要成佛。如數年忍耐，一日白晝現出一尊佛來，自稱古佛，因鑒太后焚修心誠，故來度他。自此之後，時時見形，隨人瞻仰。有時說些禍福，又甚靈驗，有時顯些神通，又甚可異。哄得太后信以為真，每日癡癡迷迷，只指望上天。上善國王心知其非，每每泣諫太后，只是不聽。忽一日古佛又到了樓上，命太后竟斥退了眾宮人，閉上樓門，親自說法。上善國王聞知，急急走來看時，忽下了一場花雨，又起了一陣香風，上善國王急急趕入樓中，已不知太后被那古佛攝到那裏去了。因急命有司與兵將畫影圖形四境搜訪，並無蹤跡。上善國王思想母后連朝也不上，每日只在待度樓中痛哭。已將一月，這日忽內

臣來報說道：「那假佛的是個妖僧，已被文武緝事人等捉獲着了。」上善國王問道：「如今在那裏？」內臣道：「現在朝門外，候萬歲爺去親審哩。」那上善國王聽了又驚又疑，立時親御便殿，命將妖僧解了進來。此時大小臣僚皆來隨駕，不一時，二、四個校尉將唐長老綁縛了直帶到丹墀之上。國王忙睜眼一看，卽連連點頭道：「正是他，正是他。」因問道：「你這妖僧實叫何名？怎敢擅變古佛，蠱惑太后？今又將太后攝藏何處？實實招來，免勤刑法。」唐長老大叫道：「貧僧法名大顛，乃南瞻部洲大唐國潮州府人氏，自幼爲僧，素持正教。今奉大唐天子敕命，前往西天大竺國雷音寺拜求活佛真解，以解真經路過寶方，正有關通公文，要見陛下，倒換了，以便西行。行李方纔到得館驛，坐尙未暖，飯尙未吃，曉得甚麼古佛甚麼太后，却被這些人役不由分說，竟綁縛來見陛下。陛下乃明鑒萬里，貧僧實係無辜，懇求加察。」國王笑道：「在待度樓親見你說法談禪，又非他人指稱，還要加察些甚麼？」唐長老道：「外貌雖同，其中實異，這是非同異不加察，何以得明？」國王道：「要加察就先察你，你若果係妖僧，變幻佛容，蠱惑太后，自然要在你身上送還，你若果係東土大唐僧人，偶以面貌相似，誤投羅網，除聞大唐與我上善國相距有四五萬里程途，一路上麗怪不少，若非有德行有手段的高僧，焉能至此？你若果係有德行有手段的高僧，只消替我查出太后的消息下落，你的心迹不辨自明了。今你與他面貌既已相若，他適去，你適來，時候剛剛湊巧，若只以口舌鳴冤，誰肯信你？」唐長老未及回答，小行者因上前一步接說道：「陛下果是個英明之主，說的十分有理。只是陛下既要我們替你找尋太后，須將那妖精來蹤去跡，說個明白，便好去拿來與陛下正罪。」國王正與唐長老問訊，忽見小行者鑽出來對答，又見他生得雷公嘴長耳，獠猴子一般，不覺吃了一驚，道：「朕審問妖僧，你是甚人，敢出來多嘴？」小行者道：「小和尚叫作孫小行者，就是他的徒弟。因陛下問及德行，實不瞞陛下說，家師實有些德行，小和尚頗有些手段，不是多嘴，陛下何以得知？」國王聽了大喜道：「原來你有些手段？」小行者道：「予已先說明若沒有本事，拿不得妖精，也不得到此處了。」國王

道：「你雖會拿妖精，只是妖精也有幾等，你却怎生去拿？」小行者道：「只要陛下說個影響，若是鬼妖，去問國王拿，若是仙妖，去問老君拿，若是佛妖，去問如來拿，若是上界星妖神妖，去問玉帝拿。」國王見他說話荒唐，因沉吟道：「你這和尚，莫非有些瘋病麼？」小行者道：「小和尚從來不曉得害病！」國王道：「非瘋病，爲何說出瘋話？」小行者道：「是瘋話，不是瘋話，且莫管陛下只說那妖精怎生騙太后，說個始末緣由，等我拿他來便曉得了。」國王半疑半信，因將太后好造佛樓，并妖怪變佛現形，又下花雨，將太后攝去的事情，細細說了一遍。小行者聽了道：「這也不是甚麼鬼妖，仙妖，佛妖，星妖，神妖，却是太后妄想成佛，勸了貪心，起了邪念，附近山中妖怪聞知，假變佛形，來蠱惑攝去，皆小小幻術耳，不足爲奇，等我拿他來，與陛下細審看是也不是。」國王道：「你若果有手段，拿到妖精，救回太后，朕當傾國重謝，決不食言！」小行者道：「我們和尙家要甚麼謝？只要陛下鬆了師父，請他吃些齋飯，就罷了。」國王道：「莫說是吃齋飯，便是筵席，也容易只是鬆了綁，恐他一時下起花雨來走了，却如何處？」小行者笑道：「陛下只道一條繩子綁着我師父，便可牢固監守，不知此皆我師父有德行，尊賢王的法度，甘心忍受，若果要走去，有何難哉？」因用手將唐長老身上一指叫聲：「斷！」那些橫細纏縛的麻繩，早已像刀割的一般，皆寸寸脫了下來，那二十四個校尉，看見恐怕走了，忙要上前捉拿。小行者又將手一指道：「慢來！」二十四個校尉，就像泥塑的，呆呆立住，動也動不得一動。國王看見方大驚道：「原來賢師徒弟，果係神聖之僧，愧朕肉眼不能早識，多有唐突，因命近侍扶唐聖僧上殿來，重新朝拜，拜畢，國王命取錦墩賜坐，因問道：「孫高徒既具此廣大神通，老羅漢定有無邊法力，萬望大發慈悲，使我母子團圓，勝於靈山拜佛。」唐長老道：「貧僧惟有一心，并無寸善，至於找太后，只好小徒效力。」小行者道：「陛下既要我老孫去找尋，閑話不要說了，快差到館驛裏去喚了我兩個師弟來，保護師父，我好去行事了。」國王大喜道：「聖僧果肯慈悲，且請用過齋，再商量。」一面傳旨光祿寺備齋，一面遣內臣去館驛裏請二位聖僧，入朝吃齋。不多時，豬

一戒沙彌都已來了，看師父坐在殿中錦墩上暗笑道：「這國王也是個虎頭蛇尾，起先那樣綁縛拿來好凶惡，不知聽見師父搗了些甚麼鬼，如今却又錦墩賜坐。」內臣引他二人丹墀中立着，因回奏道：「奉旨請的二位聖僧見駕。」因回頭叫他行禮，那獸子與沙彌只朝上作一個揖道：「豬一戒沙彌朝見陛下。」國王看見二人，比小行者人物又醜又惡，不覺神色有異。唐長老忙上前啓奏道：「小徒皆是山中粗蠢之人，只曉得擔負馳驅，並不識朝廷禮度，望陛下赦之。」國王道：「不知禮法，朕不罪他，但唐聖僧法客，怎這般慈善，三位高徒爲何又醜又奇？」唐長老道：「三個小徒，貌雖醜陋，性實真誠。」正說不完，光祿寺報融泄殿齋已備齊了。國王就親起身同到殿中去吃齋，不一時吃完，國王就說道：「方纔已蒙孫聖僧許朕拿妖，但今無蹤影，不知是怎樣拿法？」小行者道：「拿法甚多，一時也說不了，只問陛下這國中左右前後有甚麼出名的高山大川？」國王因宣宰相來問，宰相奏道：「國門之外，在左右前後雖有愛日山，忘憂洞，萱草岩，許多名勝，然俱是一邱一壑，只好供游人四時玩賞，並無深邃之地，可以隱藏。惟去此西南一百餘里，有一座九尾山，甚是奇怪，這座山原從九嶷山發源，一路逶迤蜿蜒而來，到此結了九條龍脈，因不見頭，故稱爲九尾山。這山上有美人峯，妝鏡峯，畫眉峯，點唇峯，拆腰峯，肩並峯，又有羅漢峯，仙人峯，古佛峯，羅刹峯，又有鴛鴦交頸石，龍女合歡松，奇奇不一而足。若除此處再無出名之山了。」小行者聽了道：「不消說是此處了！」因對唐長老說道：「師父請放心在此坐坐，等我去找尋個消息。」一面說，一筋斗早已跳在空中，不知去向。國王看見，又驚又喜道：「原來孫聖僧會騰雲。」豬一戒道：「孫聖僧會騰雲，那一個又不會騰雲，陛下正所謂坐井觀天也。」國王大喜道：「這等說來，連三位也是騰雲駕霧的聖僧了！」唐長老忙回道：「三個小徒實能在空中往來，似貧僧步步實地，還慮難行。」國王聽了，益發起敬，因留在融泄殿閑談不題。

卻說小行者駕雲向西南一路而來，早已望見一帶高山十分奇特，怎見得但見：

虎踞半天，吞吐低昂，識其面而莫測其背。龍來萬里，迢遙起伏，見其尾而不見其頭。自卑升高，上一峯，下一峯，峯峯現奇峭之形，從遠至近，前一嶺後一嶺，嶺嶺作紆綯之勢。長松老幹，蟠結夭矯之虬，喬木縱枝，搖擺做飛騰之鳳。日照晴空，雷響山中，瀑布雲生，陰洞雨噴，石上流泉，秀氣所鍾，遍地靈芝瑞草，靈光不散，滿山異獸珍禽，雲霞縹渺，模糊望去，但看一座高山，岩岫分明，仔細看來，實是九條龍尾。

小行者到得山上，見那山形，盤一條，拖一條，曲一條，直一條，橫一條，豎一條，倒一條，順一條，交一條，宛然九尾。知是此山，因前前後後各處找尋，怎奈山身寬大，洞穴甚多，並無蹤影，只得跳在空中，細細觀看，忽聞一個山坳裏，隱隱有鐃鼓之音，及落下來察聽，又有見一些蹤跡，因沿着一帶溪水，信步走來，忽遠遠望見前面溪口有座大亭子，亭下邊有幾個婦女在那裏說話，要走進前問他，又恐怕驚走了，遂搖身一變，變做個麻蒼蠅兒，一翅飛到前面，只見那幾個婦女雖剃得光光頭兒，像佛家弟子，却一身綾錦宮妝打扮，都在那裏洗摘素菜哩。因飛到一個年老的頭上釘住，聽他說道：「明日佛爺與佛母成了大歡喜緣，你們這些小歡喜只怕要變成煩惱！」一個年少的答道：「我們到未必煩惱，只怕太后不肯做佛母，佛爺還要大煩惱哩！」又一個道：「我看太后的光景，像個斷不肯的！」又一個道：「他既已落人圈套，不肯怎由得他！」又一個道：「我們不要替他，人就變，且等百日道場完了，肯不肯便知端的。裏面好吃午飯了，你們摘洗了素菜快去罷。」大家遂將各色素菜一種種都收拾在籃內，提着一開去了。小行者因要探他的洞穴，便釘在頭上不動，跟了他去。原來這個洞最是深邃，只在那山中走了個三迴九曲，方看見洞門，洞門上題着小小的八個古篆字，是九尾仙山千變佛洞，初走進洞，黑魆魆竟摸不着徑路，左一灣，右一灣，足有三五箭路，方纔明亮。又走了一里多地方，纔看見廳堂樓閣，舉頭不見天日，日光由一竅中射進來，就與看見天日的一般。幾個婦女竟往香積廚去了，小行者方一翅飛下來，竟到大殿上來，只見殿上供養着過去未來現在三尊大佛。下面是三十四個和尚在那裏念經拜懺，滿殿燼爐旛寶蓋。

香花燈燭，鑄鼓音，分十莊嚴富麗，左半邊另設一張座椅，坐着一個白白淨淨的和尚，面貌果與唐長老相似，頭垂纓絡，身掛珠衣，面前也列着幢旛寶蓋，香花燈燭，儼然也像一尊古佛。右半邊也設着一張佛座，面前也設着幢旛寶蓋，香花燈燭，這座上却無人坐。小行者暗想道：「這裝佛的和尚，定是妖精了！這一座定是設與太后坐的。」這太后不肯出來同坐，想是還有些烈性，且看他後半截如何，便釘在佛頭上不動。不多時，衆僧經懺念完，要午齋獻供，那妖精便叫十二個宮妝佛女，去請太后佛母來同獻供。佛女領命，就到後殿去請。小行者又飛一翅趕上，跟了進去，只見太后坐在後殿上，正凝思垂淚。小行者看那太后年紀只好三十五六，果然生得齊整，正是金嫩珠香，白璧溫盤，龍寶鬢膩烟痕，雖然百種風流態，鳳眼鸞眉體自尊。

那十二個宮妝佛女，看着太后齊齊跪奏道：「佛爺在大殿上請佛母娘娘同去獻供！」太后聽了大怒道：「甚麼佛爺，誰是佛母，快快送我回去，還有商量，若逼我至死，我上善國王訪得消息，安有與你干休！」衆佛女又奏道：「這道場乃是一大歡喜緣，佛生佛滅，皆不外此，佛母娘娘，既來之則安之，何必發怒！」太后心知落套，悔恨無及，又聽這些閑話散語，不勝憤怒，也不回言，竟起身到後殿房中去了。衆佛女不敢苦請，只得出去回覆佛爺，小行者便飛下來，隨着太后進去，太后得到房中，搥胸痛哭道：

癡心好佛却成魔，應是前生孽障多，花雨落成平地獄，香風吹入奈天何。
九重望母愁如海，三窟思兒淚似波，嚼血寫成生死信，倩誰傳達鳳鸞坡。

小行者聽得，忍不住輕輕飛到他耳邊說道：「太后娘娘不用悲傷，你若信我小孫，與你傳去就是了。」太后又不見人，但聞說話，驚汗直流，滿身抖戰道：「我是一國母后，怎是運不好，既已逢魔，却又遇鬼？」小行者道：「我不是鬼，是你上善國王請來找尋救太后的。」太后聽見說是國王請來救他，便顧不得害怕，大着胆問道：「你既是來請救我，爲何不現真形？」小行者道：「我若現形，恐被人看見，便不好行事。」太后隨起身將房門閉

上道：「我這房中無人，你自現形不妨！」小行者遂飛離了太后耳邊，現出原形，太后忽然看見尖嘴縮腮，心中十分害怕，但在急難中無可奈何，只得問道：「你是甚人國王怎生請你？」小行者道：「我姓孫，俗號小行者，乃是東土大唐來的，因奉家師到西天見佛求解，路過你國，你國王因失了太后，四下找尋，忽見我師，父面貌與這妖怪相同，因遣校尉拿我師父，是我與你國王講明白，又見我有些手段，故求請我來找尋，是你的造化，虧我一尋就尋着。」太后聽了，又驚又喜又愁道：「既蒙聖僧來救我，只是這妖怪變化多端，又黨羽甚衆，你只一人却怎生敵得他過？」小行者道：「妖怪黨羽多能變化，都不打緊，只是這洞中又灣又曲，又深又遠，一時難得出去，須設個法兒哄出洞外便好。」太后道：「他將我緊緊藏匿在洞中，還怕人泄漏，怎生哄得出去？」小行者道：「有個法兒！」太后道：「有甚法兒？」小行者道：「他若再着人來請你去同獻供，你便慨然出去。」太后道：「出去便怎麼？」小行者道：「他上面供養着三尊泥佛，他若逼你結一歡喜緣，只要問你三尊佛，說該結便結，說不該結，便死也不從，他若果然問時，我自有的處置。」說不完，只見那十二個佛女，又在房門外叫喚，小行者又變做蒼蠅兒，釘在頭上，太后因得小行者言語，便開門說道：「你們又來做甚麼？」十二個佛女齊道：「佛爺吩咐，妾娘娘，這道場非同小可，不是人間私事，乃是『大歡喜緣』，昇天成佛，皆從此出，畢竟要請佛母娘娘與佛爺同去獻供。」太后道：「既如此，我就去自有話說。」衆佛女聽見太后肯去，俱各歡喜，忙在前面引路，後面跟隨，簇擁到大殿來，那佛妖看見，忙起身笑迎着，說道：「娘娘肯來，一同獻供，真是歡喜有緣，眼見得同成佛道，不難矣。」太后道：「供獻與誰？」佛妖因用手一指，着三尊佛道：「獻供與此三尊佛。」太后道：「你已是佛，三尊不過也是佛，爲何又獻供與他？」佛妖笑道：「他是已成之佛，我與你待成之佛，今日我們以歡喜成佛，獻供與他，異日又有歡喜以成佛的，少不得也要供獻與你我。」太后道：「這三尊佛既是過來佛，我只問他，他若說果然如此，我便凡事依你，若不答應，你却休怪休想。」佛妖着驚道：「這便使不得，他雖具佛形，却無佛舌，怎會答應？」

「太后道：『若果歡喜有緣，他答應也不可，待我問與你聽。』因走到三大尊佛前，打一個問訊道：『弟子雖係女流，然虔心奉佛多年，只因一念貪嗔，生出許多魔障，若果前生冤債，今世當償，乞我佛明示，便不敢愛此皮囊，復深罪戾，倘兩無緣，妄起貪心，理應墮落，何得逼人，亦望我佛慈悲，消災消障。』佛妖暗想道：『泥土佛怎會說話到被他使乖了！』正想不了，忽聽見那中間那尊如來佛開口說道：『上善太后，你不必苦辭，這段歡喜姻緣，皆你們前世有宗公案。』太后又道：『請問前世有何公案？』如來道：『你前世乃是一個開堂講經和尚，胸中全不知清淨真宗，只以口舌利便，講得天花亂墜，地湧金蓮，迷惑的世人顛倒，故今世罰你變做女身，仍以佛法自迷，應該墮入他野狐之纏，自當歡喜領受。』原來佛妖正是一個九尾狐狸，因修煉多年，巧能變化，故做佛容來哄騙太后，就是設此佛像，皆是借假飾真，不期泥佛忽然說起話來，嚇得心驚肉戰，只道果是活佛，臨壇又聽說野狐二字，到着自家心肝，心胆不覺俱碎，身子立不住，忽然撲通的跪倒來。如來又說道：『九尾兒不消着忙，這也不干你事，都是他罪孽所招，但你也有一段公案，你前生原是一隻猛虎，因吃的狐狸多，故今世狐狸變做虎，虎變狐狸，填還前業，幸你信心向佛，修煉成功，又有此一段歡喜大緣，故我三世佛大發慈悲，已命山神將猛虎爪牙拔去，使他有報冤之名，而無報冤之實，方見上天，與我們佛門報應之不爽。這兩重公案，既已說明，這道場也不必完了。明日但聽得洞口門隱隱雷聲，便是你滿業之時，你悄悄到結果峯前斷根樹下看，有一隻沒牙齒懶懶待斃的病虎，便是你的冤家，你須現了原形，撲入虎口，與他略啖一啖，應過你的前愆，然後仍幻成假像，迎入洞中，共結大歡喜緣，以完上善。太后的罪案，此後再能精修，自能共成佛道，若不依言行事，或推脫或強為，便是違天逆佛，永不超生。』佛妖聽了，連連磕頭道：『活佛爺！活佛爺！佛爺所說，一一聽從。』太后心下明白，轉假恨一聲道：『誰知前生冤業，罷罷今日了此孽障。』說罷竟自回後殿房中去了。小行者仍變蒼蠅飛了入去，亦大后耳邊道：『事已說妥，我且回去報與你國王知道，明日好備法駕來迎。』太后道：『我身落陷阱之

中如坐針氈，千萬聖僧救我，倘他回國，說與國王知道，決不敢忘大恩。」小行者道：「娘娘放心，明日准來。」說罷，飛了出來，到大殿，只見那佛妖尚在那裏對佛磕頭禱祝哩。小行者不去睬他，竟飛出洞外，縱雲頭回到國中，融泄殿上。只見國王正與唐長老閑談，忽見小行者從空中落下，國王忙起身謝道：「多蒙聖僧，找尋消息如何？」小行者就將怎生遇見，怎生入洞，怎生尋見太后，怎生假做佛言之事，細細說了一遍，喜得個國王如死去回生，也不顧帝王體統，忙倒身下拜道：「聖僧之功，真同再造矣！」小行者用手扶起道：「陛下不必如此，觀瞻不雅，且快去打點明日之事。」國王因起身問道：「明日要打點何事？」小行者道：「若是他人，我小孫一駕雲頭，就帶了回來。太后乃一國之母，雲中往來，未免近襲，須用法駕迎回，方成體統。陛下可速命有司，早備駕車鳳輦，連夜到九尾山伺候。」國王聽了，又拱手作謝道：「聖僧做事，真如此周到，真大恩人也。」因勅有司去備法駕，又勅太監宮女連夜去同迎不題。不多時，光祿寺供上齋筵，國王親陪吃了，就留他四衆在殿中宿了。到次早，小行者起來，叫豬八戒道：「連日你吃國王飽齋，可也彀了無功而受祿，可幫我去拿妖精了。」豬八戒道：「做和尚的吃碗閑飯，也不爲過，哥哥怎妬忌起來？你既開口不依你，你定要尋事怪我。」因提看釘鈿道：「便依你同去走走罷。」唐長老聽了歡喜道：「守拙你同去相幫甚好，省得獨叫你師兄出力。」小行者又吩咐沙彌保護師父，遂同豬八戒駕雲往九尾山上。到了山上，因叫豬八戒將釘鈿藏在草裏，變做一隻沒牙齒的病虎，沒氣力睡在樹下。只等妖精出來，現了原形，到了口中，將他一口咬住，不可放走了。豬八戒道：「這個不消吩咐，食在口頭，那有釋放之理？」小行者吩咐停當，便起在空中，先向天吞了一口氣，然後落下來，朝着洞門一吐，那洞中原是灣灣曲曲的，受了這口氣，一霎時空谷傳聲，就似雷鳴一般。佛妖聽見又驚慌，又歡喜，歡喜是怕入虎口，恐有差池，歡喜是姻緣將到，終身受用。因思活佛決不誤人，只得大着胆獨自走上山來，到了結果峯前，斷根樹下，果見有一伶伶俐俐病虎，睡在那裏七分要死。因上前將脚一踢，那虎動也不動一動，只把眼睛再看一看，果然口

裏不見牙齒，深信我佛有靈，便不害怕。將身一搖，竟現九尾原形，挨近虎口。豬一戒看見便呼的一聲，一口嚙住。果沒牙齒咬的不痛，狐妖一發放心，任他嚼了半晌，不能傷他，心中着急，自想我虎口雖無齒，釘鉅却有齒，因將狐妖嚼到藏釘鉅草邊，急急現了原形，取出釘鉅，那狐妖看見不是虎是人，嚇得心驚胆戰，忙要變化走時，已被豬一戒一鉅築個九孔透明。小行者趕來，看見豬一戒築死狐妖，滿心歡喜。方走至山前，招呼些宮女太監，變與到洞門，迎請太后來上了鑿與先行。然後同豬一戒復到洞中來掃除。此時羣妖聞信早已走的乾乾淨淨。豬一戒又放了一把火，索性宮殿燒光，方纔提着狐狸駕雲回來。到了殿中，豬一戒先將死狐狎摔在階下道：『這不是攝太后的古佛，怎麼冤我師父國王看見連連謝罪，只等到晚太后方纔駕到國王迎入殿中，母子抱住大哭。哭畢方纔倒身拜謝他師徒四人，太后深悔好佛之非，請唐長老到待度樓上懺悔。唐長老道：『不須懺悔，要懺悔只須懺悔此待度之心，佛即是心，心即是佛，要待誰度一度，先失本來，而野狐竄入矣。』這待度樓貧僧與你故做自度樓，便立地成佛矣。』太后聞言感悟，拜謝不已。國王太后將出許多金銀珠寶相送，唐長老分毫不受，又苦留多住些時，唐長老堅執要行，到次日國王無奈，只得倒換關文，備法駕與太后親送上西行大路。正是：

早知心是佛，那有野狐纏。

唐長老此去不知又何所遇，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鑿通二氣無寒暑 陷入陰陽有死生

詩曰：

開從萬化想天工，玄奧深微不可窮；頑石無端能出火，虛空何事忽生風？

大奇日月來還去，最妙冬春始復終；誰贊誰參都是誰，陰陽二氣有全功。

話說小行者爲上善國王打死妖狐，迎了太后，方辨明了唐長老不白之冤，倒換關文，辭了國王太后，依舊西

行。唐長老在馬上歡喜道：「這一場是非我雖受些苦楚，却喜迎回太后，成此大功，到結了莫大的善緣，履真寶實，你有此辨才！」小行者笑道：「甚麼辨才，不過他以假佛弄太后，我即以假佛弄他，儒者謂之「出乎爾者反乎爾」，佛家謂之「自作自受」耳。」大家說說笑笑，又走了許多程途，忽一日又遠遠望見有山阻路。唐長老屢在山受累，未免自些驚恐，因問小行者道：「徒弟呀！你看前面又有山了，未知夷險如何？」小行者道：「這條路徑雖也曾走過，却是雲中往來，實不曾留心細看，是夷是險，連我也不知道。只好走到前面尋個人問問，方知端的。」唐長老點頭道：「是。」因又策馬前進，又走過一帶小岡，看見山凹裏一個樵子在那裏砍柴。唐長老勒住馬，因叫小行者上前去問。小行者因走近前，只見那樵子。

扁担沉沉斧不停，須臾斫破滿山青。若非賴此傳薪去，人世將無絕火形。

小行者看見是個樵子，因高聲叫道：「老樵問路！」那樵子回頭來看，見小行者形容古怪，因答道：「你是甚麼人要問往那裏去的路？」小行者道：「我是東西南北人，要問你西行的路，平也不平？」那樵子隨口答道：「你要問西行，西行路兒也平也不平；我們容易走，我看你們有些去不成。」

小行者聽了，笑道：「你這樵子說話好糊塗，總是一條路，平就平，不平就不平，你們既容易走，我們怎生去不成？」那樵子道：「你走走，自然知道。」小行者道：「若待走過方知，不消問你了。」樵子見小行者問話兜搭，便不答應，將斧插在腰間，挑起柴來就要走。小行者也不扯他，只將手一指，那担柴重有千鈞，直將樵子壓跌了。一交樵子扒起來，又要挑時，莫想挑得起，因睜着眼睛看着小行者。小行者笑道：「看我怎麼你說你們容易走，怎不走了去？」那樵子道：「看這和尚不出，到會使戲法兒捉弄人，不要取笑，快放我回去。」小行者道：「你只說明了路，怎生就平，怎生就不平，他人怎生容易走，我們怎生就成說得老老實實，我就放你去了。你若不說，又說得糊塗，便莫想挑這擔柴了。」那樵子沒法，只得說道：「前面這座山，東邊叫做陽山，西邊叫做陰山，合

將來總名叫做陰陽二氣山。陽山有個陽大王，爲人甚是春風和氣，陰山有個陰大王，爲人甚是冷落無情。他二人每合一處，在天地間游行，若遇着喜時便能生人，撞着他怒時便能殺人；我這本地人民，知他的性格，百事依順，故路平易走。我看你們形容古怪，怪情高傲，定要與他違拗，故說個路不平去不成。」小行者道：「這等說，也還賴得過。」樵子道：「既賴得過，放我走罷！」小行者道：「還要問你，這陰陽二大王有甚麼本事？」樵子道：「他的本事大哩，陽大王說天是他一家，陰大王說地是他一族，萬物皆是他生的子孫。」小行者道：「我又不與他攀親，誰問他的家族子孫？只問他有多大的力器用甚兵器？」樵子道：「若說他們的力氣，益發怕人，他能鑽天入地，掘海翻江，又能使紅輪不敢暫住，日月不敢常圓。陽大王使一條三刃火鎗，刺將來莽匪，面如一團烈火；陰大王使一條梨花白雪鎗，鏢開去冷森森似萬丈寒冰。那個當得起？你們要過此山，除非以禮拜求，隨時順去，若要倚強恃頑，與他違拗，便萬萬不能過去，只此便是實話，放我去罷！」小行者聽了點點頭道：「雖替他說些大話，也只是你這裏人胆小，不怪你去罷！」又將手一指，那樵子便輕輕挑去了。小行者走來對唐長老說道：「山中妖怪是有兩個，說起來也是平常，不要怕也，我們只走我們的路。」唐長老見小行者如此說，便也放心前進。原來此山甚闊，東西兩條路，都走得，此時正是八九月時節，唐長老策馬就往東路而行，行不上數里，只覺有些炎熱，又走得半里多路，那炎熱之氣，益發難當。唐長老道：「一路來黃花滿地，白雲漫天，像是個深秋的光景，怎麼這山前如此炎熱，雖酷暑天亦不至此！」又走得幾步，豬八戒與沙彌挑着行李，走得滿身臭汗，如雨卸歇了擔子，解開懷，只是喘喘了半晌，因亂嚷道：「去不成！去不成！再走幾步就要熱死哩！」唐長老勒住馬，也說道：「果然煩燥難行！」小行者心下疑惑，因向西一看，只見那邊天上有些陰雲，因將唐長老馬牽轉來道：「我們那邊去走！」豬八戒又嚷道：「總是一般的，路還禁得轉來轉去多走哩！」只坐在地下不動身。沙彌見唐長老的馬已牽過西路，只得挑起行李，也跟將過去。不期到了西路，清風颯颯，吹得心骨皆涼，忙招手叫豬八戒道：

這邊不熱！快來！快來！」猪一戒聽了只認要他，也不答應。沙彌叫不過，方慢慢走來纔走到，早已遍體生涼。十分快活，因往前趕到，果然涼爽好走，放下行李我來挑，跑不上幾步，漸漸冷氣直冲，因將衣帶結好，又走上不幾步，一陣陰風直吹得毛骨聳然。再要上前，不覺渾身抖起來，沒奈何只得立住脚看時，只見沙彌已歇下擔子，小行者牽着唐長老馬，已急急奔回來了。奔到面前看時，唐長老面上已凍得白了的沒些神色。大家走退回五七里，方纔定了。唐長老因驚訝道：「這座山，怎麼東半邊這樣熱，西半邊這樣冷，真是害怕！不知是何緣故？」小行者道：「方纔問來這山叫做陰陽二氣山，東半邊屬陽，故熱；西半邊屬陰，故冷。」唐長老道：「熱又走不得，冷又走不得，却如之奈何？」小行者道：「師父不要心焦，我想一山冷熱不齊，定是山澤不能通氣之故。我們只消在山腰裏通他一個竅兒，包管冷熱就均了。」唐長老道：「論理雖是如此，只是這等一座的大山，豈容易通將過去？」小行者道：「師父只不要護短，叫猪一戒幫我過去，包管通將過去。」猪一戒聽了道：「師兄說的話，連神氣也沒些，這山是天地生成的，那裏個人得能通過去的？」小行者道：「獸兄弟，豈不聞昔時五丁開山，今你的釘鈿九個齒丁，比他還多四個，怎到通不得一個竅兒？」猪一戒笑的打跌道：「師兄原來是個假斯文，五丁是五力士，怎比得釘鈿之丁來？好教書先生，也不怕人聽見害羞？」小行者道：「獸子你曉得甚麼？既是五個力士，怎麼又叫做個五丁？焉知那五個力士開山不用釘鈿？」猪一戒道：「賴是讓你賴，只是文理欠通，這也罷了。只是這等一座大山，從東頭直築到西頭，莫說萬無築通的道理，就是築得通，我和你兩個人一條棒一柄鈿，連夜不歇工，從小通到頭白，還不知通得一半哩。師父到何日方能過去？莫要聽他說鬼話！」唐長老聽了，沉吟半响道：「守拙之言，似乎有理。」小行者道：「我原叫師父不要護短，今手還不會動，就先護短起，怎做得事來？」唐長老道：「履真呀，我不是護短，但如此大山要鑿通，我想來甚是費力。」小行者道：「師父有所不知，凡山川外雖具重濁之形，實內包天地精明之氣，那有不生靈鑿之理？只消審勢察形，尋着他的竅脈，一築便通了，何

須苦費氣力。唐長老聽了連連點頭。豬一戒方才不敢再言，掣出釘鉞道：「既是這等，快去快去！」小行者又尋一個隱便處，叫沙彌保護唐長老坐着。方與豬一戒算計道：「我們若要照舊走去，又恐觸他冷熱之氣，莫若跳在空中，看見他的脈竅，再下去動手。」豬一戒道：「有理有理！」二人因跳在半空山頭頂上，細細觀看。只見那崖山周圍旋轉，就像一幅太極圖兒，左邊一帶白，直從右邊勾入中心，右邊一帶黑，直從左邊勾入腹內。小行者看得分明，因對豬一戒說道：「你看此山兩邊黑白交鎖，我想他的脈脈不在當中，就在東西兩傍。」豬一戒道：「這山東邊熱，山西邊冷，惟是東邊的氣通不到西邊，西邊的氣通不到東邊，若要東西相通，你與我還須挖兩傍纔好。」小行者道：「兄弟說得是，就先從東邊挖挖看。」二人隨落下東邊，細細觀看，見正東中間一團土色，紅蕩蕩與別處土色不同。因叫豬一戒道：「你看此處有些古怪。」豬一戒也看了看道：「果然有些古怪，等我試試看。」因用釘鉞照着紅土築去，築了半晌，築去有三五尺深。再看時，果然是個石竅，築下來的土都蒸蒸日上，熱氣小行者看了道：「益發是了。」遂叫豬一戒停了鉞，却自將鐵棒伸入竅中去，搗搗鬆的土，又叫豬一戒用釘鉞耙出，耙完又搗，搗不多時，早搗了一個空。再用棒進去一攪，却空落落的，竟沒土了。豬一戒見了大喜道：「果然有個竅脈，想是通了。待我鑽進去看看。」正說不完，只見裏面一股熱氣，就是火一般沖將出來，十分利害。豬一戒忙閃開身子，吐舌道：「幸虧不會鑽進去，一時退不及，豈不被他燒死了！」小行者道：「一味熱還是純陽，這氣還未曾通，想西頭寒緊了。」豬一戒道：「我們就到西頭去築。」二人又跳在空中，轉到西邊落下來觀看，果然正西中間也有一團兒烏黑土色。豬一戒看見知道是了，便也不問，竟提起釘鉞去築，也築有三五尺深，就叫小行者用棒去搗，搗進去果是個石竅，石竅中耙出來的土，都冷陰陰，就是冰鐵。小行者用棒往竅中攪了多時，忽一陣冷風沖出來，沖的人毛髮直豎。豬一戒道：「竅已挖開，原來是東邊熱，西邊冷，照舊氣不相通，却也沒法。」小行者道：「想是正當中還有些阻隔，我與你再去看。」二人復跳在空中，落到山頂上，細細再看，只見

正當中黑白交結之處，直立着一石碑，碑上寫着四句道：

左山右澤，於焉閉塞。億萬千年，陰陽合得。

小行者看了，因對豬一戒說道：『你看見麼？此處是了，還不動手？』豬一戒道：『這樣大石碑，怎生弄得他動？』小行者道：『只消將半邊上築鬆了他，自然會倒，誰要你去動？』豬一戒聽了歡喜道：『既是這等不打緊，因用釘鈿將碑下的土築去半邊，那碑因下半邊空虛了。小行者却將金箍鐵棒在碑頂上用力一推，那碑因脚下虛，早已豁喇一聲仆倒在地，忙叫豬一戒用釘鈿將碑下的土泥一頓撥開，忽露出一大洞來。二人在洞口向下張望，不見動靜。小行者正打算要變化了下去，審察忽一聲響，先煖烘烘冲出一股熱氣來，熱氣正未散，忽又一聲，又寒森森冲起一股冷氣來。二氣交在一處，忽氣氤氳散下，一天靈雨雨過後，便不冷不熱，竟成一種溫和氣象。豬一戒看見滿心歡喜道：『哥哥！我想這樣大山，便有靈竅，何止萬萬千千？怎我們只通得這一個，便陰陽二氣已透？』小行者道：『你豈不聞一竅通時萬竅通？』二人大喜，因分路，一個從東，一個從西，走了回來，便不覺十分大冷大熱，因報與唐長老知道。唐長老大喜，依舊上馬進山而去。正是：

天心久自人心出，二氣原從一氣分。早向寰中留混沌，聲無可聽臭無聞。

却說這二氣山的陽大王，雖然好動，却為人慈善。陰大王雖為人慘刻，却喜好靜。每日在洞中只運神功，爲化爲育。忽陽大王只覺滿身冷氣冲來，陰大王也覺滿身熱氣冲來，俱各大異。因同到山頭來察訪，忽見鎮山碑推倒在地，都吃了一驚道：『甚麼人有此力量，擅通我山澤之氣？』因吩咐羣妖四處去查訪。忽一個來報道：『四山俱無影響，只得東南山脚下有四個和尚，生得古古怪怪，一個白面的騎馬，一個長嘴大耳挑行李，一個尖嘴縮腮的，一個悔氣面的，前後簇擁而來。如今漸漸進山來了。』陰王道：『這四個和尚既生得古怪，不消說定是他了。』陽王道：『若果是他，須要拿來問明。』就打算吩咐人去拿那幾個報事的小妖，又稟道：『小的見那

個尖嘴縮腮的和尙，手裏拿了一條棍棒，又長又大，口中吶吶喝喝，像是不服善的強盜瘟。衆人恐拿他不來，挫了銳氣，還須二位大王自行爲妙。『陰陽二大王，尙未答應，旁邊早惱動了孤陰獨陽兩個小將出來道：『三四個和尙打甚麼緊？待未將前去擒來，就是了。』』要二位大王費力。』陰陽二大王歡喜道：『快去擒來，算你一功。』』二將得令，孤陰忙提刀獨陽忙縛鎗，趕出山前，恰恰望見四個和尙遠遠而來，同趕上，前一步攔住，大叫道：『你是那裏的？』』大胆和尙，怎敢私自推倒鎮山碑，擅通山澤之氣，以致陰陽混雜，該得何罪？快快下馬受死，免我老爺們動手。』』小行者看見忙叫豬八戒、沙彌保護，唐長老却自迎上前道：『你們二人想是陰陽山差來迎唐佛爺過山的了？』』怎不知禮跪接，却這等大呼小叫。』孤陰獨陽聽了大怒道：『好大胆的和尙，我奉二位大王命來，我還恐怕錯殺了你，你既不知死活，敢說此大話。』』這推碑通氣一定是你無疑了。』』小行者笑道：『人生天地間，宜一團和氣，豈容你一竅不通，擅作炎涼之態？你二人早早回去，速速叫他改過自新，尙可原情輕恕，倘恃頑不改，豈但推碑通氣，連這座山都要掀翻，叫他無處栖身。』』孤陰獨陽聽了氣的暴跳如雷，便不管好歹，刀鎗一齊上。小行者用棒架住道：『你二人就要死，也不須如此着急。』』且說你是甚麼人，倘無名小子，不要污我這金箍鐵棒。』孤陰道：『我說來你不要害怕，我乃孤陰將軍，他是獨陽將軍，他是獨陽將軍，今日陰陽攻你這和尙，田也不怕。』』小行者道：『我聞孤陰不生，獨陽不長，留你這種賊氣在天地間也無用，到不如待我掃除了罷。』』因舉棒打來，二人一刀一鎗，急架相還，三人在山脚下一場好殺，但見：

孤陰專殺不辜，刀刃欲加和尙頸，獨陽存心最毒，鎗尖要刺惡僧胸。惡僧果惡，隔過鎗尖還鐵棒，和尙不和撥開刀刃答金箍。妖怪占便宜，兩個同心扛一個，僧家真大胆，一人獨力戰雙人。三般兵器你破我，我破你，只聞得錚錚鐵響，變半能人你奔來，我躍去，但看見莽莽雲飛，和尙以慈善勸人，偏遇着狠妖精專欺。善妖精以陰陽害道，恰相遇真和尙不信陰陽，會弄神，會弄鬼，妖精逞二氣，良能不怕天，不怕地和尙持一

心爲主。

妖精兩個，只道和尚是善門好欺負，故誇嘴，不期撞見小行者這惡和尚，兩個殺了一個，殺了半日，直殺得滿口生烟，渾身似雨，尚遮架不住。心下暗暗惱悔道：『早知做和尚的這等惡，不惹他也罷了。』甚難支架，當不得小行者那條金箍鐵棒，就似飛龍一般，只在兩人頭上盤旋，妖精撐持不住，只得一個拖刀，一個抱槍，敗下陣來。小行者笑道：『這樣貨要到西方路上做妖怪，饒你去快快叫你陰陽山主來迎接，倘遲了，不恭，連你這山都搗成糞粉。』孤陰獨陽，慌慌張張跑回來，公報與陰陽二大王道：『果有四個和尚，那三個不會交手，只有一個雷公嘴猴子腮的與他殺了半日，他使一條金箍鐵棒，也不知幾萬斤重，十分利害，未將實是搗他不住。』陰大王聽了大怒道：『兩個人拿一個和尚也拿不來，還要替他說大話，長他人之威風，快推出去斬了。』陽大王止住道：『且問他推碑通氣，可是這和尚？』孤陰道：『正是這和尚，他還說不但推碑，還要叫二位大王去迎接，若迎接不恭，連山都要掀翻哩。』陽大王想了想，因與陰大王說道：『這和尚既能推碑，又能戰敗二將，自然也是磨牙的主子，只可智取，不可力求。』陰大王道：『怎生智取？』陽大王道：『陰陽二氣已被他穿通了，料熟也不死，凍也不壞，莫若將陰陽將士就山形排成八卦，引他陷入坎中，捉住，豈不省許多戰鬪？』陰大王聽了大喜道：『此計甚妙，就依計而行。』因令合山大小兵將，照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分做八隊，以應八卦之數，七處俱依山帶，頭虛設旌旗，使他疑畏，惟西南方死門挖下一個大陷坎，上面鋪得平平，像條大路，西邊埋伏兵將，準備插入。陰陽二大王却領兵連同老弱擁出山來，迎着他師徒四人道：『來者是何處僧人，快通姓名。』小行者忙上前答應道：『吾師乃東土大唐國，差往西天雷音寺見活佛求真解的唐半偈佛師，我乃他大徒弟孫小聖挑担的，是二徒弟豬八戒，那牽馬的是三徒弟沙彌。我們一路仗着佛力，專要降妖伏怪，與地方除害，你二人想就是陰陽山的魔頭了，今日來見我，還是逞強尋死，還是要改過自新，快說明白了，我好與你處分。』陰陽二大王道：『像你』

這野和尚，不知高低，犯上又擅自推倒鎮山碑，又唐突我將士，就該拿你去處死。但僧來看佛面，既是佛家子弟，我也不與你一般見識，饒你過去罷。」說完，就領衆妖一齊退入山中去了。豬八戒見羣妖退去，挑起行李就走。沙彌道：「師兄且慢，我看他這妖精說話未必老實，莫非弄下了甚麼圈套，哄我們入去？」唐長老便勸住馬，問小行者道：「致和說話，殊覺有理，你怎麼講？」小行者道：「我也是這等想，但是任他有甚麼圈套，却沒個站着不走之理。我們只須分做三隊，叫豬八戒在前開路，做前隊，沙彌挑行李，跟定師父做中隊，我壓後做後隊，倘妖精有甚勸解，我們首尾相顧，便不怕他了。」大家說道：「這個有理！」豬八戒就放下行李，掣出釘耙，一路吆喝，鳴先去開路。沙彌就挑起担子，跟定師父的馬，緩緩而行，作中隊。小行者自持金箍鐵棒，在後頭斷路。一齊奔入山來。豬八戒提着釘耙在前，也不知甚麼卦不卦，只找大路而走。幸喜造化，竟撞入巽方生門，本該一直走出兇方驚門，却看見這方排列着許多旂幟，路又狹小不平，疑他有人把守，又看見西南上一條大路，甚是寬坦，遂不管好歹，竟望坤方死門而來。沙彌看見豬八戒在前，只得趕着唐長老的馬隨後跟來。正走來與頭頭，忽聽得前面一聲响，原來豬八戒走的忙，踏斷了陷坑板，跌入陷坑去了。左右撓鈎套索一齊綁上，沙彌看見吃了一驚，忙要帶轉唐長老的馬頭，忽爾傍鑽出了陰陽二大王一條梨花白雪鎗，一條三刃火尖鎗，兩下刺來。沙彌急放了行李，掣出禪杖抵擋。唐長老已被一夥妖精橫拖倒扯，下馬來拿去了。沙彌急要上前去救，又被陰陽二妖兩條鎗緊緊阻住，只得拚死把杖支撐。正難擺佈，幸得小行者後隊已到，看見沙彌被二妖圍住，忙提棒上前大叫道：「沙師弟勿慌，我來也！」陰陽二妖看見各分頭迎敵，此時衆妖已將唐長老豬八戒行李馬匹，拿入洞中，細綁好了，曉得二大王廝殺了一陣，都來相幫。小行者與沙彌戰了半响，看見窄狹不好施展，妖精人多，恐怕失利，因虛說一棒，大家走了。正是：

一心自恃可通神，不料陰陽會用兵；
漫道玄虛不是質，有時假處勝於真。

陰陽二大王看見小行者與沙彌敗陣走了，也不敢追趕，竟自回洞坐在二氣府大殿上，叫綁過唐長老與豬一戒來跪在當面。陽大王先問道：「你們既是大唐差往西天去的過路僧人，自當走你的路，為何私自推倒鎮山碑，擅通山澤之氣？」唐長老道：「只爲大王陰陽不肯和同，以致亢陰亢陽，東西兩路作災阻住，貧僧不能前進，故小徒一時慈悲，推倒鎮山碑，使陰陽相和，不獨爲地方萬世之利，亦於二位大王有補救之功，不知二位大王何故反設陷阱害人？」陽大王聽了大喜道：「陰陽二氣，乃我二人生殺之權，都似這等被你穿通和合，有生無殺，豈不叫我二人皆做無用之物了？」唐長老道：「無用正乃二位大王之大用，若必以有用顯能，則不爲正氣，而爲妖氣，竊爲大王不取。」陰大王聽了大怒道：「好大胆和尚，不說他擅通山澤罪該萬死，反花言巧語，譏我刺我，這樣妖僧留他何用？快將這兩個和尚拿去殺了罷！」衆妖聽了一聲吶喊，就來動手。正是：

漫道久修心似佛，誰知到此命如雞。

不知陰陽二大王要殺唐長老與豬一戒，怎生結果？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顛倒陰陽 深窮造化

詩曰：陰陽雖有斡旋才，不得其平便作災；龍遇幾時多有悔，道當消處自成乖。

天平地正何年見，暴雨狂風終日來；大抵天心人意順，方能無盛亦無衰。

話說陰陽二大王將唐長老與豬一戒拿到洞中審問，因唐半偈出言不遜，一時惱了，叫衆妖推出去殺。衆妖聽了吶一聲喊，就來動手，有幾個去捉唐長老，有幾個來拖豬一戒。豬一戒見來拖他去殺着了急，便大叫道：「妖怪不得無禮，誰敢殺我？」陰大王聽見問道：「你這廝已是如此無禮，怎麼不敢殺你？」豬一戒道：「你曉得我師徒是幾個？」陰大王道：「是四個。」豬一戒道：「你如今設陷坑拿着幾個？」陰大王道：「兩個。」豬一戒

道：「那兩個爲何不拿來？」陰大王道：「正要拿他被他乖覺走了。」豬八戒道：「恰又來捉你了，他們兩個走了，就是你們晦氣到了。」陰大王道：「怎生晦氣？」豬八戒道：「你曉得他兩個叫甚名字？」陰大王道：「他自稱一個是孫小、首，一個是沙彌。」豬八戒道：「你既知他名字，可知他爲人？」陰大王道：「他不過是個遊方和尚，會些槍棒罷了。」豬八戒道：「你認他是遊方和尚，我說你們晦氣就在此了。」陰大王道：「他不是遊方和尚，却是甚人？」豬八戒道：「他乃當年大鬧天宮太乙天仙後，因取經有功證果，『鬪戰勝佛』，孫大聖的後人孫小聖，他得了祖傳的道法，手持一條金箍鐵棒，又有七十二般變化，能降東海之龍，善伏西山之虎，又曾闖入天門，在王母瑤池殿上，坐索酒食，玉帝遣三界五行諸神拿他，俱被他打得心驚胆戰，東逃號竄，玉帝沒法，再三央他老祖孫大聖勸善，今方入於佛門從師，兩行求解，一路來出類拔萃的妖精，也不知打死了多少，豈在你這兩個變化無奇的小怪趕早送出師父去求他免死，還是你們的大造化，若遲疑不決，不但此山坐不穩，連性命也多活不成了，還敢胡言亂語，要殺我哩！」陰陽二大王聽了，便你看我，我看你，半晌不做聲。豬八戒見他二人不言語，知道被他威嚇倒了，便益發說大話道：「且莫說我大師兄的本事，就是我三師弟沙彌，他也非同小可，乃是金身羅漢的侍者，他一條『降魔禪杖』，使起來鬼哭神號，就是我豬八戒，今雖落你陷穽，我也不是無名小姓之人，我父母乃是天蓬大元帥，曾掌天河十萬兵，因求經證果爲淨壇侍者，遣與我一柄九齒釘耙，重五萬四千斤，築一鈿九孔流血，築兩鈿十八孔冒膿，你莫倚着暗設陷坑，我偶然不會防備，被你綁縛在此，就以爲十大功勞，不知我看你這些繩索，只如蘆草，要他斷不費吹灰之力，只是我奉師父之教，故不敢輕舉妄動，少不得我大師兄三師弟只在片時，就來取你的首級。」陰大王道：「胡說，我這山中把守的鐵桶相似，他就有本事，也不敢進來。」豬八戒道：「他會變蒼蠅兒，蝴蝶兒，蠶蟲兒，飛了進來，你如何得知？」陽大王道：「你師兄未必有此本事，皆是你過於誇張。」豬八戒道：「若沒有本事，怎走將來就能推碑通氣？」陽大王聽了，只管出神，陰

大王看見道：「大王不須深慮，我看這和尚一張長嘴，多分會說大話，不要信他，只是拿去殺了罷。」陽大王道：「這和尚雖說的都是大話，未免也有些因由，此時殺他，只道被人暗算，是屈死了，莫若且寬他，明日等我們拿了那兩個一齊同殺，使他死而無怨。」豬八戒道：「這到像句說話。」陰大王道：「遲他半日死，到也罷了，只是說脫此繩索，不消吹灰之力，倘然縛他在此，一時照管不到，被他走了，豈不又添一敵？」豬八戒道：「我們做好漢的，決不走。」陽大王道：「這不難，只消將他二人解到造化山去，鎖在圈子裏，他便插翅也不能飛。」陰大王道：「此計甚妙，不可遲了。」遂差數隊妖兵將唐長老與豬八戒二人，并白馬行李押解到造化山去不題。

却說小行者與沙彌因山中妖精多，一時救不得唐長老脫身走了，走到山外沙彌道：「幸是我們分作三隊，若是一齊走，同跌入陷坑，豈不都被他捉了？」小行者道：「我二人雖未被捉，却沒頭沒腦，不知師父的下落，怎生去救？」沙彌道：「且尋到他們前，再與他戰一陣，便自有下落。」小行者道：「與他見陣，不如我變化了進去探一探消息，再斷殺不遲。」沙彌道：「若探得個消息更妙。」小行者因將鐵棒收了，遂搖身一化，變做個黃蝴蝶兒，飛入山中，四下找尋，原來這山雖有陰陽二處，各自居住，正當中却有一座二氣府，是二大王公同相會的地方。這日因捉了唐長老，豬八戒，大家歡喜，就同在二氣府飲酒作樂。小行者找尋着了，他一翅飛了入來，在酒席間忽東忽西聽他二人說話。陰大王忽抬頭看見驚訝道：「我這府中又無花草，這黃蝴蝶兒從何處來？莫非是孫小行者變的麼？」陽大王看見忙道：「這蝴蝶兒果然有些古怪。」因吩咐衆小妖精捉了衆妖怪，令便七手八脚，東邊跑到西，西邊跑到東，亂趕亂撲。小行者見妖精動疑，因又搖身一變，變做個秋蒼蠅飛來，飛去，衆妖一時不見了。黃蝴蝶益發大驚，小怪道：「方纔在此，怎就不見了？」只管仰着頭東張西望，忽看見蒼蠅飛，因亂嚷道：「怎麼黃蝴蝶不見了，却有個蒼蠅飛？」兩個大王看見益發生疑，正狐疑不決，那蒼蠅兒偏作怪，那陰大王臉上一連幾撞，就像鐵彈子一般，撞得臉上生痛，忙放下酒盃，變着臉大叫道：「不好了，這定是孫小行者

來取首級了。」隨立起身道：「我們散了罷，莫要着他的手。」陰大王笑道：「大王怎這樣胆小？這黃蝴蝶蒼蠅兒，突然而來，雖有可疑，若論理此事深秋，這二物乘我陰陽之氣所生，原是有，何足爲怪？倘若是蜈蚣蝎子毒物之類，不常有而有，便可怪了我們須壽與飲酒不要理他。」陰大王聽說也就坐下。小行者見妖怪生疑，害怕因他說蜈蚣就隨機變做一條七寸長有翅的蜈蚣，劈面飛來，兩個妖怪精忽然看見，嚇得魂不附體，因大叫道：「這飛蜈蚣不消說是孫小行者無疑了！快拿快拿，算上功重賞！」衆妖得令，一時齊上，也有用刀砍的，也有用棒打的，也有用鞭子刷的，大家亂做一團。當不得這蜈蚣就像游龍一般，往來疾溜，莫想犯着他分毫。陰大王見衆妖捉不住，着了急，忙自起身提了一把劍，向空亂砍。小行者恐怕決撒了，又弄一個手段，乘衆妖亂滾滾，一個眼錯，仍變個蒼蠅兒，丁在中梁上不動。衆妖俱睜着眼，一時看不見，都吃驚打怪道：「方纔明明在面前，怎就不見了？」陰陽二妖看見嚇得啞口無言，只是跌脚呆了半晌。陰大王方纔抖抖的說道：「罷了罷了！我二人的首級，多分要送在這和尚手裏。」陽大王道：「事雖做的有些不妙，却也未必至此。大王還要拿出些剛氣來，不要只管自餒！」陰大王道：「不是我駭怕自餒，若是硬好漢兩家，在山前對敵，你一刀我一鎗，便好施逞英雄。如今這和尚只變東變西，似鬼一般悄悄進來，不與人看見，却叫人怎生防範？日間還好處，倘夜間睡着了，被他暗算，豈不自白送了性命？不由你不駭怕！」陽大王道：「依你這樣說來，真個有些可憂，但我想變化一道，雖胡天胡地，疑神疑鬼，却總是虛景，未必便能殺人爲今之計，只須防守嚴緊些就是了，也不必十分過慮。」陰大王道：「承見教極是，只是我素性多疑，終有些放心不下。」陽大王道：「既大王要還宮，且別過明日再商議罷。」陰陽二大王遂一東一西，各自還宮。小行者因聽見陰大王多疑，便輕輕飛來先跟了他回去。陰大王回到宮中，便將合山的羣妖都點了回去，先點了五十名精細能幹的去山前守護，打探如有動靜，速來報知。然後每門加添一倍，輪班提鈴喝號，徹夜守護，如有一名不到，不上心守護，俱要重責。寢宮門外更要嚴緊。陰大王再三吩

咄了，方入宮去安寢。小行者打探明白，又飛到東半邊陽大王處去打聽。陽大王也是添兵一般防守。只不知師父與豬八戒消息飛了出來，尋見沙彌，就將變化之事說了一遍。沙彌道：「既是妖怪生疑，恐怕師父與二師兄性命自然無妨，只是也要訪明下落，早救出方妙。」小行者道：「我想陰陽怕懼，等我再去與他鬼混一場，弄得他顛倒倒當了，不怕他不還我師父。」沙彌道：「他防護妖多，你一身黑夜進去，也須仔細。」小行者道：「不打緊。」因仍變做蒼蠅兒，先飛入陰大王寢宮裏來。不期寢宮關得緊緊，就與鐵桶相似，要個針尖大的縫兒，也沒有小行者沒法，只得緊帖着簷瓦扒開些土鑽了進去。只見陰大王正叫人抬了一個大石匣，在那裏算計，躲入去睡哩。小行者看得分明，便依舊從瓦隙裏扒了出來，又一翅飛到陽大王寢宮裏來探聽，只見陽大王已高臥帳中，鼾鼾熟睡。小行者就弄個神通，拔下兩根毫毛，一根變了一把寶劍，一條變做一條綵繩，將寶劍挂在床面前正當中，弄完手脚，依舊飛了出來，蹀到山前看那五十名守護的妖精，俱敲梆搖鈴，走來走去的巡邏，却不知爲頭的叫甚名字？因心生一計，將身也變做一個妖精，手中拿着一桿令字旂，飛風一般跑來大叫道：「巡山衆軍，大王有令，叫你們用心巡邏，不許一人偷安，天明平安無事，俱重重有賞。」衆妖精聽見都一齊跑來答應道：「我們五十名俱在此，誰敢偷安？」小行者道：「既不偷安，爲首的可報名來。」內裏鑽出一個來道：「是小的寒透骨爲首。」小行者道：「既是你爲首，衆人就委你點排罷。」大王立等回信，我沒工夫。」說罷撒轉身飛跑了。這裏衆妖依舊巡邏不題。

小行者跑了數步，又搖身一變，就變做個寒透骨一般樣兒，又飛到宮門前擊鼓，忙報道：「巡山頭目寒透骨，巡山有警，報知大王。」衆妖聽見巡山有警，誰敢遲延，登時一門門傳進去，直傳到寢宮門上。報知陰大王，此時陰大王已躲在石匣中安寢，忽聽見巡山有警，吃了一驚，忙抓了起來，傳令叫寒透骨進來。守寢宮門的妖精忙出來將假寒透骨帶到宮門外稟道：「巡山寒透骨已帶到。」陰大王在宮內隔着門問道：「你巡山有甚麼大

響敲鑼鼓報我。假寒透骨道：「小的巡邏東山忽見一個火眼金睛雷公嘴的和尙與一個晦氣臉的和尙在那裏商議說二位大王爺陷害他師父唐長老與師弟豬八戒要算計殺二位大王爺替他報仇又恐怕一時動了惡念傷了他佛門戒行故陽大王處止在床前掛了一口寶劍使他悔悟送出他師徒來便保全性命若逞強不送再殺他不難。」陰大王着驚道：「可曾說我甚麼？」假寒透骨道：「他說大王比陽大王更是狡猾這哪饒恕不得初時已將寶劍來取大王的首級說大王躲在石匣中劍不能傷如今回去取他的金箍鐵棒來要連石匣都搗碎哩小的伏在山下細細聽見他說得凶險故敢大胆來報知乞大王詳察防備。」陰大王聽見說躲在石匣中嚇得他魂不附體身不搖而自戰暗想道：「我躲在石匣中迎鬼神也不知他怎生到曉得了真也奇怪莫非這和尙未卜先知他的陰陽比我們更准？」因吩咐假寒透骨道：「你快去再打聽看那和尙如今又怎麼了假寒透骨答應一聲就出宮去了走到宮外無人之處仍搖身一變變做個蒼蠅飛入陰大王寢宮打聽只見陰大王慌做一團忙叫人到陽大王處問床前有劍無劍不多時問的人去了來回復道：「陽大王一覺睡醒忽見床面前掛着一口風快的寶劍磨得雪亮陽大王嚇了汗下如雨正沒理會適見小的去問他到轉要問大王怎生得知？」陰大王聽見說：「果然有劍掛在床前！」愈加着慌忙穿上衣服叫人掌燈復走到二氣府來請陽大王議事恰好陽大王要問緣故也掌燈走了來二大王會在一處陽大王先問道：「我床前突然挂着一口利劍連我也不知道你却怎生曉得先叫人來問我？」陰大王統將巡山小妖寒透骨報稱之事細細說了一遍陽大王聽了道：「天地間有如此能人要我們這陰陽何用？」陰大王道：「陰陽有用無用且慢論但只說眼前他去取金箍鐵棒就要來搗石匣怎生迴避？」陽大王道：「他事事先知實難迴避到不如挨到天明點起兵來與他大戰一場殺敗了他不消說妙了倘或失利惟有到造化山去求我們主公解危。」陰大王道：「想來並無別策只得如此。」二大王商量定了又叫取酒在大殿上同吃單等天明點兵廝殺小行者打探的確因飛回現

了形，與沙彌說知前事道：『他說殺輸了，就要逃到造化山去求他小主公解危，你想他二人既有主公，一定是人家奴才的了。』沙彌道：『我聽人說文武百官，俱稱皇帝爲主公，難道文武百官都是奴才？又聽得人說巧者拙之奴，我想天地間惟陰陽最巧，就叫他做奴才也不爲過。』小行者笑道：『他又不是你的親，你到會替他解說。』沙彌道：『親不親解不解都沒要緊，只是師父畢竟沒個下落，却如何處？』小行者道：『且待明日殺他一個害怕，師父便自有一個下落。』又捱了一會，只見紅輪隱隱，天色微明，早聽見山中砲聲震地，金鼓喧天，陰陽二大土已領合山兵將湧出山來，排成陣勢索戰了。你看陽大王怎生打扮，但見：

頭上紅雲包裹，屢間錦帶斜拖，絳袍金甲豔生波，三刃尖鎗出火，烈烈威風難犯，蒸蒸熱氣誰何生來不
少殺人，多生殺之權，惟我。

你看陰大王怎生打扮，但見：

鎗擺梨花白雪，身凝冷鐵寒冰，烏雲鎧甲送金星，領下虬髯挺硬，吞噬心同餓虎，刁擺眼類飢鷹，青天白日現幽冥，撞着斷恨絕命。

陰陽二大王齊到陣前大聲高叫道：『東來的和尚，你果有本事，要在東方路上逞英雄，就該硬着光頭，領受我二大王兩鎗，也算是個好漢，怎只私私推碑，暗暗通氣，又半夜三更裝神弄鬼，攪亂我們的安寢，該得何罪，快出來受死！』小行者聽了，挺身出山，箭答應道：『我把你這大胆無知的賊室氣，你既曉得說此假大道的話兒，就不該暗設陷坑，捉我師父與豬一戒去了，你若果陰陽有准，禍福無差，就該知道我孫老爺是你活潑潑正派主人公，怎不安心聽命，到去別人家做奴才？』陰陽二大王聽了，勃然大怒道：『誰是奴才，你這賊和尚，縱有些兒靈竅，不過一點點小猴兒，也虧我二大王培養之功，怎就忘本不要走，且吃我一鎗！』說罷，二大王雙鎗齊舉，小行者笑嘻嘻全不畏懼，忙將鐵棒相還，山前這一場賭鬥，與衆不同，但見：

兩桿長鎗，一條鐵棒，兩桿長鎗，一桿熱，一桿冷，刺得白雪光中飛烈火；一條鐵棒，半條風，半條雨，打得黑烟堆裏滾黃龍。一個逞心上經綸，兩個弄陰陽作用。心上經綸，正奇奇行不盡陰陽作用，翻翻覆覆妙無窮；你道我擅推碑通氣，屠腸剖腹，殺匪無辜；我道你設陷阱害人，灑血斬頭，罪在不赦。一個望心肝，一個思五臟，惡狠狠不懷好意，一個追性命，一個想頭顱，鬧烘烘謀逞雄心。雖與你無恨無冤，白刃相交，不肯放隊半點，便說是有恩有義，青鋒緊對，何會饒恕分毫？

三人苦戰多時，不分勝敗。沙彌在旁看得分明，見小行者一條鐵棒敵住兩根鎗，雖不吃力，却也不能取勝。因掣出降魔寶杖，趕上前大叫一聲道：「潑妖精你死在眼前，還要延捱些甚麼？益發等我沙老爺來，早早斷送你罷！」那條禪杖早已從空中劈將下來，陰陽二大王兩條鎗，抵小行者一條鐵棒，也只好殺個平手，怎禁得戰了半日，忽又加上一條禪杖，如何支持得來？因虛幌兩鎗，弄陣風，竟往西南敗去了。小行者與沙彌道：「莫要去追他，且到山中去尋師父，尋到這二氣府大殿上，衆妖精強壯的已逃去空了，止有幾個老弱的走不及，被小行者捉將來問道：『你兩個妖精，只說將我唐老爺拿了藏在何處？』被捉的老妖道：『二位大王恐怕孫老爺會變化進來偷了去，就是捉來的那日已差人送到造化山去圈禁了。』小行者道：『那造化山是甚麼妖精？』老妖道：『那造化山不是妖精。』小行者道：『不是妖精，却是甚麼人？』老妖道：『他這人說起來自有天地，他就出世了，也不知有多少年紀，外貌看來，却只像個十四五歲的孩子，一向聞得人傳說，他的乳名叫做造化小兒，近因陰陽二大王要偷竊他的本事去弄人，政奉承他叫做小主公。』小行者道：『這小兒有些甚麼本事，就這樣奉承他？』老妖道：『說起來他的本事甚大，真與玉皇一般哩。他比玉皇大帝性子更德懶，又專會弄人，天下人不怕玉帝只怕他，於陰陽二大王倚着在他們下出入，故冷一陣，熱一陣，也要弄起人來，就是設陷坑拿唐老爺，也是這個根由。』小行者聽了道：『原來有這些委曲，再問你那小主與人廝殺用甚麼器械？』老妖道：『他從不

與人斷殺，並不用甚器械。」小行者道：「他既無器械，又不斷殺，怎生服人？」老妖道：「他只有無數圈兒，隨身丟下一個來，將人圍住，任你有些天本事，却也跳他不出，除非心信求他方能得脫。」小行者道：「造化山往那一方去，離此多遠？」老妖道：「在西南方上，離此止有十餘里路。」小行者道：「是實話麼？」老妖道：「要求孫老爺饒命，怎敢說謊。」小行者道：「既不說說饒你去罷。」老妖得脫身，也忙忙躲去了。小行者與沙彌商量道：「聽老妖之言，師父與一戒藏在造化山無礙了。」沙彌道：「師父既在造化山，兩個妖精又敢向西南，一定也到造化山去了。事不宜遲，我們速速趕去爲妙。若遲了，恐他停留長志。」小行者道：「師弟說得是，我們就去。」因走出山前，跳在空中，略縱縱雲頭，早已看見一座大山，千巒萬岫，十分峻秀，怎見得正是：

翠散千尋，活潑潑與大海同波，青浮萬丈，莽蒼蒼與長天共色。一層層，一片片，儼天工之造就，幾曲曲，幾灣灣，信鬼斧之鑿成。青紅赤白黑，五色石似折天而落來，東西南北中四圍山宛破地而湧出。明霞終日，昭天上之祥，靈雨及時，降人間之福。走獸是麒麟犀象，飛禽乃孔雀鳳凰。山中瀑布，直接天河；石上靈芝，實連地脈。五嶽雖尊，功業用此峯之獨占；一山特立，造化遍天下而難齊。東扶桑，西陽谷，莫道小兒通日月，上碧落下黃泉，果然天地立乾坤。

小行者細看山景，不獨高峻非常，殊覺精靈迥異。因與沙彌說道：「此處自然是造化山了，但不知這小兒的住居何處？欲要問人却又沒人往來。」因在山前山後細細找尋了半晌，並無蹤影。小行者尋急了，因捏着訣恨的一聲說：「山神何在？」竟不見山神出來。一連叫了三聲，方見一個山神慌慌張張閃出來，跪在地上道：「小神迎接來遲，望小聖恕罪！」小行者大怒道：「好大胆的毛神，不叫你們迎接是我寬恩，這也罷了，怎麼有事問你，直等呼喚三遍方纔出來，那有這等規矩！快伸孤拐來打二十棍再講話！」山神道：「小神迎接來遲，應該有罪，用責有苦情，不是大担，小聖明同日月，還求詳察！」小行者道：「你且說有甚苦情！」山神道：「小聖可知此山

叫甚名字？」小行者道：「一定是造化山了！」山神道：「小聖既知是造化山，可知造化山是誰爲主？」小行者道：「無非造化小兒了！」山神道：「小聖知道此山既屬小天公爲主，則小神職守本山，例該在小天公處時刻伺候，適小聖呼喚，因要稟明，故此來遲，望小聖憐憫，有此苦情，乞賜饒恕。」小行者道：「既是這等姑免打，只問你一個小兒能有多大本事，你們這樣懼怕他？」山神道：「小兒也沒甚本事，只是他勤一勤念頭，要你生就生，要你死就死，要你富就富，要你窮就窮，任你是蓋世英雄，也不能拗他一拗。」小行者道：「一個人死生窮富，都是生來的，修來的，他怎麼做得主？我不信有此說，這都不要管他，只問他的大門開在那裏，再尋不見。」山神道：「他沒有大門。」小行者道：「胡說！沒有大門，怎生出入？」山神道：「小天公專管着天下禍福，他說禍福無門，惟人自招，若先設一門，便有私了。」小行者笑道：「禍福造于一心，那裏管有門沒門？此真小兒之語也！我自會尋他，你去罷。」正是：

造化誰主張，人心誰肯聽？不聽猶自可，轉要弄精靈。

山神退去，不知小行者怎生尋造化小兒，救出唐長老，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造化弄人 平心脫套

詩曰：漫道天操人事權，人心誰肯便安然？卑田乞食還謀祿，鬼籙登名尙望仙。

不到烏江誇蓋世，未思黃大肆薰天。雖然都是貪嗔妄，又道心堅石也穿。

話說小行者與沙彌尋到造化山，要救師父，聞山神說出造化小兒許多利害，又說無門，小行者不信，他因此退山神自想道：「他說禍福無門，惟人自招，我與他無一毫相干，他怎將我師父師弟藏在山中？一是他自開禍門了！我去尋他，却怪我不得。」因提着金箍鐵棒，同沙彌滿山尋門，尋不着門，遇見大石攔路，便兵一棒打得粉

碎，東打一塊，西打一塊，直打得石如寒星，滿山石塊亂迸如驟雨亂滾，石聲如春雷，滿山亂響。嚇得守此山的神土地心驚膽戰，亂紛紛都來報與小天公知道。

却說這個造化小兒自陰陽二妖解送了唐長老與猪一戒來，他已知師徒四個是佛門證果之人，害他不得。不過要他苦歷多魔以堅道念，因將唐長老與猪一戒送在一個魔難圈裏住下，每日原好好供給，過不得一兩日，忽陰陽二妖逃陣敗來，因哭訴於造化小兒求他幫助道：「我二人雖不才也，忝居二氣，參贊小主公化育，就是有時以寒熱加入，也是理之當然，怎麼這孫小行者倚着他有神通變化，竟將我鎮山神推倒，山澤盡通，使二氣混爲一氣，寒不成寒，叫我二人陰陽無准，禍福皆差，怎生爲人？就是前日設陷阱捉他師徒二人，亦不過要他回心伏善，爭奈這和尚十分慳懶，到半夜三更變了替身入洞來，要害我二人性命，若不是我二人細心隄防，此時首級已被他取去了。今又被他趕殺到此，此恨深如大海，求小主公大展元功，將那孫小行者圍住，以報此仇，則主公之恩同再造矣！」造化小兒道：「這些事我已盡知，但這四個和尚與衆不同，那個唐半偈他雖無前因，却一心清淨，實參佛教正宗，怎好將他魔弄？那個孫小行者他乃天生石猴，又得了祖傳大法，精神無敵，變化多端，又不貪不淫，無掛無礙，又且動靜在心，出入自得，你二人雖能生人生物，却是依樣葫蘆，縱能代禪四時，也不過照常行事，怎能敵得他過？就是我有百般圈套，慣會弄人，也只好惹喚貪癡，怎能圍得他住？」陰陽二妖道：「據小主公說來，則是天地間惟有這和尚獨尊，造化陰陽俱屬無用了。」造化小兒道：「不是造化陰陽無用，而造化陰陽用於不當之處，則爲無用矣。不是這和尚獨尊，這和尚實稟造化陰陽至精至靈之氣而生，獨尊耳。」陰陽二妖道：「雖如此說，爲人也要體面，難道被他凌辱一場，就輕輕罷了不成？」造化小兒道：「等他來時，待我將圈兒奈何他一番，使他不敢輕薄你，我然後做個人情放了他去，方可保全兩家體面。」正說不了，只見山神土地紛紛來報道：「孫大聖的後人孫小聖在外面要求見小天公，因一時尋不着門路，不得入來，着了急。」

動了氣，將金箍鐵棒滿山亂打，將那奇峯怪石都打得粉碎，再打半日，連山都要打崩哩。求小天公早早處治。造化小兒尚未開口，陰陽二妖早發說道：「這和尚忒也大膽，怎在公主門前也如此放肆？若不處他，成個甚麼模樣？」造化小兒道：「你們不必着急，待我出去奈何他一番，與你們出出氣罷。若要滅他，他乃後天靈竅所種，如何滅得？」因將身在山石嗟嘆之中，往上一縱，那些山石就像虛空的一般，絲毫無礙。這一縱，直縱到一個最高峯頂上，盤膝坐下，因叫道：「小孫猴兒快來見我，我在這裏。」小行者正在山中，乒乓兵打得燥皮，忽聽見有人叫孫小猴兒，因大怒道：「誰人敢大膽無禮，叫我孫老爺名字？」因停住鐵棒，四下觀看，却不見有人，正然疑惑，忽又聽得當頂上又叫一聲：「孫小石猴兒快來。」急抬頭看時，只見隱隱的有個人，坐在萬丈高的尖頂上，叫喚。心中暗想道：「這定是造化小兒賣手弄段，裝這賊腔要驚嚇我哩。」我若立在地下，仰面與他說話，不像模樣，就是跳在空中，站在雲上，也不爲奇。」因將金箍鐵棒扯的與他尖峯一般長，却壁立直豎在山前，將身一縱，直縱到鐵棒梢頭，與他對面坐下。再看時，果然是個小兒，論年紀只好了三四歲，因問道：「你這小哥，想你就是造化小兒了？你小小年紀，只該請先生在書堂裏去上學，怎敢結連陰陽二妖，逞凶恃惡，將我唐師父與豬師弟陷害，藏在洞中，我孫老爺尋將來問罪，就該大開洞門，請我進去負荆請罪，閉門不納，叫我在這空山裏敲石覓火，打草驚蛇，你怕打崩了這座山，却又弄虛頭坐在這頂尖上，叫姓叫名的犯上，總是娃子家的見識，我也不計較你，只要你知機識竅，快快送出師父來，還我們西行，我還叫師父替你念卷長壽經，保佑快長快大。」造化小兒聽了，嘻嘻笑道：「大猴兒，不要油嘴，莫說你纔從石頭裏鑽出來，嘴邊上土腥氣尚還未退，就是你老獅子如今成了佛，也還算不得我的孫子的孫子哩。」小行者忍不住大笑道：「天下人說大話不是你，我且問你有多少年紀了？」造化小兒道：「若問我年紀，却與天同生，與地同長，久遠無稽查的話說來，你也不信，只就眼前人前人所共知者，我在周文王列國時，曾撞見孔夫子，與他論日遠近，被我三言兩語難到了他，如今也有二三

都是些小節目，有甚大關係？造化小兒道：『你說的圈兒關係雖大，要跳却容易，我的圈兒節目雖小，却一時跳不出。』小行者道：『要跳不出，除非與你一般，也是個小兒，若是個頂天立地的漢子，那裏圈得住？』造化小兒道：『據你這等誇口，也要算做一個頂天立地的漢子了，敢與我打一個賭賽麼？』小行者道：『怎生樣打賭賽？』造化小兒道：『你師父現今已捉在我山中，我雖念他是個好和尚，尚不忍加害，却也沒個輕輕放去之理，今與你打一個賭賽；因袖中取出一個圈兒，拿在手中道：『你若有事，跳出我這個圈子，我情願與你結盟，結成契友，送你師父西行。若是你沒手段，跳不田我的圈兒，莫說師父莫想西行，連你這小猴兒，真真要帶去做買賣了。』小行者道：『就打一個賭賽，要要也罷了，只是沒個見證，你小兒家輸了，要放手撒賴，却怎處？』造化小兒道：『你不要多疑，好人口裏說的話，那裏有賴之理？』小行者道：『不是我多疑，只因你的名譽壞了，那個不說造化是個無賴小兒也罷，我老孫也不怕你賴了，就與你賭一賭。』造化小兒道：『我到不賴，只怕你要賴也賴不得。』因將手中一個圈兒，照小行者劈頭慣來。那圈兒在造化小兒手中，不過數寸大小，及拋在空中，便像房子大的雞籠一般，從頭上罩將下來。小行者抬頭一看，只見那圈兒果然有些妙處，怎見得：但見。

團團如一輪月鏡，割作虛蹤；灣灣似兩座虹橋，合爲太極。非金打就，光豔豔，儼然一道金箍；豈竹編成，細磷磷，宛似千竹層網，不密不稀，圍轉來疎而不漏，又寬又窄，頭入去縛，乎能容當頭，豈下受悶氣，不啻蒸籠，失足其中，被物擊，如鐵桶，非千仞高牆，孰能踰而走出。僅一層薄壁，誰敢鑿而偷光，雖木不蠹，此只見上天無路，縱繹非械足也，如畫地爲牢，古牢籠不離此道，終身輪轉，去有他途。

小行者看見圈兒劈頭罩來，欲待飛身走了，不入他圈兒，却又說個賭鬪，只得跳起身立在空中，順手將鐵棒帶起，往上一迎，那圈兒早套在身上，套便套在身上，却上下兩頭是空的，又遠遠的不能近體。小行者暗想道：『這樣東西，怎生弄人，莫非造化有甚微妙之處，因將身往上一縱，直跳到半空，再看時，圈兒已不在身上，急急落地。』

下來，此時造化小兒已不在峯尖，竟到山前一塊大石上坐着。小行者看見，因走到面前笑說道：「你真是個小兒，這樣東西也要我孫老爺費力。」造化小兒道：「我見你會說嘴，只道你有些名望，因將這個名圈兒與你用，誰知你是個石猴兒，內無親黨之譽，外無鄉曲之名，故開闢無聞，做了遊方和尚，這名圈兒如何有你的分？原是我差了。」小行者道：「小哥，你那裏曉得名實之實也。我老孫有其實，所以無其名，這些閑話既已騰輸，快去請我聲師父出來西行就是了。」造化小兒道：「去是與你去，只是此時還早，你這小猴兒既不爲名，必然是個利徒，我有一個利圈兒，你敢再進去要麼？」小行者道：「一個與百個同，怎麼不敢進去。」造化小兒聽見小行者不推辭，忙取出利圈兒，照小行者當頭擡來，小行者在他套來，毫不介意，等他套了，却從從容容跳將出來，無掛無礙，造化小兒見了，因笑說道：「到你這小猴子不出竟，造到名利兩空也罷，也罷，有心結識你，益發試你一試。」因將酒色財氣四個圈兒，一齊擡出，那小行者看見，也不謊不忙，來一個跳一個，來兩個跳一雙，就像蛟龍出穴，鸞鳳離巢，一霎時三四圈兒，都被他跳出，跳入，弄做個傳舍，跳完了，因大叫道：「小兒！小兒！我聞你一生造化高，今日撞見我老孫，只怕要造化低了哩。」造化小兒並不答應，又取出來貪嗔癡愛四個圈兒，一連擡將來，小行者跳到得意之時，因說道：「來得好！來得好！也是我跳一場。」因側着身軀，歪着肩膀，東頭跳到西頭，西頭又跳到東頭，又像玉女穿梭一般。造化小兒看見，暗暗喝采道：「好個石猴兒，果然天地不虛生，人心着不得假。」因想道：「這猴子雖酒色財氣無侵，貪嗔癡愛不染，你看他跳來跳去，十分快活，定是個好勝之人，只消一個好勝圈兒，自然圍住。」因忙取出對小行者說道：「只這一個圈兒，你若再能跳出，便真要算你是個好漢子，只得放你師父西行。」小行者笑道：「許多既已領教過，何在這一請速速套來，莫要誤了我老師父的程途。」話還未曾說完，造化小兒已將一個圈兒拋來，套在小行者身上。小行者正說得興興頭頭，不期這個圈兒到了身上，便覺有些手慌脚忙，不像前邊從容自在，怎見得那圈兒利害，但見：

上雖無蓋而銅鎖客莫敢出頭；下雖無底而鐵足漢不能伸脚緊則緊，絕不靈拘繫之迹；鬆則鬆，宛然如縛束之神。有時圍頂湊成兩道金箍，忽爾攔腰，又繫一條玉帶。百般擺佈，東到東西，西擺佈不開，千計通延，左則左右，右則右，連逃莫脫。不知與我何親，同行同止，如恩愛之難分；又不知與我何仇，相傍相隨，似冤家之不離，縱然套人非我之願，雖天巧設陷，算誠思好勝是誰之心，實人自投羅網。

小行者被圈兒套住，欲往上跳，不期那圈兒就跟着他上去；欲往下鑽，不期那圈兒就跟着他往下。欲將身子變大，那圈兒就隨着他的身子也大了；欲將身子變小，那圈兒就隨着他的身子也小了。周圍雖稀稀透亮，及要變化去時，却又沒絲毫縫兒。欲要使金箍鐵棒打開，却又地方窄狹，施展不開。欲再用拳頭去打，却又軟膿膿無處用力。急得他就是雀鳥一般，只在內團團跳轉。造化小兒看見大喜道：「小猴兒怎不跳了出來？你的英雄那裏去了？」小行者聽見氣得暴跳如雷，狠的一聲道：「就連天也要撞通了，因拿着鐵棒，儘力往上一跳，這一跳，帶着圈兒，就是弩箭一般，往空中直射，不期恰遇着李老君，帶了兩個道童兒在空中過，不會隄防，忽被小行者套着個圈兒，拿着鐵棒，兜頭撞去，往上一撞，直撞着李老君的卵胞，一時疼痛難禁，叫的一爺，一個倒栽葱，跌倒在空。虧得兩個童兒上前扶起，李老君扒起來，忙叫捉住道：「甚麼潑神，敢大胆無禮，撞我一跌！」再看時，却是孫小行者，套着一個圈子在空中亂跳哩。因罵道：「賊猴頭，你要幹那討飯的營生，也須看看地方，敲鑼鼓叫人走開，好讓你跳。」李三娘挑水，或是一關雲長獨行千里，「怎聲也不做，硬着頭往人褲襠裏直撞，幸是我的卵袋，碰着你的頭，倘或碰着你那條哭喪棒，豈不連我性命都傷了？」小行者看見李老君跌了一交，自知理短，因連連陪罪道：「老官兒莫怪，是我被人暗算，一時上來急了，沖撞你老人家。」李老君道：「你這賊猴頭，一生要討人便宜，怎今日也被人暗算？你且說被那個暗算，弄成這等一個模樣？」小行者道：「不要說起，說起也要羞人。因奉我師父唐長老西天求解，路過陰陽二氣山，陰山太冷，陽山太熱，我師父走不過去，我因使手段，將

陰陽鑿通，便冷熱均平；陰陽二妖惱了，就暗設陷坑，將我師父與豬八戒捉去，見我尋他收討，他闞我不過，又將師父與豬八戒送在造化山，造化小兒處藏了。我尋到造化山，那小兒甚是懶懶，不與我廝殺，只將這圈子與我打賭鬪，叫我跳出他的圈子，就送我師父西行。初時是將那名利圈兒，我已跳出，次後又是酒色財氣四個圈兒，我也跳出，後又是貪嗔癡愛四個圈兒，我又跳出，最後他急了，遂將他娘的這個圈子套在我老孫頭上，叫跳進跳出，跳得滿身是汗，他又不肯放我，我無可奈何，只得硬着頭皮往上亂撞，指望撞得出頭脫離他的孽海，不做和尚的命苦，又撞到你老官兒的禪襠裏來，也是一緣一會，千萬顯過神通，救我出這圈子來，足感高情。」

李老君笑道：「你這個賊頑皮，天不怕，地不怕，今日一般也弄倒了，那造化小兒，乃天地間第一個最精細最刁鑽之人，你却尋上門去惹他，自討此苦吃。」小行者道：「那個去尋他，只因師父被他陷害了，不得不尋他，別的事不要你多管，只要你替我將這個圈子除去就好了。」李老君道：「別的事到還容易，要去這個圈子，却是不。」

小行者聽了，喫驚道：「前面許多圈子，都被我輕輕跳出，這個圈子，就是難些，畢竟也有個脫法，怎說不能？」

李老君道：「若論你這賊猴，自家弄聰明，逞這本事，就叫你糊糊塗塗在這圈子裏坐一世，纔好只恐怕誤了你師父的求解善緣，與你說明白了罷，造化小兒，那有甚麼圈子套你？都是你自家圈子套你。」

小行者道：「這圈子分明是他套在我身上，怎反說是我自套？」

李老君道：「圈子雖是他的，被套的却不是他，他把名利圈套你，你不是名利之人，自然套你不住；他把酒色財氣圈子套你，你無酒色財氣之累，自然輕輕跳出；他把貪嗔癡愛之圈子套你，你無貪嗔癡愛之心，所以一跳即出。如今這個圈子，我仔細看來，却是個好勝圈子，你這潑猴子，拿着條鐵棒，上不知有天，下不知有地，自道是個人物，一味好勝，今套入這個好勝圈子，真是如膠似漆，莫說你會跳，就跳遍到三十天，也不能跳出，不是自套，却是那個套你？」

小行者聽了，嚇得啞口無言。李老君道：「你也不必着驚，好勝不過一念耳。」

小行者聞之大悟，因歎說道：「我只道好勝人，方能勝於人，今未必勝於人，

轉受此好勝之累罷罷罷，如今世道，只好呆着臉皮，讓人一分過日子。因把鐵棒變了，小收在耳中，就要別老君下造化山去。」老君道：「你下去做甚麼？」小行者道：「有甚麼做不過見造化小兒下個禮，求他除去圈兒，放我師父出來。」老君道：「你既轉了好勝之念，又何必求他？你今再跳跳這個圈兒看。」小行者真過去跳一跌，早已跳出圈兒之外，喜得他抓耳揉腮，滿心快活道：「原來無邊解脫，只在一念。那些威風氣力，都用不着。多謝老官兒指教。今日且別過，改日造府奉謝罷。」老君笑道：「謝到不消，只是你弼的我那卵胞還有些疼，須替我呵兩口纔好。」小行者道：「呵到不難，只怕呵腫了，弄成個大氣胞，夾着難走路，莫若回去坐在丹房裏自家揉揉罷。」老君笑了，帶領兩個童兒而去，正是

人事無非跳，乾坤都是圈，縱教圈滿世，不跳也徒然。

小行者別了老君，手提着好勝圈兒，落下雲頭，仍到山前，只是造化小兒早已盡知此情，先迎着說道：「這都是老驕那賊道多嘴，雖他多嘴，也虧你心靈性巧，轉念的快，既已悔過，可跟我來，迎你師父去罷。」小行者還打躬，請着他，說自家跳出的大話，不期他事事皆知，便不敢說慌，只說道：「你既肯放我師父西行，閑話多不必提了。圈兒還你罷。」因用手將圈兒往造化小兒頭上攢來，造化小兒一手接住，就一手往山前一指，只見山前早現出一座洞府，重門朱戶，碧瓦紅牆，宛然天宮帝闕。小行者看了，笑道：「原來有這個好所在，這裏面却叫我在門外，與木石爲伍。人都叫你做小天公，以我看來，甚不公道。」造化小兒道：「我怎不公道？一座公闕，明明在此，但你初來，一團驕傲，沒有造化，故尋不見，如今你換過心來，造化到了，故得看見，此皆你心有偏私，怎到怨我不公道？」因帶了小行者，沙彌入去，早有許多天吏職司兩邊伺候。造化小兒到了大殿上，升了寶座，陰陽二大王俱來朝見，造化小兒因說道：「我與你明變乾坤，乃是一大天。唐大顛與孫履真潛修性命，乃是一小天，名雖有大小之分，道理却是一般，豈可自相踐踏？他雖擅自推碑鑿地，迎山澤，也不過急於西行，不爲大過，縱有逞強之罪，今

已悔心講明，不必再論。你二人原回山去，供修職業罷。」陰陽二大王，已見造化的圈兒，俱套他不到，料爭鬧也無用，又見小主公這等分說，只得唯唯聽命回去了。造化小兒方叫取出唐長老師徒二人，並行李馬匹來，說道：「你師徒四人，精心奉佛，我代天施化，本不敢圍留你在此。從來道念必經魔難，而後堅固留者，正堅你道念耳。」唐長老聞言，合掌頂禮，再三致謝。小行者還打算出些戲言，因見他體尊位嚴，便忍住了。造化小兒又叫備齋請他師徒飽食一頓，然後送他出山西行，正是：

乾坤雖阻絕，不礙一心行；

不知唐長老師徒此去有何所遇？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掃清六賊 殺盡三屍

詞曰：試問誰扶性命，全憑氣血相調；明中剝削暗中消，皮骨如何不老。况助腐腸之藥，又加伐性之刀。莫言漫數，莫能逃，多是自家送了！

話說唐長老蒙造化小兒解放西行，十分感激。小行者一路上細說賭賽跳圈，遇着老君指點之事，大家歡喜無盡，不覺又行了數千程途。一日行到了一處，因天寒日短，趕不到大鄉大村，只望見野中有三四草舍人家。師徒們沒法，只得趕到人家去借宿。此時天色昏黑，剛走到門前，小行者正待敲門，忽聽得裏面哭聲甚哀，忙停住了手，欲待不敲，却又天晚了，沒別處借宿，只得輕輕敲了兩下，因門內哭得正苦，沒人聽見，只得又敲幾下。裏面方纔走出一個老蒼頭來，問道：「這時候甚人敲門打戶？」小行者忙應道：「是過路僧人借宿。」老蒼頭道：「這又不是大路，那有過路僧人到此？莫非是歹人？」因將門開了，忽看見小行者雷公嘴，查耳朵，三分不像人，生了一跳，又看看門外見豬一戒，沙彌十分醜惡，因亂嚷道：「真是福無雙降，禍不單行！」折轉身往裏就走，小

行者一把扯住道：『老官兒不要說，我們不是歹人，實是大唐國來的，奉旨往西天拜活佛求真解的高僧。因天晚趕不上宿頭，故來借潭府暫住一宵，明日經早就行。』老蒼頭見說，不是歹人，方立住脚再看道：『老爺呀！既是高僧，怎這般嘴臉？』小行者道：『這叫做面惡人善。』老蒼頭道：『既是遠方高僧，本該留宿，只是我家主母，今日遭了橫事，正在哀苦之時，不能接待，要借宿，請到別家去罷。』小行者道：『借宿事小，且問你家主母，今日遭了甚麼橫事，這等悲哀，不妨細細對我說了，我可以救他。』老蒼頭連連搖頭道：『救不得，救不得，說也無用。』小行者道：『你且說說看，包管你救得。莫說遭了橫事，就是死了人，我有本事問閻王討了魂來還你。』老蒼頭又看看道：『老爺呀！不要哄我。』小行者道：『我們乃遠方高僧，不打誑語，怎肯哄你？』老蒼頭道：『既是這等請少待，等我進去稟過主母，再來相請。』小行者道：『快去快去。』蒼頭真個跑入中堂，報與主母道：『奶奶外面有三四個和尚，說遠方來的，生得形容古怪，一來因天晚要借宿，聽見奶奶悲哀，他說有甚苦事告訴他，他有本事救得。』那奶奶正哭得昏聩，忽然聽見說有人救得，因此住了哭聲道：『我那親兒被他盜去，此時已不知死活存亡，那裏還救得轉來，他不過借此爲名，要借住是實。』老蒼頭道：『奶奶不必狐疑，就是騙我們借住了，不過費得一頓晚齋，倘或他遠來的高僧，有些手段，便是千萬的喜了。』奶奶見蒼頭說得有理，便道：『快請進來。』老蒼頭見主母允了，便請進門前，對着唐長老師徒說道：『列位老爺，請進裏面來。』唐長老方敢舉步入去，又吩咐豬八戒沙彌道：『他家既有苦切之事，我們須要小心，不可囉唆。』大家走到堂中，只見主母烏鬚鬢，着幾根白髮，已是半老佳人，看見他師徒到堂，忙起身含淚相迎。唐長老忙合掌問訊道：『貧僧乃大唐差往西天拜我佛如來求真解的路過寶方，因天晚無處棲身，故不得已擅造潭府，又適值潭府有事，多有唐突，望女菩薩恕之。』奶奶道：『列位聖僧，既是遠來，沒有住宿之處，素齋草榻，請自尊便。老身家門不幸，苦自難言。』說罷又哀哀哭了起來。小行者道：『老菩薩哭也無用，有甚事故，快與我說來，我與你商議。』奶奶哭着說道：『老身

趙氏先夫劉種德，不幸早亡，止存下三歲一個孤子，老身忍死孀居，撫了一十五年，吃盡辛苦，今幸一十八歲，纔得成人，取名叫做劉仁，指望他嗣續先夫一脈，不期蒼天不仁，家門不幸，好端端的遭了慘禍。小行者道：「莫不是暴病死了？」奶奶道：「若是暴病死了，留得屍首埋葬，雖痛心也還不慘。」小行者道：「這等說來，想是山中行走，被虎狼吃了？」奶奶道：「老身也還薄薄有些家資，我那嬌兒日日抱在懷中，還恐怕傷了，怎容他到山傍代說道：『我們這地方，叫做震村，離我這震村西去五百里，有一座山，只因山形包包裏裹像個皮囊，故俗名叫做皮囊山，這山上近日出了三個三屍大王，一個叫做行屍大王，一個叫做立屍大王，一個叫做眠屍大王。這三屍大王慘虐異常，專喜吃生人的血肉，有人不知往他山前過，不論老少拿去吃了，是不消說的他手下又養得六個妖賊，一個叫做看得明，一個叫做聽得細，一個叫做嗅得清，一個叫做說得出，一個叫做立得住，一個叫做想得得到。這六個妖賊，專管替他在這山前山後數百里內外，探訪人家生得清秀嬌嫩的好少年子弟，便悄悄乘人家不防備，往往偷盜了獻與這三屍大王受用，我家小主人昨夜好好睡了，今早門不開，竟不見了，各處找尋，並無蹤影，午間會有人來報說，在五十里長村地方，撞見這六個妖賊，用繩索綁着二三個少年後生，往西去，親眼看見小主人也在內，這一去定是獻與三屍大王吃了，豈不是慘禍？」小行者道：「既有人看見來報，怎麼不叫人趕上去追了轉來？」老蒼頭道：「那六個妖賊，皆是有手段的惡人，若去趕他，只好送與他湊數，雖有本事奪得他的轉來？」小行者道：「既是午間有人看見，在五十里上，此時不過走了一百里罷了，此處離着皮囊山五百里，料想還未曾獻與三屍大王吃哩，我這替你奪了轉來何如？」那奶奶聽見說替他奪了轉來，便不顧好歹，跪倒在地下，只是磕頭道：「老爺果能奪得轉來，便是萬代陰功，我老身情願賣盡田園以報大恩。」小行者道：「這些小事，誰要你謝？」老蒼頭道：「老爺果能肯去趕家裏驢子，恐怕走的慢，等我往前村張

大戶家，借一匹馬來，與老爺騎了去還快些。」小行者笑道：「若是騎馬極快，也要走一夜，豈不誤事？不消不消，我自會走。」唐長老歡喜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履真你果能救得，須要連夜去才好。」小行者道：「不，不，不，我就去。」奶奶道：「老爺要去也，須用一頓飽齋。」因連連催齋。小行者道：「不消，你收拾下我去了來吃罷。」一面說，一面將身一縱，早不知去多遠了。那奶奶與老蒼頭看見是飛昇的活佛，又驚又喜，只是磕頭不題。

小行者路跳一跳，早已去了百里有餘，在半空中睜開火眼金睛，一路找尋，並不見蹤影。原來那六個妖賊，雖會東西探聽，却只好自家一身來來去去，今牽着許多人，那裏有手攔攝他們去？因衆人走不動，就在八十里上一個古廟中歇下，將衆人都藏在廟中。他六人却攔廟門坐下，不期小行者找尋到廟門口，見那六個妖賊，詫詫異異，因取出金箍鐵棒，大叫一聲道：「好六賊，怎自家的色香嗅味都不去管，却來盜人家的血肉去奉承死屍，不要走吃我一棒！」六妖賊無意中忽然看見，大家都嚇得一跳。又因久在鄉村，偷盜幾個愚夫愚婦，沒人與他相抗，故不會帶得兵器。一時手脚無措，只影得一影，各自逃命。小行者再撒棒欲打時，六妖賊早逃得無影無蹤。小行者見六妖賊走了，因推開廟門，往裏找尋，只見長繩短索，鎖繫着二三十個少年，都在一堆啼哭。因叫道：「那個是劉種德的兒子劉仁？」只見內中一個少年，連聲答應道：「我是劉仁。老爺是誰？爲何問我？」小行者道：「我是唐朝聖僧，是你母親趙氏，請我來救你的。衆妖賊已被我打走了，你可快跟我回去。」劉仁道：「繩索縛得牢牢的，如何走得動？」小行者道：「不打緊。」因用手一指，身上繩索俱已盡斷。劉仁身子鬆了，忙跟着小行者，就走。衆少年看見，都一齊喊叫起來道：「活羅漢老爺，望一視同仁，都救救罷。」小行者道：「不要叫，我來救你們。」又用手一指，衆人的繩索俱一時斷脫，在地。衆少年得了性命，都圍着小行者，只是磕頭。小行者道：「不要拜，且跟我來，帶你們回去。」遂大家一齊湧出廟外。小行者叫衆少年都閉了眼，因往巽地上呼了一口氣，吹作一陣狂風，他就將衆少年撮起，不消一刻工夫，早已到了劉家堂前天井內。二三十人都一齊落下來，擠了一階，慌

的趙氏不知頭惱。劉仁早走上前，扯着趙氏大哭道：「母親！孩兒得了性命回來了！」趙氏看見這一喜，真是

燈前乍見猶疑夢，膝下牽衣始信真。

母子二人哭一回，笑一回，又重新對着小行者只是磕頭。衆少年也都跪在地下磕頭如搗蒜。小行者道：「不帶拜了！且問你衆人俱是那裏人？」衆少年道：「都是近村人。」小行者道：「可認得回家的路？」衆少年道：「都認得。」小行者道：「既認得都去罷，早早回家，免得親人記掛。」衆少年又磕了許多頭，方一鬩散去。正是

牽去愁如入肆羊，放來喜過開籠雀。

衆少年散去，劉家齋方纔完備擺了上來，請他師徒受用。趙氏因說道：「方纔老爺們說去了來吃齋，我想來往一二百里路，只認作取笑之言，不期果然，真是活佛菩薩！」豬八戒道：「我這師兄原是替玉皇大帝當捕兵出身，莫說一二百里，就一二千里，一萬二萬里，他只消這會工夫就轂了！」小行者聽了道：「獸子莫胡說，快吃了齋去睡，明日好早走！」趙氏母子歡喜不盡，須臾齋罷，就請他師徒四人到上房裏去安寢不題。

却說那六個妖賊，被小行者忽然打散，都東躲西藏，不能出頭。只等小行者去了半晌，方纔一個個鑽了出頭，大家商量道：「我們費了無數氣力，方盜得些血食，指望獻與三屍大王去請功，不知那裏忽然間走出這個和尚來，奪了轉去，甚覺可恨。」看得明道：「我看得和尚尖嘴縮腮，手裏拿着金箍鐵棒，有些認得他，却一時想不起。」想得明道：「我細細想來，莫非就是昔年我們剪徑時，被他打死的那個孫行者？」看得明道：「有些像他。」聽得細道：「若果是他，却惹他不得。」立得住道：「是不是，我們也該到震村去訪訪，如若果真是他，我們雖不去惹他，也必須報與三屍大王知道，等他去尋他，我們坐觀成敗，又可見我們請功之意。」大家齊說道：「這個有理。」遂乘着夜裏無人悄悄的一陣風，都來到震村打探他們。這六個是慣打聽的，不消半個時辰，都打聽得明明白白，又一陣風直趕到皮囊山來，見三屍大王。這三屍大王是時常受這六賊供獻價的，今夜聽見說

六賊要見，只道又有甚麼供獻來了，忙叫喚他進來。六賊走到面前，行屍大王就開口問道：「你們這時候忙忙急急來做甚麼？」六賊齊稟道：「小的感三位大王收錄門下，無以報德，連日就在鄉村採取的二三十個血食，上獻三位大王，不期行到半路，忽被一個和尚倚強，都被他搶奪了回去，故特來報知。」三位大王俱咬牙切齒大怒道：「甚麼和尚，敢大膽搶奪我們口裏的血食，你們可曾打聽這和尚如今在那裏，叫甚名字，好叫我們去拿來碎屍萬段，以報此仇！」六賊又稟道：「小的們俱細細訪知這和尚就是當年跟唐三藏往西天求經，孫行者的後人，叫做孫小行者，他如今又兜攬了一個唐僧，往西天求解的，因天晚了，在劉家借宿，知道劉家的兒子是我們盜了，他倚着有些本事，就出頭趕到半路，將我六人一頓鐵棒打走了，把衆人都搶奪回去了，如今現在劉家以爲有功，與他飲食吃哩。」三屍大王聽了大怒道：「這和尚如此可恨，定要拿來報仇！」眠屍大王道：「不但拿他來報仇，還有妙處。」行屍大王問道：「還有甚妙處？」眠屍大王道：「我聞當年孫行者跟隨求經的唐三藏，乃十世修行得道高僧，吃他一塊肉，可以延壽一紀，今日孫小行者跟隨求經的唐僧，雖不修行幾世，諒來必定也是一個高僧，吃他一塊肉，也能延壽，我此去一併拿來受用，豈不妙似吃他那些俗人？」行屍大王與立屍大王俱歡喜道：「此算甚妙，我們就到劉家去拿人！」六賊聽見說要到劉家去拿人，因又稟說道：「大王不消去，我打聽得他有三個徒弟，除了孫小行者，還有一個豬一戒，一個沙彌，都有些手段。若到劉家去，與他賭鬪，未必能盡捉得住，況這四個和尚西行求解，少不得要往山前經過，三位大王只消坐在山中，設個計策，以逸待勞，管教都是三位大王口中之食。」三屍大王聽了大喜道：「他既有三個徒弟，我們三個大王，一個調一個，都調開了，與他廝殺，你們六人，却乘坐兒將他師父拿到洞中，等我門回來，趁新鮮受用，豈不美哉？」因算定行屍大王做頭一陣，去敵孫小行者，立屍大王做第二陣，去敵豬一戒，眠屍大王做第三陣，去敵沙彌，六賊潛伏山中，單捉唐長老，算計已定，各各收拾不題。

却說唐長老師徒，在劉家安寢了一夜，次早起來，就要走路。爭奈劉家母子苦苦留住，備齋相請，不多時衆少年的父母親戚都來叩謝。這家請那家邀，唐長老苦苦推辭，也纏了三四日方得出門。又走了三四日方到山前。小行者因與豬八戒沙彌算計道：「前日那幾個毛賊，雖被我一棒打得無影無蹤，却未曾打死除根，從來做壞人的真裏壞到底，決不肯改過自新，他見我放走了他的人，必然要結連這皮囊山的三屍妖怪來報仇，我們今日過山也須防備。」豬八戒慌張道：「怎生防備？」小行者道：「我們三個怕甚麼？只要防備師父莫要着了他的手。」沙彌道：「你二人專管殺妖精，我一人單管保師父就是了。」小行者道：「有理有理。」大家算計已定，遂趕着唐長老的馬，竟進山來。此時三屍大王已打聽明白，等他師徒入山，走到半路，見行屍大王手執鋼刀，忽然從山腰中跳出來，大罵道：「賊禿驢！你有本事救他人之死，今日在自家頭上，却叫誰救你？你不要走，吃吾一刀！」舉刀照小行者當頭砍來，小行者忙用鐵棒架住道：「你這妖精想是甚麼三屍了？」行屍大王道：「你既聞我大名，何不早早受死？」小行者道：「別個妖精不關利害，還可饒他，你這三屍乃道家之賊，斷斷饒恕不得，我的死未必在頭上，只怕你的死到在眼前了！」因舉鐵棒劈面相還，一場好殺，怎見得：但見

一個是寶刀，一個是鐵棒，寶刀閃閃，現偃月青龍；鐵棒展一展，吐鑽天黑蟒。黑蟒飛來，不問是妖是怪，一例消除；青龍落去，任他爲佛爲僧，也都殺害。這和尚衛道心堅，誓把三屍痛戮；那妖怪吃人念切，要將五體生吞。生吞不着，空垂饑口之涎；痛戮何曾，枉費熱心之火。

那妖魔與小行者纏殺不十餘合，那立屍大王，忽又從山頭跳下來，竟撲唐僧，豬八戒看見忙舉釘鈿迎住，罵道：「瞎妖精要尋死，不到豬老爺這裏來，却思量到那裏去？」立屍大王也不回言，舉起鉞斧胸劈就砍，這一場廝殺，却也不善，怎見得：但見

一個是宣花鉞斧，一個是九齒釘鈿。鉞斧幌一幌，迸萬點星光；釘鈿築一築，吐九條霞彩。霞彩九條，莫說

三屍就是千屍也築做肉泥；星光萬點，休言一戒，即使萬戒，也砍成血醬。你道我狠，我道你狠，兩下裏無半點善心，你思量要捉，我思量要拿，霎時間有千條詭計。萬斧千鎚，苦貪賭闖，半斤八兩，未見輸贏。

豬一戒與立屍大王又戰不上十餘合，忽山嘴裏又跳出個眠屍大王來，手挺長槍，直奔唐長老刺來。沙彌看見小行者與豬一戒都有對手廝殺，只得也掣出禪杖來，將長槍撥開，回手就打眠屍大王。笑道：「我看你這和尚，滿臉都是晦氣，快快的逃走了，還得便宜，若要勉強支持，只怕你真真晦氣上臉了。」沙彌道：「你這潑妖怪，那裏知道我沙老爺從來是降晦氣的祖師，任是英雄好漢，撞見我就晦氣到了，你不信請試試看。」復舉杖照頭打來。眠屍大王急撒鎗相迎，這一殺更覺利害，怎見得：但見：

一個是長鎗，一個是禪杖；長鎗雖丈八，刺將來只不離方寸心窩；禪杖只一條，打下專照着三屍頭上。緊一鎗，慢一鎗，惟我善於摧鋒；虛一杖，實一杖，叫人不能躲避。打不倒妖精，未可便言惟我精神；捉不住和尚，到底不知是誰晦氣？

沙彌雖與眠屍大王賭闖，却一心只記望着師父，任眠屍妖引誘他，只不走遠，闖不到十餘合，隱隱聽得後面人聲嘈雜，忙回頭一看，却見有人暗算唐長老，吃了一驚，遂虛幌一禪杖，撇了眠屍妖，跑回唐長老面前，大叫一聲道：「妖精你得無禮，我來了！」六賊看見唐長老獨自一個，便從山坳中跳出，只襲下手，不期沙彌復跑回去，護持，因一閃又走了。眠屍大王見沙彌逃回，那裏肯放，一直趕來。豬一戒聽見沙彌吆喝，知道是妖精暗算師父，也撇了立屍大王，撤回身來救應。却看見眠屍妖望着沙彌，只顧前趕，他就暗算道：「不趁此時下手，便待何時？」便悄悄駕雲，趕到眠屍妖背後，眠屍妖一心只想捉沙彌，不提防背後有人，沙彌對面到看見轉笑嘻嘻引他道：「趕人不可趕上，再趕趕便有人要殺你哩！」眠屍妖大叫道：「誰敢殺我？」豬一戒早從背後應聲道：「我敢殺你！」當背心一釘，把眠屍妖早已九孔流血，跌倒在地矣。立屍妖因豬一戒跑回，只認作輸，便隨後趕來，尚

未趕上，忽見衆殺眠屍大王，嚇得心膽俱碎，慌了半脚，折轉身來跑，不期小行者聽見背後人亂，恐怕唐長老有失，也撇了行屍妖，回來救應，恰好與立屍妖撞個滿懷，立屍妖正驚得癡呆，又撞見小行者，益發慌張，亂了手脚。小行者看見因隨手一棒，結果了性命。行屍妖隨後趕來，遠遠望見不是勢頭，遂駕雲化風向東走了。小行者趕到面前，見唐長老無恙，豬一戒已打殺了眠屍妖精，大家歡喜。豬一戒說道：「這三個妖怪，已打殺了兩個，那六賊又無影無蹤，料無阻礙。我們趁此時保護師父過山去罷。」沙彌就收拾行李。小行者道：「且慢。」豬一戒道：「師兄，且慢想是要等妖精來報仇哩。」小行者道：「我們結了仇，不等他報了去，却叫他尋別人去報，豈是恻菩薩心腸？」唐長老問道：「怎尋別人報仇？」小行者道：「他拿了劉家兒子，我們救了出來，又打死他兩個妖精，我們又一道烟去了，他沒處出氣，自然要尋劉家，起初只得一個兒子受害，如今恐怕一家都要吃苦哩。」唐長老聽了，驚道：「徒弟是呀，若如此論來，不是救人，轉是害人了。如今却如何區處？」小行者道：「不打緊，俗語說得好，斬草要除根，只將這三屍殺盡，自然大道可期。」唐長老道：「三屍已殺二屍，那一屍知他躲在何處，怎生去尋他？」小行者道：「他現在化風逃走，定然到劉家去了。」豬一戒道：「他若果然到劉家，我們三人同去一個守前門，一個守後門，一個進去拿他，殺了便完帳。」小行者道：「我們同去拿他，倘或他知道走了，將師父拿去，豈不反輸一帖，莫若你二人埋伏在師父左右，等我去了，他來看見師父獨守在此，自然要下來捉拿，你們從旁出其不意，一鈿一杖打殺，豈不省力？」沙彌道：「有理有理。」遂請唐長老下了馬，到山腰懸崖中，一塊大石上坐下。豬一戒與沙彌却潛身躲在兩旁。小行者方提着鐵棒，一筋斗回到劉家來。到了劉家，果然見行屍大王帶領着六賊，將劉家母子，并合家大小都捉了，細綁起來，說他請了和尚來，傷了他兩個大王，要殺他一家性命。劉家合宅啼哭震天。小行者看了大怒，因落下雲頭，大喝道：「好屍靈，自家死在頭上，尚然不知，還來陷害良善，不要走，吃我一棒，斷了根罷！」行屍妖看見心上着忙，也不回手，依舊化風走了。六賊正要逃走，被小

行者用棒擋住走不得，只得跪在地下求饒。小行者道：『毛賊不足辱我棒，我不打你，快解了劉家母子。』六賊連忙解放，解完小行者，就將解上的繩子，將六賊縛了道：『我說不打你，只要尋還我行屍妖，就放你。』六賊道：『行屍失利，定回洞中去了。』小行者又吩咐劉家母子道：『你們只管放心，我定與你將三屍殺盡，決不留禍根。』劉家母子拜謝不已。小行者因帶了六賊，復到皮囊山來。到得山上，行屍妖果然見唐長老獨坐，便下來捉拿。不期豬八戒與沙彌左右突出，登時殺死，已先同師父坐在山頂上，大家歡喜。小行者因帶過六賊來，請師父發放豬八戒道：『這三屍之禍，皆六賊起的，也該打死消除。』唐長老道：『三屍易殺，六賊難除。』因吩咐六賊道：『我們佛法慈悲，也不殺你，只要你自知改悔，從今以後，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便非六賊，而成五官矣。』六賊聞言，感悟拜伏於地道：『蒙聖僧開示，自當洗心，一遵教誨。』唐長老聽了大喜道：『既能解悔，何必苛求去罷。』六賊拜謝而去。小行者方叫豬八戒挑行李，沙彌扶唐長老上馬西行。正是：

遺禍莫饒人，回頭須放手。
唐長老師徒此去，又不知有何所遇，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小行者金箍棒聞名 豬八戒玉火鉗被夾

詞曰：海大何嘗自滿，天高從不多言。檐鈴角鐸鬧喧喧，只是此中褻淺見。漫說情能成棒，安知慾可爲鉗。開開大小豈徒然，敢請世人勿眼。

話說唐半偈同小行者掃除六賊，殺盡三尸，救了劉家一門性命，絕了皮囊山一境禍根，歡歡喜喜，又復西行了月餘，並無阻滯。唐半偈更加歡喜，因說道：『這些時一路來，甚覺太平，想是漸漸與西天相近了。』小行者笑道：『西天近了，路上太平，却與西天有甚相干？』唐半偈道：『在西天佛地，佛法相淨，故道路十

平，恣不相干？」小行者說：「依師父這等說，要成佛清淨，只須搬在西天居住，也不用苦修了。」唐半偈說：「清淨在心不在境，然畢竟山爲佛居，便稱靈山，雲爲佛駕，便名慈雲，雨爲佛施，便爲法雨，豈可人近西天不叨佛庇，若非如此，何以這些時獨獨太平？」小行者道：「師父只就那虛理摸稜揣度，似乎近是，若據我實實看來，這些時路上太平，還是師父的心上太平，你看今日動了這個輕心，重佛的念頭，只怕又要不太平了。」正說不多時，忽見道旁閃出一個和尚來，將唐長老同小行者師徒四人看了幾眼，也不做聲，竟飛跑去了。唐半偈看見未免生疑，因說道：「徒弟呀，你看這和尚行徑有些詭異，莫不又有甚麼不太平要應履真的口哩？」小行者道：「師父若怕應我的口，只須自定了師父的心。」豬八戒道：「師父不要理他，師兄這張口是終日亂嚼慣的，又不是斷禍福決生死的。」朱雀口，又不是說一句一驗句的「鹽醬口」，又不是只報憂不報喜的「烏鴉口」，說來這話只好一半當做耳根邊吹過去的秋風，一半當做屎孔裏放出來的臭屁，師父聽他做甚麼？」小行者笑道：「好兄弟，讓你討些便宜罷，但願不要應我的口，只要應你的口才好。」師徒們一面說，一面走到一個村莊上，正打算下馬進去化齋問路，村裏早走出一個老和尚來攔阻馬頭問道：「東來的四位師父，請問聲可是往西天去的麼？」小行者看見忙上前答應道：「正是要往西天去的。」那老和尚又問道：「既是往西天去的，內中可有一位會使金箍棒的孫師父麼？」小行者聽了暗驚道：「他怎知我的名兒？」因答道：「有是有一個，你問他做甚？」那老和尚聽見說有一個，便歡喜道：「一般也訪着了四位老師父，要知問他的緣故，且到小庵中去坐了好講。」小行者便答應道：「就去。」唐半偈遲疑道：「知他是好意歹意，去做甚麼？不如我們只走我們的路罷！」那個老和尚說道：「小僧與老師父同在佛會下，豈有歹意？若是有使金箍棒孫師父在內，便要走走，去也不過就是悄悄的走過去，得知了也要捉轉來。」豬八戒聽了道：「師父不好了，一定是只猴子幼年間不學好，不是賣弄有手段去做賊，就是倚着這條棒有氣力打死人，今被人告發，行廣捕文書來捉人了，這是他自

作的，等他去自受，與我們不相干。我們去做甚麼？倘被同捉了去，撞着個糊塗官府，不分青紅皂白，認做一夥，却怎生分辨？」老和尚聽了道：「這位長嘴師父，怎這樣多心？就是要各自走路，此時日已過午，也須到小庵吃些便齋好行。」豬八戒聽見吃齋，便不言語。老和尚因叫兩三個小和尚，在前引路，自家又再三邀請。唐半偈，方下了馬，引着衆人，同老和尚步入村來。走不上兩箭路，便到庵前。那庵兒雖有數間，却潦潦草草，也只好僅蔽風雨。大家到了庵中，又見了禮坐下。老和尚就吩咐收拾便齋。小行者忍不住，便說道：「老師父齋，不吃沒要緊，且問你，你有甚麼緣故，要問這金箍鐵棒姓孫的師父？」老和尚就道：「這話說來甚長，我們這地方，按陰數六十里一站，西去六站，六六三百六十里，有一座山，叫做大剝山，山上有個老婆婆，也不知他有多少年紀，遠看見滿頭白髮，若細看時，却肌膚潤如美玉，顏色豔似桃花，自稱是長顏姐姐，不老婆婆。人看見只道他有年紀，必定老成，誰知她風風耍耍，還是少年心性。」小行者道：「據你說來，這婆婆果有些詭異，但不知還是個仙人，還是個妖怪？」老和尚道：「我們那裏看得他出？」小行者道：「要看出他出，也不難，他若道家裝束，清淨焚修，便是個仙人，他若裝威做勢，殺生害命，便是妖怪。」老和尚道：「他雖道家裝束，我却不見他清淨焚修，他雖威勢炎炎，我也不見他殺生害命。他在山中一毫閑事都不管，每年每月每日，只是差人到天下去訪那有本事的英雄，同他對敵取樂。」小行者道：「對敵取樂，莫不是幹那閨房中沒廉恥的勾當麼？」老和尚搖頭道：「却又不是那樣勾當。」小行者道：「既不是那樣勾當，却怎叫做對敵取樂？」老和尚道：「他有一把玉火鉗，說是女媧氏煉五色石補天時，火爐中用的。後來天補完了，因這鉗火氣尚未消，就放在山腰背陰處，晾冷，因忘記收拾，遂失落在陰山洞裏，不知幾時被他找尋着了，取回來，終日運精修煉，竟煉成一件貼身骨肉至寶。若遇見一個會使鎗棒的好漢，與他對敵一番，便覺香汗津津，滿身鬆快，故這婆婆每日只想着尋人對敵取樂。」小行者道：「他既有的取樂，又問這使鐵棒姓孫的怎麼？」老和尚道：「只因他這玉火鉗，是天生神物，能開能合，十分利害，任

是天下有名的兵器，盪着他的鉗口，便能軟了；物說人間的凡器，就是天上韋陀降魔杵，倘被他玉火鉗這一夾，也要夾出水來，故這婆婆從來與人對敵取樂，再不能發惡心，因到處訪求，止聞得當年天生石猴孫悟空有條金箍鐵棒，乃大禹王定海的神針鐵，能大能小，方是件寶貝，曾在西方經過，却又不湊巧，不曾撞着他，與他對敵取樂一場，故至今抱恨。近聞得這孫悟空雖成了佛，他舊居的傲來國花果山後受靈氣又生了一個小石猴，鐵棒復與，到靈山取經，路必由此經過，故他命他心腹人押着老僧日夜在此打聽，今日果遇着四位老師父，真可謂有緣千里，但不知那一位會使鐵棒的孫師父？」小行者聽了大笑道：「只我便是！我只道是冤家對頭，尋我討命，却原來是要我耍棒取樂，棒到耍耍也好，但是我如今飯依了正教，做了和尚，自當恪守佛門規矩，怎好去與老婆婆耍棒對敵取樂？况我這條棒頗有些筋力，盪盪就要送了性命，未必有甚麼樂處？」老師父到不如瞞了他不去報知，讓我們悄悄過去了，留他那條老狗命多吃兩年飯，也是老師父的陰騭。」老和尚道：「這個使不得，方纔小徒在路上看見四位師父一面來報了，婆婆的心腹人一面就飛報老婆婆去了，他們走路極快，俱會鴛鴦，此時只怕已得了信，如何敢瞞？」小行者道：「你不瞞他也由你，只是我不同他耍棒，却也由我。」老和尚道：「這婆婆注意師父，已非一日一夕，今日相逢，只怕由你不得。」小行者道：「不由我，難道就由他？」老和尚說：「這却難說，只怕要由他哩！」豬八戒聽說就嚷起來道：「這師父到也好笑的，這老師父們飢了，」遂起身到廚房催飯，去不一時催了催來，師徒吃完，大家遂收拾走路。老和尚說道：「列位師父，若往別處去，我貧僧遂不敢放了，既是西行，留與不留總是一般，只是貧僧也要隨行，一路交個明白，方見貧僧不是說謊，二來前面還有一個小庵，可備師父們過夜。」小行者道：「是說謊不是說謊，且到對會時再看，有庵可過夜到是要緊的。」因扶唐長老上馬，大家相扶着西行，正是：

東有東王公，西有西王婆，無處不有道，無處不有魔。

師徒們又行了數十里路天色晚了老和尚果又有一個庵兒留他師徒們過了夜到次早正打算收拾走路忽見兩個中年婦人仙家打扮走來手捧着一封戰書尋着老和尚叫他下與姓孫的師父小行者接了過來折開一看只見上面寫着：

大剎山長顏姐姐不老婆婆致戰書於俄來國花果山天生聖人孫麾下切聞天毓英雄未嘗無敵人生宇宙豈可孤行風嘯雲吟世不乏龍爭虎鬪花雪柳綠自相應鳳倒鸞顛不逢敵手安知誰弱誰強必過同心方見或高或下愚自愧不能竊至精之陰氣而生幸叨最秀之坤靈以立不須大藥能駐朱顏嬾煉還丹從他白髮平生薄技無非擅開合之大權終日交鋒不過着感通之妙理所願入肉雙鉗透心上來任古今聖人未有不生於此而死於此者故禿戟類鎗望風遠遁斂龜朽杵見影先奔使予猶往來而無聊自咨嗟而有恨從未有知己之逢如鉅鹿之戰以快一時者止聞孫老師父久具石心石骨已成鐵腦鐵頭况棒出神珍緊硬剛強有金鐘之號且用通仙法短長大小得如意之名可稱歷戰精兵冲鋒利器縱之擊搏定有可觀是以未得相親常形夢想今逢當面可謂有緣因肅此陳情上希電鑑倘名不虛傳果稱善戰請仗開壁壘以爲殺伐之歡苟真爲假托不敢交綏可自縛山前以雪迴情之命戰書到乞孫大師父鑒裁批示

小行者看完了哈哈大笑道：「這老婆婆甚不痴，怎麼與人廝殺的戰書，却撒嬌撒癡，寫做偷漢的情書一般，本不該打死他，沾辱了我的鐵棒，但他苦苦將頭就棒，若不超度他，一鐵棒，只道我和尚家不慈悲也罷罷罷！」就向老和尚討了筆硯，在戰書後大批兩筆道：「既老婆婆尋死，可於過山時納命。」批完，就將戰書遞與老和尚叫他發與來人帶回，那兩婦人得了回批，歡歡喜喜去了。這邊小行者方叫猪八戒挑行李，沙彌牽馬，扶持唐長老西行。老和尚還不放心，猶或前或後跟隨他，爺徒們又行了一日多，方遠遠望見大剎山在前攔住，果然好一座山，十分秀美，有詩爲證：

山山奇怪突爲妍，獨有磁山麗且華；眉岫淡描才子墨，鬢峯高插美人花。
明霞半嶺拖紅袖，青靄千巖列翠紗；漫道五陰終日剝，一陽不盡玉無瑕。

師徒們到了山邊，也無心觀景，只準備與婆婆廝殺，却又不見出來。欲要竟進山去，又恐怕內有埋伏，只得緩緩而行。正狐疑間，忽聽得山中隱隱有金鼓之聲，唐半偈聽得因說道：「徒弟呀！我看這不老婆婆先下戰書，又不突然輕出，山中却又金鼓喧闐，舉動大合兵法，你們須要仔細，不可輕敵！」小行者道：「我也是這等想，師父說得最有理！」因看着豬八戒道：「那個老婆婆出來，你二人須代我先去冲他一陣，待我在旁邊看他有些麼本領，便好接應！」二人同聲道：「不打緊，待我們去！」正說不了，只見旌旛招展，金鼓齊鳴，山中先湧出一陣男兵，排成陣勢，然後湧出一陣女兵，俱是仙家裝束。女兵陣中方簇擁一位老婆婆，手提一柄白玉的火鉗，直臨陣前。看見唐半偈，師徒四人對面而來，因高聲叫道：「來的四位師父，不知道那一位是會使金箍鐵棒的孫老師父，請上前答話！」沙彌聽見，忙提「降魔禪杖」上前怒罵道：「那來的老乞婆，偌大年紀，毛都白了，還不知事，怎揀人布施？只問孫老爺的鐵棒，難道我沙老爺的禪杖，打你不死麼？」不老婆婆笑道：「金剛般的好漢，也不在我心上，何況你一個沙彌和尚，那裏問得到你，且我不問你，便是你天大的造化，若有些靈性，便該悄悄躲去偷生，怎反求爭我？我不問想是你倚着有這條禪杖，自以爲希奇，不知這樣兵器，只好將去桿麵，怎敢與我玉鉗作對？」沙彌道：「我也不知甚麼玉鉗，我也不知甚麼作對，只一頓禪杖打死了你這老怪物，便是我上西天一段功勞。」一面說，一面舞起禪杖，照婆婆夾頭夾腦打來。那老婆婆果是「忙家不會會家，不忙一見沙彌杖來，他不就還鉗先將身輕輕一閃躲過，沙彌見一杖不着，又復一杖打來，婆婆又一閃躲過，躲過了三次，婆婆見禪杖來得滯劣，然後將玉火鉗往空中一舉，就似一條白龍直奔沙彌，沙彌初看只是一條，將到面前，忽變成兩片，似一張大口，照着頭上直直吞來。沙彌看見慌了手脚，恐忙掣回禪杖來抵當，不期剛剛直奔入他鉗口，被

他合隴鉗只一夾幾乎夾做兩段沙彌急要掣回那裏掣得動分毫婆婆笑道：「若是別樣兵器不夾化做鐵鉗也夾來扁作鐵鏟。你這樣杖兒也要算做有些來歷的，夾在鉗中尚不扁不化，苦是還你，你又要倚着他去生事不如留下與丫環們廚房中撥火用罷。」因將鉗一提，個條禪杖早已在沙彌手中搖擺，沙彌不捨，死命擋住，不期婆婆力大再一提，那條禪杖早已提將去了。因提去的急，竟將沙彌帶了一跌，扒起來赤手空拳，只得跑了回來道：「好利害貨！」猪一戒看見笑道：「甚麼利害還是你太不濟些，壓自家兵器都被人鉗了待我去替你討回來罷！」因跑到山前叫道：「老婆婆好硬鉗口，看你不出到會夾人，想你是個螃蟹變的，但他們的家火又光又圓又滑，所以被你鉗去。」因掣出釘鉗在手，使兩路與婆婆看道：「你看我釘鉗牙排九齒，你也能夾來麼？」不老婆婆笑道：「莫說釘鉗只列齒，你這和尚就偏身排牙也夾你個不活！你這些無名的野和尚，不中用的兵器，打人又不痛，抓人又不癢，只管苦苦來纏些甚麼？趁早躲了回去，叫你那姓孫的出來會我一會，看他真是假。」猪一戒笑道：「你這老婆婆好沒廉恥，老也老了，還要想人那姓孫的，你便想他，他却不想你，不如權且將我姓豬的且應應急罷！」不老婆婆聽了大怒道：「好不知死活的野和尚，我到饒你性命，你到轉油嘴滑舌來，戲笑我老娘，且拿來你敲掉了牙割去耳朵，做個光滑滑的人，我看你應得急應不得急！」就舉起玉鉗劈面夾來。猪一戒因親看見禪杖打入鉗中被他夾去，便將釘鉗只在鉗外架隔，架隔開便乘空築來，且架且築，狠戰有八九回合，當不得婆婆的玉鉗飛上飛下，就是游龍一般，那裏招架得許多來？只殺得渾身臭汗，欲要敗下一陣，又不好意思的來，心裏只望着小行者來策應，不住的回頭張望，不料小行者全然不睬，急得他沒法，又強支持了三五合，益發心慌，忽見他玉鉗照頭來夾釘鉗，因將頭一擺，不期這一擺，一隻耳朵竟擺在他玉鉗內，被他一鉗夾住，夾得痛不可當，慌忙丟去釘鉗，雙手抱住玉鉗亂哼道：「夾殺！夾殺！」不老婆婆微笑道：「你這大胆的和尚，你自情願出來應急的，怎又這等怕痛叫喊？」因將玉鉗輕輕提回，猪一戒雙手抱住玉鉗，連人都提到面

前。因道：「你這和尚端的是甚麼人？還是自己強出來與我作對的？却是誰叫你出來搪塞我的？你們這個姓孫的和尚還是個虛名，還是實有些本事的？爲何躺着不敢出來，須快快實說，我便饒你性命。若有一字涉虛哄我，我只消將手緊一緊，先將你這耳朵夾下來，炒一炒賞與衆軍士下酒，然後再來住你的頭，夾得扁扁的，恰好你做不成和尚，却莫要怪我！」豬八戒被夾慌了，滿口哀求道：「婆婆請息怒！我實是僱來挑担，沒用的和尚，怎敢同婆婆相抗？實是被那姓孫的賊猴頭耍了，他雖有些本事，只好欺負平常妖怪。昨日見婆婆下了戰書，曉得婆婆是久修得道的仙人，手段高強，不敢輕易出來對敵，故捉弄我二人出來當頭陣，他却躲在後面看風色。我二人若是贏了，他就出來建功，今見我二人輸了，只怕要逃走也未可知。婆婆若果要見他，可快快放了我，趁他未走，待我去扯他出來罷。」老婆婆道：「聞他有一條金箍鐵棒，能大能小，十分利害，可是有的？」豬八戒道：「有是有的，却也只好與我們的釘耙禪杖差不多，也算不得十分利害。」老婆婆道：「你這些話可是真麼？莫非說謊哄我？」豬八戒道：「我老豬是天生的，一個老實人，我從來不曉得說謊，况又承婆婆高情，這等耳提面命，就如昔日有些玄虛，如今也要改過了，怎敢哄騙婆婆，以犯逆天之罪？」老婆婆微笑道：「你既不是哄騙，我就放你也罷，你且說你怎生扯他來？」豬八戒道：「我只說婆婆是個有情有義的好人，要見你一見，止不過是聞你的名兒，並無惡意，你若躲了，不去，豈不喪了一生的名節？還要連累師父過不得山去，那猴子是個好勝的人，自然要出來相見，等他出來時，聽憑婆婆玉鉗將他的頭夾住，就夾出他的腦漿來，我不管你們開帳。」婆婆道：「若果是真話，可對天賭個大咒，我就放你！」豬八戒聽見說肯放，他忙跪倒在地，指着天賭咒道：「我豬八戒若有半句虛言，嘴上就生個碗大的疔瘡。」婆婆聽了大笑道：「既賭了咒，且放你去，要拿你也不難。」因將鉗一鬆，猴子的耳朵早脫了出來，猴子得脫了身，也不顧耳朵疼痛，忙在地下拾起釘耙，說一聲：「婆婆，我去也就叫他來。」也不等婆婆發放，就一陣風飛也似回來，看見小行者站在着唐長老馬前，就像一些不知

的，因亂嚷道：『好猴頭，原來是個不存好心的懶懶人，你騙了我二人先去當頭陣，原來你說是前策，應着見我被他夾去不來救我？若不是我會說話，哄騙了出來，此時我已死了，你這樣賊心狗肺，邊要你在師父名不做徒弟哩！到不如各人自奔前程，還有個出頭的日子。』小行者笑道：『獸兄弟，不要緊，不是我來救護，豈不聞兵法上說得好：『朝氣盛，暮氣衰。』這婆子初出來坐名等我，一團銳氣正盛，我若便挺身出去，縱不怕他，畢竟難於取勝，故叫你二人出去先試他一試，他如今連贏了你二人兩陣，定然心驕志滿，看人不在眼裏，又等了我這半日，一團銳氣自然衰了！那王玉火鉗的夾法，我又看得明明白白，我如今走出去，一頓金箍鐵棒，不怕不打的，他魂飛魄散，讓我們走路。』豬八戒道：『你便論甚麼兵法？怎知我被他夾得沒法說，便是這等說，你也不要容易了！那這婆婆的夾法，真也怕人，他張開了兩片沒頭沒臉的夾下來，倘一失手落到其中，任你好漢也拔不出來。』小行者笑道：『這獸子不說自家沒用，轉誇張別人的本事，你看他夾得我住麼？你二人好生保護着師父，待我去來。』因空着手搖搖擺擺走出山前，厲聲高叫道：『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天生聖人孫小聖在此，來的婆子，既聞得我大名，要識我金面，何不快快上前來參拜！』那不老婆婆聽了，果走出陣前，將小行者上下細細估計了半晌，方說道：『我常聽得人說，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却勝似聞名，人人久傳他孫大聖的名頭，我只道你是他嫡派子孫，又傳了金箍鐵棒的道法，定然是個三頭六臂好漢，却怎生是這般尖嘴縮腮猴子的模樣？莫非是假名托姓的麼？但別人手中可假，我不老婆手中却假不得的，快實說來，免得動手時出醜。』小行者笑道：『你這婆子既有本事，偷了這把王玉火鉗，又不知訪天下豪傑比試，也像个有心之人，怎只生得兩隻耳朵，却不曾生得眼睛？』不老婆婆笑道：『我雙眸炯炯，仰能觀天，俯能觀地，中能知人，你豈不看見，怎說不曾生眼睛？』小行者道：『眼雖是生的，却不識人，只好揀選那些搽眉畫眼假風流的滯貨做女妖，怎認得真正英雄豪傑，所以說個未生！』不老婆婆大笑道：『這等說起來，古今的真正英雄豪傑，却都是嘴尖縮腮的了！』

『小行者道：『古今英雄的豪傑，雖不盡是尖嘴縮腮，却也定有些三分奇奇怪怪，出人頭地一步，決不是尋常肥胖可比。』不老婆婆道：『怎見肥胖不如奇怪？』小行者道：『你這婆子一味皮相，曉得些甚麼？須知肥胖背肉奇怪，老筋骨你想幹天下的大事，還是肉好？還是筋骨好？』不老婆婆道：『這也罷了，且問你爾家傳一條金箍鐵棒是件寶貝，還是有無？』小行者道：『鐵棒是有一件，止不過將他護護身子，遇巧兒打幾個害道的惡魔，陷人的幾個妖怪，怎算寶貝？惟不貪不淫，不墮入邪障，方是我僧家的至寶。我看你那婆子，雖白髮垂垂，却顏如少艾，一定盜竊了天地間幾分陰精，故特裝嬌做媚，止望剝我真陽，那知道我這真陽，乃天地之根，高古剝之不盡，豈容你這老婆子妄想到不如安心自保，雖不能純全坤體，留些餘地，還可長保生機。若一味進而不退，只怕你上面山地剝人不盡，下面的地雷又來消你了。』不老婆婆聽了，滿心大喜道：『好猴兒，果名不虛傳，是個慣家！既說明白，我決不害你性命，但聞名久矣，今既相逢，豈有空過之理？快取出你的金箍鐵棒來，同我的玉火鉗比一高下，要要放了你去。』小行者道：『你要同我耍棒不難，只要你拚得三死，我便同你要一耍。』不老婆婆笑道：『要我一死好難哩，你且說是那三死？』小行者道：『待我說與你聽！』正是：

欲求生快活，須下死工夫。

不知小行者說出那件三死來，且看下面分解。

第三十三回 冷雪方能洗慾火 情絲繫不住心猿

詩曰：

天生萬物物生情，慧慧癡癡各自成；一念往來誰惜死，兩家過處只聞名。
迷中老蚌還貪合，定後靈猿擾不驚；鐵棒玉鉗參得破，西天東土任橫行！

話說孫小行者被不老婆婆攔住在大剎山前，定要同他使棒耍耍，小行者道：『要耍棒，你須拚得三死。』不

老婆婆問他是那三死？小行者同說道：「第一是我這條金箍鐵棒，乃大禹王定海神珍鐵，重十萬八千觔，打將下來，比泰山還重，我看你那玉火鉗，雖說也是女媧氏遺下的神物，在當時正不過爲爐灶中燒火之用，脆薄菲薄，怎架得住我的金箍棒，多分要打死你，拚得拚不得？你想？」那老婆婆笑道：「我這玉火鉗雖脆薄，只怕你那鐵棒到我鉗中，縱不夾斷，也要夾扁，若要打死我，我想還早！這個拚得？」小行者道：「第二件，我這鐵棒是天生神物，能大能小，可久可速，又名如意金箍棒，你那玉火鉗若是果有些本事，同我鬪得幾合，盡得我的力量，我便直搗龍潭，深探虎穴，叫你痛入骨髓，癢透心窩，走要樂死，你拚得拚不得？」老婆婆笑道：「這益發不消說了，自然拚不得，但恐你沒有這樣手段，你說第三件來？」小行者道：「等三件，我師徒奉旨西行，是路過之人，一刻也停留不得，你今縱聞我鐵棒之名，那兩下水火本無交，莫若悄悄任我過去，只當未曾識面，猶可保全性命，倘你不聽好言，必欲苦纏，營着我鐵棒滋味，那時放又放不下，留又留不住，只怕要想死哩！你拚得拚不得？」老婆婆聽了大笑道：「總是胡言亂語，有甚拚不得？快快取出鐵棒試我的仙鉗！」小行者道：「與你明說，你不自揣，苦苦要尋死路，却與我無干，我只得要破戒了！」因在耳中取出綉花針來，迎風一幌，變成一條金箍鐵棒，約有丈餘長，短碗口粗細，拿在手中，指定不老婆婆道：「這不是如意金箍鐵棒，請細細看了，也還用得過麼？」老婆婆迎睛一看，只見那棒：

既堅且硬，瘦還長，知是陰陽久煉鋼，直立不撓，渾玉柱，橫擔有力，宛金梁。
鵠通虎穴，鋒偏利，探入龍窩，勢莫當，任有千魔兼有怪，聞聲見影也應降。

不老婆婆看見鐵棒，挺然特出，滿心歡喜道：「看起來果然一條好鐵棒，但恐中看不中喫，且等我試他一試。」因展開玉火鉗，望鐵棒夾來，小行者在豬八戒沙彌賭鬪時，玉鉗出沒，他在旁已看得分明，今見夾來，遂將鐵棒虛虛一迎，待婆婆認真夾來，他却早已一閃掣回，使婆婆夾一個空。婆婆見夾不着，只得收回鉗去，小行者却乘

他收回透劈頭打來。不老婆婆急用鉗往上架時，小行者棒又不在頭，復向腰間直搗。不老婆婆剛因開柳處，那棒又着地一掃，若不是老婆婆跳得快時，將一雙金蓮幾乎打斷。小行者見上中下三處都被他躲過，又用棒敲兩肋裏打來，那老婆婆果是會家，東一搖搖，西一擺擺，開脫得快，不容鐵棒近身。小行者見婆婆手腳滑溜，也自惱，喜道：「虧你率性奉承你幾棒！」因將鐵棒捨住，緊了隨疑一疑，先點心窩，次攢骨髓，直搗得那老婆婆意亂心迷，提着玉火鉗如狂蜂覓蕊，浪蝶尋花，直隨着鐵棒上下亂滾。小行者初時用鐵棒，還恐怕落入玉鉗套中，被他們夾了去，但遠遠的侵掠，使到後來，情生興發，壯起精神，越呈本領，將一條鐵棒，就如蜻蜓點水，燕子穿簾一般，專在他玉鉗口邊，忽起忽落，乍來乍去，引得玉鉗不敢不吞，不能不吐。老婆婆戰了二十餘合，只覺鐵棒與玉鉗相對，眼也不瞬，不得一瞬，手也停不得一停，細細精心照應，只儘可支持。那裏敢一毫怠惰，又殺了幾合，只殺得老婆婆香汗如雨，喘息有聲。小行者見這光景，知道婆婆又樂又苦，樂是樂鐵棒耍得意，苦是苦棒來得利，害恐傷性命。因想道：「這婆婆神色已蕩，不趁此時與他個辣手，更待何時？」復將鐵棒使圓，直搗入玉鉗口內，一陣亂搗，只攪他玉鉗開時散漫，合處鬆酸，一陣軟一陣，木一陣麻一陣，不復知是性命相博，然後照頭上劈面打下來，大叫道：「老婆婆！這一棒拚得拚不得？」老婆婆正殺得昏昏沉沉，忽見鐵棒出其不意打來，嚇得魂不附體，急用鉗死命招架，已被鐵棒在玉火鉗邊子上打了一下，直打得玉火鉗火星迸烈，連虎口都振開了，欲要支持，怎當得鐵棒就如雨點打來，那裏承當得起，只得拖着玉火鉗敗下來，因回頭說道：「果然好條鐵棒！正是我的對手。今日天晚身子倦了，暫且停止，明日再同你賭鬪罷。」小行者隨後趕來道：「老婆婆往那裏走？既是這等沒用，就該避在山中藏拙，怎大言不慚，又苦苦訪問我老孫做甚麼？」不老婆婆聽見只作不聽見，忙忙奔入陣中，吩咐衆兵將用強弓硬弩射住陣腳，然後自回山中去歇息了一會，精神稍復，因想道：「這條鐵棒體既堅強，這猴子又使得進退有法，真足遂我平生之樂。但他求經念佛，拜佛心專，怎肯爲我流連？這一夜翻來復去睡

不着忽想道：我聞他西行是奉師而行，我如今只將他師父唐半偈拿來藏在剎洞中，他失了師父，自去不成；他若尋師，自然要同我賭鬪，且同他鉗棒盤桓兩日，看光景再作區處。但他師父有三個徒弟緊緊保護，却怎生拿得他來？又想道：這賊猴子同我戰了這一日，雖被他占了上風，然他也費了許多力氣，自然倦怠，也要歇息。莫若乘他黑夜不隄防，暗暗一鉗將他師父鉗來，叫他失却本身，無所依附，那時不怕他不安心向我，重尋門戶，算計已定，便也不通知衆將，竟悄悄取了玉鉗，使一個私奔之法，遁將出來。

却說小行者殺敗了不老婆婆，欲要乘勢就趕過去，因見天色晚了，只得回來見師父。豬八戒同沙彌迎着道：「哥哥今日方顯的手段，果是真高強，婆婆的玉鉗夾我們時，何等利害，怎被你鐵棒一頓搗，一頓攪開了，就不攔來，這是何說？」小行者道：「用兵之道，利鈍而已矣。起先你二人同他戰時，你們的釘耙禪杖去的滯劣，他的玉鉗便自然開合得如意。要夾你的禪杖，就是禪杖，要夾你的耳朵，就是耳朵了。你鈍他利，故耳。後來我同他戰時，我一條鐵棒，就似飛龍一般，往來莫測，出入無端，先在上下左右撩撥一番，先使他救應的手慌腳亂，然後再到那玉鉗上搗一陣，攪一陣，他已精神恍惚，氣力不加，那裏還有真本事來我？乘他夾我不得，待我復到他上下左右，忽擊從刺，他自然招架不來，大敗走了。我利他鈍，故也。」唐半偈道：「他雖敗去，我們要過山，又天晚了，却在何處過這一夜？」小行者道：「要尋人家借宿，此時不及了，幸喜天色晴明，只好就在這山巖松樹下權住一夜，明早便好過山。」唐半偈道：「天高地厚，露宿我自不難，只恐你們戰鬪辛苦，不得安眠。」小行者道：「我們益發不打緊，在有一株大松樹下，叫沙彌取出蒲團與長老打坐，他三人就在草坡上席地而眠。三人果然戰鬪辛苦，正倒頭就睡着了。正是

此外何嘗遜此中，形全可見顯神通！漫言心去身疑幻，一覺華胥心也空。

却說不老婆婆悄悄遁出山前，四下打聽，果然見他師父唐半偈在山巖邊松樹下打坐，小行者三人橫一個

豈一個，在草坡上野野睡覺。滿心歡喜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但須早下手，莫待這猴子醒了便要費力了！』因取出玉火鉗轉到唐半偈，身背後攔住腰輕輕一鉗，也不待他開口，吡喝，竟乘風回進山洞中，叫衆女妖點起燈火，自坐在上面，將鉗一鬆，把唐半偈放下，又叫衆女妖用繩索綁了，跪在當面，因問道：『性命中有樂地，你怎不知受用，却爲他人求經求解，奔波道路，這樣苦楚，吃盡我窺你的意思，不過要傳個度人度世之名，你想從古到今，也不知輕過了多少佛菩薩，究竟度得人在那裏，何況你一個才入道的和尚，到不如掃除了這些好善的虛名，打斷這些成佛的妄想，實尋本來的樂處，在這大剎山中，造個庵兒居住，叫你孫徒弟日夕同我，使棒作樂，豈不美哉？』唐半偈聽了，連連歎息道：『蒙老菩薩以性命之樂見誨，深感慈悲，但性非一境，樂亦多端，也難執一而論。譬如糞臭蛆蟲，未嘗不融融得意，倘欲強人入而享之，人必掩鼻吐鏡不顧。貧僧想人世凡情，戀之者自誇美滿，若落在菩薩眼中，未必不作如是觀耳。貧僧之求經求解，雖不敢妄度人度世之名，而性中一點本來，只覺不效，此區區不能自安，實非爲傳虛名，望老菩薩諒之，放貧僧西行功德無量。』不老婆婆笑道：『我到好意勸你，你到將蛆蟲比我，我也不計較你，但你既樂於西行，受魔難之苦，我不魔難魔難你，只道我不敬重三寶。』因吩咐幾個女妖道：『可將這和尚押到大剎洞中去收斂好了。』唐半偈忙說道：『老菩薩拿我貧僧來，不知是個甚麼意思？若說是好意敬重我佛法，不該押我到洞中去藏了。若說是歹意要害我性命，性命却不在此，在此者，却不過一血肉之體，值些甚麼？』不老婆婆又笑道：『我也沒甚好意，也沒甚歹意，但要與你孫徒弟耍棒作樂，恐他要去，留你做個常頭。』唐半偈遠打算要分辨，衆女妖早已推的推，扯的扯，將他押到大剎洞中去藏了，正是。

道在身與心，須臾不可離；謾言不繫身，今日爲心繫。

唐半偈被女妖等押到大剎洞中藏了不題。

却說小行者雖因戰鬪辛苦也就睡了，却在山中露宿，有些不放心，一覺醒來，就扒起到松樹下看看，只見一個蒲團尚在地下，却不見了師父。初時還疑是出恭，等了一霎，竟不見來，只得左近尋找，並無蹤影。然後追悔道：「只略略大意些，就被這老婆婆做了手脚。」因是到草坡邊叫他二人道：「師父不見了，還虧你們睡得着。」二人在夢中驚醒道：「師父，好端端打坐，怎生得不見，莫要騙我。」因扒起來看時，果然不見師父，只見蒲團二人方作慌道：「這空山中再無別人，一定還是這老婆子用火鉗夾去。」小行者道：「這何消說，這婆子沒廉恥，被我一頓棒，弄得他死不死，活不活，欲要留我，又知道留我不住，故乘空將師父攝去，挾制我與他要棒。」沙彌道：「他若果有此心，必將師父藏起，却怎生匿處？」豬八戒道：「我到有一個算計。」小行者道：「你有甚麼算計？」豬八戒道：「這老婆子所倚的是這把玉火鉗夾人，師兄又會變化，何不變化進去，偷了他的出來，使他不得夾人，自然放我們去了。」小行者忙搖頭道：「別樣好偷，我看這玉鉗已被老婆子煉成一氣，生死不離，如何肯與人偷來？若要狠狠心，一頓棒將他打死，奈他又稟了天地間一種生人生物的害氣，又是絕滅不得，依我的算計，若只騙了師父過山便了，別的閒事不要管了。」豬八戒道：「騙得過去就好哩，只是師父又不見面，他又死命要留你要棒，怎生騙他？」小行者道：「騙他雖不打緊，却要在你身上。」豬八戒聽了，着忙道：「那婆子好不利害，我被他一火鉗夾了去，幾乎傷殘性命，幸虧我口兒甜哄了出來，已是虎口殘生，怎敢又去騙他？」小行者道：「正爲你被他會夾去，口兒甜哄得他動，故要你去。」豬八戒道：「哄騙人只好僥倖，遭把兒，怎麼看做，泛常只管去，倘被他看破了，不是兒戲的？」小行者道：「前番你原許他扯我出去，我已出去了，你並不會說謊，有甚麼被他看破？」豬八戒道：「我只是不去。」小行者道：「你不去，伸出頭來打十棒看樣。」豬八戒聽見說打，便慌了，說道：「莫打，莫打，你既要派我去，我也沒奈何，只得拚性命去走遭。但那婆子好不老到，既將師父藏過，怎肯輕易放出來，叫我如何去騙他？」小行者道：「不打緊，你只說我們商量停當，情願留下孫師兄與你要。」

棒，只要你放出師父來，還了沙彌的禪杖，等我二人保護了師父西去求經，便兩下乾淨，他必然權喜聽從，若果肯放師父過山，我脫身便不難了。」豬八戒聽了點頭道：「這說也通，但恐那老婆子滑賊，不肯相信我的話，且去說說看。」因抖抖衣囊進山來，早有把守山寨的將兵來攔住道：「你這長嘴的和尙，昨日陣前被夾饒命去的，今日大清晨你來做甚麼？想是你昨日不曾死得，今日又來納命。」豬八戒道：「昨日同他對敵，是他的仇人，故被他夾了一下，今日與他講好，是他的恩人，他還要謝我哩。怎說是納命？還不快引我進去相見？」衆兵將見他的說話大樣，只得叫人押到山中來見不老婆婆。此時不老婆婆正在結束打點要出山尋小行者要棒，忽聽見豬八戒來見，心下想道：「定是來找尋師父了。」因叫帶進來，豬八戒走到山洞中看見不老婆婆坐在上面，因朝上面唱個大喏道：「天生老實豬，八戒參見婆婆，謝昨日不殺之恩，請今日不說謊之功。」不老婆婆道：「你師兄果真是你扯出來，同我對敵麼？」豬八戒道：「那猴子好不賊滑，若不是我再三扯他，怎肯出來？」不老婆婆道：「你師兄若果真是你扯出來的，便要算你老實了，但不知你師兄昨日同我要了這一日棒，還是快活？」豬八戒道：「那猴子初時倚着自家的鐵棒英雄，指望要打倒婆婆，奉師西行，後被婆婆玉火鉗一頓夾，得那猴子死不死活不活，正在難分之際，不知婆婆何故反走了就回來，讓那猴子說寡嘴了，難道老婆婆敵他不？」不老婆婆道：「你那師兄棒法果然名不虛傳，有些利害，我到甚是愛他，但不知他見我玉火鉗可有幾分留連之意？」豬八戒道：「那猴子最狡猾，我看他心裏十分貪戀，表面礙着師父却說不出。」不老婆婆道：「你怎見得如此？」豬八戒道：「他往日與人厮殺，就是七日八夜，也不見他倦怠，昨日同婆婆戰不得半晌，早已骨軟筋麻，神疲力倦，就沈沈在山前睡了一夜，連師父不見了，他還不知道。」不老婆婆道：「你師父不見了，你們果會思量是誰偷去？」豬八戒道：「這不消思量，自然是婆婆偷去。」不老婆婆大笑道：「好胡說的和尙，你師父在那裏，我在這裏，他不見了，怎生冤我？」豬八戒道：「婆婆不消顧了，實說了，我們到有個好商量。」不老婆婆

「如商，你且尋來。」豬一戒道：「這猴子滿心裏同你要棒，偏着師父不見了，却要同我們二人在此尋找師父。一日尋找不出，他一日耍棒不暢，婆婆何不說明了，放我與沙彌保護師父去求經，師父被羈得放，自然歡喜而去，便沒這猴子在罷了。這猴子貪着與婆婆耍棒，自然也假脫手放我們去後，任你們一早一晚安心耍棒，豈不快活了？」不老婆婆道：「依你說，果然兩便，但只是那猴子滑溜得緊，倘或你們去後，他有甚不像意，不留心走了，却叫我那裏去尋他？」豬一戒道：「婆婆不須多慮，那猴子被婆婆的玉火鉗夾的，他快心樂意，莫說逃走，就是趕也未必肯去。婆婆若是疑心，只消講過，叫他將鐵棒交與婆婆收管，他沒了鐵棒，精着空身體，他却往那裏去？」不老婆婆道：「收鐵棒固好，但鐵棒是時時要同他耍的，如何收得？」豬一戒道：「鐵棒既收不得，終不如拿一條鐵索將他鎖住來。」不老婆婆道：「鐵鎖也不消，我有一根柔絲兒，只須拿去繫在頭上，便任他有上天入地的本事，也逃不去。」豬一戒道：「既是這等益發妙了，是根甚麼絲兒，可取出來與我看一看？」不老婆婆就在口中吐出一條絲來，將絲兒遞與豬一戒道：「這不是你可細看？」豬一戒用手去接來看，那裏見有甚絲，捏又捏不着，看又看不見，只得睜開眼睛，再三細看，方見影兒一杪杪青絲兒，比頭髮還細，心中暗笑道：「這婆子老獸子了，便用鐵索也鎖那猴子不住，這細細絲兒，一口氣吹也吹斷了，怎繫得住？」因說道：「婆婆，這絲兒細軟的，有趣得很，定是婆婆的寶貝了，是那裏出的呢？」不老婆婆說道：「你這個村和尚，那裏曉得甚麼？待我說與你聽聽罷，我的這細絲兒呀！」

看不見，摸不着，粗如繩，緊如索，可短復可長，能厚又能薄；今古有情人，誰不遺其縛？雖非盤口出纏綿，豈不若雖非藕心，生比藕牽連。惡千里未為遠，萬里不為闊；一縷方寸中，要死不要活；洵為多慾，實是有情。藥鐵漢同木人，諒也難擺脫；請今細繫你師兄，只怕光頭也要落！」

豬一戒聽了笑嘻嘻說道：「這絲兒既這樣利害，我就拿去拴在那猴子身上，但師父同禪杖也須放出，大家

好到山前交割。『老婆婆道：「這不打緊。」』豬八戒說定了，就拿着絲頭忙忙走出山洞回到山前，小行者迎着問道：『事情如何了？』豬八戒道：『事情到俱說妥了，只是有根細絲兒把你拴在此處，與你要棒，不知你心下如何？』小行者道：『甚麼絲兒拴得我住？』豬八戒道：『這絲兒據他說起來，甚是利害，只怕你有些手段可以脫去。』小行者道：『在那裏可拿與我看看？』豬八戒因將絲兒遞與小行者，小行者接在手，中細細觀看道：『我這道是「織女」的機絲，潘郎的鬢髮絲，與五月五日的「長命絲」，誰知俱不是，却是這老婆子癡心妄想的結成一情絲。』這絲兒雖然利害，却只縛束那些心慌意亂的少年，如何拴得我住？你只管應承他哄了師父遠遠的先去，我自脫身之計來。』豬八戒聽了權喜，因將絲頭兒理齊了，拴在小行者頸上，叫沙彌牽着，又自挑了行李牽了白馬，同到山前，叫衆兵將報與老婆婆，叫他放出師父，與禪杖來兌換罷。婆婆聞報，又叫一班女將親到山前點名，這一根情絲果拴在小行者頸上，然後滿心權喜，叫人到大剎洞中取出唐長老來，又叫人拿了禪杖同到山前，八戒看見，忙跪上前就要請回，老婆婆攔住道：『且慢待我將你的師兄扯扯看，他果受約束麼？』便將絲頭兒一收，小行者看見妻子收絲，假裝將身東一搖西一搖，與他扯曳，却不拿出真慧力來掙斷，扯曳半晌，方被老婆婆扯到面前。大喜道：『孫師已爲情絲束縛，幸安心耍棒，慎無重生他想。』小行者假不答應，豬八戒道：『師兄既爲情絲縛定，已是婆婆人了，又問怎的快打發我們去？』老婆婆道：『既是這等說，你二人領了師父去罷了。』豬八戒遂扶唐半偈上馬，沙彌忙收了禪杖挑起行李就走。唐半偈不知就裏，見小行者被一根絲兒縛束，還打算要問豬八戒忙將龍馬加上一鞭道：『師父各自奔前程罷，不消問了。』又回頭對小行者道：『我們去了，你可放心在此受用，我們取經回時再來看你。』小行者也不答應，豬八戒又走到婆婆面前悄悄吩咐道：『這猴子手脚滑溜，須把絲頭兒牢牢，莫要放鬆，被他走了，却埋怨我不老實。』老婆婆微笑道：『既縛了我的情絲，任他滑溜也脫不去，只管放心。』豬八戒道：『是要婆婆拿得穩些，請』

了！因大踏步趕上唐長老的馬，相隨過山去了。正是：

身去心猶繫，如何得道成。不知心所繫，都是路旁情。

不老婆婆見豬一戒沙彌已牽着唐半偈往西去了，小行者又被「情絲」繫住，料不能脫，滿心歡喜。因將「情絲」緊緊收攏，對小行者笑說道：「仙兄，你師父既已棄你去了，便當安心在此同我要棒，不必更作求經妄想。」小行者笑道：「那個師父棄我去，那個同你要棒？你這老婆子瞎說！」不老婆婆道：「唐長老已領了豬一戒沙彌去了，不是棄你却是棄誰？你被「情絲」拴在此處，不同我要棒，却與誰要？你想被那豬姓的長嘴和尚騙了。」小行者笑道：「我到不被他騙，只怕你這老婆子到他騙了。」不老婆婆道：「他怎生騙我？」小行者道：「他說這山方圓闊廣，知你將師父藏在何處，欲待打死你，又怕傷生，欲要拿住你，又怕費工夫氣力，又見你貪我要棒，故隨機應變，假說留我與你要棒，哄騙了師父同禪杖出來，安然西去，料你這個老婆子怎生留得住？豈不被他騙了你麼？」不老婆婆道：「既是騙我，你怎麼不去了？却拴繫在此做甚？」小行者道：「要去何難，但不忍辜負你一番仰慕之心，故假意留此奉承你一棒，以當作別。」不老婆婆笑道：「乖猴子不要油嘴，你若有事擺脫得我的「情絲」，也不知去了多時，還肯在此留連快快的捐起這些客話，與我同心合意的耍棒，也見得玉火鉗金箍棒，便照神物原自有對。」小行者笑道：「癡婆子，不要癡了你那「情絲」，只好縛束凡人，我是太上無情的人，怎一例相看？」因取出金箍棒照頭打來道：「你看這條棒也不知打斷了多少邪淫，豈是伴有情之物？」不老婆婆看見急用玉火鉗招架，那時一根「情絲」早已扯得寸寸俱斷，下心中着急道：「原來情絲真繫他不住，果被豬和尚騙了怎麼了？」一時沒法，只得將玉火鉗夾來，爭奈心裏愈慌，手脚愈亂，小行者看得分明，偏將鐵棒或上或下，或前或後，只在他身亂滾，不老婆婆此時情昏意亂，招架不住，滿口只叫：「孫師父棒下請容情。」小行者笑說道：「你如今才認得孫師父，若不棒下留情，你這條老狗命不知斷送了幾

時！因停住，鐵棒又說道：『論你這個無恥敗壞山規，本該一頓棒搗死，但念你修煉辛苦，趁早改邪歸正，不可再沒廉恥，我一種天地真陽，豈肯爲收陰所剝，饒你性命，我也去也。』因撥開玉火鉗，倒拖着金箍棒，大踏步竟過了山去。不老婆婆這番因鐵棒利害，幾傷性命，巴不到他丟手去，及見他去，鐵棒倒拖，淫心又起，因趕上前，乘小行者不防備，一火鉗緊緊將鐵棒夾住，死命不放。小行者轉回頭來看見，因大笑道：『好癡婆子，這樣貪淫，真可爲除死方休！但我說過不傷你性命，豈可失信？』因將鐵棒往後一提，那婆子死命不放，連婆子都提近了幾步，然後儘力擺了兩擺，往前一送，那玉火鉗夾不牢，連老婆子跌了一交，直跌去有二三丈遠。小行者看見也不管他死，竟笑嘻嘻的過山去，趕那師父了，正是

玉火衰殘鉗不住，金箍解脫棒無情。
不知不老婆婆生死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惡妖精口中設城府 莽和尚腹內動干戈

詩曰：千重雲水萬重山，南北東西道路寬，形骸攝去偏無影，精爽通來若有形。

浪跡萍蹤何處覓，心頭痛癢自相關，漫道昭昭還寂寂，須知赫赫在冥冥。

話說不老婆婆被小行者推跌了一交，急急扒將起來看時，小行者已提着鐵棒過山去了。欲要趕去，又因碰小行者鐵棒攪得情昏意亂，玉火鉗的口散漫，就趕上也夾他不住，欲待任他去了，心下却又割捨不得，因長嘆一聲道：『我不老婆婆既得了此玉火鉗，這孫小行者又家傳了此金箍鐵棒，自知是天生一對，就應該伴着朝夕取藥，方不虛生，奈何彼此異心，各不相顧，他既有了金箍鐵棒，遠上靈山，皈依佛法，却叫我這玉火鉗何處生活？若要別尋枝葉，料無敵手，也終不免熬煎。』因又長歎一聲道：『罷罷罷！自言有情不如無情，多慾不如無慾。

櫻懼抱恨，不如漠漠無知。若使孤生不樂，要此長顏何用？不老何爲？莫若將此靈明仍還了天地，到得個乾淨。」因大叫一聲，提起玉火鉗，照着山石上摔得粉碎道：「玉火玉火，我不老婆婆爲你累了一生，今日銷除了恨煞！」因又大叫一聲道：「罷罷罷！天地間萬無創而不復之理，捐我不老婆婆填還了理數罷！」因照着大剝山崖上一頭觸去，噹啷一聲響亮，幾乎像其工一般，連天柱都觸倒了。小行者提着鐵棒，正往前趕，忽聽得後面響聲震天，急回頭睜開火眼金睛一看，只見不老婆婆撞倒在石崖之下，不知是何緣故。因急急復回來細看，腦漿迸裂，一頭的白髮，爲血直染成紅髮，但見得無氣無聲，魄散雲霄，魂遊地府。正是：

萬片淫心飛白雲，一頭熱血灑桃花。

小行者看得分明，方知是不老婆婆摔碎玉火鉗，自觸死在山崖之下。心下好生不忍，正打算叫衆兵將與他收尸埋葬，不料衆兵將看見不老婆婆觸死，小行者又來，大家無主，一霎時跑個精光。小行者沒法，又打算進去叫人，才要進去，只見山中老老小小，跪出無數女子來，走到不老婆婆身旁，也不問婆婆死活，大家將摔碎的玉火鉗，每人拾了兩片，各自散逃走了。那小行者看見歎息道：「不老婆婆雖死，這把玉火鉗被衆女子們分拾盜去，只怕遺害後世無窮了！」因見山中又無一人，只得口中念咒，喚出山神土地，將不老婆婆屍首埋了完畢。孫小行者然後縱上雲端來趕師父。正是：

道中還有道，情外不無情。

小行者來趕師父，只見唐半偈正勒馬回頭觀望，忽見小行者趕到，滿心歡喜。因問道：「徒弟呀，你來了麼？虧你怎生得脫他的絲？」小行者笑道：「他的情絲，如何縛得我住？」豬八戒道：「就是他情絲，縛你不住，玉火鉗要將你夾住，肯就輕易放你走來，莫非你非法不乾淨，不明不白逃走來了？惹他趕將來，又要連累師父哩！」小行者笑道：「是那樣的劣貨，被他將耳朵夾住，沒奈何跪着賭咒，方能與他講得乾乾淨淨，明明白白，不須

逃走了，我雖是逃走來的，却不消跪着人前賭咒。」一戒蓋得閉着嘴不敢開口。唐半偈道：「履真呀，你不要理他，且說：怎生脫來？」小行者因將婆婆留他不住，自愧自惱，因將玉火鉗摔破，自家撞死山崖之事，細說了一遍。唐半偈聽了歎息道：「人身難得，何貪欲薰心迷而不悟，遂至於死，真可憐也！」小行者道：「此人自作自受，不必憐他，但摔碎的玉火鉗又被衆女子拾去散往了四方，恐傳流後世，又要造無窮的孽障，真可憐也！」師徒們又歎息了一回，方放馬往西而行，正是：

世情偏不悟，佛眼甚分明，不到身成佛，焉知世溺情？

唐半偈師徒門又平平安安行了千里程途，忽一日行到一層高嶺之上，往前一望，只見前面遠遠的有無數人家，也有城池，也有樓閣，也有樹木，也有寶塔，十分繁盛。唐半偈因問道：「望裏面人家衆多，莫非與靈山相近？」小行者道：「靈山佛地祥雲繚繞，瑞靄霏霏，不似這等陰陰晦晦，多分還不是。」沙彌道：「就不是靈山，你看樓台偏地，塔影凌空，必定是個有名的地方兒。」猪八戒道：「一路來都是山林僻路，並無大戶人家，這幾日腹中半飢半飽，委實難支。前面如此熱鬧，就不是靈山，也定是大叢林，且去吃他饅頭飽齋再處。」師徒們一面說，一面走下嶺來，又行七八里路，轉看不見人家。唐長老疑惑道：「分明看見若大城池，怎樣不見？」沙彌道：「方才在嶺上高，故此看見，如今下了嶺來，故看不見。再走幾里自然到了！」師徒們因又趕行了七八里，也只不見。唐長老心下愈覺狐惑，小行者道：「師父不必狐疑待我，跳到空中看一看來回你。」唐半偈道：「你去看一看，最妙有人家沒有人家，我們好放心前行。」小行者得了命，因將身一縱，跳到半空，睜開火眼金睛往前一望，只見茫茫一片都是曠野，那裏有甚城池人家？心中詫異訝道：「這地方又是個作怪的了！」正低着頭想，忽當面地上吐出一股白氣來，一霎時就布有百里遠近，白氣中忽然又現出一座城池，無數人家市井街道，宛然一個大都會。小行者看見大驚道：「見這光景不祥，定是那妖怪弄的玄虛，他三人莫要落他的圈套才好！」急忙落

在處看時，唐長老與豬一戒沙彌三人，并龍馬行李，俱不見蹤影。連連頓足道：『我就怕落他的圈套，今果被他騙去如何區處？』欲想也撞將進去，奈他是個虛氣結成的，怎生着脚欲待不進去，又無處打聽消息。只得又跑到空中，繞着那城池樓閣查看蹤跡，却又人烟湊集，與世間無異。正忍不住打算落下去，看看時，不期那城池樓閣忽然漸漸消滅，仍是一片白地。要尋個人問，却又遠近並無人家，只得念一聲唵字真言，叫道：『山神土地何在？』叫畢，竟不見有神出來。心下焦躁，因取出金撞鐵棒來，提在手中，大喝道：『甚麼大胆，說毛神，怎敢不聽我的使喚？』喝聲未絕，只見西南角上一個白鬚矮老兒，拄着一條拐杖，兩腳飛一般跑將來，朝着小行者跪下道：『小神不知小聖到來，洵素來遲，萬望恕罪。』小行者大怒道：『好毛神！你仗着那個妖怪的勢力，不服我使令，爲何這呼兩次方來？』老道：『小神雖然職小，管理一方土地事情，無論各路上仙呼喚，無不服從。』小行者道：『既服從使令，一喚該就來，爲甚等至連呼兩次？』土地道：『這地方廣曠，一望無涯，又沒有人家田舍，小神只住在西南上，離此甚遠，故此來遲。』小行者道：『你既路遠趕來，其罪也還可恕。怎麼山神不見影？』土地道：『這地方周圍數千里，一片平洋，並無尺寸之山，從來沒有山神，故無人迎接。』小行者道：『自從乾坤定位，便高者爲山，深者爲川，那有沒山神之理？』土地道：『小聖有所不知，這地方原不是天地自然生的，都是人心造出來的一重孽海，是非冤孽，終日播弄波濤，世人誤墮其中，便覺淪沈不出。後來我佛過此，憐念人生墮落大難慈悲，遂將恆河沙填平了，故俱是一片平原，沒有高山。』小行者道：『自古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既孽海填成平地，自當有人民居住，田地耕種，爲何竟作一片荒郊曠野？』土地道：『當年土地初平時，人民田地原也十分茂盛，只因我佛取恆河沙中，誤帶了許多雜種在內，不意年深日久，那雜種受了孽海的餘戾，竟化成一片廢氣，那些雜種年深日久，成了精怪，竟將些人民田舍都吞吸在肚中吃了，故此只存了一片平地了。』小行者道：『那廢氣怎生樣吞吸人？』土地道：『那廢氣有時結成城池市鎮人物草木，與世間無二人不知道，走

了進去，便一口氣吸入肚中去充飢了。」小行者聽了大驚道：「據你這等說起來，我唐師父同豬沙二人行李白馬定是被他吞吃了。」土地道：「唐聖僧既有小聖護持，為何容他吞吃？」小行者道：「我因初來不知地方深淺，跳在空中去觀看，見他吐氣甚凶，急忙下來報知，他師徒三人已不知去向，豈不是被他吞吃？這是死了。」土地道：「若是這等想來，吞吃是在所不免，死還未必。」小行者道：「既吞吃了，怎麼不死？」土地道：「這蜃氣喚曬肚腹深大，得很吃在肚裏的東西，常整個月的還是活的。小聖還須急切去救，定然不妨。」小行者道：「他起初現出城郭市井，雖是蜃氣，也還就他虛氣揣度，那裏是口？那裏是腹？也好設法去救他。如今一片平原，連蜃氣也沒了，叫我從那裏下手去，畢竟還是你土地在此爲一方之神，知道他的來跡，去影快快說來，免我動手。」土地道：「小聖差矣！土地土地，只管地方上的事情，他若有巢穴在我地方之上，將唐聖僧窩藏，我做土地的不報，便是應當受責受罰，如今這個蜃妖，他是有影無形的精怪，何況他灣灣曲曲的肚腸，知他藏你師父同你的二位豬沙師弟在何處？怎生責罰小神起來呢？」小行者想了道：「既與你無干，饒你去罷。」那土地聽說得去，就一閃不見了。小行者手中就拿着金箍鐵棒，在那一片白地上東邊尋到西邊，南邊找到北邊，雖遠遠的看去，像有一團白氣，及走到那面前，那一團白氣又遠遠的在別處去了。並無一毫些影蹤，小行者只得自家孤孤淒淒，一時間苦上心來，因痛哭道：正是：

一自從師西土來，如形隨影未分離；
何期半路遭奇禍，不料中途受妄災！
實實在在何處去，生生死死費疑猜。
猜痛思聚散，須臾事怎不教人淚滿腮。

小行者哭泣唐師不題。

且說唐半偈正在路中打發小行者，縱在空中去觀望，忽前面現出一座城池市井街道，果然一個衙煩郡縣，豬八戒笑道：「好師父我們真眼花了，這等一個熱鬧去處，還叫孫師兄去看些甚麼？他看了來，又要算作大

功勞莫若我們先進去找個大寺林歇下，等他收拾起齋來，待他來同吃，也顯得我們大家有用，不單單倚他一人。」唐長老道：「我看這城中十分熱鬧，倘我們進去到寺林裏面，他來錯了路，找不着，豈不費力？不如待他同去的好些！」豬八戒說道：「今日過午不多時，若是吃齋快些，還有三五十里路走，倘呆呆的等他，那猴子有要沒緊的，知他幾時才來？只好在這地方宿了。」唐半偈西行心急，聽見吃了齋還有這三五十里路走，便就開口道：「吃了齋，再趕行些程途固好，只怕你師兄回來，找我們錯了路。」豬八戒道：「老師父忒過慮，我們進城去，只在大街上找個寺林去，却叫沙彌牽着馬站在寺門口等他，那猴子好不賊滑，怎生會錯？」唐半偈道：「既是這等說，我們就先進去罷。」因把馬一領，師徒三人，相同着，竟入城來。進到城門，先是一座長橋，才看見城門邊，巷裏一張，只見內中黑洞洞的，也不知有許多的深遠。唐半偈心下着忙道：「徒弟呀，這城門怎這等黑暗，與別處不同，莫不有甚利害？不如還等了師兄來一同進去罷！」豬八戒道：「各處風俗不同，我們來了幾萬里路，怎能夠都是一般？這城池高大，故城中深遠，有甚利害？就等了師兄來，這是西行的要路，也少不得要進去。師父若怕黑暗，等我牽了馬慢慢走，叫沙彌挑行李緊緊貼着師父的身子同走，怕些甚麼？這甕城就深遠，也不過半箭一箭遠，近難道裏面大街都是這等昏暗？」唐半偈的馬已到城門，還無可奈何，只得聽豬八戒走了進去，不期才走進去，不三五步，忽聞着的一股腥氣，就是三十三天上的罡風一般，往內一吸，將他師徒三人並龍馬，竟吸了進去。一霎時身不由己，就吸去有數十里之遙。因撞着一間房屋，方才擋住。幸得師徒三人還同在一處，還未曾散，雖一路來跌跌倒倒，却喜撞着的牆壁還都柔軟，並未損傷。此時師徒們都嚇呆了，定了半晌。唐半偈方才醒來問道：「徒弟呀，我們還是死了還是做夢？」他們師徒三人只是戰戰兢兢，答得出來。沙彌勉強應道：「我們進了這座城來，活是莫想活了，但此時尚有氣說話，還像未曾死去的。」唐半偈道：「既未曾死，你可細細訪問，這是甚麼所在？」沙彌道：「大家跌得昏天黑地，叫我那裏去訪問？」唐半偈道：「豬八戒爲何不作聲？」

沙彌道：『他要快進城去吃齋，想是齋多吃了，說不出話來！』猪一戒睡在地下，聽見沙彌說他，沒奈何，哼哼唧唧的說道：『兄弟莫要取笑我了！我也是好意思要趕路，誰知道造化低忽被一風吹到此處，睜着眼睛不見天，莫非來的乃是一個羅刹鬼國？』沙彌道：『若是鬼國，也須有些人物，怎這所在摸了去，齷齪齷齪不成個世界，莫非走到地獄裏來了？』大家猜疑了許久，沙彌忽然看見猪一戒閉着眼睛揉眼，忙叫他一脚道：『二哥快開眼，你看有些亮影？』猪一戒聽了急睜開眼看，果然看見師父盤膝坐着，白馬立在傍邊，遂滿心大喜道：『造化造化，想是那個善人積陰隙開個天窗了！』唐半偈想了想道：『不是開天窗，還是我我元氣充足，坐久了發的慧光。古人謂虛室生白，即此意也。既有亮光，可細細看這是甚麼所在？』猪一戒聽見，忙扒將起來，東張西望，方看見擋住他的那間房屋，子却不是房屋，乃是一個小廟兒，心下大喜，暗道：『既有廟宇，不是僧家也是道家，且進去告訴他一番，失路苦楚，求他化些齋，大家吃了，也可遮飾前言，免得沙彌笑我。』因走到廟前一看，只見廟門上橫着一個匾額，一時亮光模糊，看不明白，想道：『多分是個土地廟兒，若不是土地廟，定是個火神廟兒。』因又走近一步，定睛一看，方看見廟匾上寫着是『五臟之神』，四個金字，再揉一揉眼，更看得分明，方着慌道：『我聽見人說肚裏方有五臟廟兒，難道我們師徒三人這等命苦，吃到人肚裏來了？忍不住大哭起來道：『師父不好了！我們已被人當魚肉，吃在肚裏做鬼了！』唐半偈問道：『你怎麼知道？』猪一戒道：『這靠着的不是五臟廟兒，若不是被人家吃在人肚裏，如何有五臟廟兒？』唐半偈想了想道：『你說的不差，我們果被妖精吃了！』沙彌道：『二師兄的話也還有揣摩，怎師父就信了真？』唐半偈道：『不是我輕易信真，細細將情揣摩，其實一毫不差。』沙彌道：『怎見得？』唐半偈道：『我們在嶺山就望見城池，及走了一二十里，反又不見，及叫孫履真去探望，忽又現出城池，或有或無，自然是妖精變化迷人的了。後來我們進城先過了一條長橋，豈非妖精弄手段？後到城圈邊黑洞洞一望無際，豈非妖精之喉，繞入城圈，就被一口氣直吸到那裏，這裏又有五臟廟，豈不

是明明在妖精肚裏，再有何疑？」豬八戒聽見一發大哭起來道：「罷了罷了！我們師徒三人，前生前世不知作了甚麼孽障，今世受此冤報！」唐半偈道：「死生夢幻，哭之何益？」豬八戒哭道：「我們今日還嘴巴，是三個講經說法的和尚，再過幾日就要變作妖精的臭蕘了，叫我如何不哭？」沙彌道：「二哥不要這等膿包，我三人雖被妖精吃在肚中，却又不死，尚有大師兄在外面，他若曉得了，自然要來救護。」豬八戒道：「救是來救，只是這還有好些難救哩！」沙彌道：「這還爲何難救？」豬八戒道：「往常間師父被陷，或是藏在山中，或是細在水裏，皆有個窩巢，可以訪問，如今被妖精吃在肚中，叫那猴子那裏去打聽？若是打聽得知，我們被妖精吃了，只道我們死了一發，不想救護了，怎不繁難？」沙彌聽了，也着驚道：「是呀！這却怎處除非央人寄個信兒與他才好。」豬八戒道：「你話說益發好笑，一個妖精肚裏，有誰人來往寄信？」唐半偈沈吟道：「要寄信到也不難，只是要叫履真受此痛苦，我心不忍。」沙彌道：「師父呀！我們如今在九死一生之時，若有人寄信與你大師兄，受些痛苦，也顧他不得。」豬八戒道：「師父原來也會說謊，他在那裏，我們在這裏，誰人寄信？」唐半偈道：「我到不是說謊，當初他尋到，處處來飯依的時節，他住在傲來國花果山，隔着兩大部洲，毫無因緣，多感唐玄奘師傅受了我一篇定心真言，叫我跌坐默念，但念時你大師兄頭痛欲裂，所以尋找來歸，做了我的徒弟。」豬八戒笑道：「師父既有這樣靈咒兒，怎不時常念念，弄這猴子頭痛要子？」唐半偈道：「他一路辛苦不淺，百依百順，怎忍再念？今在此生斷絕之時，也是沒法，只得硬着心兒，念了兩遍，他知我們性命尚存，好設法來救。」沙彌道：「師父既具此感通的妙理，須快快的念咒，不可遲延。」唐半偈不得已，只得盤膝而坐，默默念起來，正是：

齋中菩薩能跌坐，蛤裏觀音善誦經。莫道傳聞都是說，須彌芥子具精神。

唐半偈在妖精肚裏默念真言不題。

却說小行者，在一片白地上，找尋不着蹤跡，他這道師父被妖精吃在肚裏死了，正悽悽惶惶沒處做道理，忽

微微頭痛起來，因大驚道：「我的頭從來無故，再不曉得疼痛，怎這時候忽然痛將起來？」忽大喜道：「這頭痛莫非師父還未曾死，念咒了！」他正思量躊躇，頭痛忽又止了，心下無限狐疑，過了半晌，忽又疼痛起來，又大喜道：「這頭從痛忽止，定是師父未死，通信與我，叫我救他，但你陷在妖精肚裏，比不得尋常有個巢穴可尋，況此時連妖精的形影俱無，却叫我那裏去用力？」正尋思無計，忽白地上又現出一座城池來，與前一樣。小行者看見，知道城口是妖精的口齒，不敢進去，忙跳到空中，取出金箍鐵棒，喝聲變變，變得有數丈長，把腰一躬，也變做金剛一般，遂低下雲頭，照着城池樓閣一踏打要，只聽得東邊響亮一聲，倒一城牆，西邊嚙喇一陣，塌了寺壁寶塔一層，一霎時傾倒了七八成居民房屋。

原來這城池果是一個蜃妖吐氣結成的，這蜃妖結此城池，吞吸人物，是他的常事，原本管有意要吃唐長老的肉，不料唐長老晦氣，恰巧送入他的口中來，連那蜃妖吞在肚裏也不知道。今忽被小行者鐵棒一頓亂打，只得落花落水，幸城池等大半是虛氣，結成妖精，本身不會損傷，止打落了幾個牙齒，急得他暴躁如雷，將身一擺，將一腔墨黑的毒氣都吐了出來。一霎時烏雲黑暗，腥臭難聞，直冲得小行者立身不住，只得收了法身，跳到空中，再往下看，見明明一片白地，忽變成了一重黑海，心下想道：「那妖精現了真形，使三頭六臂，也可以力拿他，如今好像烏龜一樣，不知將頭縮在那裏，但以此惡氣加人，就像方才打他這一頓棒，他似有如無料，不至傷殘性命。况師父已吃在腹中，倘救遲了，有些不測，却如何區處？」我想蜃妖原係海中之物，龍王為海族之長，自然有個制他之法，莫若去找龍王來要他驅除，不怕他不為我出力。」打算已定，遂一筋斗雲就近便到西海而來，到了海中，巡海夜叉看見認得是孫小聖，忙去報與龍王知道。龍王慌忙出來迎接，進去分賓主坐，下龍王問道：「近聞小聖奉唐聖僧已近西天，功行將滿，不知有何事故，又蒙垂顧？」小行者道：「西天功行將滿，也差不多，不期行到一處，遇着一個蜃妖作怪，吐毒氣幻作城池市鎮，將師父師弟三人并龍馬行李哄入去，都吞在肚

中我要同他廝殺他又有影無形沒處用力。我開屨妖乃海中之物原屬賢王管轄。爲何縱他到平地上陷害人。故特來請教。」龍王聽了忙分辨道：「小聖莫非訪差了。屨雖雉鳥所化，不是魚龍之屬，却畢竟以水爲主，非大海不有。如何平地上得有屨妖爲害之理？」小行者道：「賢王辨的亦是有理。但據那方土地說起來，此地原是一重孽海。因我佛慈悲以恆河沙填平，沙中誤帶雉種，故釀成此物。雖非賢王故縱，然畢竟賢王管下族屬，今也不同你講些閒話，只要賢王用些神通，捉住了他，救出師父，便大家就全了情面。」龍王道：「原來有這些委曲，小龍何能得知？要拿他也不難，小龍只消將金肺珠將他毒氣斂盡，小聖自會捉他了。」小行者說道：「如此甚妙，便求龍王速行，恐怕遲了誤事。」龍王不敢遲留，忙入宮中取了金肺珠帶在身邊，遂同小行者走出水晶宮，上了海岸駕雲前來。不一時到了孽海舊地，只見屨妖吐氣，黑霧沈沈密密，此時還未曾消歇。龍王大怒道：「孽畜就是海中屨魚幻化樓閣樹木，不過吞吃些烏雀充飢，怎這孽畜竟吐些無邊黑氣，將此千里居民都吞吸盡了，真罪不容於死！」因即取出金肺珠托在掌中，低下雲頭，在黑氣上面團團轉了一遭，真是有理相生相剋，物有能制能從，不一時那些黑氣就如雪消冰解的一般，頃刻間散個乾淨，忽露出一條不像龍不像魚，又不像龜，又不像鼉的一件怪物來，在地下游行，龍王看見忙叫小行者道：「小聖此時不下手，更待何時？」小行者因取出金箍棒迎風一幌，有碗樣粗大，忙趕上前照着怪物劈頭便打道：「好妖精！你的城池那裏去了？你的樓閣那裏去了？你的市鎮人家那裏去了？你還能吐氣吸人麼？」那屨妖雖具精靈，却是不能言語，見小行者鐵棒打來，料當不起，只得沒命的往闊處奔去。小行者那裏肯放，因大踏步隨後趕來，立即趕上，那屨妖急了，回頭過來，張開城門寬的一張大口，要吞小行者。小行者恐遭毒口，急忙退回數步，正打算要跳在空中用棒打下，忽見那怪物陡然躍起，山搖地動的喊了一聲，便跌倒在地，動也不得。小行者突然看見，猶恐有詐，反不敢上前。誰知堵一戒同沙彌在肚裏被那妖怪奔來奔去，顛播得跌跌倒倒，又聽見外面吆喝之聲不絕，知是小行者同他

爭鬪。沙彌忽然醒悟道：「我們好獸，師兄既在外面廝殺，我們何不內外夾攻？」豬八戒被沙彌點醒，滿心大喜，因醉了一口道：「真醉了！因提起釘鈿，先將他的五臟廟兒，一釘鈿扒倒。沙彌便豎起禪杖，乘勞往上將脊梁骨一搗，透進光來，滿心大喜，忙道：「師父造化了！妖精脊梁上開了個不二法門了！」沙彌笑道：「師父不要聽他，搗通，透進光來，滿心大喜，忙道：「師父造化了！妖精脊梁上開了個不二法門了！」沙彌笑道：「師父不要聽他，妖精脊梁怎稱得「法門」？只好做個算「方便門」罷了！」唐半偈此時跌得顛頭倒倒，正閉着眼在昏暗之中，忽聽得兩個徒弟歡喜說話，因開眼一看，忽看見旁邊一個窟窿透進亮光，看見天日也自歡喜。因說道：「徒弟呀！既有門就該出去了！」豬八戒忙到透亮處鑽出頭來，一張叫聲慚慚，只見小行者手拿着金箍鐵棒正在那審看妖精，豬八戒因大叫道：「大哥不消疑惑，看了妖精已被我們打斷脊梁筋，斷送了他的五臟六腑了！」小行者猛然看見滿心歡喜，因問道：「師父怎麼了？」豬八戒道：「師父好好的，只時洞門小破，妖精皮裹了頭，却出來不得！」小行者道：「這不打緊。」因將金箍鐵棒迎風一幌，變做一口風快的屠刀，照着妖精的脊骨噼喇一聲，割做兩半。沙彌用禪杖撐開，一霎時他徒弟四人依舊都在光天化日之下。豬八戒忙攙唐長老沙彌挑了行李，歡歡喜喜的走了出來。唐半偈問起緣由，方知虧西海龍王收了他的毒氣，才能成功的，因向空再三拜謝了龍王回去，然後打點行程。忽西南上蜂擁的趕了百十餘人，圍繞着他師徒四人拜謝，說虧他們除了地方大害。小行者道：「妖精方才打死，你們借遠怎生得知？」衆百姓道：「是土地公公顯靈先報我們得知，定要請了回去過夜。唐長老却不過衆人的好意，只得隨着衆百姓去安歇宿了一夜，次日起早方才動身西行。正是：

最輕者死生，最重者功行，死生惟一身功行在萬姓。
不知唐長老此處又有何所遇見，且看下同分解。

第三十五回 唐半偈清淨無掛礙 豬八戒貪嗔有牽纏

善自善，惡自惡。善惡分途，難假託。爭奈人心雕鑿深，故令世眼多舛錯；持齋便認是菩提，誦經便道自活佛；誰知盡是貪衆生，噴癡種出衆生毛與角。須知我佛清淨心，色色空空都不著；一念天堂已上登，但思地獄便墮落。縱有靈明大辨才，轉念如圖費揣摩。說願真修自證盟，莫向他人覓衣鉢！

話說唐僧師徒四人脫離那履腹之苦，辭了衆百姓，歡歡喜喜又復西行。又行了月餘程途，忽遠遠望見一座高山攔住去路。唐長老因問道：「徒弟呀！你看前面又見高山攔路，不知是凶是吉，須要仔細。」小行者先已看見，師父問他，又細細看望了一回道：「師父，靈山這條路，我雖不常常來走，却因有竅脈相通之處，也曾來過幾回，還依稀記得此去與靈山不遠，除了靈鷲，別無高峯爲何？又忽有此陡峻之山？」唐半偈道：「既是往常沒有，莫非又是屨氣化的你們更要小心！」豬八戒聽見說是屨氣化的，恐怕又被他吃到肚裏去，便放下行李，立住脚不敢走。小行者笑道：「好獸子！怎這樣照小就是屨氣化的，也須走到他口邊方才吞吃去，怎離着許多路便害怕起來？」豬八戒道：「哥哥呀！前日還是大造化，撞見那屨氣妖怪沒牙齒，留得命，若遇了有牙齒的妖嚼碎了吞下去，此時也不知變了甚麼在那塊土上了！」沙彌笑道：「二哥若是這等小心害怕，除非叫鐵匠像烏龜的般打一個鐵殼與你套在身上，方敢大胆的走路了！」豬八戒道：「我說的是正經話，你却常取笑，只得挑起行李來，敲着嘴往前就走。又走到山脚下，大家一看，只見那座山兩邊密層層都松林，惟正當中一條嶺路，却又十分陡峻，要上嶺去，必須仰面而行。沙彌看見這光景異常，就要上去，却有幾分胆寒，因勒住馬與小行者道：「師父，心下有些狐疑，且住在山脚下，找個人問問路再走不遲。」因帶轉唐半偈的馬頭，繞轉山脚下找人家。正沒找處，忽左旁裏松林一聲響亮，大家歡喜說道：「有人問路了！」因沿着那條路徑找尋到松樹林中來，果見一個小小庵兒，十分幽雅，庵門上題着「猛省庵」三字，庵門半開半掩。唐半偈吩咐小行者三人在外面立住脚，輕輕移步向門走了進去了，及走個佛堂上，只見佛堂中一個老和尚正燒完午香，忽看見唐半偈立

在佛堂外，慌忙走出來迎接道：『老師父從何處來？請堂裏坐！』唐半偈進到堂中，先拜了佛，然後同老和尚行禮，答語道：『貧僧乃大唐國奉欽命，差往西天雷音寺見我佛如來，拜求真解，踏過寶方，因見前面山嶺高峻，不知是甚地方，又不知嶺上可好行走，未敢輕易過去，故尋至寶庵求老師父指教。』那和尚道：『從東土到我西域，也不容易，怎這老師一人獨行？』唐半偈道：『貧僧還有三個小徒在外面，恐怕驚動禪榻，故未敢擅叫他們進來。』老和尚道：『既要問過嶺的話說起來話長，令高徒在外面立着，必須請到裏面同坐好講。』唐半偈因起身到庵門前，叫了小行者三人入裏面坐，老和尚看見三人相貌醜惡，因說道：『師徒同道，不同貌爲何？』小行者道：『你曉得甚麼？若相同，道就不廣了！只問你這條嶺，可是一向有的閒事，不要你管！』老和尚聽見小行者說的話，蹊蹺因驚問道：『只位師父，像是西天曾走過一兩回的？』小行者道：『你是走過幾回，因是雲來雲去，記得不真，若不是走過一兩回，爲何開口就問這條嶺，原有原無？』小行者道：『走是走過幾回，因是雲來雲去，記得不真，細細想來，恰像這條嶺，一向沒有，故此問你。』老和尚聽了，連忙點頭道：『果是真話，不是說慌！』唐半偈因問道：『自開闢天地，便有三川，况這條嶺參天插地，又不是一邱一壑，人力能培，爲何說個一向沒有？』老和尚道：『老師父有所不知，我這西方佛地，從來平坦，不立關防，不設機械，莫說賢愚貴賤，老少男女，洗心滌慮，盡可皈依，便是沙場戰卒，市井屠兒，一念真誠，亦不妨立地攔入，故西天成極樂之國，我佛着萬善之名，從後漢到今，就是孔仲尼儒教聖人，李老聃道教之祖，也莫敢與我佛並尊。不期後來佛道日衰，爲性命真修者少，而貪善名假託者多，往往挂榜修行，招謠爲善，念兩卷經文，便道是莫大慧根，吃幾日素齋，便以爲無邊善果，燒一炷香，便希冀冥中保佑，捨一碗飯，便思量暗裏填還，甚至借修橋鋪路，科斂民財，假賽會迎神，貪圖利己，這還是無知的百姓做的，還有一等不肖的和尚，滿口胡言，充假高僧，登壇說法，哄騙愚夫愚婦，金錢供獻，奔走如狂，還有一等癡心和尙，一竅不通的，寸善未立，妄細成佛作祖，躲到深山窮谷中，自說苦修，不知修些甚麼，因將父母之遺體，涼

俄至死不悟。還有些燃頂焚指，沿街繞巷，敲梆撞鉢，要求佈施的，一時也說他不盡。總之貪嗔癡慾，奸盜詐偽，無所不有。遂將我佛清淨法門，慈悲願力，弄得個口舌是非之場，萬惡連逃之藪。故我佛如來深悔將道法流傳中國，誤了衆生。是以近來一字一言不許妄傳，又恐怕還有不知恥的僧人，又來纏亂，故將靈鷲後嶺中分了一支，移於此地，叫做中分嶺，以爲界限，隔絕東南的這些孽氣，故說個一向沒有。這位師父果看的不差。『唐半偈道：『世尊既移此嶺，隔絕東南，爲何又留此嶺路與人往來？』老和尚道：『嶺路雖存嶺頭上，就造了一座中分寺，請了一位大辨才菩薩住在裏面，終是我佛慈悲慧燈不滅，恐有真正佛器皈依，不忍一概謝絕，故留此嶺路。凡有過嶺善信者，都要請大辨才菩薩照應一切，如真善信者，大辨才菩薩容過去，此等善信人便即輕輕過去了。若是大辨才不容過去，你便是神仙也飛不過去的。』唐半偈聽了，忙立起看來稱謝道：『多蒙老師父指教，我們須早早上嶺去，懇請大辨才菩薩照應。』豬一戒聽了，就去牽馬，沙彌就去挑担，小行者就打弄師父出門。老和尚看了，看忍不住，對唐半偈說道：『老師父自家上嶺照驗也，還使得這三位師父到不如在小庵坐坐，不消上去罷。』小行者道：『我三人爲何不消上去？』老和尚道：『你方才三位進庵來，可曾看見庵門上有菩薩親筆題的三個字？』小行者道：『是「猛省庵」三個字，怎不看見？』老和尚道：『既見這三個字，是菩薩題的，這三個字的深意，就該知道了。』小行者道：『也無甚深意，不過是叫人把自家身心善惡檢點。』老和尚道：『恰對了你三位師父的身心善惡，可曾檢點檢點？』小行者道：『這些小小事情，才出世的時節，就檢點過了，還要等到今日？』老和尚聽了，忙搖頭道：『你這些游方的大話，只好哄騙我老僧，你若見了大辨才菩薩，他目如皎日，舌似青蓮，須哄騙不得。』小行者又笑道：『你這老和尚坐井觀天，也只認得個辨才菩薩罷了，只怕你那辨才菩薩還是我本來靈明中，曲曲灣灣生出來的學問哩。』老和尚說得沒的說，只得勉強道：『既是這等說，請上去，只不要又走了下來，就沒趣了。』小行者道：『我大唐到靈山是十萬八千里，今走了不知多少里了，却喜

得我們從不會走回頭，但請放心，不要替我們擔憂。說罷，就要扶唐長老上馬。唐長老見小行者言語唐突，恐怕那老和尚有些沒趣，因從中周旋說道：「小徒頑劣胡談，老師父不要介意。」又向他拱手作別，方才上馬，簇擁着望嶺頭而來。正是：

青天盡霹靂，不礙閑雲；饒盡老僧舌，定心如不聞。

唐半偈師徒四衆相連着走上嶺來，他們一層一級約走了千層萬級，方才到得嶺頭。到了嶺頭一看，果然一塵大寺，匾額上題的「中分寺」。三個大字，十分莊嚴精潔，却靜悄悄無一人往來出入。唐長老只得下了馬，叫沙彌牽着，又吩咐小行者同豬一戒在寺外等候，不許囉唆。自却整一整袈裟僧帽，端端肅肅走了進來，直走到二山門裏，方看見一個小沙彌在一株優婆樹下閒立着，看白鶴理翅。因上前打一個問訊道：「貧僧稽首了。」那小沙彌看見忙答禮，問道：「老師父是那裏來的？」唐半偈答道：「我弟子乃東土大唐國欽差往西天雷音寺見我佛如來拜求真解的，路過寶刹，自恐善根淺薄，道念不深，無緣有佛，不敢徑過。聞知大辨才菩薩慈悲接引，故特匍匐蓮座之前，敢求垂恩照驗，倘有片念可矜，開放西行，庶不負遠來善果。」小沙彌聽了道：「老師父既是來照驗過關的，請少待，待我稟知菩薩。」唐半偈又作禮道：「多感多感。」說罷，小沙彌就進去了。去不多時，就出來回復道：「菩薩說的你若是要見佛去求解的，不必照驗，去不得了，請回罷。」唐半偈聽了着驚道：「怎麼求解的去不得？」小沙彌道：「菩薩說昔年有一個陳玄奘是世尊的徒弟也來過，因一念慈悲，就將三藏真經慨然付與他取去，不期自取了經去，至今二三百，不但未曾度得一人，轉借着經文敗壞我教，世尊至今尚時時追悔，你求解與求經一般，如何肯再蹈前轍，故說不必照驗，去不得了。」唐半偈道：「菩薩金論固自不差，但弟子此來求解，若論形迹，實與昔年陳玄奘佛師求經一般，但若論我西去求解的本念，却與求經有天淵之隔。」小沙彌道：「這是為何？」唐半偈道：「我佛慈悲，造作真經，原望度人，何心誤世？所以誤世者，皆東土

惑僧不得真解。卷卷差誤。漸至墮入邪魔。有負如來至意。今弟子願獨頂踵。不惜勤勞。遠詣靈山。拜求真解。正欲
救求經之失。慰造經之心。所以說個有天淵之隔。小沙彌道：「既是這等說。待我再代你稟知菩薩。但此時菩
薩正跌坐觀空。你且退出寺外聽候法旨。不可妄動。」說罷。依舊走進去了。唐長老不敢違小沙彌之言。只得退
出寺門。小行者三人迎着就問道：「菩薩照驗的如何了？」唐長老道：「菩薩尚未見面。怎生照驗？」小行者道：「
菩薩因甚不見面？」唐半偈就將從前言語細細說了一遍。小行者道：「小沙彌既應承再稟菩薩。自然就出
來照驗。我們略等過嶺還不晚哩。」大家東張西望。等了半晌。並不見一個人影兒。豬八戒等得心焦。因
說道：「我們師徒三人原來都是獸子。」小行者道：「怎麼是獸子？」豬八戒道：「這嶺上明明一條大路。又無
關隘阻隔。又無兵將攔擋。又無繩索綁縛。爲甚麼聽信那老禿頭的胡說要照驗。我們又不伏他管。又無符節。照
驗些甚麼。怎只管癡癡的在此瞎問？」沙彌道：「那老和尚還不像個說謊的。或者這樣事也未可知。」豬一
戒道：「說你益發跌得可憐。倘或我們方才不找到他庵裏去問路。不曉得甚麼照驗不照驗。此時也不知走到
那裏去了。這就叫做「問着醫生便有藥。」「問着師娘便有鬼。」依我說不如大家早早的走他娘的路罷。」
小行者聽了。便也心活起來。道：「這獸子到也說得有三分中聽。」因問唐長老道：「師父心下還是要等。還是
要走？」唐半偈道：「徒弟呀。怎你也說此話。方才若不問路。不知菩薩的規矩。糊糊塗塗走了過去。便撫心無罪。
今老和尚既已說明。小沙彌又入裏去稟知菩薩。豈有個不俟命之理。猜守拙是個野人。不知禮法。你們切不可
聽他胡說。」小行者聽了。連忙點頭道：「畢竟還是師父說的是大道。理連我幾乎被獸子惑了。」師徒正議論
不了。忽聽清磬數聲。大辨才菩薩已登堂升座。侍者出來喚他師徒進去照驗。唐半偈忙帶了三個徒弟。理衣
而入。到了堂中。合掌頂禮道：「弟子大顛。奉大唐天子欽命。往西天拜求我佛真解。雖求解有類。深犯我佛
追悔傳經之戒。然求真解以解真經。實大愚如來無負造經之心。伏乞菩薩慈悲垂察。弟子崇正清淨真修之誠。

憫憐弟子歷受山水魔難之苦，曲賜照驗放行，則慈恩無量矣！大辨才菩薩道：「只求解這段因緣，原是旃檀請命，我已盡知，再無不全之理。只是照驗新奉如來佛旨，也要應應故事。」唐半偈副命又合掌頂禮道：「弟子大願身心性命，俱投誠蓮座之下，伏乞菩薩照驗。」菩薩道：「你的道念真誠，慧根清淨，我已照驗明白，准放西行。但你隨行變人也要報名上來照驗。」唐半偈道：「弟子隨行共有三人，一個是大徒弟叫做孫履真，一個是二徒弟叫做豬守拙，一個是三徒弟叫做沙至和，而此外止有馬匹行李並無別物。」說罷回頭叫了小行者三人道：「徒弟你們快過來拜見，求菩薩照驗放行。」他三人見師父叫，只得忙走了進來。唐半偈恐怕他三人不拜惱了菩薩，因先跪下稟知道：「弟子三個徒弟皆山野頑蠢之人，不知禮節，求菩薩寬宥。」他三人見師父先跪下在地，沒奈何他三人只得扒在地下磕了一個頭，就站起身來。菩薩道：「禮節我不苛求，但不知身心可知乾淨？」因問道：「那個一是孫履真？」小行者忙上前一步答應道：「小孫便是。」菩薩道：「看你這形狀尖嘴縮腮不像人種，你可自供出是那裏來何人後嗣有何功行好待我照驗罷。」小行者聽了菩薩言語忙急說道：「菩薩請豎起耳朵來，待我供與你聽。」

花果山下是故土，水簾洞裏是舊府，「鬪戰佛」是我先天祖，「山前石」是我後天母。

陰陽靈氣豁心胸，日月精華充臟腑，自信家傳道易成，不用坎離與虎龍。

手持鐵棒撞天門，身坐瑤池索酒脯，只因強橫大招愆，罰我爲僧立功補。

若問西行立甚功，打死妖精不可數，菩薩跟前不敢誇，只此便是我家譜。

辨才菩薩聽了道：「據你這等供稱，原來果不是人種，就是孫鬪戰仙石中的遺胤，雖前面有些罪過，既後面肯改悔立功，也可消除，只當照驗過了，可站在半邊侍候開關，放你過去。」小行者走過一旁，菩薩因又問道：「那一個是豬守拙？」豬一戒聽見，只推不聽見，不就答應，只等菩薩又問道：「豬守拙爲何不答應？」豬一戒方才

走出來道：「菩薩你叫我麼？我就是豬守拙。」菩薩道：「你既是豬守拙，你是方才竟要過去，不要求我照驗；我到也罷了；你如今既來求我照驗，須自供是那裏出身，何人後嗣，平生有何功行，我好照驗。」豬一戒說：「我二人總是師父的徒弟，大師兄供稱的就是樣子，我們何必瑣瑣碎碎又供？」菩薩笑道：「好胡亂！一人有一人的立身行己的功修，怎麼將他人的家世裝在你的，還不快快實說出來，更待何時？」豬一戒沒奈何，此時只得縮頭怕醜的羞澀的自供道：

高老莊是故土，雲棧洞是舊府；豬天蓬是我嫡親父，高翠蘭是我生身母。

陰陽濁氣結成胎，耳大嘴長太粗齒；幸喜道精不待修，生來有力大於虎。

手握釘鈿到處行，拿着野人當酒脯；只因強橫大招愆，罰我爲僧立功補。

若問西來立甚功，奔走程途不可數；菩薩跟前不敢瞞，只此便是我的苦。

大辨才菩薩聽了道：「原來你也是豬守拙的遺胤，自供出來也老實，且站在一旁待我照驗。」豬一戒走開，菩薩又問道：「沙致和是那一個？」沙彌答應一聲說道：「小和尚就是沙致和。」菩薩道：「你既要我照驗，也須自供那裏出身，何人後嗣，平生有何功行？」沙和尚說道：「小和尚出身尚還記得一二分，只是比不得我兩個師兄。」因羞慚滿面慢慢的出來供道：

流沙河是故土，出身微沒舊府；親母雙亡我總不知，金身羅漢是師父祖。

生身雖也賴陰陽，骨硬皮糙氣如蠱；雖然愚蠢不足觀，却會拿龍並捉虎。

手持禪杖但降妖，不吃人間酒與脯；只因老實懶修行，罰我爲僧立功補。

若問西來立甚功，挑担跟着馬屁股；只此便是我真供，伏望菩薩慈悲照驗。放我西行莫攔阻，菩薩聽了道：「原來也是沙羅漢弟子，都有來歷，我也不能好留難那一個，都一概開關放行。但你們也要有

些緣法過的去便好，若是善根些淺，孽障深掛，礙過不去，莫怪我！因便起身走下蓮台來道：「你們却跟我來去開關。」各侍者聽菩薩吩咐，一齊簇擁着出來。唐半偈師徒四人也跟在後面。豬八戒唧唧說道：「這位菩薩也會拉關，精空的一條嶺關在那裏？」小行者道：「莫做聲，跟他去看便知。」大家走出寺門，不知菩薩走在前面，弄些甚麼法力，忽嶺頭西邊突然現出一座關來，十分高峻雄壯。豬八戒看見驚呆了，暗暗同小行者說道：「我們方才在此立了多時，並未曾看見，怎轉過身就有就是魯班蓋造，也無此神速，莫非又是歷氣結成？」小行者道：「一個菩薩怎說歷氣？還是我們方才不曾留心看得。」正說不了，只見菩薩到來，唐半偈忙作禮道：「弟子已蒙菩薩慈悲照驗，概許放行，怎敢不由？」只見菩薩來吩咐道：「這關外雖有條捷徑路兒轉得去，却不是上西天去的大路，你還要關內行關外行。」唐半偈道：「還望菩薩開關。」菩薩道：「非我不開關，但我開關甚易，你們過關却有些繁難。」唐半偈道：「不知有甚繁難？」菩薩道：「你要知過關繁難，可抬起頭來看這關額的三個字。」唐半偈忙抬起頭來一起，却是「挂礙關」三字，因說道：「弟子萬念皆空，有甚麼挂礙？望菩薩開關放行。」菩薩點點頭道：「唐聖僧可稱佛器。」因又叫小行者三人到面前吩咐道：「你三人還是關內走關外走？」小行者道：「菩薩只一問是多問的，師父那裏走，我們自然跟着師父那裏走，豈有師徒分途之理？」菩薩道：「據你說來似乎有理，只怕走到中間有些挂礙，那時節師父顧你不得。」豬八戒對着小行者道：「大哥你不要任性，菩薩說的是好話，大家也要熟商量，不然等我在關外轉罷。」小行者喝道：「獸狗才不要沒志氣。」菩薩道：「既你們主意定了，我也難強。」因叫侍者揭去封皮，將關門豁然洞開道：「你們去罷。」唐半偈又作禮拜謝，然後叫小行者扶他上馬。沙彌挑行李，豬八戒跟隨大家歡歡喜喜竟出關西行。誰知他師徒才出得關來，菩薩已叫人將門緊閉，正是。

進修道理須當猛，接引婆心莫渾煩；不猛前程何日到，不婆妙義幾時宣？

唐半偈師徒四人出得關來，只道是坦平大路，清淨風光，不期關門外沙塵滾滾，雲蔽霏霏，一條路高低曲折，兩旁遙延蔓牽，十分崎嶇難走，却喜得唐長老久歷艱辛之人，一心只思量着前進，並不問險阻傾危，竟策馬向前，全不在意中。那小行者見師父馬去了，也跟着就走。沙彌挑着沉沉担子，低着头只往前奔走，並無心看長看短。惟猪八戒看見道路歪斜，樹木叢雜，又加了滿天雪霰，逼沙塵，心下懊悔道：「起初上嶺來，何曾見有關門哩！依我徑走，也不知去到那裏。」老師父假至誠，信人胡言亂語，偏要菩薩照驗起來，照驗得好如今却照驗一座關來了！也就是有門，依菩薩說關外轉去平平路兒，何等不好？老師父強要關內走，那賊猴子又「呵卵胞」的附和着要過關。這沙彌蠢貨，又不知些世事，一開過關來，你看關門外這等沙塵雪霰，劈頭劈臉吹來，地下又是高低不平，樹枝又抓手抓腳，叫人怎生行走？「急抬頭看時，只見唐長老小行者沙彌三人在前面，其去如飛，心雖怨恨，却恐怕遲了失羣，只得放步趕來。不料雪霰下的路上，石滑如油，走不得三五十步，早嘖嘖的滑跌了一交，跌得手脚生疼，坐着揉了一會，即急急扒起來要走，不料衣裳又被道邊荆棘刺抓得緊緊的，扯也扯不開，忙挑開上邊，下邊又抓成一片，急理了左邊的，而右邊又攪做一團，焦躁得他性子起，因儘蠻力一掙，雖然掙脫，不但衣裳扯破，臉都擦傷，因掙得猛力，又撞在一塊尖石上，將頭上的鮮紅血都撞出來，心下愈加惱恨道：「這都是老師父同賊猴子害我，怎麼他們到平平安安的走去？」因再抬頭來看一看，只覺影影的唐長老師徒三人還在前面走，要趕又趕不上，只叫得大呼道：「師父慢跑，等等我！」叫他數聲，並不見有人答應，因轉過山嘴，再向前望，忽一陣風吹起來，沙灰又將眼睛迷了，開看不得，因立住脚，揉了揉半响，漸漸可開，方才又走走，便走眼睛終是半開半閉，不隄防一條老樹根當路，又絆了一跌，這一跌跌得重了，只跌得頭昏眼花，又見天色傍晚，不敢停留，沒奈何只得一步一跌的趕了來，又不料下的雪霰一縷縷就如粉絲，撲頭撲頭撲臉飄來，一霎時就挂了一身。方在頭上禪去了幾條，那個兩隻大耳獠一張長嘴又是挂滿了，初還覺輕，後面漸漸重起來，初猶歡

弱，後漸漸硬起來，就如繩索縛在身上一般，走路好不費力。

不料唐長老馬去如飛，全不知豬一戒落在後頭好苦，一心只往前進，行了半晌，忽又看見前面一條大嶺，嶺上一座大寺，因問小行者道：「面前又有嶺寺，不知又是何處？」小行者道：「師父不消問得，走到自知。」唐長老因奔上嶺來，到了寺前下馬，定睛一看，只見寺額上又是「中分寺」三字，吃了一驚道：「爲何又有一座中分寺？再細看時，却與先前門徑一樣，只是嶺頭西邊不見了那座「挂礙關」，心下正狐疑不決，只見嶺下的那個老和尚，忽從寺裏走出來，看見唐長老，師徒三人立着，因笑道：「你們說的定不走回頭路爲何？」又來甚麼？」一面說，一面笑下嶺去了。唐長老益發狐疑，不多時，又見了起先那個小沙彌，忽也走出來看看唐長老道：「師父已照驗放行，怎不西行，却又轉來了？」唐半偈聽了，方悟這座寺就是從先的那座中分寺，知是菩薩顯靈，回朝着山門大拜道：「弟子大顛想是存心怠惰，故去來反復，尙望小師父引弟子而見菩薩，一心求爲懺悔。」小沙彌說道：「老師父請起，今不必再見菩薩了，我菩薩已有法旨在此，小沙彌自因袖中取出一個柬帖兒，遞與唐長老閱看，唐長老接來一看，只見上面寫的是八句頌子詩，字字清朗，句句分明道：

寺後寺前同一寺，闕有闕無總非關，真修不掛何會礙，慧性常明可怨頑。

獨有野心貪狡甚，故生荆棘道途難，須教煎洗從前意，一體靈山拜佛顏。

唐半偈領受菩薩法旨，再拜稱謝，方知豬一戒掛礙在後面尙未走來，復向小沙彌跪求道：「豬一戒雖貪噴未淨，也是弟子一手一足，萬里從隨，乞望轉達菩薩赦其前尤，容後改過。」小沙彌道：「唐師父不必求了，菩薩已恕其罪，容他趕來了。快領衆西行，我要回繳法旨。」說罷，竟進寺去了。唐半偈折轉身方見豬一戒滿身沙灰，雪發頭破血出，跌跌倒倒奔來，口裏只抱怨路不好走，又怪大家不等，口內只顧囁嚅不了。唐半偈大喝道：「蠢才不悔自家貪噴，生出許多掛礙，轉怨道路難行，爲何我們平平安安走了過來，道略何曾難行？因將菩薩的頌

子詩遞與他看，豬一戒雙手接來一看，方知是菩薩顯靈，再看時，見得依舊走到寺前來，驚得啞口無言。只是朝着寺門叩頭道：『弟子以後只隨佛爺吩咐，再不敢欺心抱怨了。』唐半偈看了這個光景道：『既知改悔，快起來好走路。』正是：

魔障坦路平，牽纏清淨心。

唐半偈師徒三人收拾停當，依舊西行，不知後來又有何所遇見，處何境况，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蓮花村思食得食 從東寺避魔逢魔

語云：佛佛佛，非異物，原是人心人性出，非同人處是慈悲，人非同他因汨沒。

靈根慧性雖本來，清淨無爲實道法，大千世界只此中，莫認靈山在西域。自成自度須自修，莫望慈航與實筏，嫡親骨肉本分明，一體看承休謂突，若教走得路兒差，差之毫厘千里失。

話說唐半偈師徒四人過了「挂礙關」，復又西行，一路上雖也有高山大水，只見山光秀美，水色澄清，全無些險惡之氣，師徒們歡心樂意而行。忽一日，行到一個地方，唐半偈在馬上遠遠望見前面有人家，因說道：『徒弟呀！行了許多路，腹中覺餓，前面有善信人家，須去化一頓飽齋吃了，再行才好。』豬一戒道：『阿彌陀佛，師父一般也說餓了，我要說餓，你們又要道我是饑牢。』小行者道：『餓原不同，師父的餓是三餐飲食之當，你的餓是饑心涎口貪饜無厭之求，怎麼比得。』豬一戒道：『偏我要吃，就是貪饜，師父不消講，只是過一會化了齋，你不要吃，我就信你不是貪饜。』小行者笑道：『既有齋怎的不吃，但吃便吃，却不像你身心性命都專注在「吃」上。』兄弟們俱說個不了，不多時，唐半偈師徒四人已到了一個村口上，唐半偈同師徒四人抬頭一見，只見那個村莊房屋整齊，風俗樸茂，恰正是：

街坊潔淨，道路修齊。鱗鱗瓦屋，全無傾險之象；寂寂門牆，殊多安輯之風。分明村落，却不見鷄犬牛羊出入；宛然田野，實全無禾苗菽麥生成。四境不聞誦讀之聲，孰是求名之客；百達了無奔走之跡，誰爲覓利之人。衣冠古樸，不披剃而無不同於高僧；視履端詳，縱蠢愚而亦知其爲善士。家家清淨，登其堂疑入叢林；處處清閑，履其跡儼然佛廟。靜忽聞香，任鼻端受用，却不見人焚空常現色，使眼界光明。始知乃天說成，觀草木而祇樹成林，優婆侍座，觀人問所未有，問山水而降懸，靈鷲波滴曹溪，悟佛道之至精。故進而觀境，總是無處虛以問心，大都不染。

唐半偈在馬上看見這村莊風光清淨，氣象無爲，驚訝不已。因跳下馬來，向小行者道：「履真呀！這是甚麼去處？如此吉祥如意，定有大聖賢在內，須細細訪問，不可輕易造次。」小行者道：「佛法微妙弘深，這地方雖是清淨，却無造就，止不過得些皮毛。」師父看見，便這等大驚小怪了。唐半偈道：「徒弟呀！不是我大驚小怪，你看這地方不沾不染，其實難得！」小行者道：「這都因師父在中國看厭了那些邪魔外道，故才見此地，便生歡喜，其實佛法莊嚴，無所不有也。不是一味枯寂，老師父見過我佛，自然知道。」且說着，只見一個人家開了兩扇板門，走出一個老者來，鬚眉皓然，手持着過頭一根竹杖，仰着鼻孔，向空聞嗅道：「今日蓮花這等香得極，莫非又是法侶化來？」小行者看見，忙上前叫一聲：「老官兒，我們師徒是化齋的。」那老者聽了，只當做他說是「化來的。」急回頭一看，見小行者尖嘴縮腮，形容古怪，着了一驚，再看時，又見豬一戒長嘴大耳，沙彌晦氣顏色，一派醜陋，愈加驚慌道：「怎今日這樣香骨香胎，却化出許多惡種來？」不覺連打兩三個寒噤道：「詫異詫異！」小行者道：「化齋是常事，有甚麼詫異？」老者道：「我這地方，化齋雖是常事，却從不見有此異種。莫不是紅蓮白蓮，只恐怕來的性急，錯投了胎，還是蓮葉下龜蛇化的哩！怎好到我村裏來同居共住？」小行者聽了半响，全不知他說些甚麼，因說道：「老官兒不必牢牢叨叨，我們乃過路僧人，肚中飢了，只化你一頓飽齋，吃了就

行，那個與你同居共住？」那老者這方聽明白是化齋的，因微笑道：「是我老拙聽差了！既是過往師父要化齋，請到寒舍去供着。」猪一戒聽見老者叫請，就報與唐半偈道：「那老施主請我們去吃齋哩！師父快過去相見。」半唐偈忙上前去打一個問訊道：「多蒙老菩薩佈施了。」那老者看見唐半偈一表人物，因笑嘻嘻說道：「怎老師父法容這般端偉，却與三位高徒大相懸殊？」唐半偈道：「外雖懸殊，中却相去不遠。」老者連點頭道：「老師父見教的是。」一面說，一面就邀他師徒四人入去。到得客堂，尚未會施禮遜坐，早看見堂上當中設着一棹齋，湯飯素菜點心饅頭無所不有，俱熱氣騰騰，就是才整完備的。老者一面行了一禮，就請他師徒們坐下受用。唐半偈與小行者心下驚惶疑惑道：「大家一齊同進門來，又不曾見他吩咐人整治，就是現成有的，叫人搬出來也要一會工夫，怎這等安排的停當，莫非老官兒未卜先知？」猪一戒看見米麵精美，素菜鮮新，又烹調適口，冷熱快心，便不問三七廿一，放開肚皮，只是吃得風捲殘雲，落花流水，却又作怪吃了一碗轉轉眼，又是一碗，滿桌上的飲食，任你飽餐，再吃不了。猪一戒只得計窮力竭，無可奈何，方放下碗筷，抹抹嘴，坐着。唐長老看見猪一戒住手，才起身向老者作禮道：「多謝老菩薩佈施。」老者道：「佛天衣食各人的緣法，怎麼謝起我來？」唐半偈聽見老者說話蹊蹺，心下益發狐疑，因忍不住問道：「貧僧偶爾化齋，雖蒙老菩薩慨然見惠，就是一茶一飯，也須炊爨而後有，怎才一登堂便羅列滿桌，况滋味如甘露醍醐，絕不似人間烟火，此中必有妙義，望老菩薩指示！」老者道：「老師父想是遠方來的，還不知敝村之事，我這敝村叫做蓮花村，坊街雖小，也不止有上萬人家，家家居民，雖也老少不同，面龐各別，却不是親母精血交感生成，乃是四方善信，積功累行的托蓮花化生而來者。生既不假母親精血，則飲食自不取人間烟火，故我這地方從來不知耕種，人家并無井灶。」唐半偈道：「既不耕種，又無井灶，似方才這些齋供，却是那裏來的？」老者道：「多感佛天保佑，但一動念便隨念而集，方才老師父一說化齋，自然備具，故我這地方從無貪求爭奪之事。」唐半偈聽了大生歡喜道：「常聞西方

佛地，果然思衣得衣，思食得食，愚蠢之人，多不深信，今日身經目覩，方知一字不虛！因又回頭攪着眉對小行者道：『西方佛地，果然是極樂世界，只可憐東土沉淪苦海，不知何日可能度脫！』老者聽見唐半偈說：『東土沉淪』因問道：『老師父念及東土沉淪，莫非與東土有甚相干？』唐半偈道：『貧僧乃東土大唐國所生，因念東土口舌是非牽纏不了，故奉天子欽差往天竺國雷音寺，見吾佛如來拜求真解，以求濟度，今路過寶方，因見寶方風土無榮無辱，無是非，謂之極樂，真可謂名實相符，偶憶及本鄉，不勝動念。』老者道：『據老師父這等說來，還是東土不如西天了，就是我老拙前世也是東土人，不知在前世中怎生樣苦修，方得在蓮花中化生於此，自生於此，思衣得衣，思食得食，已感佛天不盡，不料這蓮花西鄉忽來了兩個和尚，自號冥報，生得眉濃如敗帚，眼大如彈丸，面黑如泥皮粗如癩，十分惡相，自創一個高論說佛法，莊嚴富麗，當以東土爲正，若果東土出了一個高僧，不但入山龍降虎伏，就是居市也鬼敬神欽，講起經來，每每龍女獻供，天女散花，說法起來，往往王侯聽信，天子皈依，行處有幢幡寶蓋爲之擁護，坐處有香花燈燭爲之供養，開一叢林，參禪學道，勤徹數十人，作一善事，捨帛施錢，必以百萬計，故金人與教於漢明之時，誌公顯道於梁武之朝，其餘傳燈立教，不一而足，如此者方足尊榮佛法，開導衆生，像西方這樣寂寞，無室家琴瑟之樂，出無君臣魚水之歡，略動一念，便叫做妄想，偶行一事，便以爲貪曠，有時而有蹤跡，若空花，有時而無行藏，如浮雲，雖化生不死，然癡癡蠢蠢，如木如石，却與不生無異，怎如東土梵宇過於王宮，緇流半於天下，南堂北院，講禮不休，大刹小庵，鼓鐘不絕，施財者貧兒，忽生富貴，憚者榮華，一旦銷沈，昭佛教之無邊，彰報應之不爽，今新立一教，叫做從東教，朝夕同許多弟子誦經禮懺，望生東土，一時將蓮花西村的居民，都哄動的心搖情惑，特妄想富貴繁華，不肯自甘冷淡，他的教法漸漸行開，這幾日連我東村也立脚不住，也有人道，他說得有理，我老拙正在狐疑之際，請問老師父既生於東土，自知東土的受用，爲何轉到西方來求解，又爲何轉說東土沉淪，又爲何見我們寂寞，反生歡喜，萬望見教！』唐半

偶聽了歎息道：「佛法從來清淨，豈待貧僧饒舌？若東土道勝西天，貧僧又何苦跋涉？此僧妖言惑衆，罪不待言；但寶方相近靈山，日瞻我佛慈雲，况托生蓮花，必具本來慧性，豈容妖僧於此顛倒？是非攪亂道法。」老者道：「就是村中居民，也有幾個高明的，在背後議論他的破綻，不肯信從，爭奈力量淺薄，駁他不到，這冥報和尚又有些幻術，最會持呪，人呪的人昏迷不醒，登時跌倒，人要害他，又有丈六佛光結成樓閣，以爲護身之寶，若有急難，將身遁入，任是刀劍如林，也不能傷我，這合村居民，雖說生於佛地，却没有神通手段，如何同他做得對頭？故只得凡事依從老師父，若要往天竺國雷音寺去，必要打從西村經過，須悄悄瞞了他過去，方妙。若使他知道，定道你東土人不自尊，東土轉來西方求解，是個敗類，怎肯輕輕放過？」唐半偈道：「貧僧既爲佛家弟子，佛家是非敢畏禍而不辨明，承老菩薩指教，且到前途去，再作區處罷。」遂起身同小行者豬八戒沙彌三人拜辭別了出來，那老者送了門外，又叮囑一番道：「那個冥報和尚十分癩懶，老師父須要仔細的。」唐半偈聽了又點頭作謝，方才上馬領了徒弟小行者豬八戒沙彌而行，正是：

妖人偏幻佛，佛地也生妖，畢竟誰妖佛，人心所自招。

唐半偈按着馬行了數步，因對小行者說道：「據這位老善人說來，那冥報和尚定是個妖僧，我們此一去，須要留心防範。」小行者道：「千魔萬怪，虎穴龍潭，也都過來了，個把妖僧怕他怎的？」唐半偈道：「徒弟呀，不是這等說，俗語說：『明鎗易躲，暗箭難防。』你不聽見方才這老善人說他有妖術，又會呪人，倘不預防，正不知被他呪倒，却如何區處？」小行者笑道：「我只曉得刀能砍人，鎗能刺人，從不知念一個呪，兒便能呪得人倒。」豬八戒道：「師兄莫要說話，若說呪兒呪不倒人，怎師父念起緊箍呪來，你就頭疼？」小行者道：「是明明有個箍兒套在我頭上，我服他管，故念動呪語，箍兒便束得頭痛，這妖僧我與他皮毛既不連屬，疼癢又不相關，如何呪得我？」師徒們在路閒論，不覺又走了一兩日程途，忽到了個鄉村，細看那風土景物，雖也與蓮花村相去不遠，

但只覺來往的人民熙熙攘攘，不像蓮花村的安靜。師徒們知是西鄉，唐長老因回頭對小行者道：『進村去須要小心。』小行者點頭道：『師父只管放心，有甚事都在我。』一面說，一面走入村來。來到村中熱鬧之處，豬一戒想起蓮花村東鄉思食得食，思衣得衣，如今到這西鄉人家，比那東鄉的又多，料想風土也是與東鄉一樣生成的道：『何不再化一齋吃了？』走路師兄何不去？小行者道：『風俗怎知他定是一般？此時日已西沉，肚中又不飢不餓，況這村中又說有那妖怪在此，莫若走過去趕到前村再去化也不遲。』唐長老聽了道：『履真說的最是快快走過去罷，不要又化齋耽擱了。』豬一戒見師父說不化齋，便囁嚅道：『挑着這樣重担子，走出山路不化齋吃，就是鐵做的也當不去。』唐長老道：『那個說不化齋，只說這地方有妖怪在內，恐怕化齋耽擱驚動他，又要惹出事來，莫若悄悄過去，到前面村坊去化，豈不安靜？』豬一戒道：『現放着這樣大鄉村，富厚人家不化齋，轉要到前面三家村冷巷中，敗落人家，破灶前一碗半碗去求人，你看這村有百里遠近，幾萬人家，那妖怪知在那裏？我們化齋不消半個時辰，吃了就走，有甚耽擱得，能勾驚動他，你們不要忒小心過頭。』小行者道：『師父這獸子的饞蟲又扒動，若不與他化些齋吃，莫說他瑣絮不了，就是走路也沒心腸。』唐半偈道：『既是這等，你們三個就去化些吃吃罷。我腹中有些飽悶，你們去就是了。』豬一戒道：『既是師父不要吃，我們三人一齊去罷。』小行者道：『都去了誰伴師父？我還不餓，我不去了。』沙彌道：『我也還不餓，我要看馬。』二師兄自去罷。豬一戒聽見大家都不去，因發急道：『我曉得你們都是一路神祇單單算計我，化齋是大家的事，怎叫我一個人獨去？我若獨去，明日又要說我害饑瘠貪嘴了罷。罷罷拚着餓死在你們眼裏，你們這才快活。』因鵠突着嘴挑起行李往前走。小行者笑道：『獸子，不要惱，你不肯化，待我化與你吃何如？』豬一戒聽見叫他，也不答應，往前一發奔得快。唐半偈看見，對着小行者說道：『履真呀！你看豬守拙發急往前跑，想是他食腸大，肚裏實實餓了，故作悻悻之狀，總是佛門廣大，各人有各人的本來面目，不必強他，你就到前面去看有甚大戶人家，化些

與他吃罷。」小行者道：「化齋容易，單怪他爲了飲食，動不動要變嘴變臉，師父莫要慣了他，等他餓餓着，料還餓不死。看他要跑到那裏去。」唐半偈聽了，便不言語，將馬繮一領，遠隨豬一戒趕來。豬一戒因大家不化齋，一時着了氣，往前直跑，跑到一個十字路口，再要跑時，爭奈無數人衆一陣一陣的擁擠而來，將街都塞滿了，自家挑着行李，東抓西礙，竟走不得。只得歇下担子，立在旁邊，因問路旁香燭紙馬店道：「街上怎這樣人多？」店主答應道：「你不看見牆上貼的報條，今日是十五從東寺冥報禪師普請十方賢聖赴齋，合村人都要去，故此擁擠。」豬一戒道：「我們過路僧人也去得麼？」店主道：「普請普請，遍天下人皆可去，你怎麼去不得？」豬一戒道：「普請人多，就是去也，只好一二碗白飯了。」店主道：「你過路僧人原來不知，這寺裏錢糧最多，素菜極其豐盛，烹飪美不可言，莫說日管滋味，五臟長生，就是立在旁邊聞那些馨香之氣，連饑蟲都要成仙，怎說白飯？」豬一戒聽了，不覺口裏粘涎都流出來，因又問道：「這齋一到就有得吃麼？莫不要等等人齊就擱工夫。」店主道：「齋是現成，隨到隨吃，赴齋的從朝至晚，絡繹不絕，何用去等？」豬一戒又問道：「寺中離此有多遠？」店主用手一指道：「前面那高旛竿的不是，不上一兩箭路。」豬一戒暗想道：「又是便路，又是現成，不吃了，真正是馱子。」又回頭一望，又見師父的馬還不會來，因想道：「我且去吃他一飽，就是他們走過去，也還趕得上哩！」遂挑起行李，亂闖闖的人，跌跌倒倒，他都不管，闖到旛竿前看時，果然是一座大寺，他也無心看那寺是甚光景，竟往裏走，走到二門山果望見大殿前月台上一個形容古怪的和尙，據着一張高座，在那裏點頭合膈的講說。四周圍環繞着無數僧人，俗人觀看十分熱鬧。豬一戒不知是講經說法，竟認做吃齋，因分開衆人道：「你們住的近，須讓我遠路僧人先吃了還要趕路哩！」衆人被推的東倒西斜，都打算要罵，及回頭看見豬一戒蒲扇耳蓮，鑿嘴十分醜惡，都嚇得心驚胆戰，不敢做聲，只得閃開路讓他進去。擁到裏面，先將法座上一看，只見排列的都是香花燈燭，並無一點飲食，因大嚷道：「滿街貼報子請人吃齋，怎湯飯饅頭不見，却打箇圈在比說情話？」

衆執事僧人，忽然看見，却吃一驚，忙上前止住道：「那裏來的野和尚？你既入了佛門，怎一點規矩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所在，却大驚小怪的亂叫！」豬八戒道：「亂叫亂叫，却是渴飲飢餐，直道像你們這樣的做勢，只怕轉是假鈔。」那八戒和尚在法座上瞪目一看，見豬八戒行徑粗魯，言語唐突，因大喝一聲道：「你孽障是初得人身的野菴，只管你壓肩奔走，作牛馬罷了，曉得些什麼？也要作充和尚，敗壞佛門！」豬八戒道：「甚麼佛門？怎生敗壞？我都不管，只是你普請十方賢聖，我東方賢聖到此，快快拿出齋求請我吃了，也好算你分毫善果。」八戒和尚道：「你要吃齋不難，只要你有本事吃得去！」豬八戒道：「我有嘴，有牙齒，有肚皮，怎麼吃不去？快拿來，我還要趕路哩！」八戒和尚便不答應，遂合掌瞑目，口中默念誦，也不知念些甚麼，只見豬八戒正吵嚷要吃齋，忽一個頭暈眼花的跌倒在地，將行李拋在半邊，口流白沫，人事不知。衆侍者看見，齊合掌念一聲：「阿彌陀佛！」冥報和尚方開眼說道：「非我佛門不廣，是他自來尋死。」因吩咐執事人役，抬到後院廊下安放行李，也收了進去，待他有人找尋，我自好處治。衆執事依言扛到後院放下不題。

却說唐半偈馬到村中，見人多推擠，只得緩緩而行。行了半晌，方出村口，往前一望，不見豬八戒，因說道：「豬守拙如何不見，不知還是在前在後哩！」沙彌道：「他挑着担子在前面，着了氣，直向前跑，怎得在後？」唐半偈道：「只怕村中人擁擠難走。」沙彌道：「雖是人擠，你想想那個擁得他過？」小行者道：「你們不消猜疑，等我看一看便知。」因跳在空中，往前觀看，却是一條大直路，並無影響，復落下來，對唐半偈道：「前面不見獸子，定然還在後頭。」唐半偈道：「他在後頭做甚，莫非路上人多，挑着行李不好走？」小行者道：「也不是不好走，我才聽得人說什麼在東寺裏齋僧，多分獸子聽得，跑去吃齋了。」唐半偈道：「若果是吃齋，他闌了這半日肚飢，讓他去吃些到也罷了。只恐錯走了路頭，便找尋費力。」沙彌道：「一條直路，如何得錯？他若果是趕齋吃，定然

在彼方，才我們走過來，豎着高旛竿，那個大寺裏離此不遠，師父慢慢走着，我去尋了他來。」唐半偈道：「尋

了他來固好，莫要他來了又要等你。」沙彌道：「我去到尋得着尋不着，即便趕來，如何要等？」說罷，竟折轉身走向那村來。沿路問人，方知是那寺裏齋僧。心下暗想道：「這獸子若是吃完了齋，叫他走便容易，若是齋未吃，如何肯走？只好先挑了他的行李，報知師父，等他吃完趕來。」不一刻到了寺前，見赴齋的人出出入入，絡繹不絕。他便跟了衆人，擠將人去，到了大殿前，只見衆人先朝着一個大和尚，磕了無數的頭，方着人指點到齋堂裏去吃齋。沙彌在人裏混了一陣，也隨着衆人到齋堂裏去找尋豬。一戒齋堂有一二十多處，處處找遍不見豬。一戒影兒，心下狐疑道：「難道他不曾來，莫非吃饱了，躲在那裏睡覺？」因又到各處找尋，到東廊下，只見兩個和尚在那裏開看他的行李。沙彌認得真心下大怒，因走上去一把攆住大嚷道：「這是我們的行李，你們如何擅自盜來開看哩？我那挑行李的師父，又那裏去了？」那兩個和尚道：「這不干我二人之事，乃是你那個長嘴大耳的師父，自不知禮，沖撞了大和尚，惹禍傷身。」沙彌道：「他怎麼樣的惹禍傷身？難道被人害死了？」兩個和尚道：「就不死也不活了。」沙彌聽說「不活」，益發大怒了，因用左手將兩個和尚一齊抓住，輪開右手劈面就打道：「他一個好端端的人，進寺來吃齋，爲甚就不活？快還我人來，便罷。若無人還，打死你兩個債命。」兩個和尚慌忙急了，亂喊道：「干我們甚事？都是大和尚做的事。」一時喊叫聲，早驚動許多和尚來看。這見沙彌扯着兩個打，都大怒道：「那裏走來的野和尚，怎敢在寺裏打人？快拿去見大和尚。」遂不由分說，將沙彌同兩個和尚并行李推推扯扯的直拉到大殿前來。早有小侍者通知冥報和尚，不一時沙彌拉到面前。冥報和尚大喝一聲道：「你那裏來的野僧，敢恃蠻擅自打人麼？」沙彌被推揉急了，因大嚷道：「好不明白道理的和尚，這是講經說法的寺院，又不是深山險谷強盜窩巢，怎打殺人？奪了行李，還怪人查問？」冥報和尚道：「誰打殺人，奪你行李？」沙彌道：「若不是打殺人，行李在此，那担行李的人那裏去了？」冥報和尚道：「這是那挑行李的長嘴和尚不識規矩，犯了佛法，故遭佛譴死了，行李在此，誰奪他的？」沙彌聽說死了，急得暴躁道：「胡說我

那師兄我同他從東土大唐走到此地，差不多有千萬多路，三頭六臂的妖怪，也不知遇了多少，並無損傷，甚麼活佛就將他誑死，快還我來罷，免我動手了！」冥報和尚笑道：「你既是東方來的，定有法力，不要這等性躁，自取其死！」沙彌道：「我的性兒要算極溫柔的了，若是我大師兄知道，你如此作惡，一條金箍鐵棒此時已將這寺都踏平了！」冥報和尚大怒道：「這是你自來送死，却與我何干？」因又合掌瞑目，默默誦念，不多幾句，沙彌不知不覺又撲騰一交，跌倒在地，不省人事。衆侍者看見又齊念一聲「阿彌陀佛」，冥報和尚方開眼微笑道：「孽障，爲何直到這樣田地，方不言語？」衆侍者因問道：「此二人是何因緣？」冥報和尚笑說道：「自取其咎！」衆侍者又問道：「自取云何？」冥報和尚說道：

吾道從東，胡爲西舉，作之受之，故曰自取！

衆侍者聞言，俱合掌嗟歎，以爲可憐。冥報和尚說畢，方命執事人復將沙彌拾到後院放下，又命侍者將行李打開檢出通關文牒，細細觀看，方知是僧人大顛奉大唐天子之命，差往西天求解的心。下暗想道：「我嫌西方寂寞，正在此與從東之教，他東土繁華，轉來西天求解，正是明明同我作對頭，若容他過去，見了釋迦，求了清淨，無爲之解，回去流傳東土，我這從東之教，豈不被他破了？斷乎不可！他師徒們雖說有些手段，來了千萬里程途，却未遇敵手，我看看方才兩個和尚，只用幾句呪語，便已自倒，那兩個料想也不打緊，莫若叫人去邀了他轉來，一發呪倒，索性斷除了他的根兒，豈不美哉！」算計定了，遂吩咐兩個侍者，先將行李搬入了禪室，因又叫兩個執事能幹和尚，吩咐到西村外去請兩個大唐東土來的師父，到寺裏來吃齋，兩個執事和尚領命而去了。正是：

四天同一佛，何必異東西。若道全清淨，其中已着迷。

不知兩個執事和尚去請唐半偈同孫小行者來吃齋，還能呪死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笑和尚傳咒却邪 惡闍羅授方起死

詩曰：

大道雖天定，人心實主持；道家修性命，佛氏重慈悲；儒者立名教，敦榮倫與彝；各說各有理，各行各相宜；雖亦各有短，短苦不自知；若云不是道，千古已如斯；若云都是道，大道何多歧；乃知天一道，人心如四時；人心與天道，須臾不可離；但願世之人，惟善是爲師。

說話兩個侍者領了冥報和尚之命，忙忙走出西村來，找請唐國僧人不題。

却說唐半偈下了馬，與小行者立在西村口，等沙彌去尋豬一戒，原說是走去便來，不期等了一兩個時辰，不但豬一戒不來，連沙彌也無影蹤，心又着急，因問小行者道：「沙彌去久了，爲何不來，定有緣故？」小行者道：「有甚緣故，決是尋着了獸子，大家同等齋吃，方才師父拿定主意，不放他去便妙，既放去，須等他吃個像意，方得回來，如今急也無用，且找個穩便所在，略坐一坐，方妙。」唐半偈沒法，只得依言，就在路旁一個草庵門前石上坐下。坐不多時，只見庵內走出一個濃眉廣額，圓頭圓臉的笑和尚來，將唐半偈看了兩眼，笑嘻嘻說道：「東來的和尚，你的死期到了！」唐半偈聽了，忙起身合掌道：「敢不受命，死既有期，但不知還在何時？」乞老師明示。」那笑和尚又笑嘻嘻說道：「只怕就在今日！」小行者在旁聽了，大笑道：「和尚莫要油嘴，你這些撮空的話兒，只好嚇嚇鄉村愚人，我師父積功累行，七八證果之人，莫說不有死的道理，就是命裏該死，閻王知是我孫小聖的師父，那個敢來勾他？」笑和尚又笑嘻嘻說道：「既是閻羅王怕你不敢來勾你的師父，爲甚兩個徒弟又被他勾了去？」說罷，竟笑嘻嘻走進草庵去了。唐半偈聽了，說兩個徒弟勾了去，大驚道：「履真呀！莫要唐突，這位師父話說有因，不是凡人。况豬一戒沙彌久不見來，莫非果被人暗害了？」小行者道：「他兩個縱沒用，也還粗粗魯魯，青天白日，怎生害他？要害他除非自家貪嘴吧的多，被飲食脹壞了！」唐半偈道：「你怎就忘了那蓮花東村老善人曾說西村有個冥報妖僧，專會呪人，莫非被他呪倒？」小行者道：「妖僧呪人，或者有之，若說呪死他兩人，我還不信。」唐半偈道：「天下事奇奇怪怪，甯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也。難執一而論，但方才這位師父

說話似有機旨，你看着馬，待我進庵去問個明白。方見端的。」小行者聽見，也不敢攔阻。唐半偈遂抖抖衣服，步入庵來，只見那和尚坐在一張禪床上，笑嘻嘻問道：「你在外面守死罷了，又進來做甚？」唐半偈因拜伏於地，道：「弟子進庵來，不是要求佛師免死，但請問佛師，弟子之死，還是天命該絕，還是有人暗害？」那笑和尚又笑嘻嘻的說道：「雖是暗害，暗害死了，便就是你的天命該絕了。但念你求解遠來，跋涉不易，許多道路，今已去靈山不遠，一旦被人暗害，豈不是前功盡棄麼？我今授你一個法兒，與你躲過去罷了。」唐半偈聽了，因又再拜說道：「非弟子貪生，既蒙佛師慈悲，垂憐求解善緣，為弟子消愆減罪，敢乞指示因緣。」笑和尚說道：

佛法猶水，孽風其魔，有風有水，安得無波。

唐半偈聽了此言，未始了悟，因又再拜說道：「弟子愚蒙，佛法微言，一時未能了悟，伏求佛師老祖明示一二。」和尚又笑嘻嘻的說道：

你既西來，他自從東，既逢狹路，安肯放鬆。直道易避，暗曲最凶，倘然失手，勞而無功！

唐半偈再三拜謝道：「既蒙佛師慈悲，敢求趨避之方。」笑和尚道：「這惡禿，怨恨結成，是會呪人，你兩個徒弟都被他呪倒，你若不知隄防，未免也遭毒手。我教與你四句偈言，等他念呪時，你朗朗對衆宣揚，他自呪你不倒。」唐半偈又伏地拜求，那和尚方笑嘻嘻念道：

毒心爲仇，毒口爲呪，嚼爛舌根，虛空不受。

笑和尚念完，又囑咐道：「此解毒真言，可牢記於心，包管你無事，你去罷，前途再會！」唐半偈受教，留心記了，因伏地拜謝。拜完，再抬頭起來看時，那笑和尚早已不見，心下不勝驚訝。正驚訝間，忽見小行者引了兩個侍者入來，兩個侍者看見唐長老，因上前作禮道：「從東寺冥報大和尚聞知老師父乃東土活佛，飛錫過此，希世不逢，願求一會，特命兩弟子拜迎，伏望同揚教法，必賜俯臨。」唐半偈答禮道：「貧僧過此地，雖聞冥報大和尚道

法高妙，思欲一叩宏深，因王命在身，不敢羈滯，今不幸失了兩個弟子，沒處找尋，因聞大和尚乃此方教主，自知踪跡正欲進謁以求指示，復蒙召晤，想是因緣即此便行可也。」兩侍者見唐長老肯行，滿心歡喜，遂慇懃着同出廳來。小行者心知冥報和尚夙有冤愆，料躲不過，便不攔阻，任唐長老前行，却自牽馬隨後，不多時到了寺前，只見那些赴齋的僧俗，尙擁擠不散，兩侍者連忙分開衆人，引唐長老進入裏間去。此時冥報大和尚已下了台，早在禪堂中等候。外邊忽報東土唐長老師父到了，冥報和尚因迎下堂來，將唐半偈上下細細一看，只見：

面無色相，身不挂絲。了了見大智大慧，落落如不識不空。無無不有，空體固不可測；有有全無，妙心匪夷所思。果然是一燈不昧，真不愧唐半偈是個大禪師。

唐半偈走上堂來，也將冥報和尚上下細細一看，只見：

雙眉分掃，一鼻垂鈎。兩隻眼光突突，白多黑少；一領鬚短簇簇，黃猛紅稀。色相莊嚴，不知者定以爲活佛；行藏古怪，有識者方認出妖僧。以殺爲生，持毒呪是其慈悲；無人有我，報冤仇以彰道法。

冥報和尚迎半偈到禪堂，大家訊問了，各設高座，分席坐定。此時吃齋的僧俗，見說東土來了聖僧，同大和尚講法，都湧擁了來看。不一時將禪堂擁滿，唐半偈先說道：「貧僧才入境，就聞知冥大師道法高妙，爲一方宗主，昨匆匆而往，只道無緣，今荷蒙召見，特觀慈雲，是爲萬幸！」冥報和尚道：「貧衲西域鄙人，久慕東土佛教之盛，每形夢寐，無計皈依，忽聞老師飛錫西來，不勝慶幸，故請來一見，以快愚忱。但尙未請開法號！」唐半偈道：「貧僧法名大顛，又蒙大唐天子賜號半偈。」冥報和尚道：「這是顛大師了，大師既生東土佛國，自知東方佛國之理，我聞中國自漢明入夢，梁武帝捨身，後來六祖相傳，萬佛聚會，講經說法，天散花地湧蓮，昭昭可考，不一而足。叢林之盛，四大部洲從無及者，大師名高尊宿，正宜倡明道法，大闡宗風，不知又何所聞，反棄興隆之地，來此寂寥之鄉，以求真解？若靈山別有真解，而中國三藏靈文，俱無足信乎？」唐半偈聞言歎息道：「嗚呼！是何言哉！三藏

靈文，何可當也？冥大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佛立教流傳，此三藏靈文，非博名高，蓋憫衆生沈淪，欲以此度人度世也。然度人度世之道，在清淨，要掃絕貪嗔，要貪嗔愈甚，要除惡逆而惡逆更深，豈我佛立教之初心哉？正性而銷除惡逆，誰知愚頑不解，只知佞佛不返修心，但欲施財也，思獲報，是欲掃貪嗔，故貧僧奉大唐天子之命，不惜遠詣靈山，拜求真解，蓋念東土沉淪之苦，而發此大願。前至蓮花東鄉，見其清淨無爲，思友得衣，思食得食，始信佛法自有真風，不勝羨慕。昨至貴村，不意大師轉欲從東，不知是何妙義？既蒙賜教，望乞開示。」冥報和尚笑道：「度人度世，固我佛之慈悲，然受享人天供養，菩薩亦何嘗自己施財望報，雖或墮入貪嗔，而普濟功深，善根自立，豈可以一人愚妄而令天下生慳吝心？若說蓮花村不生不滅，無榮無辱，以爲佛教之宗，則靈蠢同科，聖凡無二，木石與人有何分別？莫說天地勞而無功，卽老師問闍求解，亦屬多事矣。」唐半偈道：「立教貴乎窮源，清尚恐流濁，若胥溺濁流以求源清，烏可得也？今栖心清淨，尚不能少救奢華，若妄想莊嚴，則天下金錢盡供緇流之費，猶恐不足也。將來何所底止？大師不可逐其末而忘其本。」冥報和尚道：「佛法洪深，一時也難爲粗淺者顯言，但立教者必具神通，若不具神通，卽言言至通，亦屬虛浮。請問老師不遠萬里而來，是欲展清淨宗風，不知具何神通，敢於立教？」唐半偈道：「貧僧來便來了，教便立了，只曉得一心清淨，則無一善可言，何況神通？」冥報和尚道：「若既無神通，死且不暇，敢爭口舌之利，以與至人相抗？」唐半偈道：「若果至人，抗之何害？倘薄識無能，而罪人相抗，此非至人，邪人也。從來邪不勝正，雖不具神通，而自具神通也。」冥報和尚笑道：「據老師這等說來，則老師不具神通之神通更大，這話也難全信。喜今日是齋期，大衆俱集於此，可作證盟，老僧請與大師小試一試道法，以定東西之是非，不識老師以爲何如？」唐半偈道：「貧僧毫無所長，何敢回老師試法？」冥報和尚大笑道：「道法既無，可試怎敢擅自高標，同我作對？」小行者在旁聽見冥報和尚出言太無狀，因自大怒道：「老和尚莫要多嘴，我師父做菩薩的正人，豈弄這些小伎倆？你有甚麼道法，且先同我孫老爺試試看，若

多少曉得那些盜賊，比得過我孫老爺一二分，然後再向我師父求道，還也不遲。你香鼻尚不知，一味大言不慚，在此愚民惑衆，便須剝去你袈裟，趕你後院逃走，還是你的造化。若要在此勉強支持，出醜還是小事，只怕你的狗性命也難保。」冥報和尚正欲欺壓唐半偈，不意小行者突然鑽出來發話，竟吃了一驚，忙定睛將小行者一看，又見小行者火眼金睛，尖嘴縮腮，形容古怪，心下也嚟一嚇，因問唐半偈道：「此是甚人？」唐半偈道：「這是大小徒孫小行者。」冥報和尚道：「老師善信，怎容惡剎相隨？」唐半偈道：「借此降妖魔耳。」冥報和尚因看小行者道：「你既不怕死，敢挺身出來要與我比道法，自然是個死活不知之人，且問你你曉得些甚麼道法，且敷一兩件與我聽聽。」小行者笑嘻嘻的說道：「若論起道法，老祖家傳的雖止有七十二變，若說自家心上經論，就是十萬八千毛孔也還比不盡哩，叫我從那裏數起？」冥報和尚道：「你既具許多妙法，敢聽憑我指摘兩端試試麼？」小行者又笑嘻嘻說道：「我又不是假文章，要求人代筆，這幾日到西天來，路上平穩遇着的都是老實人，不消改頭換面去應酬，殊覺淡而無味，今既撞着老和尚這樣刁鑽古怪，便虛虛實實有有無無做這個戲法兒耍耍，不差甚麼，但請出題，無不領教。」冥報和尚想了想道：「我看你雖然人像，尚帶猴形，我若以斷臂奪針大菩薩的道法試你，便道我有意刁難也罷，且試你一試，我聞古之高僧說法，每每有天女散花，你師父稱尊宿，抱道西來，今日在此談論了半日，怎不見一朵兒飄飄，還是古語荒唐，還是你師父的講說不妙？」小行者道：「我師言言無上，滴滴曹溪，散花何足爲奇，只因老師父一心清淨，不留色相，痛掃莊嚴，故天女不敢現形。既你們一班凡僧不識真空至妙，只得破了師父之戒，散幾朵花兒開開你們的俗眼。」因暗暗伸手在屁股上拔下一把毫毛，放在口中嚼得粉碎，望空一噴，叫聲「變」！不多時，只見半空中先起了一陣的香風，吹得人人七竅皆馨，香個個五臟盡馥，都風過處，忽霏霏微微飄下一天花雨來了，真正十分可愛，怎見得，但見是：

紛紛細蕊，簇簇柔葩，紛紛細蕊，漾去隨風，簇簇柔葩，飄來似雪，起處無端，忽然到眼，落時有意，故爾當頭。

高似膽，下似拜，高下結蓮花之座，東如烟，西如霧，東西散旛檀之香。有幾瓣，笑嘻嘻，斜挂袈裟，似拈來而笑。有幾團，背飛簷，瓦似散去無情。紅一片，白一片，紅白成團，誰能辨紅白桃李姿容，淡幾朵，濃幾朵，淡濃作隊，俱美作淡濃，牡丹顏色，桂子黃嬌，疑分月窟，杏枝紅豔，恍墜日邊，三春明點出花花世界，空中五色，暗織成錦繡乾坤。飛舞片時，莫認作月娥剪綵，忽開頃刻，方知是天女散花。

那一天花雨在半空中飛來飛去，俱發奇香異彩，大衆僧俗人等看見，無不合掌贊歎稱揚，以爲兩師說法之妙。冥報和尚他便也欣然居之不辭。小行者看見道：「老和尚不要無恥胡顛，這天花是爲我師父來散的，與你何干？」冥報和尚道：「有何分別？」小行者道：「怎麼沒分別？」因用手一招，只見那一天花雨，都飄飄蕩蕩，落在唐半偈面前，堆積如花山一般。冥報和尚滿臉通紅，面前並無半片大衆人等，看見都信心懽喜，那裏還願冥報和尚的體面，皆圍繞着唐半偈，磕頭禮拜，以爲活佛，羞得冥報和尚無地可容，一時氣起暴躁，如雷道：「那裏真正天女散花，止不過妖人邪術，哄騙愚人，殊爲痛恨！」唐半偈見冥報和尚羞慚發怒，因而慰他道：「此皆小徒遊戲，實於大道無關，老師父不必介意。」因呵斥小行者道：「此絃歌村伎倆，我何等教戒，如何復作快快解去，還我清淨！」小行者見師父發言，只得將身一抖，收去毫毛，霎時間那些堆積的花雨，忽然不見，那些大衆人等看見，益發信心。唐半偈以爲佛法無邊，冥報和尚愈加不快，因指小行者說道：「佛門道法，有淺有深，似你這些幻術，只好快動鄉愚，若我的道法，便關人的生死，要你師徒二人性命，亦有何難？只是叫你糊塗塗塗死了，你雖做鬼，也不知我道法利害。今且與你個榜樣看看，你若害怕，飯依我還有個商量，你若愚而不悟，那時我再下毒手，你方死而無怨！」小行者笑說道：「說得有理，快快將榜樣與我看！」冥報和尚道：「看便與你看，只不要害怕！」因吩咐侍者叫人將豬一戒與沙彌兩個尸首都抬出來，放在禪堂門外道：「請看榜樣！」唐半偈回頭看見了，認得是豬一戒沙彌不覺吃了一驚，因大聲嚷道：「我兩個徒弟正找尋不見，却原來是被你謀害死了，

這倆了不得！冥報和尚微微笑道：「老師父且慢慢爲他二人發怒，若不知機，早早受教，只怕頃刻之間也要如此！」唐半偈道：「死有何妨？只是青天白日之下都在佛地，你怎敢殺人，縱無佛法，也有王法！」小行者看見不做一聲，慢慢的走出禪堂外，將二人身體撫摸一遍，因說道：「師父不要嚷，恐傷了和氣，他兩個又不曾死，不過是連日辛苦，食懶寐在此睡一覺兒。」冥報和尚聽了哈哈大笑道：「他既睡着了，你何不喚醒了他，叫他起來？」小行者道：「老和尚莫要着忙，難道不叫他起來，就是這等罷了！」冥報和尚又笑道：「我不忙，讓你慢慢叫，若是叫不起，我便請你師徒二人也睡睡好走路！」小行者竟不答應，身子雖撫摩着兩個尸首，元神一出，逕奔走到森羅殿來，夜叉小鬼通報不及，轉跟着小行者跑上殿來。十王看見忙起身拱問道：「小聖何有事故，來用這等急迫？」小行者道：「那裏有工夫訴說，原來只問我猪一戒沙彌兩個師弟在那裏快請出來！」十王齊道：「他二位現跟着唐聖僧往西天求解，正是功成異行之時，如何來此？」小行者道：「明明被你們勾來，如何胡賴，這是胡賴不得的！」十王道：「若是命絕勾來，此乃天數，小王無罪，如何要賴，實在不會勾來！」小行者道：「你們既不會，他却如何死了？」十王道：「死也有幾等，若是命絕，被勾魂勾來了，氣便斷了，便是真死。倘或不是，遂天命怨恨死了，或是不明道理糊塗死了，或是性子暴戾氣死了，或是貪得無厭的死了，或是思前想後愁死了，或是欠債無償急死了，或是口嘴傷人被人咒死了，此等之死，皆人自取，並不干十王之事。」小行者道：「死又死了，又不干你們之事，他的魂靈却在何處？」十王道：「這樣人雖說死了，他的魂靈尚淹淹綿綿，不肯離舍，若遇着至親好友，還有生機。」小行者道：「生機却是怎樣？」十王道：「生機種種不同，說起來話長，須請小聖坐了，待小王們細細說來。」小行者道：「我有要事，即要去的，不耐煩管這些閒事，你只說被人咒死的當如何解救？」十王道：「這個不難，被人咒死的，他本來不傷，不過被毒言毒語的毒氣沖入七竅，填塞滿了一時，散不出，故悶着而死。若是解救，只消將肚皮上一頓揉揉，通竅脈放一陣响，將毒氣洩去，便可回生。」小行者聽

了滿心歡喜，因拱手道：『承教了！』一逕奔回，復了原身，只聽見冥報和尚正在那裏取笑他道：『那和尚只管撫摸，做甚？怎不叫他起來？』小行者也不答應，只將左手插在豬一戒肚皮上，右手插在沙彌肚皮上，揉揉不多時，只聽得兩人肚裏漸漸腸鳴，小行者看見有些效驗，又緊揉一陣，忽割割刺刺，就像放連珠炮一般，放了無數响屁，一陣臭惡之氣，沖得滿室人掩着鼻子，還站立不住。豬一戒忽然先醒，一骨鯁扒起來，望着冥報和尚大嚷道：『怎齋不見面到叫我睡？』這半日，正嚷不了，只見沙彌醒轉，也一骨鯁扒起來，見唐長老同小行者都在面前，因大叫道：『師父這寺裏和尚多不是好人，劫了行李，將師兄謀死，我看見與他論理，反又將我弄倒，這樣惡和尚，怎容他在此講經說法，敗壞佛教？』豬一戒聽了大怒道：『原來爲劫行李，將我謀死了，快償我命來！』冥報和尚忽見二人活了，着實吃了一驚，及聞豬一戒要索命，因大笑道：『你又不死，怎爲謀害？』一戒道：『行李却在那裏？』冥報和尚用手指道：『那邊不是麼？』沙彌看見走到那邊，取出禪杖，大喝一聲道：『人雖未死，情理難容，却饒你不得！』一戒見沙彌動手，也跑去拿了釘鈿，一同望着打來。冥報和尚看見笑說道：『這兩個孽障，才得超生，怎又尋死？』將見盧帽挺起，褊袒兩肩，任他二人打築，不期釘鈿禪杖打築下來，空中就現出丈六紅光，將他身子罩住，比銅牆鐵壁還堅，莫想動他分毫。冥報和尚却笑嘻嘻在光盞中說道：『東土愚僧，何不快拜活佛？』豬一戒沙彌看見他裝腔做勢，益發惡狠狠努力交攻，小行者看見不是頭路，忙上前止住道：『獸兄弟不要亂動手，替他裝門面！』二人驚訝道：『怎麼替他裝門面？』小行者道：『你不知這樣圓虛，都是妖僧的電光石火，愈打築愈激烈，愈進了出來，只不睬他，便自然消滅，就要露出醜來。』二人點頭因丟了釘鈿，收回禪杖，在旁觀望。果見冥報和尚滿身的光盞，一霎時消滅無餘，二人因拍手大笑道：『好活佛！你的佛光到那裏去了？還不快下來哩！』飯依我老師父的清淨，冥報和尚聽了滿心怨恨，說道：『你這班賊禿，怎破我道法？毀我宗風？你道我呪你不死麼？初時我之呪，是薄示警戒，故留你一線回生之路，你既不知好歹，放肆強梁，戕

今下個毒手，將禿毒神咒念動，叫你師徒四人頃刻而亡！貶魂到阿鼻地獄，你却不要怨恨我不慈悲！」小行者道：「老和尚不要說大話，你那放屁的咒兒，就是弄他兩個下根蠢漢，也只好放兩個响屁還你，怎我師父一個上善至人，也要一例看承？莫說我孫老爺遍身虛靈，一塵不染，不知你從那裏咒起？」冥報和尚也不回言，竟憤憤的合拿眼目，努嘴努舌的念誦。唐半偈看見，知是咒他，他自恃身心清淨，欲以正勝邪，不動聲色，嘿嘿聽冥報和尚念了兩遍，只覺得耳目有異，恐怕被他咒倒，忙將笑和尚傳他的偈，言高聲朗誦，在禪堂上對僧俗大眾的宣頌，說道：

毒心爲仇，毒口爲呪，嚼爛舌頭，虛空不受！

唐半偈一時頌了三兩遍，便覺身心安泰，高坐不動。冥報和尚叫的咒了幾遍，料想必然咒得倒，因微微的笑着，開眼偷看，只見他師徒四人，說也有笑，也有安然無恙，心下着驚道：「這樣惡咒，怎咒他不倒，真也作怪！」因咬破指舌尖，噴出一口血來，又惡狠的念誦豬一戒，看見笑說道：「老和尚不要癡心，你不聽見我師父的偈子，已明明說過：『嚼爛舌頭，虛空不受。』你又咬出血來做甚？」沙彌接口說道：「想是你念的口乾了，要些血兒潤潤喉嚨。」冥報和尚見了神咒不靈，已急得沒法，又被兩人言三語四的譏誚，又見大眾圍繞看着，益發急了，急得他滿臉的通紅，不能言語半句。小行者因上前說道：「老和尚你的咒念了這半日，分毫不驗，想是不靈了，到不如我念幾句兒與你聽聽罷。」冥報和尚那裏答應得出，小行者又道：「你不答應，想是你不要聽了，你不聽待我念與大眾聽聽看，誰是誰非？」大眾聞了此言，俱個個湧擠上來拱聽。小行者念道：

冥公冥公，肚裏不通，既做和尚，要真宗。從來佛重西方，如何却又從東立教，已悖賦性又凶；放光惑世，便是道法，持呪害人，便是立功。呪非微義，念也不驗，光非慧發，一瞬而空。但聚斂金錢，炫叢林茂盛，復倡揚異

說，壞佛祖家風。幾年造化，任你胡行邪魔伎倆，今朝晦氣，被我看破野狐行蹤。一時間降心不可硬，氣不可

急得渾身是汗，百忙裏遮飾無計，逃走無門，羞得滿面通紅！大衆前旣已出乖露醜，法堂上怎好鑿鼓鳴鐺？到不如一筋斗歸去，來重換皮毛，可免十八層鑽不出埋沒英雄。此雖是孫小聖的譏嘲戲語，實可留得大和尚勘口供！

小行者念罷，大衆盡皆點頭歎息。冥報和尚聽見，急得心上油煎，眼中火出，知道收拾不來，因指定唐半偈師徒四人大聲罵道：「孽障！我與你雖然道不相同，亦何相逼之甚？也罷罷罷！我且棄此皮囊，讓你前去偷再來相逼，也不必容你求解成功。」一面說着，一面已低頭合眼奄然而逝。唐半偈看見好生不忍，小行者看見忙說道：「老師父不要假慈悲，這樣妖僧死了，也算甚麼事？」唐半偈即說道：「留他明知無益，只可憐他死便死了，尚迷而不悟，合寺僧人原有許多有道行的，久知冥報和尚是個邪人，只因爲拘他不過，不敢倡言；今日他與唐聖僧鬪法，不過自己死了，大家歡喜不盡，遂將冥報和尚火化了，因相牽出來禮拜唐半偈，願留他在寺作主。唐半偈說係是欽命，不敢久留，衆僧中有一位老僧名不惹，爲人甚是沉靜，就請他爲此寺之主，又替他從東寺的名改叫做蓮化寺，又替不惹僧等講明佛法當以清淨爲主，大衆僧等一一皈依，師徒四人，然後方才辭別大衆僧人，收拾行李等物西行。正是：

莫慮牽纏愁束縛，一念空虛，自能擺脫。

唐半偈在寺拜別不惹僧等人衆，此去西行到雷音寺拜如來佛求解，不要路上又有何所遇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從肝脾肺腎以求心 歷地水火風而證道

詩曰：佛法甚微妙，人心莫善參；風幡都不着，月指偶相關。設像無非影，忘言始見端；糊塗信心易，真實

點頭難退藏，雖點點幻出便般般，不具莊嚴相，誰能生喜歡，不操清淨理，豈不墮噴噴，忽無還忽，有顯作如是觀。

話說唐半偈在蓮化西鄉，以道法關正了冥報，和尚從東之謬，遂辭別衆人，依舊上馬西行。行出村口，因想笑和尚語言靈驗，定是一尊古佛，還打算到草庵裏來叩問前程，誰知連草庵多不見了。方知是佛師指點，愈加徵信。止有努力向前，朝山暮水，不知不覺又走了數日。半偈心無挂礙，在馬上觀看，見山浮瑞氣，水現祥光，岸上不是琪花，便是瑤草，深山中不是鶴舞，卽便是個鸞飛，十分樂意。因對着小行者說道：『果然西方佛地，風景不同。』小行者笑道：『師父怎又生起分別心來？以我看來，那塊不是佛地，何處不是西方？到得心明性見，總都是本地風光。』唐半偈聞言有悟，連點頭。又往前行，忽行到一座亂山之下，往上一望，又無階級可登，左右找尋，又無徑路行走。上上下下，都是草木塞滿。唐半偈只得勒住馬，同三徒弟等商量道：『此處路徑甚是叢雜崎嶇，不知該走那條，須要找個土人問明白了，方可放胆前行。』小行者忙走上前東張西望，看不分明，正沒理會處，只聞得山裏頭隱隱有吹笛之聲。不一時，忽見叢樹中一個牧童兒，倒騎着一匹黃牛，走過嶺來。小行者忙招手叫他道：『這裏來！』那牧童聽見有人叫，連笛也不吹，帶一隻黃牛，竟走下嶺來。到了唐半偈面前，嘻嘻笑道：『老師父，我看立馬不行，想是認不得路，要問我了。』唐半偈連連點頭說道：『正是要問你，前去那一條是路？』牧童笑嘻嘻答道：『一條條都是路。』小行者聽了，接說道：『小村牛不要油嘴，可老實說。這山叫做甚麼山？周圍多大？這去有多遠？路徑好走不好走？』那牧童就變了臉，說道：『你這個和尚也忒懶，你既不識路，要求我指點，怎個尖着嘴罵人？我方才說一條條都是路，怎見是油嘴？怎見得不老實？』唐半偈忙忙安慰他道：『小哥是他相魯了些，你不要怪，且說這是甚麼地方？』那牧童見唐半偈說話和氣，方又笑嘻嘻說道：『老師父，我這地方乃是大天竺國管下，這座山叫做雲渡山，周圍像羊腸一般，左一灣，右一曲，盤盤旋旋，足有千里，若是識得路，』

直去也只有百里之遙。唐長老道：「這百里路，也還平穩好走麼？」牧童道：「這却定不得，若是心猿不跳，意馬馴良，不疾不徐的行去，便坦坦平平頃刻可到。倘遇着肝火動，燒絕了棧道，脾風發，吹斷了天街，腎水枯竭，不得張鷟之棹，肺氣衰弱，御不得列子之車，就小兒走到白頭，也只好在皮囊中瞎闖，若要出頭，恐無日子！」小行者聽了，忍不住笑起來道：「師父此去靈山不遠了！」唐半偈道：「你怎麼曉得？」小行者道：「此地若不與靈山相近，怎鄉下放牛小廝也會談起禪來也罷！小村牛！你既知道這些蹊蹺話兒，我且捉你一個白字。有水方有渡，山又不是水，雲又不是船，這山甚麼兒叫做雲渡山？」牧童又笑嘻嘻說道：「你既要捉我的白字，必定也讀過幾句書，豈不聞孔夫子說的：『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你又不是我這裏人，又不知我這裏事，怎麼尖着嘴，撞着耳朵，還能兒搶白人？」唐半偈見牧童說話有因，忙笑說道：「小哥不要理他，且對我說這『雲渡』二字是個甚麼意思？」牧童道：「若像這個人自作聰明，恥於下問，我本不該說，因老師父是個好人，我只得說了。這座山雖看去騰騰贖贖，巍巍靛靛，內中却實實乾乾淨淨，到是個成佛成祖的關頭，任是仙佛菩薩，少不得要往此山經過。此中却有兩條路，有一等沒用的，安分守己，不敢弄玄虛，又怕傷天理，只得在山腳下一步一步挨了過去，雖磨脚皮勞腮，也有走得，也有走不到，却未嘗跌倒，就是跌倒，也還扒得起來。後來又有一等有本事有手段的能人，因看見這條路走得辛苦，不肯下了工夫，又訪知山頂上有三點點小峯頭，緊緊與靈山相對，去來不過方寸，每每仙佛往來，這些人不揣自家根基淺薄，也思量要學仙佛過去，却不知方寸中雖然不近不遠，另有實地可行，只管在那隔別中思量尋渡，你想山頂上又沒水，如何容得渡船？不料這班人左思右想，機巧百出，遂將天下金銀之氣，聚斂了來，煉成一片五色彩雲，繫在兩山，渡來渡去，所以流傳下來，叫做個『雲渡山。』」豬八戒聽了，忙插嘴道：「有人渡麼？」牧童道：「怎麼沒入？」八戒又問道：「渡得過麼？」牧童道：「怎麼渡不過去，只要小心防跌，若跌倒便性命難保。」豬八戒道：「不妨事，我走得極穩。」牧童道：「這在那裏就坐。」

你領我們去。」牧童笑嘻嘻說道：「這個渡乃聖凡交界，你四人尋不着渡口，在這邊踏破鐵鞋，還只是四個失路的和尚；若是指引你窺見源頭，一脚踏去，便立地成四尊活佛了！怎看得這般容易？就要我指引，也須將些銀錢謝我。」猪一戒道：「你這牧童，終是鄉下人，小眼薄皮，便領我們走過去，少不得還要走過來。據你說這邊是和尚，到那邊是佛，依我看來，和尚也只是我，佛也只是我，差些甚麼？就要詐人的錢財？」牧童笑嘻嘻說道：「是你不是我，我都不管，只是沒有錢財，誰肯引路？」猪一戒見牧童口緊，因對唐半偈說道：「師父，你不要不言語，這山脚下的崎嶇路徑，這邊傾那邊圪，草也不知多深，是最難走的，且有百餘里路，高一步低一步，真說挑行李，就是空身也覺費氣力，你不要不知人痛癢，到轉遠路。」唐半偈道：「非我不知痛癢，要轉遠路，但爲僧之義，須要腳踏實地，若夫空求巧去，實不願托足；况從前辛苦已經十萬八千，止此百里，勤勞又何足憚煩？」小行者聽了，踴躍道：「到底師父是個聖人，說的是大道理，快走快走，不要被這牧童惑了。」猪一戒聽見叫走，發急道：「且問你路在那裏？要走你們自走，我是走不動！只好央牧童哥領了過渡去。」沙彌道：「你且不用同師父爭得，只問你這牧童要些財，你將甚麼與他？他肯引你過渡？」猪一戒道：「一個鄉下人，能要多少？被囊中老師父有件破衫子，丟與他便夠了，若不肯，還有個瓦鉢盂，前日因取水口上，插缺了些，也不甚用，再與他了，敢也肯了。」牧童聽見又笑嘻嘻道：「我不做和尚，要傳你衣鉢做甚？我自去也，你們不許跟我來！」說罷，骨轉牛頭，竟往西山一直去了。要問路時，滿山都被茅草塞滿，沒處找路，及自牛去，隨着牛的去處，一望忽隱隱現出一條路來。小行者心知牧童是個異人，忙叫道：「師父前面有路了，何不快跟我來？」唐半偈抬頭一看，果見一條大路，滿心歡喜，遂將龍馬加上一鞭，相逐着小行者一路趕來。猪一戒還遲遲疑疑的觀望，沙彌早挑行李道：「二哥走罷了，丫層的梯子已上了九層，不要又生了怠惰！」猪一戒聽了方不言語，跟着趕來。正是：

道只有身心力，從無懶惰主人努力行，豈容奴坐臥。

却說唐半偈追逐着小行者，若斷若續，遠隨牛跡，趕過西山來，約趕有十餘里，望不見牧童，却喜有路可走，便放下了心，緩緩而行。不一時，沙彌豬一戒也趕了上來，趕到面前，見唐半偈在馬上低着頭，也不知是念佛，也不知是觀心，就象不看見的一般。任那馬東一步一步的游衍而行。二人看見，便不說甚的意，急忙忙的奔向前去，又奔了有十餘里路，覺道有些吃力。豬一戒因叫沙彌歇了担子，說道：『那老和尚全不知人的艱苦，他坐在馬上跑了一陣，跑的辛苦，也就不耐煩，在馬上東統西統的打盹，我與你挑着這樣重担子跑山路，便歇歇兒，何妨？』沙彌道：『哥哥呀，各人走的各人路，各人走到了是各人的前程，莫要這樣的了！』豬一戒才不言語，略歇一歇，豬一戒又埋怨道：『這曠野又沒人家，今日還不知要走到那裏哩！』沙彌道：『你且莫怪，你看前面柳樹下，白亮亮的像是一條河，莫不是水路？』豬一戒聽見忙扒起來，往前一望，滿心歡喜道：『果然一條水路，又却有一隻大船泊在岸邊。』便不管好歹，竟放下行李，跳上船來，連連用手招沙彌道：『快來快來，造化造化！』沙彌走到，看一看道：『哥哥呀，好便好了，是便是了，你且上岸來，還有事與你商量。』豬一戒又跳上岸道：『還有甚麼商議？難道現成船兒不自自在在坐去，轉奔波波的挑着重担子跑上路，自尋苦吃？』沙彌道：『這不消說，但也要訪訪這條河，可是往西的大路，倘或不是路，到不得靈山，便見不得佛祖，求不得真解，成不得正果，便快活一時也無用。』豬一戒聽見，噙着口思量了半晌，又道：『想起來，這都是這些害了佛癆的識見，執着不化，若依我的主意，有這樣的好船兒，坐在上面，一任本來，隨他倘到那裏，是那裏，便不是大路，到不得靈山，見不得佛祖，便求不得真解，便成不得正果，也未嘗不是佛，何必定要自縛束定了，轉移不得，弄個做一家貨？』沙彌道：『二哥莫說歡話，自古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豬一戒道：『自在怎的，不成人，我聞觀世音人都稱他是親自在菩薩，難道他也不成人？』沙彌笑道：『自在也有分別，人稱菩薩的自在，是自如之義，理你說的自在，乃是癡心腸，怎麼比得我？若不是隨着金身羅漢，竊聽得些緒論，今日拙口鈍舌，也要被你盤駁倒了！閑話慢說，』

且去訪問訪問要緊。」二人因沿滄河岸尋人訪問，人到不見一個，忽見河岸傍豎着一片碑石，碑石上寫着「通聖河」三個大字，下邊又有三行小字，一行是上接須彌，一行是東至崑崙，一行是西至靈山，二人看得明白，滿心歡喜，忙走回船邊，統將行李搬了上去。唐長老的馬已到了，見二人亂着上船忙問道：「這是甚麼所在？這河通那裏？」船是西人的，也要訪問明白，怎就胡亂上去？」豬八戒道：「師父不消狐疑，我們已訪明白了，這河叫做「通聖河」，直往西去就是靈山，現有碑石，船雖不知是那家的，既在河裏，自然是必捨了渡人的，就借他的送我們一程，也不叫做欺心。」唐半偈便不言語，小行者將龍馬也牽了上去道：「師父不用躊躇，既來之則安之，且上了船再作道理。」唐半偈在此進退兩難之際，也只得懶懶的走上船來。豬八戒見師父上了船，深恐怕師父又生別議，急急尋着一根篙子，將船放到中流，對着落日一直撐去，船一開，恰乘着倒流之水，一霎時就去了有七八里。豬八戒見師父上船，快活不過，就對小行者誇嘴道：「我尋的這船，何如莫說師父的馬走不及，只怕比牧童說的雲波還快些！」小行者聽了，笑道：「且看！」不期那條河湧過了一個急灘，水便漸漸淺了，水淺船走便慢，豬八戒恐怕師父說甚麼，忙拿篙子走到船頭上去撐，自家撐了二三里路，覺船大吃力，因又尋了一條篙子，遞與沙彌，叫他幫撐，二人又撐了里餘路，爭奈河裏的水益發淺了，那船益發撐不動了，兩人東一篙西一篙，呵噯呵噯的只撐得滿身臭汗。小行者笑道：「水淺船大，兩根篙子如何撐得他動？依我說，到不如上岸去扯纜。」豬八戒聽了道：「師兄說的是！」因豎起桅頭，尋了兩根纜繩，同沙彌涉過水到岸上去扯纜。初扯時，水雖淺，還在水裏好扯，扯了一會，漸漸不見水，都是泥了，那裏扯得動？」豬八戒又恐怕師父噯，又恐怕小行者笑，沒奈何只得灣着腰，像狗一般死命往前扯。沙彌扯得沒氣力，只管站着沉吟。豬八戒發急道：「你不幫扯，到沉吟些甚麼？」沙彌道：「想我們真是貳子，要圖安逸才上船上了船，若是這等扒在地下，拚命轉覺挑行李走路，又是神仙了！」豬八戒忽然想回意來，因直起腰來，將纜板往地下一拋道：「啐！真貳子！」因跑回將船扯到

岸邊傍亂叫道：「師父上岸罷，聖河水乾去不得了。」唐半偈聽了，因大罵道：「好畜生！怎捉弄我！你方才不會聽見，我不要上船，你再三攬掇我上船，及上了船，又叫我上岸。」罵的豬一戒不敢開口，虧小行者在旁勸道：「師父罵他也沒用，你不會聽見牧童說，只怕嫌水乾，泛不得張騫之棹。如今果然聖河水枯，只得要上岸了！」唐半偈聽了，默然，沒奈何，只得聽小行者牽馬上路，又騎了西行。豬一戒脫了撐船扯纜，身子輕鬆，挑起行李如登仙的一般的快活。趕上唐僧道：「師父呀！天將晚了，快些走到一個鄉村好去借宿。」唐半偈埋怨道：「若不上船，就關工夫，此時也去遠了，却撐篙扯纜，弄到這時候，就趕也遲了！」豬一戒道：「日色尚高，馬走得快，不遲不遲！」因用手在馬屁股上狠狠的打了一下，那馬乃是龍馬，從來不遭十分鞭策，今被豬一戒用蠻力打了一下，一時負痛，忽長嘶一聲，就似奔雲掣電一般，往前跑去。唐僧初不留心，又不知馬往前跑，一時收煞不住，被馬顛了一頭，閃了幾閃，幾乎跌下馬來。雖很將繮繩扯住，兩腿夾緊，全身伏倒，一霎時就跑去一二十里。忙忙左扯右拽，收得住，已驚得面如金紙，已急得汗如雨下，腰已酸痛，兩隻手俱扯得通紅。那馬將要住，又聽見後面人聲，又跑一陣，方才徐徐立定。唐半偈見馬住了，方滾鞍下馬，因手足無力，抓拿不住，竟跌倒在地。一時沒氣力，扒不起來，就坐在地下喘氣，喘了半晌，三個徒弟方才趕到，看見師父喘氣一團，說不出話來。大家慌的只跌脚。小行者因埋怨豬一戒道：「該死的劣貨！龍馬可是很打得的？還是師父騎慣了會騎，若是坐不穩，跌下來，豈不連性命都要害了！」豬一戒那裏還敢做聲，沙彌忙將馬牽開，唐半偈喘定了，方恨恨的指着豬一戒大罵道：「你這畜生，怎這等的大胆捉弄我，豈不聞一日爲師，終身爲父，我與你有何仇，竟捉弄我跌的我這等狼狽！」一戒道：「我也不是有心捉弄師父的，只因要趕路，輕輕的打了這忘八一下，不想這忘八經不起，便奔命的亂跑，帶累師父着驚，如今師父下來了，等我再打他兩下，出出師父的氣！」唐半偈大叫一聲道：「不知事的野畜生，你驚了馬，跌我，怎不自家認罪，到反要打馬，打傷了馬，前去還有許多程途，却叫他怎生走？」

禮來，該痛打你這畜生幾下才是！」猪一戒道：「師父不要不公道打傷了馬，愁他走不得路。若打傷了我，前面還有許多路，叫我又怎能走？」小行者聽見猪一戒頂嘴，恐怕師父又動了大怒，因大喝一聲道：「劣貨，還不走路，若再胡說，我先打你二十鐵棒！」猪一戒被師父嚷罵，巴不得走開，聽見小行者喝，道走，便假不做聲，挑起行李，竟往前奔去。小行者見猪一戒去了，方來攙唐半偈道：「我才望見過了這亂草崗，就有人家，師父須掙起來，趕過去好借宿。」唐長老道：「我被馬跑急了，控御的氣力全無，如何扒得起來？」小行者道：「這又被牧童說着了。」唐半偈道：「恁被他說着？」小行者道：「他曾說：『肺氣衰弱，御不得列子之車。』師父還須努力。」唐半偈聽了，只得勉強扒起來了。沙彌見師父起來，忙將馬牽到面前，輕輕的扶了上去。一隻手籠着慢，慢而行。唐半偈雖然坐在馬上，終覺有些吃力，因說道：「我滿身骨頭都被馬顛痛，不知到有人家處還有多遠？」小行者道：「不遠了，過崗就是。」唐半偈無奈，只得聽沙彌牽走，又走了半晌，只不見到，腰裏閃閃的一齊痛起來，難熬忍不住，又恨恨的罵道：「都是這劣畜生害我！」正恨罵不已，只見小行者忽從旁走攏來，將馬約住道：「師父且慢些走，你看前面崗子上，怎一派紅光，莫不是有甚古怪？」唐半偈忙抬頭觀看道：「果然紅的詫異，到像是失火一般！」沙彌用手指着道：「是失火，是失火，你看一閃一閃的火，焰都有了！」唐半偈道：「這空山中有誰放火？」小行者道：「師父，你不知近日的人心愈惡了，若是明明燒他不得，就是暗暗的放野火了！」師徒們說着話，將近崗邊，只見猪一戒亂捲着一身火草，直從崗頂上，運人運行李，紅焰焰的滾了下來。沙彌突然看見，吃了一驚道：「不好了！」忙放了馬籠頭，急跑到面前去，救去旺蓬蓬的火草，再看時，臉上的毛髮已燒光了，因問道：「這是甚麼緣故？」猪一戒被燒得疼痛，只是哼，一字也說不出。沙彌見行李上也有火，又急急抖落，尋扁担挑了，又扶着猪一戒，同走到唐長老面前，小行者先罵道：「你這獸牛劣貨，越發越發劣了！這樣大火，我們遠遠的就望見，你走到面前，眼又不瞎，爲何竟鑽進去？」一戒道：「我就獸就劣，也獸劣不到這個田地！」唐

半偈道：「既不默不劣，爲何被燒？」豬八戒道：「我初上崗時，那裏見有星星火種兒，一望去滿崗都是乾枯的茅草，走到上面軟茸茸的好不襯腳好走，不期走到中間，竟不知那裏火起，一霎時滿崗都燒着了，若不是乖滑爲人，手脚鬆溜，跑了回來，此時我已燒死在火裏了！」沙彌道：「你既逃出性命來，就是萬幸，這起火根由且慢查究，只是這火盆發旺了，崗子上燒殺路絕人稀，却怎生過去？」唐半偈看了愈加焦燥，小行者道：「師父不要焦燥，我們的行事，一一應了牧童兒之口，他說：『只怕肝火動，燒絕了棧道。』你看這崗子一時間燒得走不去，難說不是老師父動了肝火。」唐半偈聽了，因低頭自忖，忽然省悟道：「徒弟呀！你這話說得深，有意味，我方因豬八戒驚馬跌我，一時惱怒，也只認做七情之常，誰知就動此無明火，真可畏也！今幸你說破，我不覺一時心地清涼，炎威頓滅。」八戒聽了道：「原來這火是師父放來燒我的，燒我不打緊，只怕放火容易收火難！你看焙蓬蓬的一條崗子都燒斷了，崗子的樹木又多，不知他燒到幾時才住？我們怎生過去？」小行者道：「獸子莫糊說，你且着火在那裏？」豬八戒道：「莫要哄獸子，難道就息了？」及抬頭一看，那裏見個火影兒，喜得個獸子只是打跌道：「這樣妙義，真不曾見，怎麼燒得遍天紅的大火，一時就消滅無遺？」小行者道：「你下根的人，那裏得知這座山乃靈山支派，老師父是佛會中人，呼吸相通，故如此靈驗？」沙彌道：「我們既同在佛會下，定然不消閒講，快趕過崗去湊合。」唐半偈見真修有驗，弟子們精進猛勇，也自歡喜，因將龍馬一帶，直奔上崗來。沙彌挑起行李，跟着就跑。豬八戒被火燒得滿身疼痛，及崗上的火滅了，他身上竟像不曾燒的，一毫也不疼，不痛，益發快活，搖着兩隻蒲扇耳朵，就像使風的一般，走的好不爽利。大家走上崗去，忽然一陣大風，直刮着頭疼眼痛，飛沙走石，拔木移山，一陣緊如一陣，吹入骨髓，令人難受。一剎那，轟隆一聲，火光直冒，原來石壁倒了一剎那，塵一響，原來是大地崩了，直弄得天旋地轉，欲呼也呼不出，欲喊也喊不響，那一戒滾在坡下，不知去向。沙彌爬在草裏，也顧不得丟去了行李，好久好久，大地方靜，彷彿聽見唐長老同小行者說話，知道是風息了，方站起身。

來叫道：「師父不會着驚麼？怎好好的天兒，忽然起這樣大風？」唐半偈道：「我已刮得，要倒幸虧你的大師兄扶住，不會受跌，但吹去了一頂帽子，光着頭如何行走，不知可有尋處？」沙彌道：「這樣的大風，連石頭多吹得亂滾，莫說這虛飄飄的帽子，知他吹到何處那裏去尋？」唐半偈沒法，只得光着頭起身走，打點上了馬，因跌了兩次，恐怕又有他變，要叫豬一戒勒馬，忽左右一看，並不見個影兒。因問道：「豬一戒爲何不見？」大家東張西望，多驚訝道：「這又作怪，雖然風大，難道連人都吹不見了？」大家亂了半晌，方見豬一戒從深草裏鑽出來道：「這樣大的風，你們怎麼不躲？」小行者看見大笑道：「獸子！江豬兒不要拜風，你怎這等害怕？」沙彌也笑着接說道：「他如今真做個草豬了，怎不怕風？」唐半偈說道：「風已息了，天色將晚，還不出來快走。」豬一戒方扒了出來，抖去身上的亂草，看看天竟果然風住了，方不敢多言。因上前牽着馬，相逐而行，果然是肝脾肺腎，地水火風，一寸半寸，千重萬重，步步是難，步步是功。

師徒們四人此去，不知又有何所遇，合且看下同分解。

第三十九回 到靈山有無見佛 得真解來去隨心

詩曰：清升濁降自高低，豈可容人截補齊；善惡有誰能假借，死生無處討便宜。

看明佛地原無佛，行盡西天更有西；多少參求稱大慧，此中尙有一塵迷。

話說唐半偈師徒四人，歷過了地水風火，便覺心中豁然，目前都是坦平大路。一霎時，猿熟虎馴，緩緩的轉過杯子，要尋宿處，遠遠的路旁，閃出一個草庵兒來。大家看見，不勝歡喜，忙忙趕到庵前，正打算入去，只見蓮花西鄉的那個笑和尚，忽從裏面走了出來，手裏拿着毘盧帽子，笑嘻嘻的說道：「你來了麼？光着頭怎見如來一頂帽子送你？」唐半偈忽然看見，不勝驚喜，慌忙滾鞍下馬，接了帽子，戴在頭上，拜伏於地下道：「普遭毒口，蒙佛

師解厄，功德無量。今惶惶失路，怎又勞接引，真莫大善緣！笑和尚又笑嘻嘻說道：「你一路來舟楫艱難，鞍馬勞頓，又風風火火也辛苦了！快進庵去歇息歇息，明日好見如來。」唐半偈聽見明日說好見如來，滿心歡喜，因又拜問道：「弟子大願蒙唐王欽命，不惜十萬里馳驅，來求真解，不知明日果有緣得見如來否？」笑和尚又笑嘻嘻說道：「咫尺靈山，怎麼不見？但見有幾樣，不知還是要見如來佛面，還是見如來佛心？」唐半偈道：「下棋人得一觀金容足矣，安敢妄思希有一笑和尚又笑嘻嘻說道：「就是見面也有幾樣，不知你還是要見色面，還是要見空面？」唐半偈一時答不出來，因又拜問道：「色面云何？空面云何？」求佛師指示。笑和尚又笑嘻嘻道：「說不得，說不得！」唐半偈再三苦問，笑和尚方說道：「見後自知，你們且去歇息。」唐半偈不敢再問，只得叫徒弟牽馬挑担進庵，取些乾糧吃了，攤個草鋪去睡。一覺睡醒天亮了，起來看時，草庵也不見，笑和尚也不見，知是佛師顯靈，因望空拜謝。然後上馬西行，行過的境界，遇着的花草，看見的禽獸，只覺與前邊的不同。有時見長松下法侶相對談經，有時見白石上幽人獨臥，有時見高僧飛錫過，有時見老衲捧經來。唐半偈不敢騎馬，因跳下來步行，行不數步，早望見一帶高樓，幾層峻閣，十分莊嚴。因問小行者道：「這一定是個佛境，可訪問明白？」小行者道：「只怕是玉真觀。」唐半偈道：「若果是玉真觀，便已到靈山腳下了。」聞玉真觀有金頂大仙在內，不可不進去參禮，煩他指引。小行者道：「既到此理，該如此，就去就去。」不一時去到閣下，唐半偈看一看，果見是玉真觀，不勝大喜道：「不期今日已到靈山！」遂恭恭敬敬進了閣去，走到丹台之上，望見殿中一位大仙，立着，不敢輕易進見。那大仙早已問道：「你僧人是那裏來的？」唐半偈見問，忙向前問訊道：「弟子乃東土大唐差來，要見我佛如來，拜求真解，今幸得到寶觀，意欲參金頂大仙，故敢進見。」那殿中大仙聽見，忙笑欣欣迎將出來道：「原來就是顯聖僧，昔年唐玄奘奉旨求經，哄我等了十餘年，方才來到。今顯聖僧求解，我定道也。觀七八年工夫，怎才過四五個年頭，就到莫非貪近便走了捷徑？」唐半偈道：「弟子若走捷徑，此時不知墮落

何方惟步步實歷，所以來得快。」大仙聽了，權喜道：「顛聖僧直截痛快，果是解人。昨日見佛定得真證。」遂邀進殿中相見，又命小童看茶擺齋，留他師徒飽食。齋罷，唐半偈謝了，就要求大仙指示上靈山的道路。大仙道：「靈山雖有路，不必遠求，若在依門傍戶之人，小仙即指點一二，也不妨。顛聖僧既信步行來，不差一步，今靈山咫尺，小仙又何須饒舌？」唐半偈遂不敢再問，竟謝別了出來，叫沙彌牽馬，豬八戒挑担，自却同小行者徐徐望靈山走來。不期那個靈山，看着近似走了半响，只是不到。豬八戒道：「這路多分支錯了。」沙彌道：「見着山走，如何得錯？」豬八戒道：「你不知這山中的路，前後左右，却是走得要近就近，要遠就遠，比不得大道是直去的。沒委曲的。」這大仙說話蹊蹺，我故生疑。」唐半偈道：「只要有路，遠近總是一般，疑他怎的？」小行者道：「師父說得是，走走走！」大家相逐着，又過了幾個峯頭，又上了幾層磴道，早望見一座大寺，小行者因用手指與唐長老道：「這不是雷音古剎？」唐半偈仰頭望見，不敢怠惰，遂一一拜了上來。到了寺門，却靜悄悄不見一人。因驚訝問小行者道：「我聞佛會下有優婆塞優婆夷比丘僧，比丘尼三千大衆，今日爲何一個也不見？」小行者道：「這是時常有的，今日想是佛在那裏講經說法，大衆一齊都去聽了，故此冷靜。」豬八戒道：「若果是佛講經，我們來的湊巧，且去聽聽，也是大造化。」遂一齊都湧上山來，不期到了二山門，竟不見金剛守護，又到了三山門下，也不見金剛守護，益發驚訝。小行者道：「不必驚訝，且到得大殿上去，自有分曉。」不期走到大雄寶殿上，也是靜悄悄不見一人。唐半偈驚得默默無言，瞪着眼睛看小行者道：「師父不消看了，我想佛家原是個空門，一向因世人愚蠢，要見佛下拜，故現出許多幻像，引誘衆生，衆生遂認假爲真，以爲金身法相，與世人的鬚眉無異。今日師父既感悟而來，志志誠誠要求真解，我佛慈悲，怎好又弄那些玄虛，所以清靜靜顯示真空。」唐半偈聽了，低頭不語。豬八戒接說道：「若依師兄這等說來，西方竟無佛了。」小行者道：「怎的無佛？」豬八戒道：「佛在那裏？」小行者道：「這清清靜靜中，具有靈慧感通的，不是。」豬八戒笑道：「師兄不要口頭禪，要獸子若說這

樣佛那裏沒有何必辛辛苦苦遠到西天來求我這不信！唐半偈方說道：「履真說的到是真實妙諦，守拙不可不信。」豬八戒搖頭道：「師兄這張油嘴聽他不得。」唐半偈道：「這不是履真一人之言，你不記昨夜那位好笑的佛師，他曾說有面色有空面，這想是空面了！他又說有如來之心，這想是如來之心了！差是不差，只是我奉唐王之命而來，如不見如來的金面不領如來法旨，怎好復命？」小行者道：「有我在，必定要見佛也不難。」豬八戒道：「師兄說話也要照顧前後，莫要不識羞惹人笑，你又不是佛，怎說見佛不難？」小行者笑說道：「兄弟呀！你不曉得人心，只知舍近求遠，我與你竟日在一處看熟了，便不放在心上。不知我佛只平平常常還沒有我的神通！」八戒聽了笑個不住道：「罪過罪過，羞死羞死！你且說你那些勝是佛？」小行者道：「說與你聽，慈悲我難道不慈悲，佛智慧我難道不智慧，佛廣大我難道不廣大，佛靈通我難道不靈通，佛雖說五蘊皆空，我却也一絲不挂，佛還要萬劫修來，我只消立地便成。若說至微至妙之處，我可以無佛，佛不可以無我，你去細想想我那些不如佛？」豬八戒搖着頭只是笑道：「說這些捕風捉影的鬼話，且莫說起，只我佛的慈容妙相，或者比你這付尊猴子臉略略差些。」說罷，連沙彌也笑將起來。小行者道：「俗語說：獸子看臉，你真是個獸子，只曉得看臉也罷，既是你們定要見佛，也不打緊，你們且退出山門外伺候，等我進去請求世尊出來相見。」唐半偈沒法只得同了豬八戒沙彌，真個走到二山門外，小行者便在身上用手在肩上拔了一根毛，嚼碎了，噴在空中叫一聲變，霎時就變了做八菩薩，四金剛，五百羅漢，三千揭諦，十二大隴，十八伽藍，兩行排列。自却變做如來，至尊釋迦牟尼佛，並坐於蓮台之上，一時聞鐘鼓齊鳴，檀烟繚繞，唐半偈在山門外聽見，不勝驚異。因對豬八戒沙彌說道：「你大師兄果有些手段，你聽殿上鳴鐘擊鼓，多分是請了世尊出來了！」正說不了，只是內中走出六個金剛，兩個是管三門的，兩個是管二門的，兩個是管大門的，看見唐半偈師徒三人立着，因問道：「僧人是那裏來的？到此何幹？」唐半偈忙作禮答應道：「弟子乃東土大唐國奉欽差要求見世尊拜求真解的。」金剛道：「

既見世尊，怎麼不言不語，立在這裏？」唐半偈道：「因不見人，故立此拱候。」金剛道：「是了，方才因世尊在靈山頂上優婆樹下講無窮妙法，大眾俱去竊聽，故半日無人，你既候見世尊，我須與你通報。」說罷，竟走了，淮去不多時，又出來說道：「世尊有命，宣你們進去。」唐半偈聽了，權喜，忙整理衣容，引了豬一戒沙彌同進去，將到大殿前，正打算下拜，忽傳出金旨來道：「東土僧人，且着他在貝葉墩坐下，先叫他徒弟進見。」唐半偈領旨去坐，早有伽藍將豬一戒沙彌帶到殿前。世尊開口道：「你二人叫甚名字？」豬一戒道：「弟子叫做豬守拙。」沙彌道：「弟子叫做沙致和。」世尊道：「你既隨師遠來，求解我一時不在，只該恭恭敬敬等候，怎敢枉口拔舌，議論我的長短？」豬一戒道：「弟子從來信心，雖不曉得佛爺妙處，却時常念兩聲阿彌陀佛，怎麼敢議論長短？」世尊道：「我方以慧耳聽之，明明聽見你說我可以無我，我不可以無你。」豬一戒即辨道：「佛爺聽錯了，這樣犯上的話，弟子就爛了舌頭也不敢說。」世尊道：「你既不說，却是何人說的？」豬一戒道：「這都是我師兄孫履真說。」世尊道：「我聞你那師兄是一尊現在的活佛，如何肯說我？」豬一戒道：「佛爺你實不知道他，他是一個猴子出身，爲人賊頭賊腦，最刁鑽最狡猾，也捉他不定，他雖慈悲，也是有的，智慧也是有的，好起來熱突突赤律律，還像個人兒，若是惱了他，他便千思量萬計算，或是坑人，或是害人，那一件墮地獄的事兒，不是他做的，怎說個活佛？」世尊聽了，勃然大怒，因大喝一聲道：「你師兄我久知他是個好人，你這野豬精，人身還不會變全，怎敢花言巧語毀謗他，他與我同體共性，你毀謗他，就是毀謗我一般。」叫：「金剛！快將他押到泥犁地獄，拔去舌頭！」話未完，早有四個金剛來捉拿，嚇得豬一戒魂不負身，着了急，亂叫道：「佛老爺，不看僧面也着佛面，饒了罷！」世尊笑起來道：「我罪你怎麼到要看我面饒你？」豬一戒道：「不看佛面還看師兄的面饒罷！」世尊道：「你既毀謗師兄，師兄必定惱你，怎麼又替你討情面？」豬一戒道：「師兄不肯，可看師父面饒罷！」世尊又道：「師父又不來求我，我怎么看他面？」因又吩咐金剛道：「只是快快拔去舌頭罷！」豬一戒見師

父不來，他只得亂喊道：「師父快來救我！」唐半偈聽見也着了忙，只得走近前將要跪下去求饒，小行者看見師父要跪慌了手脚，忍不住大笑一聲，現出原像，忙跪下來相扶道：「師父莫要聽這獸子耍！」因將身一抖，收去毫毛，一霎時金剛菩薩，並三千大衆俱寂然不見。獸子看見忙跳起身，恨罵道：「猴子耍得我，我好幾幾乎連胆都嚇破了！」小行者又道：「該死的一個佛爺，怎敢亂罵！」唐半偈定了性，因說道：「你們這等頑皮，恰也難見佛！」說未完，只見那笑和尚立在山門外，招手道：「你們遊戲，快來跟我去見如來佛！」唐半偈看見好生歡喜，忙上前拜問道：「弟子大顛不知前劫中有何因緣，屢蒙指示，笑和尚又笑嘻嘻說道：『有因緣，有因緣，且去見佛要緊！』」楚轉身便先引路。豬八戒忙上前一把扯住道：「你且不要走，我被人耍了，你須說個明白，我方跟你去。這靈山乃萬佛之地，爲何一個也沒有？」笑和尚笑嘻嘻說道：「你豈不開萬物皆空？」豬八戒想道：「這也能了，怎麼一個佛地，容我師兄變做世尊捉弄我？」笑和尚又笑嘻嘻說道：「不是捉弄你，叫做心即是佛，你那裏能曉得？」唐半偈聽言有悟，便要隨行。豬八戒又攔住道：「師父還有話說，這是靈山不見佛，却到那裏去見佛？」那笑和尚又笑嘻嘻說道：「你豈不知不聞俗語有句話的，除了靈山別有佛，不要遲疑，快的快的跟我來！」四衆方死心塌地，一直跟定笑和尚前行。正是：

嗔嗔不無情，嘻嘻不無味，除却下士心，却是拈花意。

笑和尚笑嘻嘻引着唐半偈師徒四人，東一轉西一灣，直走到一個去處，又不是山，又不是水，又不是寺，又不是院，也有樹木，也有禽魚，也有樓閣，也有烟籠，遠遠望見去，但一道白光罩定。笑和尚又笑嘻嘻用手指定道：「那白毫光內，有一個須彌園芥子庵，卽世尊極樂的世界，世尊無事，只在此中，快去拜見求解，我也去！」唐半偈再三拜謝道：「蒙佛師指示，敢求佛號，以識洪深！」笑和尚又笑嘻嘻道：「到後自知，不必說也！」唐半偈還要拜問，他竟笑嘻嘻而去了。唐半偈不勝感激，因依着他的言語，望白光一步步拜來，拜到園前兩扇門，半開半掩，唐

半個不放輕易人去，忽走出一位菩薩來問道：「外面立的思想是東土求解僧人，有金旨着你進去。」唐半偈方循規蹈矩引着三個徒弟又一步一拜，拜了進去。拜到面前，只見世尊褊褊着右肩，坐在一塊盤陀石上。唐半偈因繞佛三匝，膜拜作禮，禮畢方長跽佛前啓說道：「二百年前東土大唐皇帝前蒙我佛慈悲，造了三藏靈文，許流傳中國。唐人度世，又蒙觀世音菩薩指示因緣，故差聖僧唐玄奘經十四歲，月歷十八萬千程途，遠詣靈山，辛苦求解。這是天大的善緣，海深福果，無如流傳日久，愚僧不知真解，漸漸墮入貪瞋誣惑，惑世玄奘佛師不勝悲憫。因又啓請了世尊，願再求些真解以救沉淪，復蒙世會慈悲，允其所請。又蒙玄奘佛親至中國，封經顯示，故大唐皇帝復差弟子大顛繼玄奘佛師之志，重詣靈山，再求真解。今喜衆生有幸，大顛有緣，僅五遍寒暑，即達靈山。伏望世尊念衆生苦惱，慨賜真詮，宣揚中土，喚醒貪癡，庶不負從前造經洪恩，流傳善果也。」世尊聞言三復歎息道：「這些因緣，我已盡知，但我既造真經，豈惜真解？只可憐你那中國人心欺詐，世事偏頗，殺生害命，造下無邊惡孽，前冤未解，後孽復生，往障才除，新仇又結，縱有靈文，止可暫消，一瞬任舊，真解也難開釋，反生不如削去言詮，使他暫忘知識，到是返本還元的妙義。」唐半偈又拜求道：「萬望世尊慈悲！」世尊點點頭道：「既是這等說，就與你幾卷去也，無妨。只恐你中國的尊重魔深，自生嫉妒，求去也與不求去一般。」唐半偈又拜求道：「昔年造經開導，總是慈悲，今欲泯滅見聞，無非救度。但弟子下根固結，止辨一心，不知轉念，求解因緣，先希成就。世尊尊障出犯孽障，慈悲不失慈悲，還望世尊憐憫。」世尊又點點頭，叫阿難伽葉問道：「昔年唐玄奘取去真經的數目，你可記得？」那阿難卽回答道：「止記得共是三十五部，五千零四十二卷，真經名色俱注在珍樓之下，須去查看。」世尊道：「既是這等，你可引他四人到珍樓下查看查看，有部真經就須與他一卷真解，不必定要又合藏數。」阿難伽葉卽問道：「從來佛門九九歸真，三三行滿，昔年唐聖僧經數難數時數，皆令相合，今日願聖僧爲何一切掃除？」世尊道：「你殆有所不知，昔年唐玄奘僧人，乃是我第二個徒弟「金蟬子」，只因

聽經息惰，故我罰他身受八十一難，以完功合。今大顛乃自超凡入聖，故難由心造，一妄一魔，心之妄定，由他魔難，誰能立限？至經之卷數，若要減增損益，駢湊多少解，又非真解了！阿難、伽葉同唐半偈小行者，猶一戒沙彌，等拜受世尊佛言，皆大歡喜。衆皆合掌贊歎，以為希有。拜罷，阿難、伽葉就領了唐長老四人，同到珍樓下，細查前副藏經多少數目，却正是：

涅槃經四百卷

菩薩經三百六十卷

虛空藏經二十卷

首楞嚴經三十卷

恩義經大集四十卷

決定經四十卷

寶藏經二十卷

華嚴經八十一卷

禮真如經三十卷

大般若經六十卷

大光明經五十卷

未曾有經五百五十卷

維摩經三十卷

三論別經四十二卷

金剛經一卷

正法論經二十卷

佛本行經一百一十六卷

五龍經二十卷

菩薩戒經六十卷

大集經三十卷

摩竭經一百四十卷

法華經十卷

瑜珈經三十卷

寶常經一百七十卷

西天論經三十卷

僧祇經一百一十卷

佛國雜經一千六百三十八卷

起信論經五十卷

大智度經五十六卷

正立律文經十卷

寶藏經一百四十卷

本闍經五十六卷

大孔雀經十四卷

雜識論經十卷

貝含論經十卷

阿難、伽葉同唐半偈，細細查數，果是三十五部，五千零四十八卷，查明了。阿難因與伽葉暗暗的商量道：「還是與他去？是不與他去？」伽葉道：「佛祖吩咐，怎敢違拗？」阿難道：「不是違拗，佛祖白手傳經，世尊原不歡喜，怎好輕易與他？」伽葉道：「昔年唐玄奘雖說不沾不染，還有一個紫金鉢盂藏在身邊，苦苦不捨，我恐他貪的不斷，故逼了他的出來，你看這個窮和尚，清淨淨，一絲也不挂念，就勒逼他也無用，轉顯得我佛門中貪財，况求解與求經不同，經是從無造有，解是掃有還無，着不得爭爭論論，莫若做個好人，情與了他罷。」阿難沒法，只

得回轉身對唐半偈說道：「聖僧既爲唐半偈求解，也該教唐王盡個人情，今見聖僧到此，四大皆空，不好開口，只是太便宜了些。」唐半偈忙合掌稱謝，小行者道：「我們雖然便宜，解又不是你的，你們也沒甚吃苦，落得做個人情付與我們去。」阿難伽葉只得上樓去開了寶藏，照帳於三十五部將三十五種真解都查出搬下樓來，交與唐半偈道：「真解在此，聖僧可點明白收拾了。」唐半偈先跪受了，諸解放在案上，又合掌向二人稱謝了一番，然後叫小行者二人上前相幫查點。原來真解沒甚繁文，多不過一卷兩卷，少者只片言半語，總共收來，僅有兩小包袱。收拾完了，就叫猪一戒沙彌各捧了一包，同隨着阿難伽葉來到「極樂世界」來見佛拜謝。繳旨拜罷，世尊說道：「我這真解熱似紅爐，冷如冰雪，靈明中略參一點，便可起永規沉淪，機鋒稍須點識，亦可開多生迷，固誠失路金丹圓頭妙藥也。此去雖東頭孽重，無福能消，但你堅意西來，其功不淺，且去完此因緣，歸來受職。」唐半偈又啓請道：「前玄奘選承金旨，顯聖封經，至今尙然銅識，今日既蒙頒解流傳，理合開經重講，又木棒一根，傳蒙恩賜一路驅邪助正，大顯赫，今已歸西，不知還該繳上還該隨行，均乞金旨定奪。」世尊道：「真經暫封，原因失解，真解既至，則真經豈可仍封？即便着你將封皮揭去，敕宣妙義，倘有野狐，須加棒喝，木棒聽你擇人傳付，以代傳燈，不必回繳。我觀唐蓮將微，你去罷，莫誤善因。」唐半偈領了旨，又繞佛三匝，拜謝了洪恩，又謝了衆聖，方叫猪一戒沙彌仍將兩個真解包袱捧出，到了園外收拾好，放在龍馬身上，馱了就叫沙彌挑着行李，仍叫猪一戒牽馬，自却與小行者緩緩隨行，行不上數步，唐半偈忽自驚訝，權臺看看小行者道：「徒弟呀！我今這一會只覺性如明月，心似澄江，滿身的血肉都化做虛空一般，往來可以自如，不似從前沾滯。」小行者道：「師父恭喜，你起初來時，未得真解，五官皆障，如今見了我佛，得了真解，妙義薰心，靈根刺骨，自然遍體通靈，游行無礙也。」因叫住猪一戒沙彌道：「師父的身體輕鬆，已成佛了，我們大家商量駕雲去罷。」猪一戒聽見慌喜道：「造化造化，省得走路。」沙彌道：「師父若能駕雲，龍馬到是個贅貨了。」小行者道：「不須慮得，人已到

靈山既能成佛，馬過佛地，豈不成龍？且試試看。」因在靈山石上招去一片慈雲，請唐師父立在雲上面，又招一片駕了龍馬，大家同回首望着極樂世界齊念一聲：「阿彌陀佛！」弟子們去也。」忽一陣香風，將慈雲吹去，竟往東來。正是：

千山萬水來西土，一片慈雲又轉東；莫笑世人忙不了，聖賢成佛也匆匆。

唐半偈師徒求了真解，復歸東土，不知能解真經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開講重經 得解證明

詩云：文字休拘儒釋圓，但能有補卽真詮；六經不礙於三藏，一書何妨又五千？

遊戲現身良有以，荒唐說法妙無邊；勸君此際求真解，不證菩提也證仙。

話說唐半偈師徒四人并龍馬五衆，自到靈山見了如來，得了真解，便都身體輕鬆，一霎時駕雲而起，大家歡歡喜喜的保護着真解，竟往東來。豬一戒見游行無礙，十分快活，因笑說道：「師父前日在雲渡山說要步步實地，怎今日也走到空中來？」小行者道：「賢弟呀！你已成佛，怎說此說話？前未成佛，步步實地，還慮空虛，今已成佛游行空中，盡皆實地。」豬一戒方醒悟道：「有理有理。」自此時方才歸并一心，不生亂念，竟回東土不提。

却說唐憲宗自元和十四年唐玄奘佛顯聖封經，特遣大顛詣西天求解之後，生有和尚與蒙恩寵，然無經可講，也覺漸漸淡了。各寺院的佛事，也漸漸減了。四方的施舍，也漸漸少了。生有法師原是個熱鬧中人，竟一旦冷落，滿心只懷恨大顛，又恐怕他求解成功，朝廷寵幸，欲要痛加毀謗。又因憲宗親見封經顯聖，浮言不入，熬煎些時刻，也就鬱鬱死了。憲宗皇帝旣沒，生有又望大顛不來，無人議論佛法，就被一個方士叫做柳泌誘哄他好仙，一旦服了金丹，忽然暴崩在中印殿上。憲宗嗣立，汝元長髮，將方士柳泌送了五寸處死。自此以後，佛法與方

士，互爲感煽不提。

却說唐半偈師徒四人皆雲行快便，不數日便到了長安大國，不敢露出真相，仍照舊叫龍馬馱解，沙彌挑担，自引着小行者豬一戒同步入長安城來。行到了熱鬧之處，有人看見小行者尖嘴縮腮，像個猴子，豬一戒長大耳，是個豬形沙彌的臉，晦晦氣氣，都驚異道：「那裏來了這般三個怪物，都打團團上來趕着看！」豬一戒見人多不好走，因扯出長嘴，將兩隻蒲扇耳，一頓搖，嚇的那些人跌跌倒倒。唐半偈恐怕惹出事，只叫斯文些，一霎時逼城亂傳，也有說妖怪的，也有說番僧的，也有說外國進貢的，有幾個認得的方說道：「這是那年去求解的師父回來了！」不一時走到朝門，正值早朝未散，唐半偈只認還是昔年光景，有人認得，奏一聲便可直入九重了。不期才到朝門，早有多官擋住。唐半偈再細細訪問，方知憲宗皇帝已於元和十五年晏駕，今日乃是唐長子穆宗皇帝在位，已是長慶四年了。唐半偈聞知不勝感歎，只得將昔年奉旨求解情由，細細對傳宣使者說，求他代奏，使者不敢怠慢，即時啓奏道：「朝門外現有一個僧人，帶着三個奇怪形貌的徒弟，稱是奉旨求解，回來要面聖繳旨。」穆宗天子聞奏，因問宰臣道：「此事有無？」宰臣回奏道：「聞得昔年唐玄奘法師顯聖封經時，先帝曾遣僧求解，但未聞有奇異徒弟。乞陛下召見，即知端的。」穆宗聞奏，即時降旨召見。唐半偈既承旨，即帶着三個徒弟，捧着真解，同進朝門，到了殿前，叫三人站在玉階之旁，自却走到丹墀上山呼萬歲，拜見君王。拜畢，隨將通關文牒，雙手獻上，因奏道：「臣僧大願於元和十四年奉先帝憲宗欽差往西域天竺國大雷音寺，見我佛如來拜求真解，幸蒙那世尊慈悲，不滅善緣，允從先帝之請，慨頒真解以解真經。今回至闕下，理合奏聞，現有向日通關文牒，伏乞照驗定奪。」近侍接了，就放在龍案上。穆宗細細展看，見上面情由與來僧口奏相同，滿心歡喜。因問道：「你去了幾時，歷了多少程途，今日求了多少真解回來？」唐半偈奏道：「臣僧去時，是先帝元和十四年，今日歸來，是陛下長慶四年，共計有五個年頭，自大唐長安至靈山佛地，共計算有十萬八千里路。」

求來真解共三十五部，配合真經，但有真經，即有真解，現在玉塔候呈御覽。」穆宗傳旨取看，唐半偈即忙在豬一戒沙彌手中，親自捧近龍案，近侍接上去。穆宗御手打開，一卷一卷觀看，見諸解都是金鑲玉裹，異錦裝成，內中皆龍文梵字，與雲漢之章，聖心大悅，因召唐半偈上殿，賜坐賜茶，細細訪問，一路上是何情形，靈山是何風景，如來如何行藏，唐半偈就將這一路收了三個徒弟，如何降妖，如何伏怪，如何見世尊，如何求真解，一一細陳。喜的個穆宗皇帝手舞足蹈，幾忘了天子之尊，即召小行者、豬一戒沙彌，見了面果是奇形怪貌，因讚說道：「若不具此法身，如何能降伏妖怪？」因又問道：「這真解果是如來所造麼？」唐半偈道：「這一言微妙，非出佛口，誰能闡發？」穆宗道：「既屬真詮，理當造樓珍供，今日且勅洪福寺暫貯。」因召洪福寺主持僧請去。原來這洪福寺住持名，叫不空，就是生有徒弟，知道師父懷恨大顛，抑鬱而死，今見大顛求了「解」來，朝廷恩禮，心下嫉妬，因穆宗命他請解收貯，當時就便乘間獻議道：「昔年先帝差大顛到西天求解，原為要解真經，但思真經既講錯，為我佛封了，我佛又安肯將真解流傳？若要說此「解」的係傳來，真經既封而不講，要此真解何為？此中恐有奸人偽造，伏乞陛下查究！」穆宗聽了，便沉吟不語，眼看着唐半偈奏道：「陛下不必沈吟，此事僧曾啓請如來，已蒙如來金旨，勅臣僧揭去封皮，開經重講。」穆宗聽了，便回噴作喜道：「果真有此事麼？」唐半偈道：「臣僧焉敢取假佛誑君？」穆宗道：「願師既奉佛旨，不知幾時可以開經？」唐半偈道：「開經日期，當聽聖恩選擇，臣僧焉敢自主，但是開經之日，須令各寺仍置一台，以便好揭封皮。」穆宗大喜道：「既是如此，天下望講經久矣，不可再遲，即命欽天監選定了二月初八日，上吉之期，仍命各寺置講經台，以便好開。」不空聽見說開經，便不敢再奏，即承旨將「真解」請去寺中暫貯。穆宗打發完了，方再降聖旨，願師徒四人着光祿寺賜齋，候開經日，另加陞賞。唐半偈吃了齋，謝恩退出，因念懶雲依舊回到半偈庵來，懶雲和尚忙迎着，敘說前情，不勝懽悅。聞講中說到封經不講，佛教邪魔也掃除了，一半懶僧道：「老師不知，一向經雖不講，至長慶三年，忽然來了

一個胡僧，生得渾身墨黑，自稱是烏漆禪師，知道封了經講不得，就另立一個教，叫做宗門，與人談佛，只吐一言半語，要人參對，如有人參對了，投着機，便以爲是，合不着意，便以爲非。今日東三，明日西四，糊糊塗塗，到底不知參對了甚麼，爭奈東土的這愚夫愚婦，偏喜在他烏漆桶子裏討生活，看他宗門一教，又沸沸揚揚，興於天下。唐半偈聽了，又蹙了雙眉道：「東土何不幸也！」因問道：「這個烏漆禪師，如今住在那裏，待我去與他辨明大道，免他遺害！」懶雲道：「他無定處，大半在貴官長者之家，那裏去找？」唐半偈道：「縱尋找不着，也可表我正道之心。」懶雲道：「這也說得是。」因到了各寺院裏去尋訪，原來那烏漆禪師，已知唐半偈是一箇正人，不敢來相見，故意東頭遁去。唐半偈尋了數日不見，就將如來賜的木棒，交付與懶雲，叫他留鎮在半偈庵中，倘宗教盛行，流入野狐，定可以將此木棒鎮之。又尋問韓昌黎，聞知他已陞了侍郎，因王庭湊圍了深州，已奉旨去解圍，又不在京，條忽之間，已是二月初八日，是開經之期，那不空和尚見唐半偈許了開經，心下終有些疑惑，因同心腹商議道：「經封久矣，粘個一團，他一個凡僧，怎能毅揭開？莫非是唐半偈的詐言？」心腹道：「若是詐言，到臨期揭不開，定然要走，我們預先埋伏些人，留心防範，待他走時捉住了，以正其誑君之大罪，便可代老師父報仇。」不空大喜，到了二月初八日，這就在大殿前搭起一座十餘丈的高台，將揭不開的經文，並求來的這真解盡皆供在上面，又傳城內外各寺院，俱是如此。當日長安城中，已傳遍，洪福寺奉佛旨開經，都鬧轟轟的來看。真是人山人海，不一時，天子御駕，帶引着文武百官，親幸寺中，坐在大殿之上。唐半偈忙上殿朝見，穆宗問道：「這三藏經文，翻成一片，雖說是佛封，又不見封識，不知聖僧怎樣揭開？」唐半偈道：「佛法不可等閒思議，到開時自有神通。」穆宗聽了，欣然就令合寺僧人，鳴鑼擊鼓，即請唐半偈上台。唐半偈謝了聖恩，就命小行者，齋一戒沙彌三人，在台侍立，自身却現一道霞光，飛坐於高台之上。台下觀看的人，都喜歡讚歎。只見唐半偈在台上，先將封銅經文，捧在手中，向西默默祝讚了一回，然後放在經桌之上，高聲宣揚道：「我佛如來，自無始以來，憫

念南瞻部洲人心貪詐，是個舌口凶傷，是非苦海，萬劫沈淪，不能度脫，因將此三藏真經，一藏談天，一藏談地，一藏談人鬼，要流傳中國超度羣生，喜大唐太宗皇帝一心好道，於貞觀十三年遣陳玄奘法師來請歸來，信心流傳，不意流傳已久了，漸入邪魔，陳玄奘恐違禍世，復請佛旨封經，又幸憲宗皇帝一心好道，於元和十四年復遣巨僧大顛遠詣靈山拜求真解，以解真經。又蒙我佛慈悲，慨頒真解，又勅臣僧大顛開經重講，又蒙當今穆宗皇帝一心好道，樂行善事，擇日開經。今正當開經之日，臣僧大顛不敢怠緩，謹命弟子孫履真現身，將大唐國各寺封經，俱一時開了，揭回封皮，赴靈山繳旨。小行者在台下一忽聽得師父叫他，忙將身一跳，縱到空中，答應道：「謹遵佛旨開經！」又將身在空中團團一轉，一霎時間就現出百千萬億個小行者來，都對着唐半偈，應道：「謹領佛旨開經！」唐半偈吩咐道：「快去速來！」忽一陣香風，衆小行者東南西北而去，就分散了一天。正小行者方落近案前，將封經的經文上用一手一揭，忽不知不覺，揭起一張金字封皮，向空中一漾，然後放在經案之上，才放完那些散去，小行者均早都各手持金字封皮一條，紛紛攘攘的，爭到唐半偈座前交納。交納完，小行者將身團團一轉，霎時間仍然合成一身，落下來在台傍侍立。穆宗天子與文武百官大小人等，一時看見，無不人喜，都稱揚讚美道：「佛法果是無邊，有許多好佛的，也不願有皇帝在前，盡倒身跪拜口稱活佛。穆宗也懼喜不禁，因傳旨道：『既蒙佛恩開經，又值聖僧登座，且萬姓齊集，請先略講一二，指示衆迷，也不負我聖僧千辛萬苦，遠求真解之至意也。』唐半偈聽見穆宗皇帝玉言，即時領旨，隨手即在真經之內，取出一卷，却正是一卷金剛經，又在真解之中，檢出金剛經解來了，同放在經案之上，重燃檀烟，再添淨水，朗朗的將如來佛妙義細細的敷陳敷陳，大衆聽了，正是：

甚深般若無上菩提，三乘妙典，五蘊愕嚴，妙義如皎弓一輪，情旨如長天萬里，不卽不離，非空非色，實置心上物，字字性中天。

唐半偈講到微妙之處，只見半空瑞靄祥光，一時罩滿。天子點頭贊美，大衆合口稱揚。唐半偈須臾講完了，金剛經。穆宗皇帝着大衆人等，迎唐半偈下台來。因見他師徒四人各具神通，十分尊禮。不空和尚慌得口不能言，脚不能立，心中甚是失慮，只得蹣跚在大殿地上磕頭，如搗蒜的一般。唐半偈下了台來，向穆宗皇帝座前三跪九叩首，請命即要回到靈山去。向如來佛前繳旨，以完此一段因果。穆宗皇帝聽了此言，那裏肯放唐半偈去？苦留着他講完了三十五部，唐半偈因我佛如來原有敷宣之旨，彼時見了穆宗皇帝如此苦留懇切，一口應承，便不推辭。自後遂日日登台，誠心誠意演說不怠。一連講解了數日來，聽者塵心盡去，只講得：

一切有俱非有，一切無俱非無，一切色俱非色，一切空俱非空，一切心俱非心，一切佛俱非佛。又講了數日只講得，不有中見有，不無中見無，不色中見色，不空中見空，無心中見心，無佛中見佛。

這一日正講到第三十五部楞嚴經解，因講解得微妙，天子并文武大衆一霎時俱悟大空了靈明，方是真佛，無不踴躍歡喜。半偈還要講解，忽人叢中閃出一個笑和尚來，看着台上哈哈大笑道：「那和尚講殺了去罷！只管在熱鬧處賣弄精神。」唐半偈定睛一看，見是笑和尚，吃了一驚，忙起身下台上前拜謁道：「弟子怎敢賣弄精神？因聖旨勸講，不得不略宣大義也。」笑和尚又哈哈笑道：「你既會講經，須知這經是甚人求來的？」唐半偈道：「久知是唐玄奘法師求來的。」笑和尚又笑道：「你認得我是誰？」唐半偈道：「實不認得！正要拜請佛號。」笑和尚道：「怎不認得你且細細看。」當有護駕官員看見笑和尚數說唐聖僧，忙上前喝道：「唐聖僧奉旨講經，你那裏來的個野和尚，敢胡言亂語的阻撓取罪不小！」笑和尚又笑哈哈說道：「你說他會講經麼？我也會講待我講與你們聽，比他講的如何？」因笑哈哈也飛上高台端坐，一霎時現出古佛真容。唐半偈忙舉頭瞻仰，方知是陳玄奘旌極功德佛顯化。因連連拜謝道：「我說麼蒙示現，必有因緣，原來就是佛師，始終成就，恩德無量！」旌檀佛道：「不是成就你，原是成就我！今經已講了，解已來了，講已明了，功已完了，快隨我去繳金旨！」

「唐半偈說道：『弟子非敢久留，但慮求解不解，不如不求。』旃檀佛道：『慧眼不斷，自有妙心。你一人一口一舌，能解得幾何？』二人正說未了，忽半空中又現出一位火眼金睛的菩薩來，亂招手道：『此何地？只管留連，快來快來！』旃檀佛聽了，便不顧衆人飛身而起。唐半偈雖急急而去，還打算要拜謝天子，小行者早已收拾了封皮，叫豬一戒沙彌牽着龍馬立着道：『兩佛已在空中要去繳旨，遲不得了。』唐半偈只聽得一聲『萬歲』，臣僧去也。真經真解萬惟珍重！一霎時綵雲如綺，六聖俱投西去了。穆宗與衆文武臣宰親看見佛法如此靈驗，盡心敬信，因另勅造樓供貯真解，又選天下有道高僧精心講解，不許墮入邪魔。一時佛法清淨，至於不可思議。不期穆宗宴駕，敬宗即位，不知留心內典，就有不肖僧人附和着烏漆禪師，高揚宗教，敗壞言詮，雖間有智慧高僧講明性命，却又隱遁深山，不關世俗。所以漸流漸遠，漸失其真，這是後話不題。

且說旃檀佛與鬪戰勝佛，率領着唐半偈師徒四衆，西來繳旨，到了靈山旃檀佛是因如來會與來往慣的，不須傳菓，竟一同進到大雄寶殿上。旃檀佛先將前事細細稟明，唐半偈方捧了揭的封皮上前繳旨。世尊看見滿心歡喜，將封皮收了道：『求去與解以解真經，或因經悟解，或經解明經，這場功行却也非輕。雖起於玄奘憫世之心，也虧大顛師徒從遠來志力，今既成功，可來此受職。』唐半偈忙帶牽了小行者豬一戒沙彌長跪佛前，世尊道：『大顛元係凡胎，並非夙器，喜汝自能有悟，一味清修，聞佛骨之妄言，即上正教之表，見求賢之皇榜，遂任遠行之勞，求心獨得，不暇旁求，誠常清常淨者也。即陞汝爲清淨喜佛，孫履真先爲石妖，後除怪立功，立身行己，殊有祖風。然先天後天總屬一體，不必異名，即仍陞小行者小鬪戰勝佛，豬守拙無父之夙業，有父之後功，未貽畜脫，皆緣業種受其累，宜食其報，亦授淨壇使者，分應天下。沙致和原係金身羅漢侍者，代師立功，師之功即汝之功，亦宜證果金身。龍馬曾爲伏羲獻瑞，久樹儒風，今雖立功西域，有類逃禪，若竟收爲獅象，名實有乖。今陞汝爲任天飛龍，常隨人王帝主，各各受命情修，另有陞實。唐半偈小行者沙彌三人聞佛陞職，俱灌灌喜喜拜佛。

恩惟猶一戒不言不語。世看佛問道：「一猪一戒爲何不謝恩？莫非淨壇嫌職小。」一猪一戒道：「職位大小於我何加？道到不論只是我父親會說過，淨壇乃受馨香之氣，恐充不得飢腸，故不願受。」世尊佛道：「未成佛，不知此味。既成佛後，則馨香之氣勝似甘露醍醐，汝去受用自知。」一猪一戒聽了，方才權權喜喜，就拜謝了佛恩。一時法座下金剛菩薩、羅漢、伽藍、并旛檀佛、闍戰勝佛、聞世尊論功陞職，善惡分明，俱大生歡喜，繞佛三匝，一齊合掌念佛念的是甚麼正念是。

放開生死超生死，莫問緣由始自由，嚼得靈文似冰雪，百千萬劫一時休！
 南無燃燈上古佛！ 南無藥師琉璃光王佛！ 南無釋伽牟尼佛！ 南無過去未來現在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毘盧尸佛！ 南無寶幢王佛！ 南無阿耨尊佛！
 南無智慧勝佛！ 南無無量壽佛！ 南無接引歸真佛！ 南無金剛不壞佛！
 南無寶光佛！ 南無龍尊王佛！ 南無精進喜佛！ 南無寶月光佛！
 南無現無患佛！ 南無婆留那佛！ 南無那羅延佛！ 南無功德華佛！
 南無才功德佛！ 南無善游步佛！ 南無那羅檀佛！ 南無摩尼幢佛！
 南無慧炬照佛！ 南無海德光明佛！ 南無大慈光佛！ 南無慈力王佛！
 南無賢善首佛！ 南無廣莊嚴佛！ 南無金華光佛！ 南無才光明佛！
 南無世靜光佛！ 南無日月光佛！ 南無日月珠光佛！ 南無慧幢勝王佛！
 南無妙音聲佛！ 南無常光幢佛！ 南無觀世燈佛！ 南無法勝王佛！
 南無須彌光佛！ 南無大慧力王佛！ 南無金海光佛！ 南無大通光佛！
 南無才光佛！ 南無旛檀功德佛！ 南無闍戰勝佛！ 南無清淨喜佛！

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大勢至菩薩！南無文殊菩薩！南無普賢菩薩！

南無清淨大海衆菩薩！南無蓮池海會佛菩薩！南無西天極樂諸菩薩！南無三千揭諦大菩薩！

南無五百阿羅大菩薩！南無比邱夷塞尼菩薩！南無無邊無量法菩薩！南無金剛大士聖菩薩！

南無淨壇使者菩薩！南無八寶金身羅漢菩薩！南無八部天龍廣力士菩薩！

諸佛念畢，忽世尊眉間放出一道白毫光，照得三千大千世界，一時雪亮，觀見東土沈淪，俱歸極樂世界，正是：前西游後後西游，要見心修性也修，過去再來着須眼，昔非今是頭可頂。



